

山陰王秀琴編集
崑山胡文楷選訂

歷代名媛文苑簡編

吳縣姜殿揚署耑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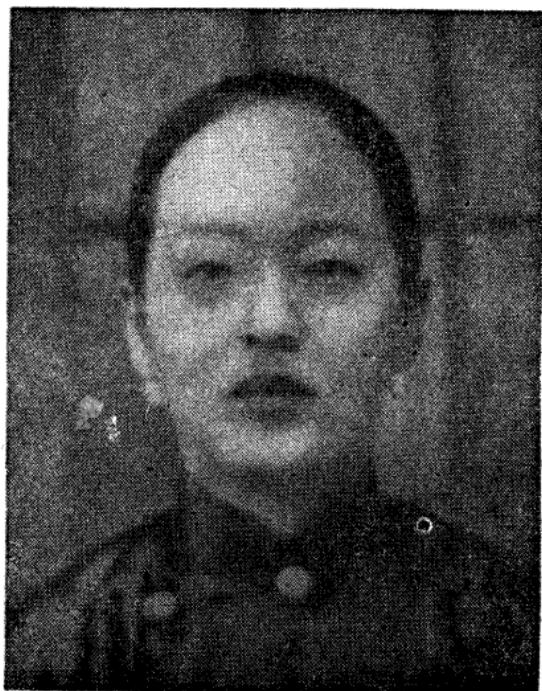
A541 212 0023 28198

155812

歷代名媛文苑

葉恭綽





王秀琴女士遺像

歷代婦人無擇集選樓

而後此真詮般勤內助成

鴻著不讓同宗郝照園

獨夜青燈初寫定德惟淒

冷斲人腸椎輪積冰無停
息會抵英華千裏強

杭縣葉景葵



甲申閏四月

蠶脂寫韻渾俗事玉尺璇璣富異才
喜汝樓臺裝七寶羣芳都向月中聞
麝煙蓮寸玉珠遺玉映風規不可追
頭白穀青行有日勝他營真學徹之

追菴葉恭綽



坤敷承乾厚易傳遺文歷劫散
如煙嵒山搜訪成弘願承管辛勤
越十年價重瓊瑤百卷書清潤
助勘未曾疏琴音忽断心狠在寒徂
閑減月湍廬

文楷先生編名媛文苑告成序題

南通費伯淳和稿



江序

崑山胡君文楷出示其德配王秀琴女士所編歷代名媛文苑請序於予憶昔吾家元禧玉台文苑八卷元祚續玉台文苑四卷四庫全書列入存目新城王西樵謂其頗收未見之祕而刊本甚罕嘗以未覩其書爲憾今閱是編知胡君已從故宮遂錄並爲之拾遺補闕益以清代閨彥之作都凡二千餘篇編爲百卷余喜見元禧元祚之書而瓊翠零簡香籛祕帙向之散在四方不易寓目得此彙萃誠藝林中之盛事也爲識數語於卷端中華民國三十年端午節閩侯江畲經

翟序

女子文總集世不多見崑山胡君文楷積學士也與余共事有年嘗慨夫陰教凌夷斯四維幾絕思有以振之既又感於淑配王女士之勸勉遂壹志甄選古今女子文辭當寒暑不輟十年書始成名曰名媛文苑都凡百卷文各以類從洋洋大觀足與桐城姚氏遵義黎氏之著等量竝稱而意則深遠矣茲辱以稿本見示爲書數語於別紙以歸之至其採集之匪易寫輯之勤苦讀其自序可知也中華民國三十有一年十月涇

縣翟翥

胡序

天祿琳琅不乏珍祕之藉。汲古拜經猶存稀世之本。然物既散處四方。人常託迹一隅。何況妝臺文字。尤如麟角鳳毛。紅香小冊。瓊翠零編。祕閣深藏。得見非易。吾弟文楷與其夫人王氏秀琴。唱隨之餘。慨今女學昌明。閨彥淑媛。莫不挾冊吟詠。頗有能蜚聲詞臺。與鬚眉相頽頏者。而數百年間。竟無人纂選閨文。豈非一憾。事歟。爰乃蒐集形編。輯爲歷代名媛文苑。以餉讀者。未竟而王氏謝世。吾弟不忘舊情。繼續其事。曾歷訪故宮博物院。國學東方合衆諸圖書館。暨常熟瞿氏。吳縣潘氏。番禺葉氏。南陵徐氏。吳興周氏。諸大藏書家。所。得。閨。集。俱。屬。精。祕。發。幽。谷。之。蘭。集。衆。芳。之。藪。幾。疑。文。章。不。屬。才。士。巾。幘。盡。是。班。曹。甲。乙。爲。函。縹。緲。成。軸。猗。歟。盛。哉。原。夫。吾。弟。之。編。纂。是。書。遠。在。廿。年。之。前。其。時。宇。宙。承。平。海。波。不。揚。各。處。藏。書。皆。得。從。容。鈔。錄。及。遭。國。難。室。燬。書。焚。幸。所。錄。閨。文。未。罹。此。厄。似。有。鬼。神。默。護。之。者。當。此。萬。方。多。難。萑。苻。遍。地。故。家。藏。籍。陸。續。散。出。或。精。本。重。睹。或。祕。笈。巧。遇。嘆。廣。陵。之。將。絕。痛。一。簣。之。猶。虧。於。是。選。訂。愈。勤。圖。成。益。亟。風。鈔。露。校。晨。夕。不。懈。一。若。忘。其。室。家。之。已。傾。而。使。宮。閨。名。媛。之。宏。篇。鉅。著。得。以。彙。萃。一。編。向。之。沉。埋。不。見。者。今。復。傳。流。於。世。爲。可。慰。也。抑。尤。有。進。者。使。吾。弟。不。處。此。逆。境。其。心。思。才。力。或。有。所。分。其。所。蒐。輯。必。不。能。若。是。之。廣。人。但。見。吾。弟。怡。怡。自。得。好。整。以。暇。而。不。知。吾。弟。之。憤。時。憂。世。不。得。已。而。寄。興。於。此。以。銷。其。沉。鬱。悲。憇。之。懷。今。雖。倭。寇。投。降。失。地。收。復。然。瘡。痍。滿。目。文。物。蕩。然。以。視。昔。所。據。以。校。錄。之。原。本。大。半。化。爲。劫。灰。其。或。天。之。未。喪。斯。文。反。藉。是。編。以。傳。於。世。豈。不。尤。可。貴。歟。中。華。民。國。三。十。有。四。年。冬。至。日。胡。文。鑒。序。於。崑。山。仁。壽。堂。

顧序

夫男女之資稟無異。而受教之機會不等。致學業成霄壤之判。章氏實齋有言。婦學古實有之。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齊民。婦女皆知學耳。諒哉斯言。蓋往昔婦女。并曰操勞無才爲德。相習安之。天才高雋者。或略經指示。便斐然成章。或觀摩父兄。沾漑餘藝。於針黹刀尺之間。爲雪月風花之吟。至考訂經史。及講究經世之文。則猶鳳毛麟角。此數千年來。相承之風氣也。自清季政變後。女子學校次第設立。來學漸衆。新知日淪。積蘊驟發。應響甚烈。斯時也。女子報章雜誌之發行。上海有陳掘芬女士之女學報。丁初我之女子世界。秋瑾女士之中國女報。暨天足會報。中國婦人小雜誌。扶桑有何震女士之天義雜誌。燕斌之中國新女界雜誌。陳以益之女報。議論立說範圍一廣。民國肇興。此風尤熾。時報館有婦女時報。商務印書館有婦女雜誌。廣益書局有女子雜誌。中華圖書館有女子世界。香豔雜誌名著。競出蓬勃一時。流風餘韻。沾被遐邇。尙篤守先賢之遺型也。迨五四運動崛起以還。歐化東漸。女子學風亦爲劇變。專門學術精研深造。莫不與男子並駕齊驅。而新詩新文。與前賢作品。迥乎不同。允爲畫時代之嬗演。亦婦女文章新舊之分野也。觀乎歷代婦學。以現存著述論之。則詩文詞爲多。而文又遜於詩詞。閨文總集。明以前者。雖有選刻。傳本已渺。而有清三百年間。竟無成書。別集亦甚難得。寧非憾事。吾友崑山胡君文楷之德配王氏秀琴夫人。婉孌淑順。明詩習禮。慨乎婦學興替之故。欲薈萃歷代名媛之文。以廣流傳。草創未久。遽返瑤池。文楷誼篤伉儷。眷懷遺志。遂毅然續謀厥成。節縮衣食。勤搜博訪。凡女子佳作。多方假錄。成歷代名媛文苑若干卷。閨秀藝文志若干卷。

歷代名媛傳略若干卷。懿歟盛哉。值茲國事蜩螗。物力維艱。難悉刊布。第念名媛之文。蒐集匪易。深懼有所放失。爰先勒爲簡編。選訂二卷。自漢迄明爲上卷。志在採輯遺佚。凡習見者不錄。以清代及國初之作爲下卷。計得閨集百家。而擷其精英。蓋所以表章女學。取便諷誦。藉爲舊文之總匯。歷代名媛文章之變遷。亦將覩之於此。文楷恂恂。儒雅樸實。勤奮訂交以來。賞析多樂。書成屬爲一言。不敢以不文辭。是爲序。中華民國三十有六年元旦。吳縣顧廷龍。

凡例

一 閨秀著述詩詞爲多選輯閨文實非易事經二十年之採訪收皮編成百卷顧原本卷帙浩繁勢難全刊爰輯簡編先行流播

一 是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爲自漢迄明之作下卷爲清代及民國初年之作

一 是書體例依吳曾祺涵芬樓古今文鈔之子目編次

一 是書選錄屢經斟酌先擇其文字佳而傳本罕者刊印流通凡已見於趙問奇古今女史（民國十一年掃葉山房有石印本改名歷代女子文選）周壽昌宮閨文選（光緒十三年嶺南集成書局有石印本宣統三年羣學社有鉛印本）張維漢魏六朝女子文選（民國十三年掃葉山房有石印本）世間已有翻印之本暫不選錄

書啓一類前已輯印入歷代名媛書簡者本擬不再選印惟謝枋得妻李氏託孤母氏書張銓妻霍氏守竇莊曉諭兵士血書侯峒曾妻趙氏殉難前諭遺婢僕書顧炎武母王氏彌留書瞿式耜妻邵氏論兵機書忠貞節烈同仇敵愾足以激厲世俗故仍錄之

一 清代閨文世無選刻香箋之集刊本珍祕家刻精繫搜求維艱歷年採訪得集六百篇約二千宋去班香琳瑯滿目抉擇去取精覈尤難約選十之一二以爲代表之作惟祈海內 賢達匡正是幸是書採輯各書均於篇末注明出處以便查檢前列作者小傳以備攷證

一 是書限於篇幅頗多遺珠之憾付印時又得善本如明嘉靖內府刊章聖慈仁皇太后女訓未及補入後當續爲蒐輯選印

一 是書編纂深賴親友之助凡借諸公家者爲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國學圖書館上海東方圖書館合衆圖書館崑山縣立圖書館借諸藏家者常熟瞿氏吳縣潘氏番禺葉氏吳興周氏南陵徐氏長樂鄭氏青浦邵氏而紹興任心白滄縣孫子書吳縣顧起潛海鹽張濟安諸先生匡襄尤多至爲銘感謹識於此用表謝忱

名媛小傳

後漢

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女。父訓。護羌校尉。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家人號曰諸生。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同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元興元年。殤帝卽位。尊爲皇太后。臨朝。明年安帝卽位。猶臨朝。永寧二年三月崩。年四十一。謚曰和熹。

南北朝

謝氏。宋孝武末拜昭容。泰始初居景寧園。宋書東平王子嗣傳。子嗣繼東平沖王休倩。休倩母顏性理嚴酷。泰始二年。子嗣所生母景寧園昭容謝上表許之。

胡皇后。北魏宣武靈皇后也。肅宗立。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嘗幸華林園宴羣臣於都亭曲水。自王公已下各賦七言詩。各賜帛有差。

唐

武皇后。名曌。則天皇后也。并州文水人。荊州都督士夔女。初爲太宗才人。賜號武媚。帝崩爲比丘尼。高宗立。

引納后宮。拜爲昭儀。尋立爲皇后。然性多淫亂。嬖幸諸臣。紊亂朝政。及中宗立。稱爲皇太后。臨朝自稱皇帝。改國號曰周。在位二十二年。年八十一崩。著有垂拱集一百卷。金輪集十卷。臣軌二卷。

五代

呂氏張某妻。

宋

劉皇后。本酒保家女。初事崇恩宮。宮罷出居宦者何沂家。內侍楊戩譽其美。復召妃以同姓養爲女。遂有寵。爲才人。進淑妃。政和四年。加貴妃。朝夕侍上。擅愛專席。林靈素以技進。目爲九華安妃。肖像於神霄帝君之左。宣和三年薨。謚明節和文冊贈爲皇后。

李氏。安仁人。謝枋得妻。色美通女訓。諸書枋得爲信州。與元兵戰敗走。李氏挈子匿貴溪山中。元兵至。被俘。囚江寧獄。有廉帥欲妻之。李氏自經死。

元

趙喜珠。河南人。教諭趙松湫女。年十五卒。著有繡餘錄。捲簾談怨續命集。與馮新英女史相善。馮氏爲之撰傳。

馮新英鄆郡人與趙喜珠相善。

孫氏張復妻案續玉臺文苑引寺丞丘濬撰孫氏記云周默字明道以延賞爲太廟郎歲久改宜興簿默幼知書通醫術比鄰有張復妻孫氏病危謁默治之愈時默喪妻纔經歲既見孫氏心發狂悸念無計得之乃爲書投之孫答云云默不久赴官願終身不娶以待之後三年潛歸訪之復死已經歲遣媒通好久之孫乃許相得甚歡復授東阿尉默性好賄孫諫之欲赴井死默改過以謝孫生二子親教之皆舉進士見元劉斧青瑣高議

元氏秀容人元好問妹女冠張平章欲娶之往探其所向見其補天花版詩悚然不敢言而退

鄭允端字正淑吳人宋丞相清之之後同郡施伯仁妻能詩文嫋內則年三十而卒宗族私謚曰貞懿至正間人著有肅齋集自爲之序

明

徐皇后中山王徐達長女幼貞靜好讀書稱女諸生洪武九年冊爲燕王妃建文四年七月王卽帝位冊爲皇后卒謚仁孝著有內訓一卷善書二十卷案董穀碧里雜存云后精通內典嘗夢白衣大士授以經一卷夢中誦之一遍覺而書之凡數千言不遺一字遂命之曰觀音夢感經自製序文宣入大藏又云后所爲文章原本經傳不作雕鎔語乃序夢感經中遠覽太空浩無端倪俯臨倒景羣山在下四句又絕似酈善長按今續藏經實名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

張貞素無錫人。張秉恆女。安効妻。其弟存。死建文之難。貞素誌其墓。見無錫縣志。

李淳奴。建寧人。四川成都知府李瓊女。永樂八年與秀才魏華通。事敗入獄。有供狀一篇。載國色天香。

趙氏。松江同知某某妻。嘉靖三十二年以殺夫入獄。有供狀一篇。載國色天香。

鄒賽貞。當塗人。御史魯之姊。國子監丞濮廷芳室。以子韶編修貴封宜人。賽貞少穎慧。雅好吟詠。有士齋集行世。潘之恆亘史云。士齋文草率而能成章。鄙俚中有古色。婦人亦未多見也。又云。濮夫人詩文端嚴典雅。有古醇儒之風。惜也。情致少貶焉。然求一代閨秀。不得不以大家推之矣。

陸卿子。名服常。蘇州人。尙寶卿師道女。太倉趙宦光妻。著有雲臥閣集。考槃集。玄芝集。宦光之序。考槃云。擬古步驟西京。取材六代。絕句小律。差足可觀。列朝詩集云。卿子賦誄之作。步趨六朝。徐氏筆精云。所著詩賦連珠。可方古人。徐淑之流亞也。

徐媛。字小淑。蘇州人。副使范允臨妻。著有絡緯吟十二卷。初名金荃草。董斯張云。其爲絕也。蓋賢乎其爲近體也。項鼎鉉呼桓日記云。徐氏能詩。工古文詞。書法學黃素黃庭。小弱有極致者。

張氏。元淑女。禮科給事中沈束妻。束字宗安。會稽人。嘉靖二十八年建言國事。廷杖繫獄十八年。氏爲之三上疏。放還歸里。隆慶元年復職。案續玉臺文苑載此三疏。首尾俱全。宮闈文選所載二篇。係刪節。故均選錄。

徐淑英。莆田人。德英姊。

徐德英。字雲卿。居莆田之北關。新安郡丞廷龍三女。善屬文。嫁澄渚俞氏。紈綺兒也。合巹之夕。傅姆惠之曰。

郎君嘗作詩催妝屬對就寢徐指二硯屬句曰點點楊花入硯池近硯者赤近墨者黑俞縮瑟不能成句徐笑曰何不云雙雙燕子飛簾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後抱賈大夫之恨時形筆墨其嬸林氏詒書勸勉徐與之往復纏綿惻愴爲人所傳徐卒俞氏子取其著作焚之僅存批點二十一史又悼志賦一首梁鴻王凝妻諸贊及讀離騷六朝隋唐史論數十篇鄭邦衡梓之以傳玉鏡陽秋云德英論贊諸文均略具在獨惜詩什傳者無多懷姊三章有二謝遺韻悼志一賦規櫨東征築壘未遠史論反覆千言長於持論卽雅負史學者亦復難其娓娓也二十一史丹黃浩汗女子乃具此心眼語其綜博固巾幘中之吳兢劉知幾矣案續玉臺文苑載徐德英文有悼志賦與嬸書擬宋文丞相移江淮諸郡檄建文皇帝紀梁鴻孟光贊王凝妻李氏贊崔郾祖母贊孟母仉氏贊武周諸臣論楊廣論高煥論梁元帝論衛將軍諸葛瞻論讀離騷讀史五首惟四贊有目無文疑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本適爲脫葉耳未能選錄深爲惋惜

徐範，塘李人。病癱瘓，自署蹇媛，白榆之姪。能摹諸家體，賣字自活。輯有玉臺書翰。

劉二酉，青田人。劉基之裔。括蒼黃玉季妻，寓武林。續玉臺文苑有祭兒文，作此文時年十九。

談允質，無錫人。幼聰慧，多讀書，精岐黃術，著有女醫雜言。

河陽姬，玉臺文苑雜文類載有七供一篇，不標時代，亦不注其姓氏。而文多誤字，茲就其形似之誤，略加校正。

春娘，金陵人。

呼文如江夏人。小字組，善琴，能寫蘭。且加詩詞，與其姊舉齊名。或訛爲胡姓云。西陵丘謙之，以民部郎出守

粵次於黃州值郡中宗伯邀丘飲文如侑酒遂定交焉其後清事見於酬和詩詞名曰遙集編趙麗華字燕如小字寶英舊院妓父銳善音律武宗時入供奉麗華年十三錄筆教坊能綴小詞卽被入絃索中性豪宕任俠數致千金數散之喜與諸名士游

方孟式字如耀桐城人大理卿大鎮長女山東布政張秉文室從秉文官山東死難著有緝蘭閣前後集八卷孫昌裔妻鄭翁爲樞婦吳爲序

方維儀名仲賢桐城人大理卿大鎮女孟式妹姚孫盛室著有清芬閣集八卷楚江吟一卷輯有宮闈詩史文史婦人集云姚夫人所著清芬閣集文章弘贍亞於曹大家矣

鄭氏閩人孫昌裔妻有方孟式緝蘭閣集序

黃淑素號佛子建武朱觀妻其評跋諸傳奇手眼別出想路特異

楊徹字朝如吳縣人解元廷樞姊著有蟾香樓集

邢慈靜臨邑人太僕侗妹以歸布政馬拯故又稱馬邢卿著有非非草蘭雪齋稿黔途略等書書法酷似太僕有亦蘭亭帖之室集帖等刻又善白描觀音

沈無非嘉興人項鼎鉉妻生平酷情研筆朝夕讀書不休所著詩文成帙尤喜臨池絕肖九成宮褚河南梁孟昭字夷素錢塘人毛蘚妻所著有墨繡軒集山水吟山水憶相思研傳奇尺牘摛抒華憮斐亹可觀又善丹青最有名於時

朱盛藻字瓊蕤黃州人楚宗女著有灌春逸尚見伊人思玉鏡陽春云瓊蕤灌春一序以華妙跌宕之文寫

高素皦然之志。洵足增榮槃潤流輝煙霞。不獲讀其全書。渠非恨事。

沈宜修。字宛君。吳江人。山東副使沈琬女。工部葉紹表妻。長女紈絰。字昭齊。次女小紈。字蕙綢。季女小鸞。字瓊章。母女皆多才倡和極富。著有鶴吹集二卷。梅花詩一卷。又輯近代名媛詩文爲伊人思一卷。俱載午夢堂全集。

葉小鸞。字瓊章。一字瑤期。水部葉仲韶季女。四歲能誦楚詞。工詩。多佳句。能模山水。寫落花飛蝶。皆有韻致。日臨子敬洛神賦。或藏真帖一遍。靜坐疏香閣。薰爐茗椀。與琴書爲伴而已。年十七。字崑山。張立平未行而卒。著有返生香。玉鏡陽秋云。駢麗之文。涉書便工。秋思一序。及連珠數篇。並爲妍妙。汾湖石記。意頗彷歐。雖小用傳奇。豈然瀟洞秀復。不可一讀而置。尤是佳文。

王端淑。字玉映。別號映然子。山陰人。諸生丁肇聖室。著有玉映堂集。吟紅集。所輯有名媛文緯詩緯。

霍氏。張銓妻。案流寇始末記。崇禎四年七月。賊點澄子自秦入晉。犯沁水縣。縣東北有竇莊。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先是銓父尙書五典。謂天下將亂。築牆爲堡。甚堅。至是五典已沒。銓子道濬。道澤官京師。賊至。衆議棄去。銓妻霍氏語其幼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躬率僮僕。賊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傷賊甚衆。四日退。冀北道王肇生表之曰。夫人城。

秦良玉。忠州人。石砫宣撫使馬千乘妻。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常爲男子裝。千乘卒。良玉代領其衆。以討奢崇明功。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崇禎時入援京師。流賊入川。良玉屢破之。及張獻忠陷川。良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殺無赦。乃分兵共守四境。賊偏招土司。獨無敢至石砫者。

劉淑字淑英。江西安福人。忠烈公劉鐸女。王謁室。知書能詩。兼精禪學。劍術。兵法。年十八而寡。李自成陷京師。淑英散家財。募士卒。思殲賊以報國仇。順治間。楚將張先璧請謁。淑英欲資爲助。爲指陳大義。已而先璧欲娶之。淑英大怒。跨馬歸。闢小庵。誦佛終身。著有个山遺集七卷。

方氏嘉魚人。明少保方逢時女。海陽蕭丁泰妻。有告戚屬書。見湖北通志列女傳二。

朱德鳳明太祖八世孫。楚王華奎女。妃危所出。爲節義郡主。下嫁漢陽王國梓。殉難時。以書遺王。見一夢緣。顧若璞。字和知。錢唐人。明上林丞。友白女。參議黃汝亨子婦。副榜茂梧室。著有臥月軒稿。文二卷。詩四卷。案今武林往哲遺書。存詩三卷。神釋堂脞語云。讀所夫人古文學問。節義經術世故。皆粲然於胸中。灑然於筆底。詞氣渾灑。有兩京之遺風。窺其所畜。殆出方夫人上矣。張夫人四十徐夫人五十壽序兩篇。尤爲奇作。詩復麗則無白髮青裙蕭颯之態。

鄭氏有女教篇。見宮闈文史古今圖書集成閨媛典閨媛總部亦載此文。
周氏餘姚伍憲文室。著家範及閨訓三十一則。

徐翩。一云名翩翩。字飛卿。一字驚鴻。金陵妓。後爲尼。號慧月。亘史云。翩有集數卷。爲好事者流傳。多散逸書。能左右手正反雙下。不失絲毫。稱爲絕技。

李素素。金陵妓。見遙集編。潘之恆云。丘公之客新安。有兩女郎。相周旋。以彤管侍此一時也。今不可得矣。謂素素與徐翩也。

金陵妓。續玉台文苑載有蓮台仙會謝啓答啓二篇。江元祚云。見潘景升亘史外紀。敍曰。金壇曹公家居多

逸豫。恣情美艷。隆慶庚午。結客秦淮。有蓮臺之會。同遊者昆陵吳伯高。嵒玉峯梁伯龍。辰魚輩。俱擅才調。品藻諸姬。一時之盛。嗣後絕響。吾嘗詢之舊遊。頗能言之而未悉也。己酉仲夏。遇先輩吳令君。乃得所梓錄而傳之。

馬湘蘭。名守貞。字月嬌。小字玄兒。以善畫蘭。號湘蘭子。金陵妓。王穉登云。姬稍工筆札。通文辭。書如游絲弱柳。婀娜媚人。畫蘭最善。得趙吳興文待詔三昧。有詩二卷。

鄭如英。字無美。小字妥。金陵舊院妓。所著有寒玉齋集一卷。虞國儒云。妥非獨於詩。所爲尺牘。或數十言。或三四百言。莫不淋漓委折。

秦謐雪。吳人。寓燕。後歸蜀。客天啓間人。續玉台文苑載有題驛壁詩序。

王微。字修微。小字王冠。自號草衣道人。廣陵妓。先歸茅元儀。後歸許譽卿。著有遠游篇。宛在篇。間草。期山草。未焚稿等集。又撰名山記數百卷。自爲序。

王徽。蘇州人。布政使王二溟女。

陳千金。續玉臺文苑有仙女賦。

陸氏。續玉臺文苑有寄江夫人楊氏書。

□節婦。續玉臺文苑有祭父文。而佚其姓。

陳林春。南京舊院妓。被陷下獄。有供狀一篇。載國色天香。

吳氏。松陵人。與太倉王生通。事敗入獄。有供狀一篇。載啓禎記聞錄。

沈大榮號一行道人原注云道人爲王夫人於宛君爲從姊。

李儀號空雲金陵人父官都司母則廣陵名妓也儀才貌雙絕年十六爲史閣部道鄰篷室年二十五而遭國變相國殉難後儀誓不再嫁出家爲女道士居廣陵綠笙道院修煉精微戒律嚴整感南嶽魏元君下降投以丹訣後入王屋山不知所終作霜猿集序時丙申年蓋三十五歲矣

商景蘭字媚生會稽人明吏部尙書商祚女蘇松巡撫謚忠敏公祁彪佳室祁商作配鄉里有金童玉女之目伉儷相重未嘗有妾媵也忠敏懷沙日夫人年僅四十有二教其二子理孫班孫三女德淵德瓊德蒞及子婦張德蕙朱德蓉葡萄之樹芍藥之花題詠殆遍經梅市者望若十二瑤台焉著有錦囊集

黃媛介字皆令秀水人楊世功室著有離隱詞湖上草

趙氏嘉定侯峒曾妻明亡殉難

邵氏常熟人瞿式耜妻式耜守桂林援兵索餉邵氏脫簪珥以助之

王氏崑山人顧同吉聘室顧炎武嗣母同吉早卒王氏未婚守志以炎武爲後明亡氏不食卒遺書戒炎武勿事二姓

歷代名媛文苑簡編卷上目錄

山陰王秀琴編集

崑山胡文楷選輯

論

武周諸臣論

楊廣論

高頴論

梁元帝論

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論

女誠論

序

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序

朝鮮許士女集小序

葉夫人遺集序

清芬閣集序

輓吳宜人詩序

紹蘭閣集序

女醫雜言序

灌春逸尙序

周挹芬詩序

樾館詩自敍

宛在篇自敍

琴樓遺稿序

未焚集序

霜猿集序

康雪庵夫人詩序

後序

太僕劉公來復齋集後序

跋

玉台書翰跋

書遙集編序跋

方孟式

鄭氏

談允賢

朱盛藻

沈宜修

王微

王微

商景蘭

商景蘭

李傑

劉淑

劉淑

徐範

徐範

遙集篇跋

引

隔溪十詠小引

題辭

肅齋集題辭

題扇

題驛壁詩序 二首

洛東題壁

讀

讀崔張傳

讀離騷

讀史 五首

病夕讀史餘

讀葉瓊章遺集

評

牡丹記評

歷 名媛文苑簡編

卷上 目錄

李素素

王微

鄭允端

趙麗華

秦豔雪

春娘

趙喜珠

徐德英

徐德英

劉淑

黃媛介

黃淑素

三

疏

請代夫繫獄一疏

請代夫繫獄二疏

請代夫繫獄三疏

表

請還子嗣本屬表

狀

供狀

謀殺親夫供狀

玉林春供狀

供狀

書

託孤母氏書

答周默書四首

別母書

訊馮姊書

張張張
氏氏氏

謝氏

李淳奴

趙氏

陳林春

吳氏

李氏

孫氏

趙喜珠

趙喜珠

趙喜珠

別馮姊書

寄弟

寄陳夫人

與徐夫人

又寄弟

答葛小夫人

東弟婦

與趙夫人

寄妹

與王夫人求畫

寄江夫人楊氏書

責丘生書

答期蓮生辯慣字書

贈期蓮生半臂書

與期蓮生書 三首

遺王兩峯書

趙喜珠

梁孟昭

呼文如

鄭如英

鄭如英

鄭如英

朱鳳德

告戚屬書

與密之姪書

守竇莊曉諭兵士血書

殉難前諭遺婢僕書

託幼孫泣諭老僕柳恩書

彌留書

論兵機書

啓

蓮臺仙會謝啓

蓮臺仙會答啓

壽序

張夫人壽序

詔

寬罰詔

皇太子踐阼大赦詔

御札

方維儀氏

霍氏

趙氏

王氏

邵氏

趙氏

霍氏

王氏

邵氏

顧若璞

金陵妓

鄧皇后

胡皇后

賜朱宗師御札

誥

加贈王法主

檄

武皇后

徐德英

秦良玉

擬宋文丞相移江淮諸郡檄

守石柱檄文

傳

趙喜珠傳

張孺人小傳

酒癖散人傳

表妹張倩倩傳

季女瓊章傳

述

擬謚述

未亡人微生述

紀

劉皇后

馮新英
陸卿子

王端淑

沈宜修

沈宜修

方維儀

方維儀

徐德英

張貞素

葉小鸞
葉小鸞

馬湘蘭
劉淑

鄭氏
周氏

呂氏
元氏

墓誌

革除建文皇帝紀
張存墓志

記

汾湖石記

蕉牕夜記

銘

研銘

扇銘

戒

女教篇

家範

贊

爲夫造尊勝大悲幢讚

雨竹圖贊

風竹圖贊

太倉張天錫母贊

趙昂發並妻雍氏贊

吳節婦贊

大士像贊

賦

雪賦

悼志賦

歸田賦

仙女賦

遐愁賦

醉芙蓉賦

寒闌賦

傷心賦

秋月賦

傷心賦
哀昭齊

騷

徐淑英

徐淑英

徐淑英

邢慈靜

趙喜珠

徐德英

徐淑英

陳千金

梁孟昭

沈宜修

沈宜修

沈宜修

王徽

黃媛介

徐媛

沈宜修

河陽姬

鄒賽貞

徐媛

徐淑英

劉二酉

□節婦

劉淑

劉淑

七
祭文

大主人祠祝文

祝織女

懷遠
傷往

擬招

七

七供

祭文

祭費太宜人文

祭湘夫人文

祭妹婿文

祭兒文

祭父文

啓葬父太僕劉公祭文

祀后土文

祝文

歷代名媛文苑簡編卷上

論

武周諸臣論

徐德英

武曌以唐妾婦宣淫神極革命稱尊蓋有生民以來非常之大變也。鄆王舉義七日而敗李敬業起兵不越旬而死惜哉雖天命妖孽以禍李氏然使曌得以偃然肆毒於上揚其腥波而煽其凶焰者則唐之臣子成之也彼許敬宗侯周來索輩猶犬彘然不足責賢如狄仁傑宋璟才如婁師德郭元振知如魏元忠姚元之他若劉知幾陳子昂張嘉貞蘇頌張柬之崔玄暉桓彥範袁恕己敬暉等皆當代名賢亦被其籠絡或執政當揆或禦侮邊陲或盡瘁奔走或屢上獻替或膺爪牙或典詞命以左右弼成其政是何異傅豺狼之翼哉故僭竊二十年雖惡逆滔天而中外晏如諸君子維持之力也於逆順何如哉乃若文惠之委曲彌縫潛侵凶豎之謀五王之達權濟變遂成返正之助勳則偉矣大節之虧奚贖也爲諸君子計者當僭亂之初因四海之憤興征誅之師聲大義以討之幸而可以匡復社稷不幸以身殉國以報高宗太宗地下不能則遜迹以遠其垢不亦偉哉何至甘心與腥穢爲比肩趨踰於禽獸之下乎昔王魏不死建成之難論者猶非之矧委身晨牝乎然予猶深致憾於五王也夫曌廢唐宗廟殲滅其宗於李氏何有哉誅之而剪其根幹斯得

矣。或曰：子無廢母之義，立子而殺其母，可乎？曰：除惡務本，聖人戒焉。所謂根幹，中宗其根也；諸臣則幹也。何也？昔平勃之誅諸呂也，黜呂后所名孝惠子而立文帝，彼誠知所務也。夫中宗實罌自出也，其始固失正矣。又常有言以天下與韋玄貞，其昏憚狂惑，不克負荷，已見於始立之初矣。五王能以天下之公，簡宗室之懿，使主神器，而肆罌及諸武於朝市，亂源可塞矣。後廬陵則必母罌，母罌矣，諸武不能悉誅，絕勢也。大根不拔，末枝是剔，其反噬也，能無及乎？當鄒邴父子之舉義也，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昔隋文帝將篡周室，尉遲、周之甥也，猶能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首爲忠烈。今李氏危於朝露，汝諸王不能舍生取義，欲何須也？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嗚呼烈哉！斯言雖厥志不遂，其峻節義氣，百世而下，凜然猶生。曾謂狄張諸君子之賢而不若哉？嗟乎！續玉臺文苑

楊廣論

徐德英

亂臣賊子，昏君暴主，自古有之，未有若隋楊廣之甚者。考其二十年之間，奢虐兇忍，惡餲滔天，雖古昔不道之君，如三代之桀紂幽厲，秦之政亥，漢之桓靈，宋之駿昱，齊之寶卷，北齊之高洋，陳之贊，陳之叔寶，無不兼而有之，而其悖逆過之，迹其罪惡，神人共憤。開闢以來，一人而已。當時不能聲罪致討，肆諸市朝，固無可憾。後世君子，始正其弑逆之罪，大書于冊，似可以少快千古之憤矣。然弑逆之罪遂正，而誅討之義未盡，予不能無疑焉。何則？吳楚先王之封國也，賢君數興，春秋以僭亂之故，貶而夷之。今廣也，弑父弑兄，僭干天位，豈吳楚僭亂之比哉？乃以一統受授之例，書之何歟？豈不以天下混一，統當在隋，不得不以一統之

例書而君之誠如是也。則孺嬰既黜，居攝則眞漢氏之統。固以挈之新莽矣。而作史君子乃於莽則削其帝號，不齒於正統之列者，豈非以莽之篡竊爲後世僭亂之故，特貶之以示戒歟？夫君親無將，將則必誅。三代以還，未有以臣弑君而奪其國者。有之，自莽始也。亦未有以子弑父而君天下者。有之，亦自廣始也。雖其爲惡不同，然其亂天常而滅人極爲萬代首惡，則一而已。今也於莽則貶而名之於廣則君而帝之。是君臣父子有二義也。如以廣雖可黜而國不可以無君，則莽亦常君天下矣。天下固無無君之國，而豈有無父之國哉？彼不親其親人，安得以君之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夫以廣之悖逆暴虐，人不能正名討之，生前而作史君子，又不能舉春秋之法誅之於死後，顧乃拘於歷代傳受之例，而君之帝之，儼然兆庶之上，是舉中原之地，皆爲無父無君之國，而胥爲夷狄禽獸之域，豈不大可憾哉？或以爲當時天下混一，隋氏之君非廣而誰？今削廣而何君乎？匪削之以其悖逆以示隋氏之臣子，不得以爲君父耳，而非以爲匪隋氏之君也。其義亦始王莽而已矣。宋元兇劭弑君父而自立，武陵王舉兵討誅之，然劭之僭位亦有時矣。作史君子亦不以僭也，而遂以宋主書之，而必正其名。及廣之時，羣盜蜂起，不曰反而曰兵起，亦以明廣爲隋氏之罪人。而天下不得而君親之耳。廣之漏網，視劭頗久，而被禍一也。而其書法獨異於劭，斯予之所憾也。至於隋之臣子，猶有可言者。訓有之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夫以廣之弑逆昏暴，而爲之宗室，爲之臣子者，皆默然坐視，甘於豢養，罔恤君父之難，迨夫虐焰燎原，然後乘時奮起，互相吞噬，以塗炭生民，而討賊之義無聞焉。揆以大義，寧能免於素王之誅乎？凡仕於其朝者，作史君子皆宜斷以從逆之例。若揚雄之死曰莽大夫，春秋之義其庶乎？（續玉臺文苑）

高熲論

徐德英

高昭玄佐文帝篡周滅陳以成隋氏之業卒之死於非罪予讀傳記而惜其去就之不審進退之不明以致禍也夫乘車載難忠臣所蹈滅頂濡首哲人不爲也而熲胥失之庸能免乎方周天元淫暴朝綱解紐宇文之鼎蓋岌岌然日趨於墜矣熲於是時爲內史大夫矣不爲逢干之諫則爲甯子之愚否則爲考槃之隱人臣之義得矣旣而楊堅矯詔輔政疎擯宗室獨操政柄招引才望以自拉樹熲不能抗不二之操明委質之義如龔勝之避新謝脯之拒齊乃一聞楊惠之諭意輒欣然弃旨視君臣之義猶弁髦然徒知從堅之可以成名而不知逆順之分不可干也他日虞慶則請盡滅宇文之族季德林固爭以爲不可而熲依違其間莫可爭止遂使宇文之族烟飛灰滅靡有噍類所謂長君之惡者也運籌制策平定宇內勛名已隆富貴亦至與頰肩衡戮力以佐大業者皆接踵誅廢矣斯時也尙何爲哉引身而退優游林泉顧不偉哉而乃耽寵戀祿罔知已極於是猜阻日積薦被斥譴得全其軀可以已矣以文帝之信任猶不免於投杼之惑矧彼廣何人者蓄拒命之恚懷睚眦之忿重以太子勇之繙媾哉而欲以區區之口舌以格無窮之欲心庸能濟乎適足以殺其軀耳然則可遂其非而不諫乎曰君子量時而入見幾而作焉有弑父與兄而可責以君師之道以禮樂治天下乎彼且不親其親又何有於臣民哉是時也辭祿遠遁杜門括囊以避其害猶懼其不免也其可蹇蹇以犯顏哉卒之觸豺虎之怒而身被刑戮者乃其不明大義失身匪人以取之也矧又陷溺富貴而以身徇之乎論者謂其達權濟變夷險不二而悲其遭逢之不幸殆所謂枉尋直尺而可爲與續玉臺文苑

梁元帝論

徐德英

梁孝元爲魏師所圍，焚周殿所藏書十四萬卷。後人問之，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君子曰：「帝之亡國，皆不學之故也。何有於書哉？」帝王之學與書生異，豈特章句之間而已乎？必也先其本而後其末，何爲本綱常倫理是也？何爲末辭章文蘀是也？夫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兢兢行道業，致孝此二帝之所以帝也。人紀肇修邦家輯寧，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此三王之所以王也。古之聖人欲天下之治乎？必先正其心，心正則身修身，修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則天下平矣。道學之本原，莫有外於此。而其大經大法，則於易書詩禮春秋，莫不備載。所以垂訓於後世者深矣。是故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將以致其道而成其法也。衆庶且然，况於帝王乎？學既博矣，而心不正，身不修，不可謂之善學也。身之不修，而能治國平天下者，未之有也。今觀元帝所行，其昧於聖賢之道者多矣。夫人道莫先於綱常，綱常之中，莫親於父兄。武帝帝之父也，方侯景之逼臺城，爲人子者君父之難所當用心者也。故乃頓軍武城，淹留不進。方且殺桂陽，逐邵陵，圖譽。兄弟叔侄治兵相攻，腹心之疾未除，骨肉之釁隨起。簡文廬陵帝之兄也，初在蕃邸，廬陵因事奏帝。帝聞其薨，入閣而躍屨爲之破。簡文嗣位，不思翊戴，不奉正朔，徼倖國患，惟利是圖。旣承爪髮之變，曾無徇難之志，欲興成濟之謀，其視父兄爲何人也？豫章帝之侄也，蒞祚不及三旬，受制賊臣，擯棄幽辱。帝不惟不能拯之於難，抑且密沉于水。及其二弟武陵帝之弟也，其子圓正，以寬和得衆。帝以詭計誘而囚之死，由是遂懷異志，又不能聲其罪而討之。乃畫版爲像，親釘支體，道引外寇，自滅宗親。厥後江陵之陷，變基於此。徐妃帝

之婦也。因王妃之死，逼之赴井，不聽諸子制服方等。帝之子也。麻溪之戰沒於□。帝無戚容。蕭賁劉之遴、帝之臣也。賁以勸討賊而被誅，之遴以才勝己而見殺。王偉左右奸逆，毒亂天下，身爲賊相，親弒簡文父兄之讐，不共戴天者也。帝見其文辭華麗，卽欲宥之，聞其毀已，然後誅之。其所爲如此，是誠夷狄之不若。而所謂綱常倫理漸滅殆盡矣。方其始誅侯景，卽安江陵苟圖一時之寧，不思日後之計，乃於龍光講釋，蹈前車已覆之轍。至於將亡，亦不能悟。何其愚哉！季木之言不聽，于謹之計得行，束手就降，身辱國亡，蓋其宜矣。且當是時，齊盛於西，魏強於北，夷狄充塞於天下，而堂堂中夏之君，乃偏安於江左一隅之地，不思保國安民，廣土拓境，顧乃戕害骨肉，講習非道，欲以不亡得乎？夫書豈能壞人人自壞之耳？秦始以焚絕經書，而失天下，漢高以不事詩書，而教化不振。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其尊崇道學亦重矣。而治不至於三代者，以綱紀不張故也。夫帝王必以務學爲急，所貴乎正心而不偏，必以博達爲本，所重乎純一而不雜。蓋學所以正心也，身所以率物也，心之不正，身之不修，則雖博綜經史，學貫天人，竟何益哉？昔舜之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豈非道學之要領乎？夫經書正道也，佛老異端也。旣學經書之正道，而又雜以佛老之異端，亂道學之真拂聖賢之理，其不喪身亡國者，或寡矣。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若孝元者，其亦自作之孽歟。何辜於書哉？治天下之道無他，在乎正其本而已矣。本旣正矣，則其末自舉矣。能正本者，莫如仁義。行仁義者，莫如學。夫學精而後義可守，義明而後本可正。使元帝於當時所謂曰仁曰義者，習之熟而行之篤，必不至於三綱淪而五常廢矣。又何亡國喪身之有哉？假使時人問焚書之故，而帝答之曰：此我國家典籍，吾恐爲人所得，故焚之耳。亦庶幾乎爲國之志設，或人舉經史之義，以詰其亡國之由，不知帝將何以應之。帝之

意將以欺時人也。豈能逃後世之譏乎。非惟不知已之過。抑且不知經史矣。吾故曰。帝之敗亡。皆乃不學之故。而於書則無負於帝也。雖然。蕭繹不足道也。博聞強識如魏文帝。文武之才如唐太宗。而卒不能免於篡。晉君親屠戮同氣。况於六朝三綱廢淪。五常攸斁之時乎。無怪乎帝之所爲也。吾獨悲夫聖賢之道日熄日竭。而讀其書者。徒知多聞博涉之爲貴。而不知躬行實踐之爲功。吁可勝嘆哉。續玉臺文苑

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論

徐德英

諸葛瞻見危授命。可謂忠矣。然余猶有憾焉。鄧艾以數千之衆。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將士疲敝。深入敵地。微倖而取人國。此兵家之所忌也。曾以艾之謀略。而智不及此乎。蓋艾旣入陰平。前有堅城。後無援師。唯有一戰。可以逞其志。其將士自知必死。破敵必矣。此韓信敗李左車之故智也。瞻於是時。誠能勒兵據險而拒之。移檄州縣。諭以固守。堅壁清野。以待之。彼戰則不得。攻則不克。抄掠無所獲。欲歸則山谷險阻。曠日持久。士氣蕭瑟。猶之魚遊釜中。坐以待斃耳。瞻乃潛遣一師出其後。而以大軍擊其前。艾以疲敝之衆。兼以腹背受敵。破之猶迅風之振枯葉耳。而乃計不出此。以一言之忿。捐萬全之策。率疲弱之兵。當必死之寇。父子俱殞。國隨以亡。哀哉。且瞻爲元臣之子。與國同休戚者也。當黃皓秉政之時。所宜叩閭力殫陳王業之艱難。明邪佞之不可近。不聽。則以死繼之。庶君心感悟。天意可回。而乃嘿嘿苟祿。曾無一言之匡救。及乎社稷傾危。徒以一身捍之。不亦難乎。雖然。瞻爲國而死於忠。尙爲父而死於孝。彼賣國偷生。若譙周者。視之可愧死矣。續

玉臺文苑

女誠論

徐淑英

宿瘤女齊閨王后

婦女之美不在於容貌矯冶在於德行端莊故語醜貌若宿瘤甚矣仁義有當王心期月而化行鄰國后星告墮遂有燕人之禍焉予觀自古理亂莫不由於宮壺者矣夏之興也以塗山及其敗也以妹喜商之盛也以簡狄及其衰也以妲己周之隆也以邑姜及其替也以褒姒誰謂理亂不關於內助乎總之未有出於仁義之一言也

程女歎人

貞女佩父訓烈婦死鋒刃所以然者杜淫亂之風爲後世失節者之明戒也程女不辱父母冒賊就死其節孝炳矣唯此義常明故有囁指題詩如清風之與桂林義不受辱如詹女之與蘭婦并可全身如柳氏之與婦女此心不欺千古一轍彼不惜此生身爲重寧逐將軍馬上來者亦可鄙矣亦可愧矣

魯義姑魯野之婦

夫義姑乃魯野一婦也棄兒全姪能明大義如此宜乎齊將一見而遂止然有向私愛而背公義視猶子如路人者此可令義姑見乎雖爲丈夫反不婦人若矣

吳婦都昌之婦

吳氏無子。堅居玉潔不塵。誠可謂千古一人矣。其所尤難者。爲紡績等役。以孝養其姑。終身不聞怨言。至於雙眸重明。孝感豈不彰彰哉。

汝妻汝敦之妻

汝妻不以財帛爲寶。而以友恭爲賢。始焉避居。繼焉分金。成夫恭讓之名。賢婦令夫貴。謗信不虛矣。雖然。亦由敦用其言也。爲敦兄者。始聽妻言。不友其弟。卒以分金感悟。去妻全義。吁。亦已之過。何不獨斷於己。以成妻之不德耶。

黔婁妻

大凡君子得聞其隱行。多賴有賢內助。若魯黔婁之生平守正。不有其妻。不幾以死而移乎。况謚不在貌。其賴在於昭其隱。不以衣食不足爲康。而以仁義清介爲康。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婦。吾曰。無斯婦也。不見斯人矣。

劉母劉家世之母

安世欲辭諫垣。孝子也。劉母勵其就職。賢母也。名垂殿虎。忠臣也。且謂爾父欲爲而不得。則一門忠孝可見矣。

吳母姓謝宋吳賀之母

君子曰。口舌者。禍福之門也。滅身之斧也。言語不可不慎如此。矧言及人之短長乎。吳母之笞其子。非以苦子。實以愛子矣。

齊義繼母

吾觀世人私其子，嫉人之子甚。且迫之無立錐之地，何不效齊義之爲母乎？而乃欺死者之託，然則爲子者當學王祥爲母者宜如齊義母也。

房母

夫孝親之心，本於天性。偶有未盡，實上無以率之耳。房母不欲案人以不孝，召其母子以感悟，卒使其人以孝聞。人謂景伯純孝也。孝其親，施及他人。吾曰：房母真慈也。教其子並及他人之子。

朵那女奴

朵那，雖一女奴也。觀其奉主日謹，及視死如歸，其方寸居然一丈夫也。若鶴林所載養犬自噬者，可以風矣。

續玉臺文苑

序

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序

徐皇后

洪武三十一年春正月朔旦，吾焚香靜坐閣中，閱古經典，心神凝定。忽有紫金光聚彌滿四周，恍惚若睡。夢見觀世音菩薩於光中現大悲像，足蹈千葉寶蓮華，手持七寶數珠，在吾前行。吾不覺乘翠雲輒，張五色寶蓋，珠旛寶幢，紛陳前迎。飄飄悠揚，莫知所底。少焉行至一門，高敞弘麗，非人間有。黃金題額曰耆闔崛境入。

未聞后妃將爲天下母。福器深厚。覺圓明妙。堪付囑以拔濟生靈。乃以淨餅甘露水起灌吾頂。但覺心身清涼。萬慮俱寂。憶念明了。無所遺忘。遂出經一卷。令吾隨口誦之。卽第一希有大功德經也。吾誦一徧。大義纏通。二徧了然開悟。三徧記憶無遺。觀世音言。後十年更相會。對吾猶若有所言。吾聳耳而聽。忽聞宮中人聲。遽焉警寤。且喜且異。悚然歎曰。此夢何其神耶。亟取筆札。書所授經。呪不遺一字。但覺口有異香。閣中香氣綴綻。七日不散。天雨空華。三日乃止。由是日夜持誦。是經不輟。三十二年秋。難果作。皇上提兵禦侮於外。城中數受危困。吾持誦是經。益力恬無怖畏。皇上承天地眷佑。神明協相。荷皇考太祖高皇帝。皇妣孝慈高皇后。盡德大福之所垂蔭。三十五年平定禍難。奠安宗社。撫臨大統。吾正位中宮。揆德薄能鮮。弗勝贊助。深惟昔日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一字一句。皆具實理奧義。微妙不可思議。蓋曠劫來人。未得聞佛。以茲悲嘆。及顯示密。因有待其時。三藏十二部之玄言。無非所以開羣迷而宣正教。今不敢自祕。用鏤梓廣施。爲濟苦之津梁。覺途之捷徑。作廣大方利益世間。夫道不遠人。人自離道。有志於學佛者。誠能於斯究竟妙旨。則心融萬法。了悟真乘。超般若於剎那。取泥洹於彈指。脫離凡塵。卽登正覺。姑述爲序。翼贊流通。以示妙道於無窮焉。永樂元年正月初八日 繼藏經

朝鮮許士女集小序

沈無非

是編爲箕國士女許景樊詩若文。秀色逼人。咄咄無脂粉氣。昔稱絳仙可療飢。安豈其儔伍耶。間剽古人。如水屋珠屏。一二語然肖景處。故不害爲畫師後身。世母曰。龜茲王所謂贏也。而易之。無非氏題於密雲之深。

葉夫人遺集序

沈大榮

葉夫人字宛君。余之女弟也。幼而奇慧。識鑒過人。秋月銀河。可方內度。春池琪樹。差擬容儀。支機天巧。班蔡文華。嘗伯仲間析疑送難。則理趣玄解。遊刃大窯。每多餘裁。旣歸虞部。克諧伉儷。適太翁蚤逝。事姑太夫人。獨以孝聞。拮据持家。恭勤自立。寬和御下。人樂春風。是稱禮極中闡。義殊月窟者矣。琴瑟旣翕。甫及三旬。蘭薰幽香。盈堦嫩綠。來儀十妙。秀毓五湖。雖震兌分行。而冰心玉韻。雲霞綺互。而文賦蔚如。若劉孝綽祇得其三。陳太丘猶慚其四。今合二美。以萃一門。豈非人中之瑞也哉。其女甥四人。惟季襁褓。孟曰昭齊。仲曰蕙綱。叔曰瓊章。皆美慧英才。幽閒貞淑。居恆賡和篇章。閨範頓成學圃。精心禪悅。庭闈頗似蓮邦。然祕而不發也。瓊章三四歲。在君庸弟家。授之楚辭。了了能憶。十歲歸母。十二歲工詩。見者膾炙。多傳頌之。十四能奕。十六善琴。清聲超越。冷然山水。兼模畫譜。而落花飛蝶。極其靈巧。於王子敬洛神賦日臨一過。吾之猶昔。或非昔人性愛煙霞。潛通梵奧。是以父母鍾愛。呼爲小友。然無恃態。於姊妹兄弟間。更敦倫誼。不喜華飾。玉容明秀。韻致亭亭。慈仁寬厚。固自性植。其亦意生身邪。許字玉峯。張公子立平韶年十七。催粧禮報。忽爲現疾。維摩出閣將臨。竟爾蓮胎託質。臨終略無昏怠。惟枕母臂間。星眸炯炯。佛念騰騰。似入定頃。怡然而逝。歿後猶能隨舅新安。句拈紅葉。金鑑曉寒。入夢雖新。芳魂遠報。事亦奇矣。固聚爲非常之情。而別爲非常之慘。木石且與推移。鍾情母子。得無巫峽三更。柔腸寸斷。飲泣天昏。吞聲地裂。而吾妹玉折之繇一也。昭齊具相端妍。金

輝玉潤年三歲便讀長恨歌不四五遍卽能朗誦十三四歲學爲詩詞同母步李滄溟秋日八詠韻則清新俊逸儼然一代詩史德性儉勤識見超曠和氣肅容善調姑妯尊卑各得其歡心深有幽閒肅穆之度書法遒勁有晉人風致但歸袁七載每多動忍眉案空嗟熊虺夢杳心悄悄於鬱境愁鄉雖歸寧暫寄母子弟妹語笑恬怡正復情矯神傷無言心痛但思絕俗逃虛尋松問石覺大塊勞生蘧然欲醒正作瓊章催粧詩罷而訃音且至以合璧忽分彩雲乍散追魂天谷奪魄大淵向日矯矯遂不能支矣日誦諸梵筭以爲常課未亡之前幽棲入夢似在兩山三竺如來說偈大士津梁笑畱數數然吾妹亦以正法提攜乃得念佛端坐瞑目而化子實黃臺摘焉再摘幾許天真那堪零落此吾妹玉折之繇二也藏舟於壑力負每趨未及三年又喪一男藍田之玉闌苑之珠或將嫁而亡或言歸而殞或方華而萎卽阿羅漢隔陰猶迷具足聰明情癡豈免此吾妹玉折者三也噫春華正豔秋月孤圓洞天纔下人世無雙瓊瑩之變妹云當場不慮歿後驚悲者哀於無哀其痛在未發時也不七十日昭齊物化妹云始終卜天形影求起竟不可得者無哀於哀其痛在未發爲發時也黯爾魂銷刻於骨肉疑無生理乃愛子方驚聘媳殉節三折玉銷四山珠碎六月飛霜日輪子夜則未生己生之天合忽前忽後之慘具人生衆美極宇宙奇哀妹之無生者情耶性耶抑有旨矣蓋吾妹性地光明根株繁茂讀其挽女詩有回首從前都是夢劬勞恩念等閒銷又云亦知幻化原非相未悟真空只有悲之句定是從果位中現女人身以說法儆醒世人不作癡憨之態則情極而性空也又吾妹已得根塵灑落竿木隨身逢緣作戲消除餘習如預流七返海會六年理脫事圓當場了了傍見徒勞則吾輩爲之親姻眷屬者於此法上亦不必生實解也雖然二鳳冲霄一龍浴海搏扶搖而上彼自各知時節今者六

龍領下。具有驪珠。二鳳威中。霓裳闌采。德星萃聚。猶勝單輪雙翼。惟能知以珍重。則示滅現儀。元無二相。內姪永楨。卽爲蕙綢玉潤。佳兒佳婦。永效于飛。吾妹下視。可無思凡之操矣。適集遺音。徵余序引。爰述次第。識之末簡。崇禎丙子八月中秋日。雲棲弟子一行道人大榮漫題於谷響齋。道人爲王夫人於宛君爲從姑。午夢堂全集鶯吹。

清芬閣集序

方孟式

皇甫玄晏。隻語千金。名公鉅卿事也。我輩囁呢深閨。終日行不離咫尺。何足當弁簡之贊。雖然。吾姊弟間。子墨倡和。可得而更僕數也。憶吾姊弟稚孱時。從家侍御遊天雄。及燕侍雪而咏。輒津津嚮林下風。歲月流易。分飛中落。備極斷腸之歎。余幸託副笄車塵。女弟姚則已哀清臺而號柏汎矣。生涯辛苦。賴有文史問難字。差足慰藉。乃吾女弟玉節冰壺。加慧益敏。而不炫其才。居恆仰天曰。女子無儀。吾何儀哉。離憂怨痛之詞。草成多焚棄之。偶一繪施金相競。炙莊嚴。卽沈閣弗錄。鄙爲末技。窺其學不減女博士祭酒。下上古今。亹亹成章。偶示扇頭。衛楷永真。咸捧如寶。常諱之爲餘藝。嗟乎阿妹。墮體黜聰之意。固已遠矣。余抱病適志。小有積什。附遊豫章閩粵。山水奇勝。復納交名媛印。可以娛彫殘。顧當吾身。而令懷瑾握瑜。啖荼囓蘖之碩人。不顯於名媛方幅哉。半百窮愁。空悲腐草。發洪鐘而搗雷鼓。何忍須臾忘之。於是載其近編。用觀寤寐。其有名公鉅卿。流攬形管者。當必擇琳瑯之一枝。存湘閣之斑淚云爾。午夢堂全集伊人思。

輓吳宜人詩序

方孟式

吳宜人太史公仲女吾弟淑配也佳兒佳婦美擅于歸宜室宜家名香閨秀善事公姑曲得歡心克相夫子以永令譽至詩字琴畫刺繡酒漿出其餘才種種精絕余比昵十六年兩心莫逆每聞令教如捧和璧重以庶雛令嫋玉樹言念高誼佩以百世壬戌桂月余從宦芝城月餘家郵驚聞仙逝盈盈一水竟成永別涕淚無從肝腸盡碎聊述長歌用寄哀况云耳續玉臺文苑

紹蘭閣集序

鄭氏

昔年從宦京都時所歷成均祝鳩皆閒曹退食自公過從靡間而余輩中饋多燕亦得與年嫗修女兄弟之好歲時伏臘以粧粯花勝相問詒惟張夫人齒最少德又最茂毓自高門甫結褵而卽鼎貴乃樸素儉勤持家政課女紅不少怠惠洽小星祥鍾大國匪直女士展也婦師又以其暇修觚翰之業長安籍籍有徐淑管夫人聲以余佞佛特繪二大士見贈妙得慈悲三昧並頭佳咏余至今嚴供而珍襲之猥自還里雲泥阻修迴念古懽俱屬夢境比聞魚軒至閩喜溢大宅而一水盈盈依然隔千里而共明月翁年嫗忽以紹蘭初集相寄馥歛蒞若清奪琳珪真若攬清輝於鶴背挹高霞於雲端也余性鈍椎於此義向無所解第先大人以詩起家幼受公宮之誨二南所稱貴而能勤仁以逮下如葛覃樛木諸什夫人皆身有之天授旣奇壺範復淑鳴和奏雅宜其可絃可歌江漢汝墳化孚俗美今且洋洋被於吾閩此豈從來閨秀詩集所可雁行余不知詩何敢譚詩偶因披誦有感疇曩爰綴數語於末以識一時同籍內譜之誼云續玉臺文苑

女醫雜言序

談允賢

妾談世以儒鳴於錫。自曾祖父贈文林郎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府君。贊同里世醫黃遇仙所。祖父封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府君。遂兼以醫鳴。既而伯戶部主事府君承事府君。父萊州郡守進階亞中大夫府君。後先以甲科顯。鑾用弗傳。亞中府君先在刑曹。嘗迎奉政府君暨大母太宜人茹就養。妾時垂髫侍側。亞中府君命歌五七言詩及誦女教孝經等篇。以侑觴。奉政喜曰。女甚聰慧。當不以尋常女紅拘。使習吾醫可也。妾時能記憶。不知其言之善也。是後讀難經脈訣等書。晝夜不輟。暇時請太宜人講解大義。頓覺瞭瞭無窒礙。是已知其言之善。而未嘗有所試也。笄而子歸。連得血氣等疾。凡醫來必先自診視。以驗其言。藥至亦必手自揀擇。斟酌可用與否。後生三女一子。皆在病中。不以他醫用藥。但請教太宜人手自調劑而已。是已有所試。而未知其驗也。及太宜人捐養。盡以素所經驗方書并治藥之具。親以授妾曰。謹識之。吾目瞑矣。妾拜受。哭泣過哀。因病淹淹。七逾月。母恭人錢私爲妾治後事。而妾不知也。昏迷中夢太宜人謂妾曰。汝病不死。方在某書幾卷中。依法治之。不日可愈。汝壽七十有三行當大吾術以濟人。宜毋患。妾驚覺。強起檢方調治。遂已全瘳。是已知其驗矣。相知女流眷屬不屑以男治者。絡繹而來。往往獲奇效。倏忽數稔。今妾年已五十。屈指太宜人所命之期。三去其二矣。竊嘆人生駒過隙耳。餘日知幾何哉。謹以平日見授於太宜人及所自得者。撰次數條。名曰女醫雜言。將以請益大方家。而妾女流不可以外。乃命子濂抄寫銻梓以傳。庶臆見度說。或可爲醫家萬一之助云爾。觀者其毋誚讓可也。

續玉臺文苑

灌春逸尙序

朱盛藻

盛藻託體穠華。敦懷椎布。偃蹇擇對。遲暮成歸。微傅玄之好逑。媿杜韞之淑德。弋鳧旣叶。挽鹿可追。蟻聚之視爲輕。牛衣之泣爲鄙。一聞緒論。決志幽棲。夫耕妻鋤。我負子戴。忘憂乎灌園之役。敬恭乎春廡之間。似可以嗤鶴唳於華亭。賡鳳歌於楚澤矣。乃介琴書之潤。竊比几杖之銘。鑒讚古來。偕遜之儔。用激今時。狃榮之俗。慨論笄帷弱質。允言苦樂。繇人詠絮。擅才恨伊人於天壤。迴紋補過。感倫匹乎江湘。下此贅行險情。奚取慧心妍狀。大都怨生於窮禦。好隙於豐家。纏綿贈謝女之詩。富貴啜琰妻之泣。百爾莫爽。千載同揆。而猶或羞杜面而莫來。對蘇機而不下。及乎勢移情變。援寡禮衰。然後屏篋笥而求養。甘淪躡而誓鞠。不亦惑乎。又況乎強赴功名之會。棄妻子而不顧。旣履盛滿之機。多傾覆而靡遺。假令霍顯發收兒之夢。強練呈作婢之識。雖欲撫蓬歷之雛。課環趨之步。其道無繇也。然則區區所尙。不獨向之提甕賈春者。迫然可以同韻。即使當世副珈曳翟之子。亦必釐然當心。憾其聞之晚矣。他如敝妻毗女。國是攸諮。徐淑鮑暉。人文足述。恐違春秋謀及婦人之誠。兼愆詩雅無非無儀之旨。卽許婦之明哲。曹家之型訓。總不如綦巾貢趾偶景併好之爲得也。故一不著於篇。午夢堂全集伊人思。

周挹芬詩序

沈宜修

挹芬周媛。爛溪世族也。去余家僅三舍。故稔知其聰穎倩麗。善畫工詩詞。癸亥歲仲韶駐帷其家。與媛諸荆花相麗澤。則正歌天桃時也。屋梁落月。余每思風度。實深蒹葭之懷。然仲韶方以季長絳帳。余固無緣窺道蘊絮庭耳。但聞媛家左控鶯湖。湖固煙波最勝者也。春則飛霞掩映。晴霧空濛。流紅蕩漾。與風帆競落。秋則

水天上下澄瀾橫碧。蟾輝一色。藻荇繚繞如鏡中。朝嵐夕景殆盡收之湖而湖之秀又盡鍾於媛者歟。已仲韶謝主人去長安客夢遊塵數年。挹芬亦從黃公子歸檣。李無繇得更相聞矣。辛未締松蘿之盟於媛仲昆。方以兒女至戚。藉此識令暉非難。私心固甚樂也。詎意造物妬才使余十年溯洄之思徒付之寤想耶。余諸弱息自小時亦卽學爲詩。季女瓊章才色並茂。德容兼備。壬申年十七。遽有墮珠之痛。悲悼未幾。又亡長女。亦止二十有三。仲韶爲檢其遺篇。刻返生香愁言二集。使人淒酸。每誦白少傅彩雲易散之句。以爲千古傷心。彼蒼於我兩女。亦若故肆此奇毒者。及睹挹芬傳略。則始信混茫小兒。其於明珠砍玉樹。無情伎倆。用之熟矣。卽如孟婉柔嘉與今挹芬一家之中。鼎足三焉。夢夢者真豈可問耶。余固恨未識挹芬。今讀其詩。若詞益悲傷無已。且又因挹芬而益潛潛爲兩女濕衫袖矣。故非敢爲序。聊書余數載夙懷也。午夢堂全集鷗吹

下

穀館詩自敍

王微

生非丈夫不能掃除天下。猶事一室參誦之餘。一言一詠。或散懷花雨。或箋志水山。喟然而興。寄意而止。妄謂世間春之在艸。秋之在葉。點綴生成。無非詩也。詩如是可言乎。不可言乎。圖書集成閨媛典閨藻部

宛在篇自敍

王微

予近憩必在山水之間。詩名宛在。率取此意。非敢以伊人自目也。嗟乎。我所感存亡生死之變多矣。造化七

尺相拘而不能捐筆焚研。懾除綺語之業。猶沾沾向蟬鳴蚓竅中作生活耶。秋水浩淼。風露已盈。苟復有情。誰能遺此。予多言。予誠不自知其多言。續玉臺文苑。

琴樓遺稿序

商景蘭

余七十二歲嫠婦也。瀕死者數矣。乙酉歲中丞公殉節。余不敢從死。以兒女子皆幼也。辛丑歲次兒以才受禍。破家亡身。余不卽死者。恐以不孝名貽兒子也。未亡人不幸至此。且老烏能文。又烏能以文文人耶。但平生性喜柔翰。長婦張氏德蕙。次婦朱氏德蓉。女修嫗湘君。又俱解讀書。每於女紅之餘。或拈題分韻。推敲風雅。或尙遡古昔。衡論當世。遇才婦淑媛。輒流連不能去。心不啻如屈到之嗜芰。嵇公之好鍛也。邇焚棄筆墨。幾三十年。偶於兒子案頭見琴樓遺稿。乃武林張槎雲所作。槎雲才婦而孝女。故其詩忠厚和平。出自性情。有三百篇之遺意。反覆把玩。不忍釋手。因顧女媳輩言曰。槎雲之才。知汝輩能之。槎雲之孝。知汝輩能之。槎雲之才之美。槎雲之孝之純。汝輩其勉之。女媳輩曰。以槎雲之才之孝。天胡不假之年。以富其學而副其德。余笑曰。此非汝輩所知者也。大抵士之窮不窮於天。而窮於工詩。女之夭不夭於天。而夭於多才是。蓋有莫之爲而爲者。使槎雲享富貴壽耆頤。而無所稱於後世。又何以爲槎雲者乎。女媳輩咸悲惋不自持。聊記家庭質語。以誌一時愛敬感慨之意。若槎雲固自有其爲不朽者。余豈敢曰能文章以表槎雲也哉。錦囊集。

未焚集序

商景蘭

吾女德瓊之長逝也。蓋十有二年矣。生平吟咏。十不存一二。每一念及。輒爲惘然。今春吾壻鄂叔集其遺詩。得六十六首。將付棗梨。因持示予。并請余序。予撫卷歎息。摘其警句。令諸女孫向月下朗吟。覺昔時詠絮頌椒風度。恍在目前。不禁涕淚交墮。夫自先忠敏棄世以來。恃子若女。相依膝下。或對雪聯吟。或看花索句。聊藉風雅。以卒桑榆。今幼子見背。弱女云亡。卽香奩麗句。亦僅存片羽。予復何心。能無悲悼。且吾女自幼工詩。每得句。卽爲先忠敏所稱賞。今旣從先忠敏游地下。想夜臺中定多佳什。而未亡人尙延視息。勿獲相從。是益增吾痛也。年老多病。言不能文。漫書數言。以誌哀感云爾。甲寅二月朔。眉生氏題。未焚集

霜猿集序

李 傑

殷之亡也。朝宗興麥秀之歌。周之衰也。行役起黍離之歎。迺若王臣不返。沅湘之悼何深。公子無歸。虞夏之懷彌篤。詩吟而甲子成篇。采菊完柴桑之節。嘯罷而廣陵作操。鼓琴寄中散之思。此數君子者。皆值宗國之淪亡。遇故都之傾覆。啞哀結怨。鬱爲詩歌者也。屬當明季喪亂滋多。乃聖乃神。四海抱沉淵之痛。吾君吾后。千秋流殉。國之香此開闢未有之奇聞。誠書契所無之創事。天產哲人。賦才獨異。文章軼駕於南華。疑莊生之再見。風雅近蹤於西楚。信屈子之復來。爰讀霜猿之二卷。如聞月峽之三聲。其志切。其音哀。其志切。故字發乎深情。其音哀。故言言可以長慟。方之少陵詩史。彼略而此詳。比之尼父麟書。貶多而褒少。僕名閨弱質。相府小星。際此天傾地陷。赤伏無再驗之符。遽爾家破人離。素鏡絕重圓之照。樓名燕子。與燕俱棲。院鎖梨花。比花更悴。爰乃黃純入道。素簡朝真。初上蒲團。卽悟三生之果。不登法座。焉知衆妙之玄。倚碧窗而吹。

笙鼓瑟。青鳥來庭。入丹山而爇草尋芝。白猿引路。固將長往紅塵。安神雲岫。何幸親承紫氣。獲覩瑤編。本以忘身忘世之心。又生悲君悲國之念。微吟檐下。悽淒風雨之忽明高詠燈前。冥冥鬼神之交泣。嗚呼。先帝后之陟降匪遙應。鑒孤臣之至意。家相國之精靈如在。豈憎賤妾之多言。歲屬丙申。時維八月。廣陵女冠李嬌綠笙道院空雲。主靜軒中。霜猿集

康雪庵夫人詩序

劉淑

人之性情。莫摯於怨也者。性情之貞也。貞則激。激則鳴。故詩麗焉。古今之能怨者。莫若伯夷。繼莫若靈均。以暴易暴之歌。霜音絕響矣。離騷天問。眷戀宗國。九死不移。孤忠憤惻。觸吻成調。何善怨也。流風日偽。嗣音杳然。衣冠之族。飾詞匿膺者。往往矣。而悲慨惋冽之致。乃間觸於里巷閨幃。然亦未數數見也。風雅所錄。一唱三嘆。強半爲婦人女子之言。郴鄆以下。哀聲荼節。愴人天懷矣。卽周行寘筐之吁。南山殷雷之詠。流連二南。亦似有大不得已於衷者。而爲此言也。然則貞性所激。茹苦寫懷。卽婦人女子孰不可以怨哉。吾茲諷夫人之詩。而益有感矣。夫人之詩。愁紅悽翠。一往彌深。不知者以爲采桑團扇之遺詠耳。獨吾諷之而有感。何也。往者沅湘無波。江水安流。余儕何知。自恤其緯而已。夫人亦自念十載以前。樂羊之學已成。杜羔之名旋立。蓋籩豆晏晏耳。天降喪亂。九壤震溺。伯也執殳。爲王前驅。當斯之際。如之何勿怨也。迨魚淵已失。雉羅頻罿。窮猿奔林。無木可擇。阮氏之粟粥屢作。百里之屢屢空。盡當斯之際。如之何勿怨也。漆室之女。無故而抒一歎。其性情所激。曾何詩有。而癡志苦膽。流映千古。夫人之詩。亦若是焉矣。或曰。詩三百篇。皆聖賢發憤之

所爲作賢人君子懷抱抑鬱每託於室家之言以意豈婦人女子果可以言怨耶嗟乎是不然也吾爲丈夫能伯夷靈均之志自可登西山而續楚詞吾爲婦人女子能不愧莊姜共姜之烈亦可詠綠衣而誦兩髦矧夫枯零裏心無塵可掃劍氣逼眉有涕難飛宜飾詞匿膺者之莫解也吾與夫人相喻於字徑墨畦之外耳雖然性情之貞莫摯於怨吾之所言匪僅於茲也不敢怨天地不知天地之役我不敢怨聖賢不知聖賢之誕我不敢怨吾命不知吾命之陷我伯夷怨商亡靈均怨楚滅天崩地裂跬步莫容而今則痛山河之非舊憐遺卵於覆巢鐵壁銅郛四面火聚筋骸異識盡爲恨府較之莊姜共姜之所遇殆什伯焉命也如斯則其然當亦天地聖賢之所共嘆矣孔子言詩曰可以怨善夫个山遺集

後序

太僕劉公來復齋集後序

劉淑

往者竇璡驪波窮滔海蕩先君以一身障苴其間有如麟豹同谿勢不相容非先君殺璡則爲璡噬所必然耳而禍機之發乃在文字嗟乎悲哉請劍楮上擊笏毫端事雖未成諒亦爲忠臣義士感慨而欲讀其遺文者也憶不肖藐藐七齡從母氏興難京師分期一死相隨地下竟以遺命不果先皇帝愍念孤忠許楓南還於時母女悽淒萬里招魂僅有遺藁一車蓋先人生平廓落高寄坎壈遐託君國之所攬涕忠憤之所結盡憑弔於茲也昔先兄謝卹北上嘗摘奏疏策議若干卷將先付梓人以傳舟次大湖乃爲馮夷所奪未幾

先兄早世家難紛披老母簡尋遺帙付不肖攜歸王門。計論序傳誌不下千紙而詩歌銘贊等過之。亡婿清夜捫香校理稍稍成緒。昊天不育憫凶奄降一業未就而壻竟溘然矣。嗟乎悲哉。尙何言歟。壬午之歲別業告災劫燄所搜倍於沈汨。豈先君琬瑤英華固不獨受妬於人世耶。何祝融馮夷亦輾轉摧落也。近復括之敗篋麗案廣求親友所藏千百什一僅乃得之。且步涉天王殘舛實甚殆不可成紀。而猶勉付剞劂者誠弗忍以片簡隻語同盡於寒浪冷灰。而若存若替之間尙足以棲先人浩浩之魄耳。縞緯無外事不知所以不揚前烈惟冀兒姪稍長或得藉當代奇儒俠彥流連憑弔綴以片玉則千古之下先君以文字死也終當以文字生乎。不肖女淑謹書。个山遺集。

跋

玉臺書翰跋

徐範

古來名姬傳於史冊及稗官野史所載或以淑質麗藻或以節烈文才不可勝計。綠窗閒靜間一寓目令人擊節羨慕低回讀之不能置之。至於能書者代不數人。往歲從嫂氏過吳興得獲管夫人仲姬比玉曹妙清及自然道人張妙淨三紙。讀其詩與尺牘想慕其風采恨不與此人同時也。於是留心蒐討計得數紙。吳采鸞之璣清筆秀沈清友之妙趣入神。朱淑貞秀骨天成風華蘊藉大爲快意是謂世間無其匹者。今春聞吾邑項氏家藏衛夫人一幀。長孫后一幀爲絕代翰寶百計購求終莫能得。因托至戚致其夫人夫人憐範一

段苦心從與轉贈遂不惜傾囊酬之。噫世間之勝事難全也。嗣後復承嫂氏贈余薛濤一牋惠齋女史尺到風求四字始滿夙願迺命工裝潢彙爲一卷得朝夕展對生平之志畢於是矣吁前代名跡世不恆有況閨中賢媛乎後之覽者幸勿輕之可也。櫺李徐範記於淨香居玉臺書翰

書遙集編序跋

徐
範

往秦得爲儂語呼嬢事。嘖嘖壯之。嗣宗難余中道悔遁奈使君何。儂謂不然。呼嬢計之審矣。及見使君於新都。信海內有心人也。呼嬢爲無負哉。遙集編爲千載風流公案。可謂文生於情而少廉一序。聳聳有致。豈非情生於文耶。因屬農手書之。每遇心折之語。不能無動。觀者毋謂花骨欹斜。雲情散亂。幸矣。續玉臺文苑

遙集篇跋

李素素

儂在秦淮。則楚人士道呼嬢事。如指掌。今來新安。得識使君。因知呼嬢即使君婦也。嘆賞不已。儂觀使君日所止處。其門如市。其客如雲。得士若此。自其氣味乃女伴亦欲寄命焉何也。徐卿曰。使君海內有心人也。知言哉。顧論呼嬢者多嘆嘆。雪夜事儂謂未盡也。呼嬢曰。率孺子耳。一至舍寒之者至矣。又初別後即刻丘家文如鵠記。其志定矣。其見卓矣。寥寥數載。而始就使君。烏得無罪。使呼嬢聞之。當必首肯是語。萬曆丁亥七月十五日。續玉臺文苑

引

隔溪十詠小引

王微

甲子初秋寫經之暇時復憑欄隔溪花竹如伴幽人予於此雖未見搖落然露譴風號轉盼可待因拈數絕以見感興之繇坡公有云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記東西此又他年一則公案也 繢玉臺文苑

題辭

肅雋集題辭

鄭允端

鄭氏系出貴胄世尚儒業父兄以經學教授諸生著名吳下某自幼承家庭之訓教以讀書識字在後向學剽竊緒餘粗知義理及長歸同郡施伯仁氏而伯仁又文獻故家儒雅之士氣味相類婦職之暇尤得操弄筆墨吟詠性情嘗怪近世婦人女子作詩無感發懲創之義率皆嘲咏風月陶寫情思纖豔委靡流連光景者也余故剗除舊習脫棄凡近作爲歌詩緘諸篋笥以俟宗工斤正然後出示多人今抱病彌年垂亡有日懼湮沒而無聞用寫別楮詮次成帙藏諸家塾以示子孫昔唐山人詩飄有云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余亦云云至正丙申清明日榮陽鄭氏允端識 肅雋集

題扇

趙麗華

乙卯中秋同西池徵君質山學士集海濱天香書屋書此竟聞任兵憲在陸涇壩禦倭大捷奏凱回亦快事也。玉臺書史

題驛壁詩序

秦豔雪

儂本吳人。流寓燕地。近歸蜀客。宦遊閩邦。故園萬里。觸目成愁。每至夜闌人靜。尤難爲懷。天啓二年春二月十五日過此館。月色皎潔。僕夫鼾睡。繡衾半冷。斗帳淒涼。意散魂飛。心酸眼熱。遙憶家鄉。通夕無寐。口占絕句二首。聊以誌歲月云爾。時漏下五鼓。絳枕捧硯。綵雲執燭。

又題

妾少知書。思譜所託。於今已矣。兼以蛾眉招妬。命之薄也。每念不能成寐。起題驛壁。以當撫心。此詩以題於前路。恐有所壞。因再錄之。幸覽者憐其苦心。則荒丘野草。妾心願之矣。續玉臺文苑

洛東題壁

春娘

妾本金陵人也。因父受官於上國。妾生於長安。長於洛東。是年十五也。時守香閨。慣聞歡樂。豈識干戈。一日

胡虜兵昇四海。戈戟山川。妾不幸生於此時。凌霄失寄於喬松。免絲徒忘於巨木。兄嫂愚濁。使妾徒陷於虜庭。無由得脫。鶴頸雖長不可截。鳧足雖短不可續。此分定也。請過往君子覽之。勿笑妾身許良人不歸。杳無音信。長安既失。未知存亡。一命孤苦。夜寢一夢難成。愁眉易鎖。難開。鎮日懨懨。離情默默。奏晉未通。良人陵失。妾之不幸。今過舊都。故書於壁。希顏過此請覽。女騷。

讀

讀崔張傳

趙喜珠

張生者。人言唐元微之。亦莫可考。第跡其與崔鶯行事。良可嗤也。始而合。終而棄。人情薄似秋雲。大都如是。所嫌者。鶯之再適也。既不自愛。苟託於張。又不自愛。再從及他。亦何異朝作張郎婦。暮作李郎妻者。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論鶯者。但據別後一束。遂謂千古第一情人。若據此束。鶯正千古第一負心人也。彼云雖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滅。言猶在耳。豈忘心卽謂張不認我。義已斷絕。不知義雖斷而情難斷。安知張之不我合也。及嫁後。張果以中表求見。崔此時速死以謝張。猶謂偷生。而僅以疾拒。崔果何如。雖然。良心猶未死也。使崔亦以中表見張。則向之盟言。止齒頰之好音乎。罪崔者。崔不肯死。留崔者。崔不敢見。若張則花間蝶耳。何尤焉。

續玉臺文苑

讀離騷

徐德英

離騷九章九歌。或有重雜無次者。乍觀之。覺雜亂然。咏而味之。字字不苟。蓋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悲傷哀怨之不已者。初非爲辭藻也。後世作者。往往學爲蹇澀至不可讀。而騷之意亡矣。予常考其時爲之處。而不得也。彼以君昏。而復以臣佞而誣。適他國也。則宗臣無去義。欲隱嘿則心不能忍。唯死可以安耳。視其涉江哀郢。惜往日諸篇。尤爲切至。慘不可讀。其忠義慷慨之氣。足使人感動興起。君子有言。爲人君臣父子。不可不知春秋。予於離騷亦然。續玉臺文苑

讀史一

徐德英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禮莫大於正名分。諸侯已得行天子之禮矣。季氏旅於泰山。卿大夫之僭諸侯之禮也。又何怪乎。

讀史二

徐德英

秦始皇恐匈奴爲禍。役民以爲衛。而亡國者胡亥。項籍恐義帝之爲害。而弑之。而卒以是敗亡。曹魏恐陳思之生變。沒身禁錮。而鼎移於司馬。宋文虞彭城之作亂。誅戮不疑。而身殞於凶効。明帝以疑忌剪刈兄弟。而蕭道成滅其族。蕭鸞屠撲宗枝。而梁武覆其社。隨文帝撲宇氏之種。嗣而躬被弑於愛子。唐太宗殺二王之子孫。而後嗣幾滅於妾婦。周世宗除諸將之強壯者。而國竟傾於宋藝祖。嗚呼。孰謂天道遠歟。

讀史三

徐德英

李太伯不喜孟子。多誹毀之。後世非之。予謂孟子當天下交利之時。獨惓惓以仁義爲說。固非當時遊說之士可比。而盱江之意。亦有所在。未必盡不是也。周天下之共主也。孟子未嘗一至焉。乃懃懃於齊梁之僭王。告之以王者之道。信斯言也。其置周何地乎。若孔子必無是矣。然孟子歷聘列國而終不遇。後世不以爲卑汚。文中子獻策文帝。後世疵議之不置。嗚呼。豈尙論之當歟。

讀史四

徐德英

唐賢臣前有房杜狄張。後有姚宋李裴。然出處之際。君臣之義。均有慚德矣。其無愧者。其陸敬輿乎。顏魯公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宣公也。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文忠也。然保身之智。有遺恨矣。

讀史五

徐德英

唐僖宗之際。王綱解紺。藩鎮跋扈。皆有宋頤羊鼎之心。獨李克用不失臣節。亦空谷之足音。然始則寇忻代。以倡亂。中則恃強兵以要君。終而君父西遷。危迫求救。不能奮袂以赴國難。徒擁大衆以自封植。史謂唐能臣。其然豈其然乎。續玉臺文苑

病夕讀史餘

劉淑

讀古書而誦忠臣孝子者。愚也。誦節烈義俠者。魯也。誦窮奇屈怪者。辟也。誦豪放俊侈者。曠也。余嘗几案未

覽卽爲掩卷之悲。先君子有云：天下大有情人。天下之大有才人也。夫才情所鍾，發於貞性。貞性所激，而生癡志。癡志不泯，而爲百折百折不磨。九燬弗灰者，惟繼以死矣。旣死矣，又何形管芳之青史榮之乎？非至誠之心，感其才而萌之於千古者耶？然則至誠之心，可以鎔金石，亦可以化湛露乎？可以委溝壑，亦可以補寰宇乎？可以爲厲鬼，亦可以爲真仙乎？可以爲風流，亦可以爲枯禪乎？或而啼，或而笑，或而歌，或而罵，或而狂，或而嗔，或而怒，或而喜，皆然而生也。又盲然而死矣。才情所鍾，發於貞性。貞性所激，而癡志不泯，百折不磨，繼之以死者。天下大有情人。天下大有才人也。豈愚魯辟疇者能閱是哉。个山遺集

讀葉瓊章遺集

黃媛介

甲戌春，家仲手彫奩合，刻相示曰：此馮茂遠先生欲汝爲瑤期挽歌詩也。遂尋繹數四，盡其諸體。詩則興古人相上下，間有差勝者。詞則情深藻豔，宛約凝修，字字敍其眞愁。章章浣其天趣。成風散雨，出口入心。雖唐宋名人，亦當避席。但訶彼正桃李之年，何爲言？言俱逼霜露，惜花太甚，遂成刻露飄零，詠鵠未期。竟兆慘離情事，況迺貌出天妃。厭彼北方之詠，情空漢女。惡聞南國之稱，莊姝明慧，窈窕柔綽，玉骨冰肌，秀眉明目。其性情之端，顏色之好，才思之穎，世之所期者，罔不克盡。逆數古名媛，誰得如君？第恨天桃及詠已折，連環鵠鴦報成，竟沈寶婺。苟奉倩之深情，未覩傾城之色。徒爾神傷，潘安仁之哀逝，永存摧翼之悲。於焉心死。謝砌蘭焚鍾山玉碎，風凋茂綠正屬芳時。雨謝豔紅，卻當盛日，催粧未咏，薤露先歌。壻禮未成，奠漿早薦。嗚呼！昔日幽思，嘗游神粧鏡。今朝異慘，竟泣血總帷。聳天悲歎，不復見還華山之魂。絕世哀號，何能共詠秦臺之月。

尙冀珠去可還。絃斷能續。竟惜瓊花無種。雹碎絕香。芝草無根。霜嚴斷綠。有父有母。何以爲情。仙蹤遠駕。已失結缡之祥。鶴峩晨驂。罔協鵠巢之什。綺羅無色。收拾香奩。鼓吹無聲。沈埋簫管。堂吹丹旐。魂來失舊時之音。鏡舞青鸞。情至悲今朝之影。又若房櫳靜悄。翰墨飄零。遺衫剩履。徒傷父母之心。秀句名篇。空發弟兄之淚。一朝長夜。兩度芳春。麗影沾塵。鶯花莫覩。貞魂理玉。雲風絕吹。一家骨肉。文好情多。連帖宮商。思窮痛複。嗚呼。泉臺難寄。仙路疇征。爰爲辭曰。

高樓景麗。朝日明紅。粧閉兮塵盈盈。玉樹折兮連枝傾。心氣失兮掌珠沈。玳梁摧兮彩雲散。日月晦兮何時旦。寶鏡碎兮簪玉斷。衣繡消兮帷朱暗。湘絃絕兮芳香換。玉簪跌兮紅絲亂。絕地窮天不可見。午夢堂全集

評

牡丹記評

黃淑素

居恆與張永淑氏評訂古今文字議論番駁。兩人極爲莫逆。然永淑氏多好鮮麗。予多嗜幽奧。大都取舍亦不相悖。維時春事大繁。卉香葉綠。臨清漳曲沮之間。憑花檻翠屏之上。盤桓反側。吁歎笑傲。旣而語及湯義。仍先生牡丹記。兩人擊節。莫能置聲。永淑氏索予評之。予曰。西廂生於情。牡丹死於情也。張君瑞崔鶯鶯當寄居蕭寺。外有寇警。內有夫人。時勢不得不生生。生則續。死則斷矣。柳夢梅杜麗娘當夢會閨情之際。如隔萬重山。且杜寶勢焰如雷。安有一窮秀才在目。時勢不得不死。死則聚。生則離矣。至於驚夢尋夢二齣。猶出非

非想外寫真拾畫埋伏自然魂遊幽媾懼挽冥誓真奇險莫可窺測回生婚走苦寓於樂生寓於死者也其白描手段乎及後來大金兵馬殺過淮揚麗娘以夢梅候伊父母猶得人倫正道是又以此處轉許多波瀾後母女相遇疑爲見鬼亦人情之常妙在死去三年又得復生後之人能死不能生乃禪門絕妙機鋒也更服其淮泊內有一白云看古來婦女多有俏眼兒此語乃先生得自五千三十八卷中而關頭已爲打破幾見青眼中多男子白眼行爲女子耶又奇在岳翁再三不認女婿不認生女迂迂呆呆逼真老頭子模樣其排雲掩月擇虎縛龍之智雖班劉司馬當推左席豈韓非揚雄輩所比勢哉已而必竟不認水月鏡花復得陳師父作一大干證不然幾活屈殺生魂道作死鬼昔麗娘若不讀書今日亦無陳師父可見女郎曾讀書到死後終是受益此雖謔語亦有莊處然而麗娘旣生厥父尙疑其爲鬼先生造意豈徒以杜寶爲真迂呆之人哉非也總以死作主生反作賓耳今觀者我傳爾受俱未知所以參究之予讀之至詳確窺其死於情也永淑氏聆之曰善夫較書之祕思以抽也時譙鼓三催黃鸝將舞於焉駕香車而別

冰雪攜

疏

請代夫繫獄一疏

張氏沈東妻

奏爲披瀝血誠懇乞天恩願代夫囚暫容終送老親事氏夫沈東叨中嘉靖甲辰科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行取禮科給事中束縛以愚憲之性冒妄天威誠當萬死荷蒙皇上寬宏不卽加誅薄示罪責下獄經

今一十四年上有老親下無子女窮苦伶仃俯仰無賴止氏一身寄居旅舍力作女工供夫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氏夫之父八十有七衰病侵尋朝不保暮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托煢煢寡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餧粥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危在旦夕待盡束繫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竊觀聖朝仁恩曠蕩黎庶樂生豈氏一門鰥寡顛連自遺覆載包容之外輒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天地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氏舅已當垂死之年氏夫未有再生之日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氏夫送父終年仍又赴獄待罪庶使氏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氏以舅付託於夫曲全夫婦之義則氏之舉家感戴天恩萬代啣結圖報矣爲此具本親賚奏聞續玉臺文苑

請代夫繫獄二疏

張 氏

奏爲披瀝血誠再懇天恩矜憐孤寡超豁生命事臣夫沈東原任禮科給事中比臣見夫居常感激聖明誓圖報塞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偶值邊臣之事誤進狂瞽之言獲罪繫獄經今十五年竊思夫東親老無嗣頗連繆紳去年十月間臣已將哀迫苦情具疏懇奏伏奉聖旨法司知道欽此迄今法司未經題覆臣女流羈旅竊聞道路傳頌我皇上聖德好生每於夏月特發明詔在獄人犯多所矜釋臣夫祇緣妄誕陳詞雖經問擬而身禁衛獄不得預恩審之列皇仁浩蕩憲慨無由臣不昧死陳情則夫東終當老死囹圄豈能復見天日臣夫之父見年八十有八垂死無依勢難再延而臣下無子女孤煢旅食益難自活臣每一痛思輒欲引絕但念臣死則臣夫絕食而臣夫之父亦繼填溝壑一家三口相依爲命惶迫無計故竊欲以無益之身

代夫繫獄。暫容臣夫歸家。一見老親垂死之面。以盡烏鳥私情。卽臣死亦瞑目。誠不敢顧避斧鉞於萬一也。見今熱審在時。如蒙皇上大霈好生之仁。垂憫臣孤寡無告苦情。特爲再勑法司查審原擬。早開生路。或姑容臣代夫囚繫。暫釋臣夫生還。少伸人子養老送終之私。庶臣一家生死。仰蒙鴻恩再造。子孫啣結。世世無涯矣。臣不勝瀝血披誠哀懇籲鳴之至。

續玉臺文苑

請代夫繫獄三疏

張 氏

奏爲披瀝血誠三懇天恩矜憐孤苦超豁生命事。臣夫沈東。原任禮科給事中。草茅寒賤。初任言官。未諳世務。感激聖恩。妄圖報塞。嘉靖二十八年正月內偶值邊臣之事。誤陳激勸之言。不合事宜。獲罪繫獄。經今一十六載。罰由自取。幸荷恩宥。猶存微命。感深悔極。尙復何言。但念臣夫之父。遠在原籍四千餘里。今年八十九歲。衰病侵尋。朝不保暮。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托。昔臣因東年長。無出爲買一妾同來。未得到京。東已入獄。臣父張元淑。伴送至此。隨卽身亡。止臣與素未見夫之妾。寄居旅舍。歲月積深。悽楚艱難。形影相弔。一家數口。隔別分離。臣誠不勝哀苦迫切。曾於嘉靖四十一年四十二年二次具本陳乞代罪。節奉聖旨。法司知道欽此。臣感戴天恩。竊自慶幸。意東更生有望。守候至今。法司未見奉行。臣竊伏思皇上至仁極聖。憫念困窮。施藥賑災。皆欲曲賜全活。每發明詔。遍審在獄犯人。情罪重輕。多所矜釋。但臣夫東雖經問擬。而身禁衛獄。未得一預送審之列。皇恩浩蕩。沾沐無由。臣又伏思夫東妄誕陳詞。委應懲治。已蒙廷杖下獄。死而復蘇。一十六年之間。必知痛自艾責。悔過無路。雖東蠢愚不足憐憐。而垂死之舅。引領須臾。沈氏一線一祀。幾至

覆滅臣若不及今哀懇則舅命勢難再延而夫將竟死獄底臣亦不能獨生存亡絕續僅差毫髮此臣所以彷徨憂懼昧死乞憐不敢有所顧避者也伏乞皇上溥太上好生之德施天寬地容之恩勑下法司或見監銜門查照原擬早賜超豁或容臣代夫囚繫俾束得生還一見老親以伸人子送終之情則皇上再造鴻恩勝如放雀之生救蟻之命功德浩大難以名言臣一家仰戴時時刻刻子子孫孫恭祝萬萬年聖壽圖報無涯矣臣不勝瀝血披誠哀懇籲鳴之至

續玉臺文苑

表

請還子嗣本屬表

謝氏

故東平沖王休倩託荄璿極岐嶷夙表降年弗永遺胤莫傳孝武皇帝敕妻子臣子嗣出繼爲後既承國祀方奉烝薦庶覃遐慶式延於遠而妾顏訓養非恩撫導乖理情闕引進義違負螟昔世祖平日詭申慈愛崩背未幾真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掩自茲以後專縱嚴酷實顯布宗戚宣灼宮闈用傷人倫爰惻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渥廣臨曲垂照賜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年

宋書東平王子嗣傳

狀

供狀

李淳奴

供狀婦李淳奴。年二十一歲。係福建建甯府浦城縣招賢里民人。父李瓊。現任四川成都府知府職事。狀供永樂八年二月十五日屆節花晨。淳奴縱步南園。第見桃紅似錦。柳綠如絲。鴛鴦效交頸之歡。蝴蝶舞翩躚之樂。梁上紫燕對呢喃。枝上流鶯雙睞睞。嗟嘆物興無窮。遐思青春不再。三七女子欣逢折桂之夫。二八才郎當誦標梅之句。每思織女一年一度有相逢。自恨奴家二十一年無匹配。轉桃溪而登葵院。穿柳巷以抹花衢。後遇一秀才。當時淳奴驚恐。動問其名。答曰姓魏名華。觀其齒白唇紅。眉清髮黑。遂成親於牡丹花下。歸良緣於芍藥叢邊。結成偕老之歡。反遭流別之禍。被叔李瑤捉獲送官。猶如鸞鳳雙投羅網。恰似鸚鵡對鎖牢籠。父母官司略容分訴。明月尚有盈虧。江河豈無清濁。美女初配於范郎。曾指綠楊爲證。韓氏始嫁於于祐。須憑紅葉爲媒。况上古乃有私通。淳奴豈必貞潔重夫。重婦當受罪於琴堂。一女一男難作違條之論。榮枯總在案前。生死並由筆下。萬乞大人察其情而恕其罪。若得終身偕老來生。必報重恩。解頭

謀殺親夫供狀

趙氏

狀供惡夫縱妻凌妻。積恨謀故事。緣氏父居薄宦。母謹清門。年已就衰。每有絕宗之苦。老當益壯。偶逢弄瓦之祥。生氏深憐。以爲趙門之半子。欲納良配。迺托某夫以終身。何意月老無端。固失百年之望。冰絃有間。遂孤諧老之期。親迎而來。諒爲趙門佳婿。乘鸞而至。休誇唐室良甥。不念布衣寒士。遽投閥閱之門牆。玉質仙姬。下適孤寒之微賤。兼葭得倚於玉樹。藤蘿乃附於金枝。曰岳曰母。視如陌路。若夫若婦。竟若仇敵。父欲逐懲而改行。尙作賈氏之謀。氏期烈性無更圖。僅有下機之舉。是故不惜資金教誨。叨登於雲路。何嫌路費營。

爲侍侍於王庭。觀政刑科。選官廣德。一朝得意。萬德俱忘。非惟背義失恩。抑且決謀娶妾。竟過陽關。窺見青樓士女。詢諸勝景。欲要月裏冰人。楊家之女頗狂。張氏之子輕薄。賂通媒妁。頓合朱陳。旅邊花柳。恣意戀情。室內糟糠。了無掛意。但惡每有蔡邕之情。何彼不仗宋弘之義。暫離鄂地。行至越州。見唐氏之姿容。有易新之惡舉。私通月老。欲效鸞凰。假托泰山。彼云求諾。誰知已有二妻。將此娶爲三妾。歸家作會。三人覩覩紅顏。敍禮方言。二妾囁喃墮淚。豈惡不分妻妾。紊入房幃。卽備行裝。俱令赴任。一路行來。未曾與氏同衾。三氏共船。未嘗與唐同枕。至舟船泊河頭上。住轎來驛下。一入船時。就變顏色。將氏頭戴金冠。身穿霞帔。略假手於張郎。遂反歸於楊氏。惟敢怨而不敢言。惡任情而多任意。白頭之嘆。料不克於終身。黃裳之詩。免不歌於閨闥。禁門深鎖。嚴閫常封。糖雖甜而不能以賽羊羔之美。桃雖妙而不足以奪章臺之好。終夜飲酒。楊其客而張其主。二人傳遞。氏爲婢而唐其奴。稍不順情。卽令跪於檻外。略不如意。惡怒自杖於堂中。酣醉之時。酒闌之際。先封二氏房門。後戀楊娼幃帳。日出三竿。方纔抽身理事。案積多文。何曾舉手施爲。稍出升堂。杖死無辜數百。暫行比較。刑加不罪千人。易冠粧而打工匠。對博奕而損門奴。家人踢死者無數。使婢打卒者最多。酷刑逼詐良民。一兩三而三兩五。虐政需索富戶。一百四而二百三。酷虐荒淫。貪求無濟。恨氣冲天。怨情闢地。此時正欲謀害渠命。未逢其難。將門不時禁鎖。無罅隙之可行。惡妾初與交通。無毫末之可舉。况唐氏與氏結固未深。菊花與衆婢交情未厚。倘或事機不密。禍將先至。只得容情隱忍。截氣待時。不覺考察年來。諒彼貪酷官勾。將財賂囑吏部。謀陞松江同知。到任未及兩月。拷氏受刑三次。縱容楊奴。將氏朝夕陷欺凌辱。不可勝言。大肆奸心。時被百般欺侮。不能盡訴。氏母帶來之物。悉充楊奴冠帔朝廷之賜。俱歸狗婦。且在廣

德六年不覩親顏相故老母遣舅探望被惡卽發還家及來松江一載不通音信故老父差价費書被惡計歸原籍唐父來衙責令地方摻去不容時刻留身楊兄進驛卽令吏農相請淹留數月而歸狗婦所服者滿身羅綺二氏所穿者粗衣破裳楊奴日食羊羔二氏常滄蔬菜氏乃花燭正妻荆斂偏插於蓬頭楊乃偏房小妾珠翠盈粧於翹首以卑凌尊以妾奪嫡雖天地亦所不容若神人也爲抱恨冤久必伸仇深欲雪偶值舊年七夕庭下有瓜果之陳二人對酌室內有不平之嘆唐氏畜謀欲行陰害攜手而決心中懷嫉唐氏有叮嚀之約遂令菊花布排香案深深拜跪於庭中凜凜命危於房內心懷雪恨何憐月質花容志在伸冤不惜粉身碎骨念歸肯而三輒悔意期今是而昨非孰料一心如舊略無懼氏之情兩意相投竟覺棄予之甚終身仰望者空兮琴瑟調和者缺兮花戀蝶其如蝶冷花梢月隨人可惱人虛月色紫簫聲斷曾如夢絕秦樓玉鏡臺高自覺魂飛溫府所知者唐氏對解愁腸可就者菊花懷恨積怨予三人切齒附心彼二人懼天喜地鬼神不保冤家聚首是彭年伯來酌私衙退歸甚欲擺佈氏等殺心已決又袁僚長邀飲公堂來衙恣意跪打吾輩惡益日堅幸得皇天有眼欲除害以救民大造無私意翦凶而報怨假我三人之手在須臾了彼一人之命於頃刻乘其醉酒幸彼開門會同唐氏與菊花五一嫂執腰刀并斧劍三更時分直至房門前彼方酣醉臥於帳中氏擊一槌於頭上昏迷鴛枕閃入羅幃唐氏斬其首已至傷痕無數菊花斫其臂乃知却折一肢氏則遍身碎剝數年積恨方消惡卽一時絕命十年壯圖已散復回內室至楊房欲將伊碎剝萬刀方醉恨惡將男殺絕嗣正在喧嘩不覺外邊風動要行擺佈誰知僚屬來衙先將幼男奪去後將楊氏放開略少機關徒爲話說事干利害情實不甘可憐今則封凶器而貯庫扭氏輩以寄監律有明條自甘凌刷

決死官無玩法。但願碎骨償伊。雖云數載夫妻。實是一場話柄。所謀非氏。乃冤鬼假手之勞。其助若神。實屈魂借刀之殺。氏等願身殞死。免至玷辱於官家。惟冀全尸。無使虧於體面。謀殺親夫之罪。氏所甘當。而嫉妬致死之由。彼何可免。伏乞先斬渠身。以遏妬忌之風。縱死九泉之下。猶能瞑目。雖加馬蹕之刑。亦自甘心。輕身若草。視死如歸。伏望仁臺推詳。體案無虛。詞供是實。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初一日。某州某府某縣進士任直隸松江府同知某夫妻趙氏親供。明刻國色天香。

玉林春供狀

陳林春

伏以女慕貞潔。乃坤道之當然。志存有家。固人倫之定體。念妾名號林春。姓惟陳氏。籍出南京舊院。心馳良戶。閨門言德工容。不用師儀姆教。詩詞針指。何須內則規模。齒尚韶齡。性可異於流俗。年將笄歲。貞淑出乎風塵。時有汴下王瑚。金陵遊賈。族本縉紳。英標卓出。洛陽之才子。胸橫經濟。純雅遠過。洛社之溫公。因觀國士無雙。已許姻緣。到老是以。晉約秦盟。本非親迎而成婚。朱譴陳繩。不待冥雁以行禮。暑往寒來。日征月邁。良人金帛將空。老撾詈詞已見。故使合巹之杯。變作一天離恨。同心之帶。斷成兩地相思。當斯時也。車投東馬。投西解環。爲記心欲碎。腸欲斷。屈指爲期。正憂一別三秋。更喜雙闌連第。蜀錦宮花。曾寄孤幃之女。欄衫綾襪。亦報天上之郎。豈期天意乖違。人事蹉跌。宣化承流。政聲未報。九重闕。魂升魄降。星芒已墜。五丈原訃音初到。死節使從。不慮狼毒周鐘。作成圈套。陷孤貞。孤謀老撾。做就機關。奪守制。兩地反心。百年畫餅。雖然。邑可改而井不可移。人可欺而心不可沒。是以許許從良。欲棄命於前夫祠下。佯踪出院。欲留心在後世人。

間艱山險水得至伏馬關頭。擊楫開帆始到龍興泉口。誰知鐘室毛氏已是聽琴之卓女。監生莫子原爲折齒之謝鯤。耽酒費來於關上。致鐘有不明之死。控詞告到於縣堂。誣妾受無辜之刑。審於縣理於府。案牘通三司之胸。淹乎監滯乎獄。讞囚無二天之鑒。厄陳凍餒不終朝。無人解倒懸之苦。羑里淒涼幾一載。惟妾作相弔之悲物盛必衰。火焰斯滅。妾今得遇明臺。宛似披雲霧而覩青天。欣逢官勝如脫荆棘而由大道。不敢誑訴所供是實。明刻國色天香。

供狀

吳氏

供得賤妾幼育名閨。長嫋書史。重重書院。靜鎖春心十數年。寂寂芳蹤。學賦悲秋千百首。敢誇林下之風。豈遜閨中之秀。禍因踏青南陌。惹來蝶浪蜂狂。隨喜東禪。遇著鶯儔燕侶。有太倉王生者。才同子建。貌似何郎。□□旣挑。傳得伊心。寄流水。投梭未足。漫勞予佩付江臯。託得侍婢以通辭。□倩女郎而申約。兩聯詩句。竟成紅葉之媒。一首新言。遂作銅鞮之好。繫遊絲於蕭寺。再易春秋。綰錦帶於西廊。兩往寒暑。猶恐歡娛不久。離別有時。是以王生泛范蠡之舟。賤妾踵西施之跡。將謂五湖浩渺。雲雨常行。誰知七島飄流。風波頓作。楊介人造成口劍腹刀。王子彥織就羅鉗吉網。白面書生。誑作虬鬚據海國。紅顏女子。謬爲吐利劫章臺。命之不猶。夫復何恨。願效重瞳之配。伏劍君前。甘同季倫之姬。捐軀樓下。幸遇神爺秉燃犀之照。水怪潛形。奮焚樹之霆。山精破膽。楊賊已伏其辜。王生宜成其美。憶昔淡妝卓氏。服縞素而就相如。王孫弗較。紅拂張妓。著紫衣而歸李靖。楊相不追。古有其事。今亦宜然。伏乞神爺將奴斷配王生。庶使潘安無恙。還誇擲果之車。賈

女多情。永遂偷香之願。拯癡迷於苦海。勝造七級浮屠。消曠怨於人間。奚藉五氣姻牘。了此一段奇緣。完却三生宿業。罪甘萬死。恩戴山天。灑血披誠。所供是實。痛史啓禎記聞錄。

書

託孤母氏書

李氏謝枋得妻

母氏慈鑒。嗟乎。劬勞之恩。今生已矣。縕舟山之急湍。吾君何在。眺長淮之清流。吾夫何在。殉國殉夫。舍此尙遑他及哉。顧女猶苟活於世者。以夢珠甫二齡。未得所託。寢介三尺。藐孤。屢轉入於賊手。則女誠謝家罪人矣。或告元賊甚重女壻。呼爲豪傑。且下令保全家屬。似爲女計。可不死。并可不避。然而幣重言甘。賊之慣技也。見患授命。愚夫婦之素志也。覆巢之下。寧有完卵。女蓋計之熟矣。吳嫗雖愿直事女有年。其心無他。夢珠屬彼。遣投母所。予兄弟行。尙求善視之。俟其長成。囑以勿食新祿。勿忘國仇。則女見亡壻於地下。或無慙色耳。臨穎涕泣。不知所云。閨墨萃珍

答周默第一書

孫氏

數辱書問。荷意甚勤。上有良人。安敢私答。妾之本末。略爲君言。妾本富貴家。幼歲常近筆硯。及長。繼遭凶災。兄又死邊州。弟妹散去。家貧不能自振。信媒氏之說。歸身此翁。至於今日。皆不可言。亦不復恨。婦人無他能。

惟端自持爲令節欲不白君子則子之意未絕千萬自保無貽深念爲異時恨妾心匪石焉兼有詩道意續

玉臺文苑

答周默第二書

孫 氏

前詩已少道區區之意君尙不已今爲君少言天下物理之大分以解君意夫鷦鷯棲木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上苑之花色奪西錦遇大風怒號飄蕩四起或落銀瓶繡幙之間或委空閒坑闕之所此各繫乎分也我之夫固老矣求爲非禮以累之則我所不忍君雖百計其如我何可絕來意無勞後悔續玉臺文苑

答周默第三書

孫 氏

近者妾病知子有術可以起我之疾居貧我乃謀於夫曰鄰居周君善醫彼士君子且以鄰里之故必不子拒今因妾病而召汚穢之事入其家使予爲翁子能忍而捨之乎翁雖老聞此安肯爲子下而不發耶如得子束欲聞於翁且發人之私不仁也忘人之恩不義也是以不爲每得子束急看或火或毀恐露而彰子之惡今子之言甚詳侵逼尤甚子意欲因醫之功邀而娶之也若然雖商賈市里庸人有不爲者况士人乎古之烈女吾之儔也子無多言青松固不凋於雪中千萬無惑焉續玉臺文苑

答周默第四書

孫 氏

愧感深意。蚤夜聽君子啓行。無緣敍別。破囊久空。不能爲贐。空自悚愧。承諭雅意。安可預道。無妄之言。未敢奉許人之修短。固自有期設。或不幸。旣俟他日。况君慶門當高援。無以鄙陋。獨貽伊戚。彩舫長浮。知有日矣。氣象尙和。惟自愛千萬珍重。續玉臺文苑

別母書

趙喜珠

十五年膝下之珠。今已沉之滄海。命也如斯。嘆如之何。第六十載辛苦。不能得一髻。齏侍奉母之命也。母之命也。先君數千里客骸。何日走故鄉。諒亦不及矣。阿珠生不能慤死。當作怨鬼。然非敢怨母也。怨阿珠生非其時耳。馮家姊慧而情母可依之。或推平日之愛。應不教母冷落。珠死後。當攜之郡城。城西北隅翠雲崗。馮家山也。母爲珠請於馮母。再致馮姊贊之。此崗許我。珠得死所矣。珠素所歌咏存於馮姊處者。悉收置之墓。勿爲世人見也。外書一紙。達馮姊月仙小慧可駒。幸母善教之。他日至墓側。叫聲喜姑。亦他鄉之骨肉。珠命如斯。嘆如之何。萬勿過哀。以減衰壽。囑囑餘無言。續玉臺文苑

訊馮姊書

趙喜珠

姊得新友。妹失良朋。送姊歸。泣下沾衣。第不敢向人前彈耳。中心如擣。何可言似。想姊入春谷。陶陶躍躍。不知亦念及寂寞之弱妹否。倘一念及。則姊之鴛鴦枕。應爲淚汐湧去矣。妹無聊甚。偶想桃杏芬芳。染之扇。敬遺我姊。使春風亦得入秋林。妹之意也。短詠一絕。惠然肯教。續玉臺文苑

別馮姊書

一月三報姊字字血淚放筆卽長號竟日著衣喫飯僅存其名已耳今雖有言不能走柬數年姊妹之私諒亦已矣老母在幸姊留意妹欲卜葬於郡城得親我姊死亦瞑目他日姊出尋春乞垂一盼絲命之人不獲緒言祈恕頗倒臨楮泣血

續玉臺文苑

寄弟

梁孟昭

讀近作清新之筆益變雄奇學問與時俱進良慰鄙懷兼示論詩格法敢忘佩服耶但我輩閨閣詩較風人墨客爲難詩人肆意山水閱歷既多指斥事情誦言無忌故其發之聲歌多奇杰浩博之氣至閨閣則不然足不踰閨闥見不出鄉邦縱有所得亦須有體辭章放達則傷大雅朱淑貞未免以此蒙譏况下此者乎卽諷詠性情亦不得恣意直言必以綿緩蘊藉出之然此又易流于弱詩家以李杜爲極李之輕脫奔放杜之雄鬱悲壯是豈閨閣所宜耶自范長倩夫人以怪怪奇奇宗長吉一派而女史中復見一番開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其他名媛非不藉甚一時然正以女流評者加恕耳非其至也余何敢言詩然以此二者積疑胸中故愈不得佳奇則才分所限勉焉未能平則庸腐人肺腸心竊鄙焉爲之奈何且吾弟隔別一水餘又無足語孤陋寡聞學何由益雜作十二首附政因風惠我教言用成介然之路外物四種奉寄老母兼爲我贊研家人俱無恙無煩遠懷寒風多厲惟祈珍重

墨繡軒集

趙喜珠

寄陳夫人

梁孟昭

憶昔晤對湖舟，繼復觀潮海涘。酒溫語細，風暖香清。爾時甚驕相得也。後值家變，歲餘來無一好懷，遂成睽隔。耿耿此衷，何日忘之。客冬榮行，取道江阪。初聞有枉寓舍下之意，掃室候門，奉延翠幙。不意竟不獲一接顏色，慙闊悰也。迄今猶爲缺然。夫人從宦名邑，江山勝遊，較之窮愁一室，與枯管蠹魚作緣者，相去何若哉？邈月福祉，迪康河似。聞粵東時有瘴氣，惟祈保攝，尸慰遠懷。山川修阻，深愧空函。鴻便聊申候私，畫箋二柄，附求案致。亦昔人所謂舍淒風於柔握，特以將遠念耳。因風寄我好音，翹首雲山可勝企竚。墨繡軒集

與徐夫人

梁孟昭

日爲舍妹祖行舟，過鴛湖登烟雨樓。四面以木箬蓋，樓臺隱映其間。一望長葑斷梗，鳧渚鶴汀，歷歷可數。亦此地勝遊勝景。恨四際無山，向後一帶復民居稠疊，少村落烟林之致。想禾中無他奇蹟，故應以此得名耳。舟中便擬于扇頭寫此景，因思激墨之妙，惟得山水爲佳。鴛湖波漾淪漣，不減西陵。獨遠近無一峯一石，徒於水中宛成小丘。若虛布遠景，則恐失真。祇貌中央，又復傷致。但使長堤帶渚，遠樹參雲，左右映帶，與孤岑相吞吐，則得之矣。頃之葛小夫人走小青衣持所作烟雨樓圖，并葛無奇扇頭相示，正復爾爾。夫人以此擅場，又索登臨茲地，亦以此語爲然否。第落筆又輒不得佳。所謂氣運生動，則失之遠矣。能爲我一指點否？昨所命松石小幅及翎毛花卉諸斗方，偶爲表嫂所見，持去。容另日補上求政，幸勿以疎緩爲罪。墨繡軒集

又寄弟

梁孟昭

昨使旋知吾弟觀風獲首良爲快然然此亦小捷且才分應耳不足多慰惟益努力乘長風搏扶搖而上之所深願也承示深春韻二十首兼感遇十二首讀至白首慈親常對泣廿年孤子復無家之句淚浪浪盈襟袖矣何物讒人構此鞠凶但三叔亦誠忍人四月遺孤所望卵翼成造之乃扼其吭而甘心之耶毀巢破卵無惑乎弟之危言矣雖然無徒自苦人患不自堅數椽安足爭且又安知此數椽者果可長據乎得馬失馬賴吾弟靜俟之且一以自厲一以自寬也老母無恙耶舉家無恙耶仲姊諸甥無恙耶願言自珍勿以此爲
介介 証繡軒集

答葛小夫人

梁孟昭

前又承翰教知福已綏安欣慰我懷因尊使行促不及修候歉也何如昨令表叔來始知妝臺有燕都之行想歲餘來不獲一面懸懸心曲又爾作離可勝悵哉
證繡軒集

柬弟婦

梁孟昭

燭淚流殘清夜燈花落盡寒光咄咄魂消懨懨病骨坐來困頓伏枕神驚正昔人所謂如有隱憂者也按几索書徒窮目力安能心到邪蟲語撩亂風聲颯然見月光滿地松影如荇藻交橫恍恍之間若得前身境界

忽覺詩思悠然漫成數句時漏下已四鼓矣晨起命筆竟不得一語豈祇健忘真不堪絕倒也因憶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斯言之妙所分險韻僅成三首乃聊且塞白耳惟郢政之

墨繡軒集

與趙夫人

梁孟昭

憶客冬相晤有同遊虎丘之約不意爲他事所格此言猶耿耿余懷也今春舍妹入燕祖道至金閨因一登眺時已春杪新翠叢翳夾道映人衣袂盡綠山不甚高而殊有秀色千人石亦不過數十武平坦無甚奇致但至此則天宇豁然正當以月夜勝耳恨值末旬月不可得爲躊躇佇望者久之劍池水沉黑如墨形之修狹亦如之兩壁峭立雖僅數十仞而陡削巖若墜若倚上通以小橋從下視之如在雲際亦一奇也山巔有浮屠百許尺會日暮力倦遂不果登然景亦大略盡于此其他雖小有點綴無當大觀矣至西施跡種香畦錦帆溼諸勝別在一山以他舟促去不獲過覽意者天故遲之留此爲夫人後遊地使得聯袂相從乎次日取道從太湖歸萬頃茫然浩淼無際遙望洞庭數山惟有黛色不復辯峯嶺橫側浪柔風駛布帆無恙瞬息抵吳江追念初景餘怖未已漫呼子墨成太湖烟水圖一幅與舍弟唱和輒得五七言近體各一首絕句三首一時勝情頗覺閒適獨恨不得與夫人同之耳靜言復爲悵然拙作別錄呈政非僅記遊觀亦以憶先約也幸惠教之附上畫箋一握虎丘舟中所作茉莉一種用佐曉妝此無異野人之芹柳志遊蹤所至圖後期耳荷風漸炎願言珍重

墨繡軒集

寄妹

梁孟昭

近聞吾妹尊體違和殊深懸切惟此七情之症調攝爲難須以耐煩排遣爲第一良劑况萬物逆旅爲時幾何縱有拂意須以此身爲重更以諸郎君爲念則一切煩憂懊惱俱見曉而消矣且獨不憶疇昔之日篝燈相對此織彼讀豈易得今日乎翟冠魚服閨族所榮言念及此亦當霍然病已矣乃猶自苦耶至於米鹽凌雜亦足勞神宜擇老成諳練一人專司其事時一督課責成之足矣勿以瑣屑累也寧邑率多庸醫如病勢稍痊還宜入省覓其善者且可晤聚盤桓少用解慰或亦刀圭之一助也不腆四色聊供一箸寒煖不常最易因人在病軀爲尤甚珍重萬千欲言未盡

墨繡軒集

與王夫人求畫

梁孟昭

秋色滿林紫翠萬狀寒潭映影蘆雁飛鳴好一幅黃大癡倪雲林着色山水也苔箋二幅湘簾二握敢求妙染用佐清娛敬當以琉璃作床翠翡翠爲匣襲什而藏之爲家珍稱首

墨繡軒集

寄江夫人楊氏書

陸 氏

別來忽忽二旬中心百結柔腸九迴致令寢食都廢只落得魂夢間相偎相倚昨女侍來聞玉體清吉如前我心差慰特因薄冗所牽不能一過香閣耳日來雨色淒霏孤弱之身倍加清冷承賢姊不時惠問真是大

發慈悲楊枝一滴殆令枯羨再花耶會晤無期抒懷有筆敬奉三絕以冀一覽續玉臺文苑

責丘生書

呼文如

足下近得他人無復記憶妾矣奈何徒以責券之故行李往來乎妾自有之身尙欲委之足下區區金錢挂之齒頰亦可慚也每思疇昔之事泣數行下足下雖棄我如脫躡然妾箕帚之心猶如一日惟天知之來諭命我嫁人妾豈甘路傍花柳者以足下兩情相投幾成而棄之何論俗子哉倘憐我初心使得侍櫛左右志願畢矣足下得無意乎若侍女之賣爲債家所噪實出無聊剝肉充饑心則良苦足下已不憐我乃責問我妾固薄命君亦薄恩哉聞將至省江上竹房掃徑以待情緒千縷都容面陳 繢玉臺文苑

答期蓮生辯慣字書

鄭如英

對談不覺一別增思適接來翰知爲一慣字惱心令人亦增歡重可取亦取然慣字有意弟取君之才之情天下無雙弟愛君者非獨詩但一開言令人魂飛天外豈忍見妙才付之流俗故出此一毒字欲君後改勿自輕才乃弟之寶意非有他也願自珍重 繢玉臺文苑

贈期蓮生半臂書

鄭如英

君歸無以相贐自裁半臂護君曉寒遂不覺天明矣令童小持贈願勿棄人并棄衣自忍凍歸也離愁如亂

絲容面時求解長歎長歎 繼玉臺文苑

與期蓮生書

鄭如英

夜來何竟不來孤枕夢魂恍忽如面遂不能睡強起獨坐青燈細雨風色蕭蕭因自念我之所以得遇足下者天也不意遽然失足下者亦天也得失既不在我去就之權必在足下矣今夜之月必勝三五欲與足下清話不識能如願否儻同爾思卽來爲望 秦淮廣記

又

鄭如英

如英白乍聞分別不由人腸斷心碎悲苦幾絕今欲以種種離懷相訴奈一段苦心非書寫可盡諒君必知旣知之能不爲英腸斷哉合村小鬟香合一出雖不足奇乃英自小至今所愛常不離身故以贈君爲他日會合之兆幸勿輕棄英拜白 秦淮廣記

鄭如英

英與足下才結新盟便當分別好事多磨折耶分手之日實望尋一靜處與足下將種種情懷種種囑語舉一杯細說不意行至碧峯寺見車馬簇擁意欲前進恐伺察者知之只得入寺又遇他客先在卽苦不可言候多時足下至共出玉鵝鬆蓋相視嗚咽共話未終又卽促飲與足下舉杯時英心魂如醉夢霎時又促去聽

去罷一聲如萬針刺我五內欲隨不可欲捨不能此時此刻寸寸柔腸絲絲痛斷足下別後又復還席共飲惟英悲苦難言見他人冷冷不着疼熱的眼只得以酒自遣不覺大醉歸家成期兒事事完入房寂寂無聲淒淒盡是離况卽無情當此能不淚流思昨與足下促膝談心今忽西東相隔此夜必難成寐寧不思及我苦乎卽此夜思量光景筆不能盡况其他乎念七日見雨不止做一掃晴娘掛窗上咒之曰帝一舉掃盡空烟雨見太陽封汝爲掃晴娘

續玉臺文苑

遺王兩峯書

朱鳳德

楚府殉難郡主朱氏鳳德遺書於郡馬兩峯王郎德生長深閨一十六歲遵奉皇帝諭旨父王令旨於四月十一日妙選才郎爲郡馬自期百年偕老白首同歸此亦恆情非妄念也詎料變生不測禍起凶頑賊勢猖狂城垣摧折王府滿門殉難民間盡室逃生何幸今之人不爲昊天所弔德以天潢嫡派義難苟存遂慷慨自裁雉經畢命命也如此夫復何言自恨身爲弱女不能效娘子軍戎衣臨陣迅掃賊氛坐令外絕聲援內失防守情傷繫頸勢迫投環此匹婦之小節何足齒數哉所可幸者死於王府乾淨土一身潔白不失爲皇室臣可以對我烈祖也不失爲王國女可以對我先王也不失爲王氏婦可以對我翁姑也不失爲良人妻可以對我郡馬也死無所恨含笑九京矣獨念身爲王氏婦當其郡馬侍養孀姑今未奉姑一日之甘旨未侍姑一日之寢門倉卒而死遺恨何極又身屬郡馬棺非他人所得蓋柩非他人所可葬也命宮人內監合城文武官員不得干預候郡馬親來已命宮人爲郡馬預製喪服遵會典宜服衰麻因德未服姑三年之喪

郡馬服宜從輕素衣冠履而已。又念郡馬爲王父母子壻服總麻三月禮也。亦命製之。郡馬母以鍾情之厚未肯降服以殺情不可終義有所止成服之後卜日卽葬當厝郡馬先人塋側虛左侍郡馬百年後同穴前立碣石題曰大明殉難節義郡主朱氏鳳德之墓則瞑目泉壤矣。宮內所有親手封識郡馬可取之鏤金龍鳳大箱十口內貯衣物大櫃二口內貯錦綬大桶二口內貯金銀珠玉有細冊數目可以查驗。運歸榻帳微物係郡馬之所由成禮者亦宜收回或如見故人也。其他不適於所用者置之有宮人二其一孫宮人含翠是吾乳母亦保母也無所依歸可攜歸家善視之亦他日北門鎖鑰臣其一余宮人月英自幼時隨侍與德同年生而少余三月德性醇謹且明大義欲從予死予不之許留爲郡馬繼室上足以奉姑嫜祀頗藻次足以謀嗣續承禋祀次足以主中饋理家政縱郡馬念予不忍爲此然出自德之真心見月英如見德也願郡馬勉從之宮內監侍皆逃獨兩侍在其一爲周祥其一爲毛文華察其可用者用之如不可用任其去留德以四月二十一日巳時殉節毓鳳宮知郡馬必來但蓋棺營葬之後當節哀加餐須念孀母在堂毋以一婦人故而貽母憂也。鳳德絕命筆

一夢錄

告戚屬書

方 氏

先布政有弟正子是爲戶部君君襁褓中失所生母先姑命予善視焉授之以胎髮至今藏之蓋責予母道也。君幼而學長而婚且仕仕而宦海風波京華旅食皆老身克相先布政始之終之所不能爲者其嗣與命耳。今老身自貴州歸感念戚里新故非一其間不見其身見其子孫獨戶部君無可見者惻愴不已嗟乎事

至恤孤已痛今又安所得戶部君之孤哉尙念禮部府君之裔爲先布政一子三孫主君祠祀者非吾孫而誰屬敬卜八月之吉用一少牢敢昭告於宗祧命季孫企昭爲君後老身行年八十吾子行年五十矣弱息三人不可謂多第揆一本之義吾孫卽若孫終不忍以含飴之弄忘若放餒而凡我三黨宗親仁人孝子尙鑒予衷惠然肯來同致一灌以告戶部之靈及老身存克勤斯舉以不負先姑暨先布政於九原湖北通志列

女傳二

與密之姪書

方維儀

作客江湖以陰以雨薄塞中人念汝殊甚幸自慰度汝少年成人尙節儉不事封靡出見紛華美麗而悅吾知汝未必然也獨念汝居平薄鄉里夜光之璧見之而怪故爲四方之遊四方名賢雖多然實能淵塞好古者豈可數數吾正恐怪夜光者不少耳且交不可太廣太廣則務爲浮名而相競學何以益鼎有實慎所之也可不慎乎司馬子長浮江淮汝窺禹穴九嶷鄭康成遊學數十年汝勿以能遊爲免於鄉里之行也世風下矣勢位富厚誠不可失汝父祖皆簪纓汝何苦以布衣稱學者齊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其如王之不好何汝慎勿博學好古薄舉子業而不爲也舉子業失奚博學好古耶汝母宜人黻佩居遺集當於書坊中更刻之余清芬閣集汝勿漫贈人余甚不欲人之知也汝父尙茹素廬墓家無督汝亦當早歸吾念汝殊甚續玉臺文苑

守竇莊曉諭兵士血書

霍氏妻

嗚呼柳溪之戰余子死矣喜峯口之戰余夫死矣而未亡人不卽死者以上有衰翁下有幼孤未得死所也今聞賊氛逼近犯我竇莊未亡人爲張氏一脈計已派將佐護送翁若子入關而未亡人獨留此身與賊併命凡我故使部曲義民共奮同仇以洩積忿古人尙冀馬革裹尸而未亡人自頂至踵毫不顧惜惟望我將士實左右之

閨墨萃珍

殉難前諭遣婢僕書

趙氏侯峒曾妻

爾主明臣也殉國難分也余爾主元配也殉夫難亦分也爾等於余家雖有主僕之義而於朝廷則無名分之係固不必死也頃據諜者密告李軍恐有變若是則生機盡絕爾等尙戀戀何爲哉黃進士淳耀與爾主義同生死其婦僕役已早遣散未聞有一人遇害者蓋敵頗重爾主及黃進士人品欲市恩招之豈非大謬嗚呼事急矣徒死何益爾等速行其各善事新主毋以余家爲念

閨墨萃珍

託幼孫泣諭老僕柳恩書

趙氏侯峒曾妻

嗚呼柳恩而祖而父暨爾在余家三代矣他奴皆有去志爾獨語人曰主人殉國我亦殉主人予聞之泣下蓋不愧義僕也然古人云死節易撫孤難今予欲爾勉爲其難爾其許予乎幼主守明未離襁褓思欲付託

於人藉延侯氏一脈，曩因未得所託，故計不及此。今爾實余家之程杵也，將守明託爾，東廂右隅埋藏窖金五百兩，俟事平後，爾可回取。爲幼主飲食教誨之用。幼主卽姓爾姓，將來勿令其取功名，爲一耕傭，是卽爾之重報余家也。

閨叢萃珍

彌留書

王氏

繼炎
武母

嗚呼武兒！余與爾將永訣矣，不得不臨別贈言。昨夢爾父同吉，攜余行於沙漠之地，此大不祥也。然國事至此，死且嫌遲，死又何惜？惟余惓惓於爾者，在言而在行，在學而在品。爾固明之遺民也，則亦心乎明而已矣。余嘗苛論古人，謂夷齊叩馬而諫是也，諫既不從，胡弗殉國，乃登首陽採薇蕨，何爲乎？噫嘻！夷齊誤矣。甲子以後，首陽尚得爲商之山乎？薇蕨尚得爲商之食乎？噫嘻！夷齊誤矣。一時儕輩莫不訾余持論之偏獨，黎洲心諱之，則其懷抱可想而知。且余觀爾友中亦惟黎洲品詣敦篤，爾雖師事之可也。惟爾之子若孫，囑其爲耕讀中人，勿爲科名中人，則爾方不媿余家肖子也。嗚呼武兒！余與爾永訣矣。無月日時，母氏囑。

閨叢萃珍

論兵機書

邵氏

瞿式
邦妻

粵西形勝在桂林，桂林險要在文昌。賊與我必爭者，乃聞敵之大隊，轉趨而西，此必聲東擊西之計，稍知兵者，卽能辨之，而欲愚我耳目，豈非可笑？但相公爲國守土，夙夜焦勞，籌餉、籌兵，置己躬於不卹，此固臣子義所應盡，惟亦須稍惜精神，從而調攝之。昔諸葛忠武，食少事繁，自知不久，而五丈原之星遂殞，妾爲此言，非

勸相公自愛。實欲相公愛此身以報國也。家事一切皆遵相公指囑。已部署清晰矣。此一條腸可割斷軍旅之事。未嘗學問。妾何敢妄肆喋喋。然有一得之見。貢諸相公之前。尙乞俯察。敵之擅長在騎射。而孔有德。又百戰之勁。自岳常長驅而下。其勢雖盛。其志已驕。若我與之交綏。俟其結陣已定。然後搏擊。則兵士或瓦一強弱。衆寡之形於胸中。難免不先氣餒。以妾愚論。南寧矯健無倫。衝鋒陷陣。實足令萬人辟易。不若於敵陣未結之先。令率銳騎先陷其中。堅而以胡一清殿南寧之後。相公再以正兵分爲二大翼。左右包抄。使敵人入我算中。必無噍類。乘勢逐北。連州諸郡。不難恢復矣。乞相公裁酌行之。

閨墨萃珍

啓

蓮臺仙會謝啓

金陵妓

青樓弱質。深慚誤落風塵。紫閣元公。何幸得瞻山斗。旣遂登龍之願。復叨與雁之榮。勝集一時。價增百倍。簪纓滿座。文抒麗日之才。歌舞當筵。響遏行雲之韻。誰識箇中天趣。請看別樣風光。蘭麝噴瓊葩。如在神仙蓬島。蒹葭依玉樹。共登學士瀛洲。杏臉生春。寵沐金莖之錫。花心藏字。榮逾華袞之褒。沉李浮瓜。辱追隨於夏日。野花閒草。盡披拂以春風。絕勝纏頭偏宜鏤骨。蓮花會上。纔知此境清涼。桃葉渡前。不數當年佳麗。嫦娥相愛。曾釣鰲於朱紫班中。風月爲盟。更驂鶯於翠紅隊裏。玉堂人物。金屋嬋娟。聚茲天上德星。占盡人間福海。雖司空見慣。應謂事出尋常。而太史品經。頓覺先生倍蓰。聊陳悃素於萬一。不勝感激之再三。續玉臺文苑

蓮臺仙會答啓

金陵妓

良緣勝賞真千載之一時附翼攀鱗實三生之萬幸歡騰巷陌羣鳥解歌喜溢几筵百花知笑恭惟相公閣下出塵風調絕俗襟期擅譽詞場擲地韻成金石馳聲翰海濡毫價擬珠璣龍虎榜頭高題姓字鳳凰池上首列班行爾乃抗志煙霞養蒼生之重望結盟泉石乞綠野之間身譬諸楚璧潛形精光自昭乎萬壑吳鈞隱耀神氣自衝乎七星茲者浪跡名山偶過游俠之窟濯纓勝地暫棲佳麗之都歌舞起南薰不減樂天高致管絃留夜月何殊安石清標豪舉滿前競說平原好客英才接席爭誇鄭驛邀賓笑語雖在寰中興趣自超天外時維六月之末節換素秋之初欣當降嶽令辰况有夢熊佳兆芳年初度人間奇會難逢遐筭千齡天上祥光正照蟬聲集高樹西郭迎金梧葉覆瑤塔心星送暑妾等鉛華凡質每叨金谷瓊筵蒲柳弱姿恆覲玉堂青眄兩行粉黛安能斷刺史之腸一曲琵琶未必下江州之淚僅借光陰於暇日聊開怡悅於幽林到處宜秋喜新涼之沁爽隨方爲樂幸大雅之陶情謹斂輕裾用迴逸駕

續玉臺文苑

壽序

張夫人壽序

顧若璞

桓寬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旨哉其言也然日月經天光景常鮮質之至者未或

不文況自魯連先生射矢聊城下迨荀勗魏徵之屬咸以一紙書勝十萬師則文非僅以定太平而亦以戡禍亂矣人生不幸爲女婦自織紝烹飪外皆非所與更何敢言文文更何敢言功頃者風雅浸興士大夫往往以詩書爲閨訓箴管之餘不廢筆墨亦不過學貨殖書記簪幾甌穀幾鍾而已其上者乃能咏柳絮頌椒花卽濬迴文之巧心步玉臺之後武止足以銷愁送日何益成敗之數乎余長子燦婦丁季淵公女也繼母爲張夫人子婦時時爲余言張夫人實行淳備其執親喪也不脫齊衰者三年高柴之不見齒也親故染風疾終身不言風徐積之不履石也及嬪於丁則嚴共夫子如孟光去鉛華就朴素如桓少君樸木以逮下鳲鳩以畜子婦順至矣而又彬彬乎質有其文小言爾雅大篇春容豈非西京女士哉乃今更得夫人討李賊檄而讀之擲地振玉掞天凌雲孔璋讓其英蕤賓王失其峻烈而忠義之氣勃發眞足以開金石而動風雷吾乃欲持此以愧世之鬚眉男子也夫甲申之變自有載籍以來禍不若是亟也爲臣子者謂宜枕戈臥薪剗手以衝讐人之胸幸而北師來援驅狼入穴陵廟晏然京邑如故此何異齊桓之救衛哉我旣立國江左則大將軍帥勁旅以擣關中大行人齎重寶而渡易水報怨酬庸二者非可一闕矣乃悍師擁兵而挾餉柄臣鬻爵以肥家若不知有燕都之事者昔春秋韓之役惠公不振旅晉陰飴甥之告秦伯也曰不憚征繕以立圉曰必報讎旣而曰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讎德明而晉侯改館矣今惟忘讐則泯德泯德而後乃令吳山且立馬也使當日得夫人之檄以布告天下天下曉然知復讎之義而卽載歌木瓜永以爲好則維揚豈至血刃哉是曲突徙薪之說已然則夫人之文日月也非畫脂鏤冰也固足以接魯連諸先生之功而謝桓寬之誚矣豈特爲女婦解嘲哉孟冬四日爲夫人四十初度如日之升如月之恆悠哉未有艾敢借

夫人之文以爲夫人祝。夫人其爲我幸舉此觴。

女子文選

詔

寬罰詔

鄧皇后

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鴻範九疇。休咎有象。天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敕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
後漢書質帝紀

皇太子踐阼大赦詔

胡皇后

皇家握曆受圖。年累二百。祖宗累聖。社稷載安。高祖以文思光天。世祖以下武經世。股肱惟良。元首穆穆。及大行在御。重以寬仁。奉養率由溫明。恭順朕以寡昧。親臨萬國。識謝塗山。德慙文母。屬妖逆遞興。四郊多故。實望穹靈降祐。麟趾衆繁。自潘充華。有孕椒宮。冀誕儲兩。而熊羆無兆。維虺遂彰。于時直以國步未康。假稱統胤。欲以底定物情。係仰宸極。何圖一旦弓劍莫追。國道中微。大行絕祀。皇曾孫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天表卓異。大行平日養愛特深。義齊若子。事符當璧。及翊日弗悆。大漸彌留。乃延入青蒲。受命玉几。

暨陳衣在庭。登策靡及。允膺大寶。卽日踐阼。朕是用惶懼性恠。心焉靡泊。今喪君有君。宗祏惟固。宜崇賞卿士。爰及百辟。凡厥任位。竝加陟敍。內外百官文武督將征人。遭艱解府。普加軍功二階。其禁衛武官直閣以下。直從以上。及主帥可軍功三階。其亡官失爵。聽復封位。謀反大逆削除者。不在斯限。清議禁錮。亦悉蠲除。若二品以上不能自受者。任授兄弟。可班宣遠邇咸使知之。魏書孝明紀

御札

賜朱宗師御札

劉皇后

益明
肅

金注子底水一副。共重三十兩。是皇帝小時使底與道者充買田土。供贍道衆齋糧。兼逐日持課。祝延皇帝聖壽長命安樂。永離災障。與彼處知州同共商量。買田土好莊子。令任文慶與知州同共收買。回日畫取圖子來。茅山志

詔

加贈王法主詔

武皇后

門下。子喬羽化。或留連於故祠。康成道存。尙延佇於舊邑。矧夫蹟膺仙籙。名偶聖朝。追想遺塵。載殷遠念。故

玉清觀道士贈太中大夫昇真先生王遠知性與道合神從化游初窮帝解之微自得天倪之理時歷三代韜祕術以韬光年逾十紀屬睿圖之啓運藏往知來察幽鑒遠頤符先渥緼惟贈恤之恩聿申後命宜峻褒崇之禮可贈金紫光祿大夫昇玄先生餘如故主者施行

嗣聖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茅山志

檄

擬宋文丞相移江淮諸郡檄

徐德英

景炎二年月日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文天祥檄告江淮諸郡等蓋聞有夏之澤猶厚一旅而可中興漢家之祚未衰南軍而皆左袒况養士於百年期效用於一日忠臣當爲君授命烈士不與賊俱生我國家德配三代惠渥九有太祖提三尺定鼎於北高宗登五位重興於南諸帝悉是令君列代並無失德兵藏武庫寢干戈而不試馬歸華陽息邊烽而無驚蠢然蜂屯蟻聚之虜遽肆鴟張豕突之形生靈塗炭吏卒倉皇山河半爲胡虜之有億兆已非宋國之人忽爾興思重可涕也瞻焉北顧更堪悲矣誰無金甌百年之願詎成土瓦一崩之朝今主上新嗣大統矢掃妖氛築壇臺而拜猛士式靖四方提斧鉞以授元戎用昭九伐凡爲國之臣子忍視賊之跳梁仗劍揮戈同發忠義之憤臥薪嘗膽勿忘君父之讐况當異類之鯨奔尤幸羣心之風起張日中整興化之甲陳子敬興江西之師劉肖會兵雩都李芾保障潭州共除沙漠之驕子載旆皇宋之乾坤凡爾有民有社實宜一德一心突陣之威雄於翻花摧敵之勢捷於破竹俾鳥散而鼠驚若禽蒐而

獸獮庶盡食祿之心少伸冲冠之恨事若可就名垂千古猶孔熾我是亟擬成敵愾之功匈奴不滅何家爲各效委身之誼用告同盟咸知此意速赴轅門拱聽號令

續玉臺文苑

守石柱檄文

秦良玉

爲傳檄布告我父老軍士同心禦侮事竊自獻賊犯蜀石柱震動有議降者有議遷者嗚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我高皇帝以布衣提三尺劍四征不庭乃定丕基今皇上神聖英武宸謨獨運獻逆雖狡指顧成禽我父老軍士奈何不察虛實妄聽謠諑滋長寇盜之威挫餒軍旅之氣耶本使襲其夫馬子乘宣撫使職以一弱女子而蒙甲冑者垂二十年上感朝廷知遇之恩消埃未報下賴將士推戴之力思共功名石柱亡與亡此本使之志也抑亦封疆之責也然有謂獻賊善於將兵所攻無弗克所戰無弗勝者噫嘻此實虎之悵雉之媒也夫襄陽乞降熊巡撫受其給澧州潰圍左軍門騎其志若令其當本使則其技立窮矣非此本使誕論也請與徵之播州之役殲厥精銳八千蘭州赴援解嚴不越九日想我父老軍士耳共聞目共見非本使一人之私言也今者賊之前鋒已逾荆關距石柱僅三日程耳乃忽盤旋如蟻游疑若狐欲前復卻欲進又退本使不知其何所顧忌而若此雖然臨事而懼奸謀乃成聖人之格言兵家之要著也本使國憤家仇痛心交併漢賊不兩立其勢直不可以終日然亦不敢恃血氣之勇昧壯老之義而學匹夫撫劍之態其槃澗碩人泉石逸士懷留侯之奇謀隱淮陰之雄略足以制賊死命而貢諸本使前者固當虛衷翕受拱聽明誨卽降至輿臺走卒或有一策可師片言足採本使亦無不樂與周旋崇以禮貌惟本使鰥鷗過慮不得

不與我父老軍士約者，則以全蜀淪陷，羣賊蠭毛，其偵騎之密布，邏卒之四出，禁無可禁，防不勝防。是在各奮報國之心，共作同袍之氣，毋許妄論，毋許誣聽，毋許越界，毋許私徒，臨陣必先，殺敵志必果，勿欺淫，勿劫擄，勿囂張，勿浮動。遵所約則賞有差，悖所約則殺毋赦。本使令出法隨，雖親不貸。檄至之日，其各咸知。聞

盈萃珍

傳

趙喜珠傳

馮新英

喜珠姓趙氏，河南巨族女。父趙松湫，以鄉進士官故鄣教諭。母金氏，夢神人遺一鵠，覺而生女，遂名喜珠。珠生而韻甫三歲，學鄰童讀書，入耳便不忘。五歲父卒於官，母拊棺哭曰：「天天我四十無子，止一女尚稚，何以了後半世也？」珠亦哭曰：「天天我五歲無弟，母年已衰，喜珠下梢頭，何以結局也？」長洲薛一翔，趙之門弟子也，弔於趙，聞珠言而異之，以十金爲趙母壽，願一見喜珠。珠隔簾應聲曰：「孀母寡女之門，君家何敢胡行？好攜此金去。」趙雖貧，不受此露面之貨也。薛心折，久之懷慚而退。趙貧不能歸居故鄣，又六年，珠十一齒矣。終日與母闔戶，繢績賣以糊口。一日，道士過其門，長聲曰：「有緣者齋我。」珠內應曰：「於汝有緣，於我無緣矣。」道士曰：「無緣者正有緣也。」珠又應曰：「不齋者正齋汝乎？」道士曰：「好張利口，可惜少福。若減口得二十歲活耳。」拂衣去。又期年，其母爲予塾師，遂攜珠來郡城。予時年十三，見珠若故交，結爲姊妹，終日聯歌綴詞，脫盡爾我踐。

年而予聘。越二年而予嫁。喜珠不勝悽楚。復與母返之學宮。未幾而珠病矣。母皇皇求醫。終不療。惟日夕飲水嗟嘆之聲形之夢寐。病三月甚篤。晨起向其母索照臨鏡。嘆曰。可惜十五年阿珠竟至此耶。遂撇鏡而哭。曰。我哭汝。汝笑我矣。以汝笑我。弗如無照。復索筆吟詠數絕。併聞予書一紙。閑筆而逝。母大慟。幾絕。叫曰。珠兒。汝負我。珠復醒。曰。非珠負母。母負珠矣。卽合眼。母曰。我負汝可續。汝負我難合也。珠又醒。曰。繩已斷矣。續之何益。母曰。汝緣在續。之弗遲也。珠躍起急索粧服。復理粧靚服。拜母曰。兒緣在來世爲母續也。再望空拜天。曰。天天汝旣天我命。何生我多情。旣生我多情。何奪我命。使我情無所用耶。起對母曰。書一紙爲我達馮姊。素所歌詠。願殉我葬。勿留於世。謂趙喜珠薄命也。端坐而死。母葬之郡城西之翠雲崗。喜珠髮垂肩而面白。兩頰似桃片。修眉細腰。鞋可三寸。體不勝衣。常對空作嘆聲。與予稱最善。敍其顛末。併小像一幅。繡餘錄一帙。捲簾談怨一帙。續命集一帙。置之石匣。卽藏於喜珠墓側去墓約半里許。以俟後世鍾情如喜珠者鑑之。

續玉臺文苑

張孺人小傳

陸卿子

從來鑄鍾鼎。垂竹帛者。率歸男子。夫男子乾象也。而女亦以坤成。寧無名世。足伉宇宙丈夫哉。武林有朱母者。朱君夢錫昆季母也。朱君博雅著書。慷慨任俠。時過支硎。與凡夫盱衡千古。必揚母張懿行。余緣聞之。胸中已著一張孺人念。今年歲云暮。朱君緘母狀。并諸名公之不朽母者。更屬余。余卽稍知筆墨。側之珠玉方抱慚形穢。然閨中之情。非其人不知也。遂草率陳辭。勉答遠命。按母名文粹。出於張爲天官尙書元洲公女。

孫工部尙書郎蔭亭公女也。生有過人之慧。授女紅而女紅精。授內政而內政理。甚至琴書翰墨種種擅名。以故陸夫人陳太宜人絕憐愛如明月珠。及笄張公擇配于朱爲光祿涵眞公婦。頻繁中饋。無所不周。朱刺史于宜人盡孝之姑。陸孺人性嚴肅。母侍之愈謹。而陸亦終底於慈。戚里皆稱張孺人善事其賢孝可知。至如媢黨族屬昆弟姊妹與夫內外大小之務。母身荷之。曾不分公讀書。志益又難矣。且公孫大娘之劍。朱甄之詩。蘇氏之迴文錦。傳之事不同。然皆其可傳者也。至於今而有張孺人。其生平行事。不與諸君爭光媲美哉。亦何羨夫鍾嶸竹帛之男子也。余匪較書得藉手。朱母以傳。余其厚幸矣。余其厚幸矣。續玉臺文苑

酒癖散人傳

王端淑

酒癖散人者。自甲申變亂之後。僑居余鄉會稽之東隅。不言姓氏。余雖朝夕與之締詩酒交。最稱知契。然亦不知其何許人也。其人傲癖而甘貧。放誕而無稽。以酒癖散人爲號。恆自曰。予世受國恩。曾明民牧。頭可折。義不可改。今卽不死者。以先忠遺骸。未卜葬故耳。乃攜妻子遷居池東片椽地僻頽垣荒徑亂塚枯樹之傍。每遭疾風暴雨。瓦礫皆飛。怪鳥哀號。饑蛇盤繞。寒氣透骨。四壁甃甃。或冷月窺牕。或敗絮共擁。里人爲之酸鼻。行人覩之欲淚。親者恥之。知者憐之。而散人自若也。嘗思富貴浮雲。不因炎涼態度存念。日止典衣沽酒。夜卽抱琴酣咏。或衣窮之質。卽以茗代酒。唱和不輟。近與衲子梵林爲禪友。石匱生爲論史友。鵝池子爲酒友。誰何子清淮子及予爲詩友。凡晤會之時。終夜忘返。越城內外。稍有一技之能。靡有不與之游者。或曰。古人文言君子當擇交。今散人交濫矣。何也。散人曰。昔白樂天爲醉吟先生作傳。或有譏先生者。先生應曰。凡人

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若營利賈福一擲破家燒煉無成皆有損無益今吾幸不好彼而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然散人直樸而不苟一介硜硜非理不取非言不齒好客愈於夙昔漸至妻孥凍餒而其興猶然自若况其故戚滿朝世誼當路若肯屈志往從想已顯名於世且散人田園舍俱在燕北屋之壯麗華美與公侯相等今悉棄之不取獨攜至戚數口及殘卷數帙而來此敗屋頽垣之中豈無意而然哉

女子文選

表妹張倩倩傳

沈宜修

余季女瓊章幼撫於姪母張氏張字倩倩余弟君庸之元配卽余姑之次女余表妹也余年八歲護樹痛遺父又以宦遊離家特地姑歸視余姑賢明仁淑視余與己子無異倩倩小余四歲凡簸錢鬥草弄雪吹花嬉游燕笑無不同之乙巳余于歸倩倩時年十二春含瑤榮秋映瓊輝美麗已無堪並嗣後余父天涯久客故余不得常歸寧卽暫歸姑已復攜倩倩還張室矣數年之間不相聚首惟寄情暮雲春樹耳庚戌倩倩年十七三月入戶費實宜家姑以倩倩香襯旣結俗緣都完辛亥春杪閉關修瞿僕業余歸視之是年倩倩已十八余一見光豔驚目娟冶映人亭亭若海棠初綻濯濯如楊柳乍絲余曩思初與別時髮尙未垂別來數年挺秀遂至于此恨不見裊裊初餘盈盈二八耳昔人所云美而豔者殆必若此時初夏八日斜月半牕金壺漸滴與二三女伴挑燈話舊庭戶寥寥欄花灼灼不知東方之白也未幾卽別別後又相睽闊嘗憶昔日言笑恍如邯鄲枕中矣癸丑年暫歸一敍臨風愴恨黯然何言丁巳余父掛冠棲隱余復得數歸相聚爾時倩

倩脂凝玉膩微豐有肌姊妹妯娌間戲呼爲華清宮人偶當日午夢餘雲鬟彷彿余曰此真沈香亭上宿醒未解耳諸女伴笑謂余曰汝能作清平調詠之乎余曰愧非青蓮先有捧硯人在此矣羣相一粲戊午仲秋與余同泛棹吳山正波澄荇繞楓冷蘋香時已下潛更餘月吐共相登眺煙樹微茫峯巒參碧斜輝瀉鏡清露逼衣悄然無人徘徊久之倩倩飄然振袖於山崖月色之間卻疑廣寒仙子不在桂樹宮中飛下我前矣是夜停舟對飲共論夙昔生平聊爲快敍也天明返棹適仲韶自南都秋試歸余卽還汾水壬戌余父背捐余與倩倩又于綾絰中流連數日甲子君庸爲貧鬼揶揄送窮無策剝絰一劍北遊塞上時倩倩已將愁潘之年矣索居岑寂興愴懷人感飛蓬之歌賦采綠之章懨懨抱病忽忽多愁丙寅余傷其幽居無伴邀至家中數月嘗言及炎涼世態悲感不勝相顧泣下沾衣余因贈詞有留語待王孫之句豈意王孫歸時不能語矣丁卯初夏余于君晦家復與倩倩數日款接然此時病已沈綿鬱抑不堪之狀余亦無可奈何別後星河槎渡余隨宦治城則倩倩錦字題殘漁陽信杳蒹葭滴露涼月如規可勝斷魂千里壯奄然席枕忽於十月之二十二日返駕瑤京年三十有四歲傷哉歲暮余始從秦淮旋歸悲慟幾絕嗚呼玉碎珠沉香閨無色紅顏真薄命也孰意清和一別遂爲千秋永隔哉造物不仁失我好友旣使愁困一生又遽芳年早世傷也如何倩倩姿性穎慧風度瀟灑善談笑能飲酒生三女一子俱早亡以余季女瓊章爲女瓊章小時卽教之讀離騷古今詩詞故清才曠致殊有始母風焉倩倩亦自工詩詞作卽棄夫瓊章生時所能記憶者止一二耳余不忍忘今并錄之有詠風云蕭蕭竹徑鳴捲幔如有情木落寒山裏千林共一聲又憶舊云故人別後杳沈沈獨上高樓水國陰鴻雁不傳書底恨天涯流落到如今故人卽指余也又過行春橋云行春橋上月如

鉤行春橋下月欲流。月光到處還相似。應照銀屏夢裏愁。又春日云。春衫帶綰縷金紺。晝永空閒碧玉簫。情到寄將何處好。曲欄杆外折紅蕉。詞則有憶秦娥。云風雨咽。鷗鷺啼碎清明節。清明節杏花零落悶懷千疊。情悰依舊和誰說。眉山門鎖空愁絕。空愁絕雨聲和淚。問誰淒。浣溪紗云。幾日輕陰冷翠紺。起來慵把柳眉描。春情無奈困人搔。簾外錦鵠啼恨絮。天邊征雁寄書勞。小窗閒撥篆芸燒。又蝶戀花云。漠漠輕陰籠竹院。細雨無情淚濕霜花面。試問寸腸何樣斷殘紅碎綠。西風片千遍相思。纔夜半又聽樓前叫過傷心雁。不下惜乎。斷香零玉不能成帙。使世知有徐淑蔡琰也。傷哉。瓊章嘗云。異日當爲始作一佳傳。嗟乎。昊天鞠凶。瑤枝又萎。芳言如在。已歎人亡。露濡霜降。卽瓊章已杳不可追矣。又况倩倩更在若存若亡。間日月如流。能無湮佚之歎乎。余旣傷倩倩。又悼瓊章。故追而記之。然止能憇昔時交好情景如此。他非所及。亦非敢言文也。午夢堂全集鷓鴣叹下

季女瓊章傳

沈宜修

女名小鸞。字瓊章。又字瑤期。余第三女也。生纔六月。卽撫於君庸舅家。明年春。余父自東魯掛冠歸。余歸寧。值兒週歲。頗穎秀。妗母卽余表妹張氏。端麗明智人也。數向余言。是兒靈慧。後日當齊班蔡姿容亦非尋常比者。四歲能誦離騷。不數遍。卽能了了。又令識字。他日。故以謬戲之。兒云。非也。母誤耶。舅與妗甚憐愛之。十歲歸家。時初寒。清燈夜坐。檻外風竹瀟瀟。簾前月明如晝。余因語云。桂寒清露濕。兒卽應云。楓冷亂紅凋。爾

時喜其敏捷。有柳絮因風之思。悲夫。豈竟爲不壽之徵乎。後遭始母之變。舅又久滯燕都。每言念顧復之情。無不欷歔泣下。兒體質姣長。十二歲髮已覆額。娟好如玉人。隨父金陵。覽長干桃葉。教之學詠。遂從此能詩。今檢遺稿中。無復一存。想以小時語未工。兒自棄去耶。十四歲能奕。十六歲有族姑善琴。略爲指教。卽通數調。清冷可聽。嵇康所云。英聲發越。采采粲粲也。家有畫卷。卽能摹寫。今夏君牧弟。以畫扇寄余。兒倣之甚似。又見藤箋上。作落花飛蝶。甚有風雅之致。但無師傳授。又學未久。不能精工耳。性高曠。厭繁華。愛煙霞。通禪理。自恃穎姿。嘗言欲博盡今古。故爲父所鍾愛。然於姊妹。半略無特愛之色。或有所與。必與兩姊共之。然貧士所與。不過紙筆書香而已。衣服不喜新。卽今年春夏來。余製羅衫裙幾件。爲更其舊者。竟不見著。至死時。檢之。猶未開摺也。其性儉如此。因結衲將近。家貧無所措辦。父爲百計營貸。兒意甚不樂。謂荆釵裙布貧士之常。父何自苦爲然。又非纖奇。視金錢若浼。淡然無求。而濟楚清雅。所最喜矣。兒鬟髮素額。修眉玉頰。丹唇皓齒。端鼻媚靨。明眸善睐。秀色可餐。無妖艷之態。無脂粉之氣。比梅花豔。梅花太瘦。比海棠覺。海棠少清。故名爲豐麗。實是逸韻風生。若謂有韻致人。不免輕佻。則又端嚴莊靚。總之王夫人林下之風。顧家婦閨房之秀。兼有之耳。父嘗戲謂。且有絕世之姿。兒必懶曰。女子傾城之色。何所取貴。父何必加之於兒。己巳十四歲。與余同過舅家。歸時。若晦。舅贈兒詩。有南國無雙。應自貴。北方獨立。詎爲慙。飛去廣寒。身似許。比來玉帳。況如甘之句。皆非兒意中所悅也。一日曉起。立余床前面。酥未洗。宿髮未梳。風神韻致。亭亭無比。余戲謂之曰。兒噴人讚汝色美。今麤服亂頭。尙且如此。真所謂笑笑生芳。步步移妍矣。我見猶憐。未知畫眉人道汝何如。悲夫。孰意兒床前之立。今不復見。夫婦不得一識面。乎作詩不喜作豔語。集中或有豔句。是詠物之興填詞。

之體如秦少游晏小山代閨人爲之耳如夢中所作鷓鴣天此其志也每日臨王子敬洛神賦或懷素草書不分寒暑靜坐北窗下一爐香相對終日余喚之出中庭方出否則默默與琴書爲伴而已其愛清幽恬寂有過人者又最不喜拘檢能飲酒善言笑瀟灑多致高情曠達夷然不屑也性慈仁寬厚侍女紅于未曾一加呵責識鑒明達不拘今昔間事言下卽了然徹解或有所評論定出余之上余曰汝非我女我小友也九月十五日粥後猶教六弟世僧暨幼妹小繁讀楚辭卽是日壻家行催粧禮至而兒卽於是夕病矣于歸已近竟成不起之疾十月十日父不得已許壻來就婚卽至房中對兒云我已許彼矣努力自攝無誤佳期兒默然父出卽喚紅于問曰今日何日云十月初十兒歎曰如此甚速如何來得及未免以病未有起色壻家催迫爲焦耳不意至次日天明遂有此慘禍也聞病者體重則危兒雖羸舉體輕便神氣清爽臨終略無惛迷之色會欲起坐余恐久病無力不禁勞動扶枕余臂間星眸炯炯念佛之聲明朗清徹須臾而逝余并呼數聲兒已不復聞矣初見兒之死也驚悼不知所出肝腸裂盡血淚成枯後徐思之兒豈凡骨若非瑤島玉女必靈鷲之侍者應是再來人豈能久居塵世耶後日夜望其再生故至七日方入殮雖芳容消瘦已甚面光猶雪唇紅如故余含淚書瓊章二字臂上尙柔白可愛但骨瘦冰冷耳痛哉初兒輩在外塾各有紙記遍余倣樣以木爲之取其不易損壞茲九月初兒亦請作一面手書其上石徑春風長綠苔一句問之曰兒酷愛此語爾時不覺今憶之乃劉商詩上句是仙人來往行無跡也豈非識乎兒真仙去無疑矣十一月初二夜五兒世僧夢見兒在一深松茂柏茅菴中凭几閱書幅巾淡服神色怡暢傍有烹茶人不許五兒入戶隔牕與語而別五兒尙幼故但能記夢境不復憶所語也五兒云山名亦恍恍若憶覺後忘之後數日大兒世

侄亦夢見以松實數合相遺。余記陳子昂詩有還逢赤松子。天路坐相邀之句。兒之夙慧異常。當果爲仙都邀去耳。或有譏余妄言效古長恨歌之說。嗚呼。愛女一死。痛腸難盡。淚眼追思。實實寫出。豈效才人作小說欺世邪。兒生於丙辰年三月初八日卯時。卒於崇禎壬申年十月十一日卯時。年十有七歲。許字崑山張家。壻名立平。長我女一歲。蚤有文譽。卜於是月十六日成婚。先期五日而卒。夫婦不及一相見。余所未經之慘。恐亦世間未有之事。傷哉痛哉。此肝腸寸碎中略記一二。不能盡述也。午夢堂全集鷗吹下

述

擬謚述

方維儀

姚夫子諱孫棨。字前甫。太守先舅芳麓公伯子也。生而沈靜穎敏。讀書知孝弟。師傅旨趣。一聞百徹。廣獵經史。以苦讀成疾。壬寅仲夏。先姑恭人病痢。夫子躬湯藥。廢寢食。憂心月餘。益致病劇。羸形臥牀。尙不忍離。先姑一刻移榻於室。問安定省。亦猶乳哺之依也。乃歎曰。天乎喪無日矣。生死一致。夫亦何恨。止憐事業瓦解。耳。吾不久居世上。不能圖報劬勞。下不能俯育妻子。諸弟皆穎秀克肩。父母有福方來。但辜汝少。雖娠六月。難徵男子。念將永訣。當與汝遺言。汝乃明達貞靜之女。必不負我。靡用頽筆。沒之日。族中耆長哭弔曰。吾門去此兒者。損一英才也。夫子病中目不釋卷。作詩數百首。祖翁似葵公持去閱選。竟坐遺失。今余搜笥中。才存數首。嗟嗟夫子。溫謙和恭。才思泉湧。若天假以年。豈不恢恢乎偉人文士哉。嗚呼。死生有命。聖賢莫度。世

子歿折伯牛斯疾。顏子大賢。催促短齡。樗櫟多壽。芝草無年。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蓋聞自上世逮於今。綱紀相續。倫常交振。或父兄賢聖而子弟述之。夫子賢聖而妻述之。古之人有行之者。黔婁柳下惠之妻是也。陋規淺見。竊踵陳迹。以述其志。請謚爲良隱子。按此謚法深協生平。豈敢浮慕。哲媛忘招譏責。旣玩列女之傳。彌堅從一之規。永訣幾三十年。未知殘喘旦暮溘露。事因義起。謚以墓遲。或亦未亡人之腔血。對鼎臺而得灑乎。余之兩門碩人文獻多矣。其勿余戮而余之憐。卽死且不朽。

桐城耆舊傳

未亡人微生述

方維儀

藐爾孀餘。旣景仰先賢。謚吾前甫夫子矣。更預作墓碑。直敍微生。附於一抔之土。曰。萬曆辛丑秋仲。余年十七。歸夫子。夫子善病。已六年。容顏憔悴。稜稜柴骨。余入門之頃。卽視荅荅。所謂琴瑟友之者。絕無豫日。明年五月。夫子疾發。余躬扶起居。侍湯藥。揮蚊蠅。振痰唾。左右周旋。無不自爲之者。臥地數月。頭不安枕。至九月。大漸。傷痛呼天。而莫之應也。遺腹存身。未敢殉死。不意生女。撫九月而又殂。天乎天乎。一脈不留。形單何倚。爾時翁姑宦海澄。以余侍祖翁姑膝下。朝暮奉順。未敢缺禮。而祖姑春秋高矣。亦不暇纖悉顧復。衣食愁苦。罔所控告。又有細壬浮浪之言。使兩家相間。茲時也。憂心如焚。呼搶欲絕。乃有言以見志曰。翁姑在七閩。夫婿別三秋。妾命苟如此。如此復何求。泰山其可頽。此志不可斂。重義天壤間。寸心皎日月。於是復歸父母家。稍延殘喘。叨蒙父弟友于。使無凍餒顛沛之蹶。弟妻吳宜人。慟惋同保。不幸早世。余撫其諸英訓誨成立。完其婚嫁。必當終於一諾也。長上媢親。敢不恭敬和睦。卑幼僕從。忍不慰諭恩款。如此以無拂兩門之歡心。凡

余所爲極難耳。又念夫子逝矣。一塚荒涼。湮沒秋草。擬欲結墓同穴。此意未申。忽夜夢夫子相語如平生。余甚驚異。語具紀夢篇中。翁讀泣淚如雨。哀憐子息。卽許遷葬修墓。此時余力甚澀。不敢輕舉。甲子孟春。我翁卽世。夫弟心甫純甫同幼弟議曰。長嫂甘節清苦二十餘年。我兄弟應有以養之。因撥田租膳余嘗。余受此租。豈忍自奉。而負夫子夢中之屬耶。今卜地於古魯王墩。卯山西向。十月而墓成。夫子感夢十餘年之前。定兆十餘年之後。神其來乎。骸骨其安乎。颼颼之清風。皓皓之明月。固無時不在茲山也。嗟乎。萬物有託。余獨無依。哀鬱交集。涕泗霑帷。自今已往。槁容日益朽。氣力日益微。不久當從夫子於地下而永歸矣。因陳其厄陋於石。執筆淒苦。不知所云。

桐城耆舊傳

紀

革除建文皇帝紀

徐德英

建文皇帝諱允炆。太祖嫡孫懿文太子第二子也。母懿敬太子妃常氏。開平忠武王之長女也洪武二十五年帝年十六而太子薨。是年九月立帝爲皇太孫。三十一年太祖崩帝卽位。時年二十三。初太祖懲前代孤弱之弊。故大封子孫重地得專制國中。各有護衛。近邊者時令訓將練兵。防禦北虜。地大權重。易以蠶奪。及帝爲太孫。諸王多不遜服。帝謀于太常卿黃子澄。子澄以漢平七國對。及卽位。諸王頗有異謀。費子澄與兵部尙書齊太議制其權。於是廢周王櫺徙雲南。拘留齊王博留京師。削岷王梗護衛。湘王柏自焚死。以燕某善用兵。多智。

略未卽討之乃詔以張昺爲布政使謝貴都指揮使密伺之命都督宋忠等率軍分屯開平臨清山海以圖之建文元年秋七月王遂舉兵犯闕執昺貴等殺之攻取北平永平保定諸郡縣詔長興侯耿炳文討之爲所敗命曹國公李景隆代之督諸軍景隆懦而無謀觀望懷二心屢戰敗績四年夏破大將軍盛庸軍師潰江上燕王遂進攻京城景隆以城降帝乃縱火焚宮持楊應能度牒亡去雲遊四方自湖湘入蜀復如閩已如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之十五年人莫知者文帝遣使物色之不得最後居南寧陳步江寺中已而去之恩州至正統五年出見知州岑瑛陳狀聞于朝事英宗勑馳傳歸京師命宦侍內臣審諦良是居之西內號曰老佛時年六十五矣在位四年後以壽終葬京師之西山初帝之焚宮也皇后馬氏赴火崩帝弟三吳王允熥衛王允熒徐王允燦文帝革祚允熥允熒廢爲庶人以幽死允燦降封歐寧王永樂四年冬暴火焚於居第而卒年十六謚哀簡太子文奎壬午之變莫知所終少子方二歲幽禁大內裕陵復辟念其無辜出之居之中都尋卒無後繇是懿文太子及帝皆無嗣焉帝聰明仁厚好學重文初在青宮萬歲時付裁斷時政務嚴切帝濟之以寬大百姓欣欣向戴纂承大統溫恭儉約絕迹畋遊尊禮師傅慕行古道日召儒臣講論經史嗣位之初遣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命官贖民鬻子減田租詔有司掩骼埋胔令羣臣舉山林才德懲內侍出使暴橫而勑簡送嘉言官晏朝之諫而褒納選儒學官免貲舍錢恤民興學崇儒道重有可稱者于時寬刑薄賦與民休息使得賢相佐之足爲守成令主惜乎左右鮮格心啓沃之人多輕浮刻薄之士喜於有爲紛紛不靖於是改制度易官名更號令迄無虛日諸王據重擁強負尊桀驁寧無尾末之虞當極消弭之道安石旣誤以紛更晁錯復輕爲削弱裁抑太深已失睦親之義疑鬪交積又尠戢遏之籌騎虎

之背不可以下蟹手之痛其毒難忍遂致釁起藩牆禍生骨肉磐石遂摧體魄莫解加之堂廟昧姬霍之猷奔走匪柴條之武連兵累歲海內騷動白溝喪師靈壁敗績干戈交於畿輔儲餉悉爲煨燼天變示警而帝不悟諸將敗績而帝不知羣臣獻策而帝不用景隆受命觀望懈怠而帝不辟方且討論周官究心文翰今日改官制明日更殿名成憲舊章交亂殆盡齊眉一捷國勢甫振而遽爾召還自失事會卒之寶祚傾移辱身亡家狼狽出亡流離播遷而三弟二子又皆不得其死竟以不祀可哀也已然當鼎革之際公卿大夫以及庶僚據忠竭節殞軀徇國者餘百人甘心鑊鑽九宗靡遺而弗恤其他恥食蠶粟遜身竄迹不可過計首陽以還未之有也風教之美於斯至矣固諸臣降衷秉彝之良乃孝陵培養振作之效而帝崇儒禮士之功不可誣也嗚呼烈哉

續玉臺文苑

墓誌

張存墓志

張貞素

張存字元理予母弟也予父諱秉恆世居無錫梅村仕爲處州龍泉尉母葉氏艱於得子月夕拜禱觀音大士現形牕前予母遂孕而生弟弟白皙如脂聰明俊朗有詞藻年十三爲諸生十六應試與溧水齊弘軒德試席相聯至晡時弘軒忽被疾予弟代爲完卷弟不成名而弘軒爲解首洪武丁卯也乃與弟結兄弟交弟之大禍始此矣後弘軒改名泰而登第弘軒感弟恩妻以姑之孫女延之官所弘軒旣獲上寵遇日隆奏弟

爲鴻臚通事舍人弘軒筆札皆弟代草使燕偕行交游猜忌上下側目及燕兵入金川而弘軒族誅有讎予弟者爲泰啓諸藩之釁皆予弟謀指斥諸藩之檄皆出弟手捕弟入都與其姻黨百人共繫詔獄鐵帝刷脣銅箸烙骨越旬潰爛死鄰友吳太熙罷龍江關大使居京師收弟骸負之歸予買地堠山之西葬焉弟生洪武五年壬子正月望日受禍壬午十月朔日妻袁氏先卒子應龍方七歲嗟嗟弟被逮之日父黨母黨以百數莫有一盼之者又安能志弟之墓哉予憂其行湮沒不彰聊敍其實一書於棺上一書於屋壁以俟應龍長而觀焉安効寡妻張貞素撰并書

無錫縣志

記

汾湖石記

壬申七月

葉小鸞

汾湖石者蓋得之於汾湖也其時水落而岸高流涸而厓出有人曰湖之湄有石焉纍纍然而多遂命舟致之其大小圓缺袤尺不一其色則蒼然其形則峩然皆可愛也詢其居旁之人亦不知誰之所遺矣豈其昔爲繁華之所以年代邈遠故湮沒而無聞耶抑開闢以來石固生於茲水者耶若其生於茲水今不過遇而出之也若其昔爲繁華之所湮沒而無聞者則可悲甚矣想其人之植此石也必有花木隱映池臺依倚歌童與舞女流連遊客偕騷人嘯咏林壑交美烟霞有主不亦遊觀之樂乎今皆不知化爲何物矣且并頽垣廢井荒途舊址之跡一無可存而考之獨茲石之頽乎臥於湖側不知其幾百年也而今出之不足悲哉雖

然當夫流波之衝激而奔排魚蝦之遊泳而窟穴秋風吹蘆花之瑟瑟寒宵唳征鴈之嘹嘹蒼煙白露蒹葭無際釣艇漁帆吹橫笛而出沒萍鈿荇帶雜黛螺而繁覆則此石之存於天地間也其殆與湖之水冷落于無窮已耶今乃一旦羅之于庭復使壘之而爲山蔭之以茂樹披之以蒼苔雜紅英之璀璨紛素藥之芬芳細草春碧明月秋朗翠微繚繞于其巔飛花點綴乎其巔乃至楹檻之間登高臺而送歸雲牕軒之際昭遐景而生清風回思昔之嘯咏流連遊觀之樂者不又復見之於今乎則是石之沈于水者可悲今之遇而出之者又可喜也若使水不落湖不涸則至今猶埋於層波之間耳石固亦有時也哉午夢堂全集返生香

蕉牕夜記 辛未戲作

葉小鸞

煮夢子隱於一室之內惟詩酒是務了不關世事于時九月既望素月澄空長風入戶葉辭條而自舞草謝色而知傷煮夢子攜觴挈壺獨酌於庭中久之月彩西流樹影東向觴盡壺乾傲然有懷仙之志悵然作詩曰弱水蓬萊遠愁懷難自降素蛾如有意偏照讀書牕又嘯殘明月墮歌罷彩雲流願向西王母瓊漿借一甌既而入室復剔殘燈披卷久之隱几假寐聞牕外簌簌似有人行煮夢子從牕隙中窺之見二綠衣女郎俱風鬟雨髻綽約多姿坐於庭前石卓之上笑談而歎風月之美俄頃忽各訴衷曲愁緒橫於眉黛淚痕融於頰頤所言甚多不能悉記大約記其歌意而已大者當風抗袖而歌曰對明月兮懷佳人清露滴兮亂愁盈湖山徙倚兮空自悲吟芳心不轉兮幾度含情小者和而歌之曰垂翠袖兮飄素香懷佳人兮天一方仰鴻雁兮思心傷安得借彼羽翼兮共翹翔歌畢餘韻芳香襲人不斷啓牕欲問之已振袖而隱蕉叢矣煮夢

子曰。嗚呼。豈非蕉之爲靈也哉。午夢堂全集返生香

銘

研銘

百穀之品。天生妙質。伊以惠我。長居蘭室。

秦淮廣記

扇銘

劉淑

月暈能風。礎潤能雨。爾不能祛寒而偏能拂暑。趨炎之士君作主。獨不能浣其心而徒飾其面。搖搖也箇也。老泉之莫辨。秋風至。憭兮慄。松濤竹籟。韻奇逸。輕螢歛迹。毋藉爾力之撲滅。歸而藏諸匣。

个山遺集

戒

女教篇

鄭氏

坤道成女。厥性陰柔。幼而不學。長也多尤。所學伊何。先論女德。闡範既端。婦順可則。方其成童。當立女師。出入與俱。夙夜必稽。勿離親側。勿出中門。勿窺穴隙。勿越牆垣。男女當遠。嫌疑早避。不親授受。不相游戲。食不共案。眠不共榻。衣不共架。櫛不共匣。勿蓄悍僕。勿延優娼。勿近尼婆。勿結緇黃。勿爲夜飲。勿爲暗行。勿觀淫。

戲勿習謳吟。凡此數者。皆爲德累。一有不謹。家法斯瀆。及其稍長。當習女工。無作淫巧。無敢惰慵。或事蠶績。或作衾裳。或治菹醢。或善酒漿。上供祭祀。下養父母。身不辭勞。口不言苦。惟女之言。貴乎謹默。勿爲強辯。勿恃長舌。勿談人短。勿誇己長。勿訐人非。勿稱己良。詐不可逞。衆不可欺。巧言亂德。利口貽譏。惟女之容。貴乎和婉。坐立恭莊。步履詳緩。頭容常直。目容常端。淑爾威儀。正爾衣冠。勿爲巧飾。勿爲侈靡。治容誨淫。麗服禍已。四善既備。三從宜知。在家從父。古語有之。供奉食飲。補綴衣褶。夏扇蚊蠅。冬煖褥席。言則必從。呼則必應。晨昏侍側。出入稟命。有過勸解。有疾扶持。有勞必代。有難必馳。張儉之女。幼事雙親。晝夜省視。宛如成人。若呂良子痛父不起。焚香祝天。父疾乃已。河東女勝哀母之終。不入水漿。不絕啼聲。竇氏二女。執節而亡。一身投崖。萬古流芳。有彼不良。兇狠暴戾。傲其尊長。凌其奴婢。高聲笑謔。任意奔趨。習巧言語。擇美飲食。不務女工。不修女德。有一于斯。女中之賊。爲父母者。宜戒之亟。無使長惡。貽家之感。長而適人。克遵古禮。父母有命。無違夫子。合巹而飲。誓與終身。必敬必戒。永堅此心。翼日之辰。乃拜舅姑。必恭必謹。無敢怠忽。三日夙興。乃謁宗廟。必誠必信。冀守先祧。每事舅姑。鷄鳴而起。整其面髮。固其衣履。適舅姑所。親執箕帚。蠲除堂室。拂拭几斗。釜餚必潔。器用必淨。飲食必精。供奉必敬。悅其心志。樂其耳目。候其寒暖。省其安不。命不敢違。怒不敢怨。言不敢訾。物不敢玩。或赴其難。或侍其疾。喪事盡哀。祀事竭力。漢陳孝婦。奉養其姑。夫戍不還。孝心彌篤。元有張氏。輿載其舅。害及乃身。名垂於後。唐氏乳姑。姑爲康寧。聞氏舐目。目爲復明。似彼不良。悖逆天理。蔑夫子。婉婉歸從。旣嫁從夫。傳有明徵。朝侍巾櫛。暮司枕被。晝營家務。夜思防衛。有食必待。有怒必勸。有命必

記有過必諫勸夫遠色助夫延賓戒其安逸禁其貪淫克勤克儉惟寬惟明盡此四者室家以寧何以曰勤助此中饋日不遑食夜不暇寐何以曰儉量入爲出禁止華麗撙節飲食其寬維何器量洪廓不責小過不念舊惡其明維何貴有遠慮勿斂羣怨勿貪小利勿生猜疑勿爲爭競勿私財蓄勿責報應勿傲伯叔勿凌妯娌善事宗親和睦州里奉祀必豐自奉必約責人必恕自責必苛父母歸寧歲不再適兄弟來謁見不踰闈有故而出必掩其面有變而逃寧死不亂姜后脫簪待罪勸勤少君屏裝短衣從負樂羊子妻斷織勉學李仲義妻願烹求活若彼不良婦道罔聞晏安奢侈刻薄愚昏淫蕩無恥强悍無忌助夫爲惡家業乃墜良人有子教以義方寧爲嚴峻無使驕狂或訓以禮或授以書勸交賢友敦禮嚴師優給食飲時供水薪生理既足學業自勤孟母遷居柳母和丸教子向學俱成大賢嗟彼不良務爲姑息溺愛不明子多忤逆良人乏嗣置妾與處勿懷妬嫉勿爲閒阻忘美者姦專寵者強肆讒者佞祝壓者亡太姒仁明羣妃進御趙姬謙讓外妻獲續恨彼不良狼狽蛇毒視妾如讎遑卹其夫潛取異姓亂爾宗系爲人夫者所宜深忌良人云亡婦失其天夫死從子昔有格言身不可更心不可轉忠諫卽聽讒言卽遠慎勿夜哭慎勿修容慎勿延客慎勿禮僧不幸無子亦完乃節堅如鐵石勁如松柏或依其姑或從其女或貧而生或縊而死泰山可頽此心不易白刃可蹈此志不屈衛有共姜以死自誓晉有荀采以帶自縊柳氏投井王氏嚙指身殞一時名傳萬紀羞彼不良二三其心夫骨未寒乃適他人夫若驛舍妻同寄遊綱常掃地風俗日偷余爲此訓作女之程善者可勸惡者可懲凡爾女子所當深體朝誦數句夕書一紙大義既通允矣其良追古賢淑此爲梯航

家範

周氏伍妻憲

治家之道。正內爲先。孩提朝夕母側。動靜言笑。不可不慎。若視爲無關切要。而習氣卽與爲轉移。况母子感應尤速。習善習惡。基於少時。少敦循良性。情純粹。稍長教便易入。爲母者縱不能胎教於此。克謹。猶爲先著。所謂少成若天性也。至婦人語言出入。最防疏漏。孝翁姑宜家人主中饋。勤紡織。何有暇日。俗云不紡花走人家。搬是非。尋嚷罵。所必至者。禮始於謹。夫婦辨内外。予以爲正內。尤重。若爲男子者。宜奉命於家長。家長用心必均平。士農工商隨質所近。使各就一業。不可偏私於其間。事宜分任。則分任以遞考其成功。一年之計在乎春。一日之計在乎寅。甯趕緊。毋落後。萬事皆然。又貴有積蓄。切莫罄其所藏。取快目前。諸如晴煮飯雨煮粥。菜飯飽布衣暖。皆格言也。世每以老成告誡爲常談。略不經意。便甚害事。老成之言。由閱歷諳練所致。小子乃逸。乃諺。以昔人爲無聞。知此頑懦之輩。必至喪家敗身。聖賢懿訓。具載經籍。讀書者當自得師。而婦女凡庸輩。亦須時爲講解。使各知所警云。餘姚縣志列女傳

贊

爲夫造尊勝大悲幢讚

呂氏

婦妾呂氏。特捨資捐建尊勝大悲陀羅尼幢。奉爲亡夫資薦去識。

曾聞善住天子。得脫七返之身。累劫沉

淪。因此而超昇於淨域。若人課誦。暫得聞經。九有四生。河沙罪滅。今則有婦。妻呂氏。將酬襁褓。上報慈尊。聊陳示誨之恩。冀□□□□得由是磨礱削石。命匠輪金八邊之修飾。光輝一座之寶鮮潔鑄陀羅尼□□寫祕密之靈文。用答孝誠。將酬掬育。於是慶雲布彩。煙惹長空。瑞色射於九天。亡靈生界。標乎像事。彰在墳傍。福利奇裁。乃爲讚曰。佛陀尊勝。起自西天。天文殊示現。波利賚還取其梵本。飜飛唐言。若人持讀。枯骨生天。今有妻子。志捨資捐。爲其亡夫。追薦九泉。一承妙善。長在佛前。先亡利苦。勝事俱圓。貞石尅備。永固萬年。女聾駱郎女張氏。男伴□。新婦劉氏。天福七年歲次壬寅三月甲辰十二月丙寅建立。八瓊室金石錄。

雨竹圖贊

元 氏
元好問妹

涓涓而淨。森森而立。孟宗何之。淚痕猶濕。玉臺文苑

風竹圖贊

元 氏

可屈者氣不屈者節。故人之來盡掃秋月。玉臺文苑

太倉張天錫母贊

徐淑英

太倉有母。節義無雙。柏舟再續。黃鵠重光。玉潔冰清。寒燈孤幌。斷機和丸。陶戚賢郎。郡史志紀。萬載流芳。

趙昂發並妻雍氏贊

徐淑英

有宋忠臣昂發誰嗣心存報國從容就死賢哉厥配慷慨言辭夫爲國隕婦爲夫亡貞忠兩全節義成雙元祭爾墓史編爾名千載之下凜凜氣生

續玉臺文苑

吳節婦贊

徐淑英

人倫之大唯夫與名臣當死忠婦宜守節賢哉吳氏貞烈莫續操堅金石名並蕙蘭白髮如新千古尤難詩詞騷賦凜凜不刊

續玉臺文苑

大士像贊

邢慈靜

感應無方智慧無礙以最勝緣得大自在清波蓮葉法相胥融亦仙亦佛長生之宗

故宮周刊

賦

雪賦

趙喜珠

飄吹四起萬木鳴號雪風作也青天斂耀紅日無光雪雲合也梅片投輕柳英揚細雪花飛也千山玉削萬

戶銀粧。雪光積也。啼寒而擇樹。呼伴以尋巢。雪鳥歸也。足踧踖而不前步。遲遲而難進。雪人行也。花陰映碧窗。隙流紅。雪月明也。欲披書而倦睡。欲刺繡而無心。雪女懶也。被薰凍鴨帳。捲新梅。雪女睡也。魂旋旋而無主。神搖搖以何之。雪女夢也。淚潮漲眉山。凍雪女醒也。翠裯交疊。餘香零亂。雪女起也。呵膠而眉冷。拂鏡而面寒。雪女粧也。展箋袖手。閣筆成思。雪女賦也。賦成而飄風息。猛雪止。東林之隙已爛爍其有光。雪女快也。

續玉臺文苑

悼志賦

徐德英

予稟質羸弱。幼承慈訓。習詩書之典。竊慕古人之義。期欲窮經史之奧蘊。極理道之精微。以希蹤前哲。振藻當時。而垂聲流輝於無窮。甫及笄年。而嬰疾疢。旣而伯仲繼離。季復傷逝。百感愴懷。幾成沉痼。春秋三更。而復其初。一作歷三
薨而復蘇方其號延牀褥。日事藥石。魂惆悵而蕩漾。情慘慘而憔悴。蓋不知有生人之樂矣。於斯時也。傷性命之不淑。痛素志之終違。窮愁無聊。輒爰筆書之。以抒其心中之鬱鬱云爾。

金天氏之遐颺兮。迨烈祖乃肇聲。昔遭世之紛濁兮。民沸騰其靡寧。奮義武以鷹揚兮。實奠夏而攘狄。爰帶礪於南服兮。遂燕翼而貽則。承惠澤之汪穢兮。雖永世而靡忒。肆大考之振墜兮。敦仁厚以式穀。洎嚴君之揚華兮。益有光於先烈。歷伯昆而降予兮。歲上章吾以育。顧薄軀之陋微兮。具二氣之靈淑。承家世之儒風兮。敢沉浮於流俗。奉嚴慈之明訓兮。竊企前修之芳躅。列圖史以鑑戒兮。覽經書以自勗。欽柏舟之貞烈兮。慕關雎之賢哲。哀晨牝之禍國兮。憫桑中之自賊。悵去古之日遠兮。傷徽音之莫續。念盛年之不再兮。虞日

月之逼促。惟聖學之宏深兮。懼寡陋之弗格。勵余志以力追兮。恆朝夕而警惕。理雖微而必究兮。事何幽而罔燭。吾又綴寶璐以爲佩兮。紩明璣以充韞。集桂莖以爲裳兮。索蘭蕪以爲衣。芳與澤其雜揉兮。紛郁郁而辭辭。羌棣萼之並茂兮。同厥志而弗違。進承歡於膝下兮。退切磋以委蛇。追遐風於上古兮。指望一作二南以爲儀。奈流光之蹉跎兮。歲忽忽而若馳。倏玉枝之凋折兮。又雁鴻之分飛。感離居之寂寥兮。情睠睠而懷思。慨賦質之涼薄兮。嗟性命之多否。疾疾軫其頻仍兮。又酷烈之交罹。氣鬱鬱而不解兮。心悒悒而靡怡。情憤憤而難釋兮。愁悄悄而莫支。中幅憶之苦心兮。魂怔營而莫持。悲華年之難再兮。悵素志之終違。泝女子之生世兮。雖顯揚之罔恃。試歷觀於今昔兮。亦垂休於形史。或際遇之赫焜兮。播昌烈之文詞。或振藻於芳韞兮。增輝於門楣。哀余生之薄祜兮。徒撫躬而懷悲。念鞠育之劬勞兮。恩浩蕩而不訾。曾涓溪之莫酬兮。顧惟疾而憂之。中心感以忉忉兮。神悵悅而飛颺。惟天道之昭昭兮。善惡降以禍祥。羌軫患之纏綿兮。繫百難而備嘗。抑吾愆之積稔兮。何年命之不常也。循本初而自省兮。余衷晰其孔章也。長太息而自悼兮。淚琅琅而沾裳。稽往哲之儀履兮。諒天命之弗爽。懷宵堂於共姬兮。賦綠衣於莊姜。韞何才而屯阨兮。采胡烈而參商。何彼懿哲之茂行兮。亦遭災而遭殃。牛蹈道而疚天兮。蹠恣睢而壽康。嬰肆穢而獲考兮。王履貞而燔亡。信玄理之可徵兮。悵天道之茫茫。心瞀惑而不釋兮。招靈氛使爲予詳。循往軌之冥昧兮。何邇鑑之有常。孰非仁而可蹈兮。孰非義而可長。熊與魚之難並得兮。蘭芷不以非地而改香。往者旣以已矣。余何爲以獨傷。具憂戚以玉汝兮。豈徒迺遭而無當。守天衷之秉彝兮。循至性而毋忘。盡吾生之大道兮。等壽天於彭殤。觀大化之微茫兮。曠千古而以尚。苟予心而日休兮。雖沉晦庸何傷。亂曰。吁嗟性命。胡不長兮。增懷永歎愴中。

腸兮遵道履仁吾何傷兮抱貞委順樂未央兮 繢玉臺文苑 案福建通志載此賦無小序

歸田賦 有序

徐淑英

余大人司馬歛郡以攝正篆馳入觀王事賢勞項下瘤突起一日見余與妹洗研謂曰病魔相迫今還緩於官家歸去來兮爾姊妹盍爲我各賦一篇妹作歸田辭余作歸田賦俚言殊慚夫平子故事漫擬于陶公聊以復大人之命爲之道志焉耳

念宦遊之既久叨剖節于明時感羸病而見侵嗟老大以何期解冠挂都門而去拂衣望故園而歸有與松菊爲主無使山靈也噫招友朋以共話相從事於博棋或放艇於中流隨清波之所之或兜輿於亥徑瞰清嵐之翠微搔首高歌鼓掌以嬉呼童編茅焚彼園扉護蘭種柳植篁鑿池彈客窗之清調吟歸田之逸詩聽黃鳥之嚶嚶對青草之菲菲賞赤城之落霞釣曲沚之鮮鯉醉仰臥於石榻夢上揖乎皇羲持杯酒以謝造化今不違乎吾志唯願玉燭之常調長爲太平之傲吏 繢玉臺文苑

仙女賦

陳千金

蕙府之靈列宿之英貪陰陽以成性質變化以成例衣雲裳而披霞錦能知來而藏往殮石髓而飲玉液亦含飴而內朗若夫朝遊北海暮宿丹丘朱顏映日雲鬱凝秋忽凌霄而起遠乍排空而出幽恨晚遇之不偶如夜光之暗投足方進而將退心欲去而復留幸啓屏以列坐共啜茗而凝眸同董姬之相濟豈江妃之嬉

遊意乞巧於北牖弗自賦其東樓然離易會難聚或成散居無定所習無常玩神思端莊一無亂情罔溺於房帷道先登于畔岸與爾談子午之窟而軼唐宋洩陰陽之祕而駕秦漢搜理義而益精闡人文而逾煥冀仰青藜之光輝豈就角枕之燦爛起昏昧於陰霾如太陽之始旦爾毋偏拗白恃得人是資顧君子之有道擇梅求其庶士同處女之有待葛覃恐其失時循禮不售韜光祈晦隨拒納而行止候昏明而進退委賤軀兮懷望任人情兮推遷慙田生靈丹之蘊彩陋雲客寒灰之起烟非人心而苟合實天意而曲全須知蜉蝣之夕當羨龜鶴之年人非盡歸於黃土吾已實得乎先天終超仙而脫俗勿得魚而忘筌若乃葛洪有妻王母有婿爾何拂清風而獨遠昇白雲而高致毋徇己以自悔蓋因人而成事物有感而情偕迹或均而行異始未明其取舍今宜識其旨意子尙不知仙女之爲樂予又安知塵緣之爲利於是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惜糺軫其何託憩皓月而長歌歌曰嫩人遇兮眞情闕對面千里兮虛明月臨風浩歎兮將焉歇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悽慘變容惺惺如失又歌曰明月既沒兮露欲晞時不再兮吾將安依佳期可待兮心弗違續玉

臺文苑

遐愁賦

梁孟昭

嗟余生之不惠兮何敢慕乎逍遙雲霏霏而月暗兮風颯颯兮花飄柳經春而自茂兮桐將秋而卽凋矧蘭英之吐息兮秉幽貞而寂寥水涓涓兮流恨草淒淒兮繁情鳥驚心而覬睨蝶幻夢而輕盈惜落花之如舞更啼鶯之若謳結憂思兮危坐獨凝睇兮登樓淚欲飲而眼淬愁欲散而眉留日鑿首而慵飾兮恍東風以

沖沖雖惠然而作笑兮。胡寧善于爲容。對在御之琴瑟兮。願靜好以歡同。美班姬兮端方。恥趙女兮輕翔。每寤寐兮太息。攬衾幃兮彷徨。

墨繡軒集

醉芙蓉賦

沈宜修

涼飈動節。商氣司時。林疏落葉。波靜生漪。堤柳悴月中之色。庭桐飄井上之枝。送燕歸以脈脈。留蝶舞而遲遲。雁寄秦關之怨。砧催漢塞之思。嗟衆芳之搖落。奄百卉之離披。有醉芙蓉者。獨嫣然於水濱。旭旦則梁園之雪聚。昧日則潘縣之粉勻。卓女姿含而待暮。何郎傅粉兮迎晨。於是素綉朝彩。絳縷夕新。梨容早秀。杏頰晚春。籠曙景兮娟娟。帶落暉兮灼灼。颯金風兮參差。映瓊月兮綽約。或擬姑射之仙。忽訝蜀帝之魄。始如梨雨兮春萼。復若薇煙兮夏萼。傲梅粧於壽陽。忽楓魂兮秋落。驚銀霞於遲幕。冰肌兮脂凝。朱顏兮醉薄。敵瑤英於軒館。護宓妃於川洛。莫聞春日之啼鶯。嘗聽清宵之離鶴。度螢影兮微微。鎖桂枝兮漠漠。咽胡天之吹笳。愴戍樓之擊柝。望錦字兮無憑。折芳華兮遠託。邇迺散艷葩於靈沼。緝芬香於楚裳。伴菱荷於景末。綴萍藻於迴塘。邀游女而解佩。感騷人而怨長。悵秋色兮欲暮。泣蕙草兮寒蟹。歌曰西風起兮雲衣舉。凝翠黛兮愁如許。空白日兮深徑幽。懷佳人兮獨延佇。星漢微兮皎夜霜。鳴鶴鳩兮傷移序。對芳景兮思悠悠。俯清流兮聊容與。午夢堂全集謫吹下。

寒閨賦

沈宜修

四運潛流萬物催遷朔風厲節玄陰沴連景光蘊結嚴氣蕭然感歲時以代謝驚日月之屢躡霜露淒以水涸草木變以摧妍佇行雲以改色欲舞霰而漫天傷古今之搖落聊慷慨以忘年於是藥欄秀萎蘭砌芸傾風淒竹韻濤落松聲唳哀鴻於寥廓移冷日於閒庭懷嚴寒以垂幕燎蕙爐以煙輕飄素華兮盈榭遶瓊檠兮交橫滴瓊瑤之玉粉翦縹渺之香蘅敞虛簷兮林薄悄瑣牕兮紗明詠白紵兮懷曠歌黃竹兮淒清而迺望積素之燦爛凝白雲之飄颻鑿空霄之皓汎迴銀漢兮迢遙訪南枝之欲放又西墅之將饒挹幽雲之入戶思玉笛于清宵未有尋簪之笑先期放鶴之招留騷人之玉屑掩思女之寒綃於是草荒橫榭葉積平堤晚雲欲送暮雨初迷有懷不寐風景塘啼一樹臘英兮嫋嫋無邊凍色兮悽悽聊徘徊於階側日晚晚而斜西午夢堂全集鷓吹下

傷心賦
并序

沈宜修

昔人有攀柔條而泫涕覽搖落而興悲無非感時事之移異物色之變遷也二女亡後倏焉經歲庭花幾落夜月幾圓病中言語宛爾如在憶昔儀容已成隔世思忽忽以若遺心怦怦而常憾黯兮回風情乎往日蕭條野曠沈寥天高鬱無畔靡靡之痛歎不歸渺渺之魂傷心若此聊賦斯言

夫何物之最慘于世兮情莫傷乎死生終翳翳之玄壤永杳杳兮九京倏奄然而長逝欲一語而絕聲斷窮煙於碧落若晞露之槿榮恨填膺而不息憤無控而難平草荒涼而改色雲黯淡而凝橫盼音徽兮寂默觸遺韻兮悲盈是以鵠血流枯猿腸悽惻芳樹愁深霏絲怨織春葉紅消秋蘭寒逼茫茫宇宙奚痛如極而迺

回思在昔靡不瞻依顧復銜恤掌上珠璣端媚冶澹淑慎威儀溫明愷惠婉約瓊姿如鄙稻之早辨聞絕絃以先知逗瑤華於朗月襲花氣于羅衣容光麗而要眇德音靜以清懿邈仙踪之一去歸環珮以無期閉葳蕤于寂寞慘搖落于芳時啓房櫳以欲喚驚斷絕而還疑情一緒而百結恨萬縷而千思於是美誇燕趙才壓班劉容迴雪而妍嫵兮思裁雲以令攸飄娟婷之輕袂兮振舒采之纖梳曉傾鬟于菱鏡夕遺佩于芸簪清言啓而斐亹逸韻揚以閒幽吐芳蘭之秀潔含潤玉之瑩柔爾風流以頓盡余愴懷以無休覩風寒之碧蘚覽霜冷之青楸殞桂芬兮寂寂悽梧影兮悠悠每恍恍兮在目時忽忽兮遷流笛怨山陽人遠雁哀隴首雲秋鶴去悲餘華表鳳飛音斷秦樓感百哀之彌曼擣寸衷以若抽草無言而自綠花歛黛兮如愁恨莫恨兮連摧折哀復哀兮見無繇恫玉顏之早謝若朝暮之蜉蝣迺又篋留蘭膩爐冷麝煙斷明光於月下咽參差于花前粧臺靜而塵滿繡閣閒以翛然風颯慄以紆結鳥哀鳴以多憐鏡孤芳而無覽衣歇香以遺妍文牕窈窕永棄筆床翡翠長捐更以鸞機罷織紈扇無鮮寒生綺幌零落花鉢琅函掩卷綿字停箋怨蠟流殘兮照夜愁斟不復兮長筵自彩雲兮一散悵明月兮空圓折芙蓉兮誰寄淚隨波兮潺湲煎迴腸兮不息纏痛思兮連綿摧百卉兮無光蔽朝輝之豔景蜘蛛網繁兮殯宮奠漿陳而空冷捨此春華藉彼夜永素魄慚形姮娥弔影遙憶前歡何堪重省望歸魂兮迢迢青燈之耿耿樹迷離于庭除蟲慘切于軒屏總帳長垂靈几靜晝梨粉飄香疏枝影瘦風景不殊人物非舊蕭蕭白楊煙光相逗至如空梁泥墜雁來燕歸朱門悄悄斜日依依鎖藥欄之繚繞掛簾月之霏微風狂呼以雨泣秋木變而歎歎又若林花吹盡柳絮飄揚永斷送春之句終無詠雪之章怨蠢姑于夕露愴黃鳥于青陽花放河陽之錦菊舒彭澤之芳無不悼生對景感發

臨觴動唧惆悵。靜處彷徨。看白鷗兮愁不去。遶萱草兮憂難忘。魂徨徨兮恆慘絕。涕浪浪兮時沾裳。涕沾裳兮情何已。新夢回兮離思長。欲一慟兮心哽咽。望雲霧兮空蒼蒼。亂曰春光爛漫兮虛佳節。冬日蕭森兮淒凜冽。茫茫代序兮徒自傷。生死殊兮永爲別。午夢堂全集鶯吹下

秋月賦

王徽

虛微子楷坐閒齋。端憂多緒。低首默言。昂然嘯氣。四壁蕭條。一庭蕪穢。蟬囁囁而長吟。蛩唧唧以怨懟。時商秋爲令宵。如未央。桂葉扶疏。蘭露凝霜。隔林孤吹。遠雁翹翔。燈明晦而焰短。帶繁紅而恨長。徒倚中庭。徘徊瞻望。長空澄淨。寥廓悠然。清風時度。皓彩遙妍。衆籍收聲。平池鋪練。如入冰壺。恍然月殿。以愴懃而神傷。冀姮娥而共感。軸湘簾。滌茗碗。爇沈檀。蠲絃管。陳玉盤。待鸞輦。盼瓊質之婷婷。會予衷之款款。蓋經天義地。日月之衡。坤順乾剛。陰陽之理。五行六宗。人性多方。春往秋臨。時光代序。日爲陽德。月柄陰靈。昧谷初登。皓魄靜而皎皎。扶光旣引。清輝藹以盈盈。祉芳彩於萊山。迎坤令於西冥。懸水鏡於漸臺。駕冰輪於軒庭。從星多澤。稟日光靈。貞明制令。清朗升平。洪光益壽。連璧德臻。盈虛羣從。晦朔天根。方諸望而水秀。蒞纏至而金清。顧虛堂之絕響。覩玉宇之無塵。羨瓊瑤之世界。恐嬋娟之笑人。度光陰之迅速。嗟造化之難均。步閒階之長白。聽旅雁之悲鳴。憐菊蕊之清瘦。惜蘭莖之香馨。視冥季之用信。嗟蟾兔之懨懨。風颼颼以薦冷露。瞑瞑而霜凝。韻悠悠之朔管。耿寥寥之臯禽。悵幽容之澹淡。傷逝水之泠泠。繫沈憂之莫解。聊咏歌以怡神。歌曰風淒淒兮月漸流。情默默兮徒自愁。日居月諸兮何時休。懷哉懷哉兮兩鬢秋。於是月倍漒。其如耿如悟。黯澹

傷容迴星轉霧煙雲四起寒空失素漏點將沈雞聲遠度又歌曰宵將曉兮曠又宵心怦怦兮路迢迢永歎
何時極朱顏莫可邀午夢堂全集伊人思

傷心賦哀昭齊

黃媛介

夫何宛麗之佳人綽柔儀於四教和春風而時惠輝秋月而朗耀映玉樹於一庭接明珠於四照身幽修而善
豔魂終絕而誰弔况乃王家好婦謝氏名閨抱天壤之奇恨抑人間之酸悽媚比月娥之色文奪天孫之
機性宛約以多麗眉嬋娟而恨齊思青山以自逸怨路草之萋萋欲談玄之無日嗟魄絕而魂迷又豈仙遊
有路物化多方竟停停而不返冀裊裊而復陽罄慈親之涕淚斷兄弟之愁腸何昔日之奇妙兮志幽沈而
不彰我素所未接兮亦哀思而感傷恨大化之無情兮指天意之茫茫人既有所缺陷兮何必生此靈淑具
掞天之妙才兮生照世之華族稱獨立於此方兮映輝容於金屋感至精之真氣兮嗟無美而不畜圓滿固
造物之深忮兮來意中之隱毒無人生之歡笑兮尋松柏之幽襟愁無來而無去兮恨倏浮而倏沈看幽花
而掩涕兮訴芳草而傷心精神日以自鑠兮竟銜悲而至今迺示疾而奄藏兮絕鳴絃於素琴乃惜篇章餘
澤翰墨遺芳無安仁之哀悼徒損淚於卜商留踪跡以感人惟阿母之恨長不分明而自析隨白雲以飄颻
雖遊仙之可樂何遽絕此商量嗚呼哀哉清新無豔婉順多情誦君詩之絕筆若有覩於生平尋繹宿粧之
下悲吟風雨之上識此意之重艱黯幽心而自憫多姊妹之離思數春秋之長往又若詞歌累闋清心如死
蠶人憔悴窮天披靡柳黃綠而懷摧花紅白而怨起何斯人而負才竟所罹之如是嗚呼哀哉亂曰高天厚

地生此人。宇宙鍾靈懷柔真。秀蘭玉樹曾娛親。思安詠紀竊冤身。才謙詠絮誠佳人。胡然不祿哀青春。紅顏蕙質等飛塵。今欲一見渺無因。午夢堂全集形韻續些上

騷

懷遠

懷遠寄長情也

胡風勁兮慄裂寒。楓葉飄兮征衣單。路迢迢兮遠去。水揚波兮聲潺湲。對草木兮悲落莫。望關山兮鬱盤旋。日黃昏兮絕綦履。夜杳渺兮傷愁顏。攬三星兮間河漢。援素琴兮鳴朱弦。浮雲漠漠兮局不舒。玉露涓涓兮夜溥溥。聊逍遙兮步庭際。窺明月兮空懸。白日忽兮愁淹莫。房櫳闌兮風冷然。沙鳧宛頸兮泊洲渚。玄鶴噭噭兮舞駢翾。托晨風兮寄尺素。情脉脉兮曷勝言。玉臺文苑

傷往

徐媛

傷往悼董三弟也

駕輕舟兮木蘭泊。輕風兮袂單。望湘水兮生波。蘊瓊樹兮闌珊。聞激管兮思結。聽啼猿兮眉攢。歲不與兮俟。儻情一往兮增酸。悲白骨兮杳渺。魂其歸兮路漫。追鴈行兮宛昔。何一旦兮摧殘。去不返兮勞想。行不歸兮

晤難嗟人世今寄跡復愁緒兮千端傷吾生兮太息聊容與兮江干

玉臺文苑

招兩亡女

擬招

招兩亡女

沈宜修

桂夕已往蘭會旋臨悠悠生死心乎痛矣杳冥泉臺無期再見擬楚騷而招之
魂兮歸來閨中弱質豈堪涉彼冥途些累汝二人昔何爲而來今何爲而早徂些使我暮年罹此傷心天何
以控呼些歸來歸來返戶樞些魂兮歸來金風乍涼玉露冷些秋蘭芳馥芬溢庭些小池風度亂藻萍些曲
檻蕭森敞浮清些軒閣明牕好談經些無諍三昧無爽靈些歸來歸來得清寧些魂兮歸來木葉微脫洞庭
波些菱歌晚韻冷菱荷些水鏡圓魄淨翠蘿些清風徐來澹素柯些纖雲天表澄練河些花竹映秀耀曲阿
些秋華多麗休羨考槃之邁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蹉跎些魂兮歸來床間有書可娛日些架上有琴可橫膝
些歸來歸來無虛室些魂兮歸來墜露可飲幸莫可餐歸來歸來無遙想些魂兮歸來荷衣蕙帶芙蓉集裳
些北牖風清小簾生涼些花覆簾低爐裊香些羅屏曲映繞畫湘些粧前明鏡舊日之光些歸來歸來返故
鄉些斷香猿苦匣遺芳些蕙帳空兮怨啼蟹些故園回首豈無自傷些歸來歸來無渺茫些魂兮歸來藥卉
凝階蟠秋棠些微雨疏桐滴銀床些風月正美容與徜徉些樽中有酒羣集流觴些歸來歸來無傍徨些魂
兮歸來兄弟成行姊妹連袂何汝二人獨還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睽些魂兮歸來聚談竟日浪謔笑傲
些花草參差堪臨眺些歇雨送雲林端留照些歸來歸來速歸還些魂兮歸來冥漠無倚日月無曜些歸來
歸來一室之中豈殊調些魂兮歸來胡然而久寓些桂露涼煙夕香度些閒宵漏靜清輝徹樹些房櫳幃幌

仍回顧些歸來歸來可疾趣些去兮茫茫無親故些長夜漫漫永無煦些歸來歸來何爲乎誤些魂兮歸來朗景清冷素風吹些高秋搖落昔同悲些白雲黃葉堪賦詩些蒹葭蒼蒼何無思些魂兮歸來不可以久離些亂曰熠燿燦兮商氣清落芳蕤兮鶗鳩鳴時不可兮復再得惜往日兮徒傷情風嫋嫋兮思無極水潺湲兮秋望平蠟姑兮無聲蟋蟀兮宵征又曰汎滻天高兮良夜修空目斷兮懷離憂銀漢沈沈兮月華流魂兮歸來無淹留午夢堂全集聽吹下

七

七供

河陽姬

或責卽空觀主人曰豪舉之夫不靡曠觀之士不染人亦有言蟹行索妃旁行求偶以若所爲何惑溺之甚也至人曰主臣有之蓋聞惑眇者以天下爲多目惑暗者以天下爲多聲况於宋玉之隣司馬之主兩情自喻何能已已不能解人不能議方之登徒又疥又痔薄乎云爾何得無罪曰然則子試爲供之供曰菰蘆男子骯髒其身芒屨爲侶蠹魚爲朋研田無歲酒國無春坎壈落魄我生不辰瓊姿瑋態非意所親何忽有遇乃橫自陳斂袂迴風流盼生春滿堂若何獨予目成其罪一彼姝者子伊誰之裔河水洋洋可從遠去翩飛維鳥羽毛斯離瞻彼須臾星彩偕麗醴泉無源斯言實異汨沒淤泥慷慨負氣動值負心將恐將懼士二其行累丸數墜捍木難棲寧矢披剃世道自爾一快可譬我則何居每爲髮堅其罪二感士不遇壹鬱淮洛

慷慨傷懷涕零如雨同病相恤惟予及女枕畔酒邊擗肌分理溫言絮譚誼薄朋侶生世不諧取憐兒女其罪三疎簾微風澹月自沉科頭促膝把酒行吟雅謔互發解頤會心目可成語醫可代音機如禪唱賞同牙琴挑兮達兮青青子衿其罪四酒後耳熱憂思難忘揮毫落紙寫憤宮商紅牙成拍餘音遶梁或歌或流水湯湯何不充耳視同折楊其罪五壯士垂橐腹笥何益死灰不燃舉世耳食牝驪牡黃誰具神識彼獨伊何如不我得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巾幘有情鬚眉無色其罪六貂蟬弗屑願言卜居犢鼻可念夜歸相如豈不四壁所慕子虛諸茅索絢卒瘞拮据倦遊之子日居月諸孤燈淒雨搔首踟蹰支離憔悴看碧成朱綠林睥睨胠篋傷盧麿怨獨且引命自娛鶴鶩脫盡苜蓿滿孟躬執爨具彌久不渝安取措大樂此不疲蕩子空房非我權輿大德不報食言可肥何不棄捐爲是栖栖其罪七此數者呂刑所不能詳臯陶所不能治但徵例于紂扇之篇或寄于白頭之句李益具爰書嚴武爲獄吏阿難坐棘庭而訊之約法抵罪若乃尤物移人入宮來妬或垂其涎或裂其眦貧子緣深五陵分薄我意獨憐世人欲殺此又伯益所不能紀而隸首所不能度語未終而客目注不瞬口張不得合聽然曰止止信若斯語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染指一巒甘認其咎斯須垂睽眼尙決溜僅僅獻酬子未識竇玉臺文苑

祭文

祭費太宜人文

鄒賽貞

天隲婉懿。胥興慶門。循循立教。成子及孫。輪囷參錯。天葩吐芬。巖廊燕遊。既修既文。天子推恩。兩錫封誥。珠翟霞裳。彰此慈教。冠佩饗殮。忻忻又孝。惟德之修。承天之報。顧子弱息。賢孫之賓。冀矣慈範。用淑其身。胡阻攸望。哭此哀聞。終教奚特。切我憂殷。哭送就道。親戚之禮。遙阻雲天。愴望千里。悠悠我心。曷維其已。緘辭告虔。薦以殽禮。尚享。續玉臺文苑

祭湘夫人文

有序

徐媛

洞庭之濱。瀟湘之浦。蒼梧帝子在焉。傍九嶷而鄰雲。夢枕五湖而控三江。夫人係陶唐之帝子。虞舜之后。四舜以巡幸而出。二妃不能從。憂憤遺世。卽以玄宮寄之。予以蕪水之役。經茲大江。望彼川原。秀色靡麗。白雲霏霏。恍若帝子在焉。雙翼凌風。若與之游。舟楫星馳。因循而去。影耶霧耶。繪耶夢耶。了不自知。回首悵惘。遂成斯章。以祀之。其詞曰。

肴羞列拱。四酌餞瓊膏。金液之觴琳琅合徵。八音奏皓露秋霜之曲。維月次無射之素辰。停橈江滸。瀝誠水心。涼陰媚節。鳴飈之氣拂林蘭。鶴邀靈凌波之武。斯度願祈。迪降瑤筵。寵臨祀位。乘迴風而登綺楫。泛碧水而宴芳舟。於是翠葆前開。星驅之騎始發。丹軒駢聚。月羽之隊徐分。青童駕白虎之素塵。玉女引朝元之華。層波兮。青流結柔風兮。倚桂舟。豈今夕兮。與爾游。悵明辰兮。隔山頭。更令婢子卿卿。演幽蘭白雪之曲。而捧碧彩香螺之卮。進崑崙丹露之釀。爲上客。壽須臾入座。揚星眸而翦翠。掃弓黛而如張。被五色曇花之裘。

繫八寶水犀之帶垂七蓮同心之步搖履九珠合歡之鳳蹀倚翠華之輪妥紫玉之綬湘靈與素娥舉玉琯而吹太真與瑤姬和霓裳而舞觀漢上採真之神嫗顧堤邊拾翠之女郎看獻八海之錯饌有江芷之烹顏既酡而沉醉樂已洽而日橫命延車以輶宴神悒惕而周張經九州而涉蒙汜入扶桑而去茫茫騁羲和而上鰲頂憑虹霓而謁東王凍雨冷而起掉遺疏麻以贈將靈衣被被去還無閨之境凝霧霏霏不知其所將

冰雪擣

祭妹婿文 代子作

徐淑英

嗚呼蘭有至德忽爾改馨玉有令名倏焉毀形吁嗟吾丈慷慨雅謐丰神駿逸稟氣淑清旁搜百氏勸史劬經秀鍾臺蘭志凌斗星僉曰偉器玉潤金精况有世德奕葉簪纓大夫勳業佇藉繼承胡爲不祿星隕天津藜燈掩照綠水珠沉魂騰千里魄歸九京白也偕逝捉月騎鯨二儀高下靈其縱橫嗚呼光陰隙過石火難延黃泉幽遠去路無程丈爾祖母痛哭撫膺我之弱妹晨昏哀喑壠篋斷奏幼女誰憐烏泣夕陽鵠啼夜聲旁人側聽且斷心旌嗚呼某託內兄涕淚沾襟追憶客歲問疾談心朝夕語言在耳猶新望爾振翰共扶矜詎期今日遽墮厥身臨訣呼問痛可陳撫柩嗚咽疾首傷情天耶命耶皆不可明長吉有夢伯道堪憐吁嗟悲風兮橫來苦霧兮滿振高山兮送遠流水分無音飛雲兮西馳零露兮未凝猿嘯兮鶴唳花落兮鳥涒思丈兮不見雨淚兮交征愁緒兮何極長號兮難伸神靈兮如在洋洋兮來臨

續玉臺文苑

祭兒文

劉二西

届在仲春。有如芝蘭之苗秀。生於二日。又似桃柳之敷榮。相貌清奇。果非涼德者所能承受。丰姿高異。又豈薄福者所能鎮壓耶。雖未獲承歡膝下。而孺慕依依。已相質于無言。實頃刻不違步趨。而誠求顧復。已默中其心膂。一啼一哭。罔不關心。一舉一動。悉皆共念。不意滿月之期。方過二日。魂魄之游。忽歸九泉。吁嗟嘻。造物何奪彼之速。而苦我之深也。杳冥蒼天。既不可問。恍惚形象。猶在目前。徒自慟惜。無濟生事。輕殉小子。轉失丈夫。是以覩物懷人。不勝觸目之慘。強制柔腸。難免天性之思。因其始焉生也。過於靈變。不禁人人鍾愛。繼焉死也。暴得奇病。不覺念念哀憐。祇見朝暮冷清。益增我淒愴之感。襟懷空綽。更添我嗚咽之悲。之今三日化爾骸骨。請向西路以仙遊。堂上二親。送爾冥資。願作轉世之貴客。草創此而哭吾兒。卽讀之而祭亡鬼。續玉臺文苑

祭父文

□節婦

痛夫早逝。不天而天。我無天而有父。天而不天。父棄我乎中路。我恩我育。情均骨肉。我訓我儀。露蘭霜竹。自扶牀。聚我衣裳。掃我琳瑯。筐我玄黃。歸寧饋。問歲時。無間淺淺之思。勤劬繙繕。夫何此身生也。不辰。將安。將樂。事變輪雲。我早孀居。諸幼孤孤。我姑既卒。孰恃孰怙。所望我父。庶既我乎。胡爲微恙。父亦長往。而今而後。托于誰仰。嗟夫。爲人之女也。父其天。爲人之婦也。天其夫。天其父也。以育我之故。天其夫也。爲終我之圖。

今終我之天既絕而育我之天亦折昔不天而天之孽孽我之天孰遺孰排幸我之天孰挽孰回嗚呼哀哉嗚呼慟哉枯梢號塞兮怨竹聲酸舉酒一奠兮永訣乎萬古送我父於大坡墟兮腸裂而淚殷

續玉臺文苑

啓葬父太僕劉公祭文

劉淑

嗚呼忠臣無肢體之慮女子鮮緩急之宜兒每誦斯語恧焉感涕以爲大有似於吾父似於兒之事吾父也父以剛烈受璫禍維時從母京師雖僅七齡父之慘兒實親觀也嗚呼痛哉兒雖女子亦嘗側聞古今事陳蕃竇武亦罹閹獄范滂李膺駢死黃門卽昭代諸賢或碎首瑾庭或濺血魏手者有矣然未有鍛鍊甚厲拷訊越法生備囊頭糊口之酷死爲冷壑荒溝之餽如吾父慘也憶斯之際母女咫尺懸若萬里狴戶淒淒冥城非憎獄吏狺狺籬猶慈天路高邈誰爲昭雪生平知交搖手閉戶而已兒之母瀝血請代而奸臣欺罔天聽不能仰達遂致吾父烈烈孤忠竟從龍逢比干於地下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先帝霆除元慝首憐父忠詔諭祭葬吾母艱苦萬里奉楓南還乃得停柩臥側听夕哭臨不謂逗延歲月屢失窓期遂至二十餘年之久耳嗚呼父有子兒之兄也嘗欲哭冤輦下請君恩以慰父於一抔不幸壻亦早世而事又寢十載之間兒以寂寂嫠閨奉老母撫幼孤棲遲壻宅百難叢攻每當火燐清明錢飛秋霜之際獨念吾父遺骸冷落廬舍悽蔽瓦藤松楸奚望木主未安此心此臆寸寸欲斷兒於斯時蓋欲葬父而不能也前者宗社弗戒九服染塵窮谷深營之內兵燹日尋或

言急葬父柩以避不虞然大江以南幾無一片淨地兒於斯時又欲葬父而不忍也兒嘗傷心喪亂寒闌獨泣思吾父生平耿耿爲國其吞敵翦賊之志必不灰於九京是乃揮珥鬻鉏佐義旅一朝之餉亦用告於天下忠臣義士曰吾父之志云爾豈料奸臣不察蝎威忽逞兒自誓一死但以吾父未窆之骨眷眷囑老母耳既又藉父之靈得全身避害流離瑣尾以至今日幸際新天子重光兒之葬父此其時矣諱吉筮兆執拂引棺以祔父於先人之壠父亦其許我乎嗚呼无棺魚葬有骨犬銜公臨刑口占有云無棺任憑魚腹葬有骨徒教野狗銜父甯有身後慮者獨兒不孝上不能効緹縗一疏次不表鑿臼片石下又不能哀毀成禮以終父大事緩急無宜然矣然矣尙有言哉兒半生哀憤無所自容今幸得妥父靈更無復人世之想惟忠魂赫赫啓迪後人使兄之子與兒之子皆得蚤自成立則兄壻未鬯之志或終有可待也嗚呼血淚可枯沈痛靡竭二十餘載有如一日幽顯異路於茲重訣嗚呼哀哉

个山遺集

祀后土文

劉淑

天生傑骨地藏碧血惟父忠貞惟神正直護茲一杯萬載是宅鄂王之墳枝不向北曼卿雖化長松千尺山川有靈相與無極个山遺集

祝文

大主人祠祝文

劉淑

於維我父邦之司直生當封侯死當廟食遭時不幸制命曹節身存賊忌身亡國裂二十餘載忠骸乃蟄君恩有待家廟須奔千秋如在江漢秋日个山遺集

祝織女

楊徹

維萬曆己未孟秋七日謹以清茗新菓之儀致獻于織女天孫之前曰金風乍起搖鳳珮之珊瑚玉露初浮緩龍梭之擲擲一鈎新月河水凝波五漏長宵橋梁駕漢帶分週歲之遙鵠報雙星之會啣匆匆之別怨天上愁多綏款款之離情人間恨少風塵雖隔歲月焉窮願分頃刻良期暫駐須臾仙駕忻逢佳節賜織巧于愚蒙少鑒微忱獻離騷于左右

南薰盡兮作涼秋空高兮雁翔瞻河漢兮西流萬籟寂兮含商月皎皎兮風淒雲杳杳兮露晞衆星爛兮錯落獨牛女兮唏噓天河淨兮無塵秋波澄兮不興覩鵠橋兮初駕偷欲渡兮心驚衣文彩兮雙鴛飾金鳳兮玉環錦纊紛兮長秋涉天兮飛仙解瓊佩兮盤桓恨離別兮經年訴愁疑兮難罄恆惆悵兮無言甫相逢兮忽別嗟一夕兮爲娛水盈盈兮橫碧望牽牛兮何期索杼兮錦機青縑兮綠絲聲軋軋兮鳴不絕錦衾成兮當爲誰冰雪攜

名媛小傳

清

金朝麟字仁瑞號玉京女史浙江天台人蕭山訓導張亨碩室著有纖餘偶筆

沈蕙玉字畹亭江南震澤人貢生倪學涵室著有聊一軒詩存

集

李因字今生號是庵浙江會稽人光祿卿葛徵奇側室畫法白陽名重輦下黃宗羲爲立傳著有竹笑軒詩

程龜字飛仙號安定君亦稱轉華夫人安徽休甯率溪人歙西豐溪比部吳□□室著有雜流必讀
吳琪字蕊仙一字鶯期號佛眉又號上蓮道人江南長洲人有才情工繪事先爲管氏婦早寡風流放誕後復歸趙氏著有香谷焚餘草又與周瓊合刻比玉新聲

孔麗貞字蘊光山東曲阜人博士毓姪女戴文謐室著有藉蘭閣詩草

吳絳字素公一字冰仙又字片霞江南長洲人水蒼女太守常熟許瑤室著有嘲雪菴詩初集三卷二集一卷

孫蕙媛字靜畹浙江嘉興人曾楠次女孝廉莊國英室著有愁餘草

尤瑛字鍾玉江南上元人本秦淮舊院角妓精音律工尺牘後悔之祝髮爲尼法名介石著有春水舫殘稿

沈隱字素瓊江南揚州妓僑居錢塘順治三年杭城破殉夏生死著有幽憤言

林雪字天素福建三山人

馮嫻字又令浙江錢塘人仲虞女諸生錢廷枚室著有和鳴集湘靈集

錢鳳綸字雲儀浙江錢塘人進士安侯女貢生黃式序室著有古香樓集

顧姒字啓姬浙江錢塘人諸生鄂曾室著有靜御堂集翠園集

林以寧字亞清浙江錢塘人御史錢肇修室著有墨莊詩鈔鳳簫樓集

李淑儀號咒花閨人江南吳縣人

顧氏江蘇南匯人中翰昌時女顧成天姊桃源教諭朱侶陳室著有甘茶集

蘇琬蘭字紱九號香嚴居士浙江仁和人倪一擎室嘗輯明以來烈婦奇蹟見於傳記者成坤維正氣錄十卷集古名媛詩著閨吟集秀六卷香嚴詩文二卷

李馥玉字復香江蘇南匯人韞玉妹華亭諸生徐司叔室工詩畫尤精駢體

張令儀字柔嘉安徽桐城人大學士文端公英長女姚湘門室著有蠹窗詩集十四卷二集六卷

張學典字古政號羽仙山西太原人張佚四女吳縣楊无咎室著有花樵倡和集

蔣季錫字蘋南江蘇常熟人御史伊女婁縣戶部郎中王圖煒室著有清芬閣詩集

董雪暉江蘇華亭人諸生姚廷鑾室著有飛霞閣詩草

馮履瑩字守璞江蘇南匯人慕孺第四女丁岵瞻繼室著有蘭香吟

陸蕙.曹某室.

江珠.字碧岑.自號小維摩.江蘇甘泉人.江藩妹.諸生吾學海室.著有青蘋閣集.

沈纓.字蕙孫.號散花女史.江蘇吳縣人.教授起鳳女.諸生林衍潮室.著有翡翠樓詩文集.

尤澹僊.字素蘭.號寄湘.江蘇長洲人.著有曉春閣集.

沈彩.字虹屏.平湖陸烜侍姬.工書畫.著有春雨樓全集十四卷.

席佩蘭.字韻芬.一字道華.又字浣雲.江蘇昭文人.庶吉士孫原湘室.著有長真閣集.

歸懋儀.字佩珊.江蘇常熟人.巡道朝煦女.上海李學璜室.著有繡餘吟.繡餘續草.繡餘三草.聽雪詞.

許孟嫻.字靚宜.江蘇常熟人.太倉李春海室.著有似山樓集.

彭儼鴻.號碧雲女史.

曹貞秀.字墨琴.江蘇長洲人.王芑孫室.著有寫韻軒小藁二卷.

王照圓.字婉佺.山東福山人.主事郝懿行室.書仿歐柳.工古文.得六朝人筆意.尤精漢學.著有閨中文存.

陳爾士.字煒卿.一字靜友.浙江餘杭人.刑部員外紹翔女.工科掌印給事中嘉興錢儀吉室.著有聽松樓遺稿四卷.

王貞儀.字德卿.江蘇上元人.祖者輔.以知府謫戍吉林.儀隨父錫琛出塞省視.學射於蒙古阿將軍之夫人.發必中的.跨馬如飛.兼精壬遁象數.最嗜梅氏算書.夜觀天星.言晴雨豐歉.輒驗.且知醫詩文皆質實說理.不爲藻采.於浮屠闢之甚力.嘉定錢大昕重其學.以爲班昭之後一人而已.適宣城詹枚年三十而卒.

著有德風亭初集十三卷。

孫蓀意字秀芬。一字苕玉。浙江仁和人。貢生高第室。著有貽硯齋詩藁四卷。衍波詞二卷。雜文尺牘一卷。銜蟬小錄八卷。

熊璉字商珍。號淡仙。又號茹雪山人。江蘇如皋人工詞賦。幼字陳生。嗣生得廢疾。翁請毀婚。淡仙堅不可。卒歸於陳。著有澹仙詩鈔四卷。詞鈔四卷。賦鈔文鈔各一卷。

計氏江蘇上海人。張永皓室。

屈秉筠字宛仙。江蘇常熟人。趙子梁室。著有韞玉樓詩詞集。

沈雲裳字織卿。浙江山陰人。河南衛輝通判龍文女。舉人孝廉方正杜煦室。著有綠窗吟稿。壺天課子草。龔玉晨字羽卿。浙江錢塘人。繁昌知縣陳文述室。

管筠字湘玉。號靜初。浙江錢塘人。繁昌知縣陳文述副室。著有小鷗波館文鈔一卷。詩鈔四卷。

文靜玉字湘霞。江蘇蘇州人。錢塘陳文述側室。著有小停雲館詩鈔。

梁德繩字楚生。浙江錢塘人。工部右侍郎敦書女。兵部主事德清許宗彥室。著有古春軒集二卷。

陳汝凝浙江錢塘人。西冷閨詠載其餽女弟秋海棠啓一篇。

季蘭韻字湘娟。江蘇常熟人。屈頌滿室。著有楚畹閣集十二卷。

許在璞字玉仙。號冰壺老人。江蘇常熟人。陸敍臣室。著有小丁卯集二卷。梅花百詠一卷。茹茶百詠一卷。徐葉昭字克莊。浙江烏程人。徐繩甲女。海寧許堯咨室。著有職思齋學文稿。

呂翠姜直隸大興人方履錢繼室著有翠姜遺稿。

汪瑩字雅安安徽歙縣人程禹和室著雅安書屋詩集四卷文集二卷。

潘素心字虛白浙江會稽人知州汝炯女少詹事汪潤之室著有不櫛吟。

黃友翠直隸宛平人

石黛卿江蘇吳縣人適黃氏

李媞字吏香江蘇上海人戶部主事林松女桐城方承烈室著有猶得住樓稿三卷。

惲珠字珍浦號星聯一號蓉湖道人江蘇陽湖人南田族孫女典史毓秀女知府完顏廷鎔室著有紅香館

詩草閨秀正始集蘭閨寶錄

翁瑛字繡君號朝霞江蘇吳縣人主簿金堤室工畫著有朝霞閣集海曙軒草。

沈善寶字湘佩浙江錢塘人州判學琳女知府武凌雲繼室著有鴻雪樓詩選初集四卷名媛詩話九卷。

丁佩字步珊江蘇雲間人陳□□室著有繡譜一卷。

左錫嘉字婉芬號冰如江蘇陽湖人太僕華陽曾詠繼室著有冷喎仙館詩稿八卷文存一卷詩餘一卷。

張縉英字孟緹江蘇陽湖人知縣張琦長女主事吳廷鉉室著有澹鞠軒初稿四卷詞一卷。

張綸英字婉絢江蘇陽湖人琦第三女監生孫劫室著綠槐書屋詩三卷。

張紈英字若綺江蘇陽湖人琦第四女太倉王曦室著有隣雲友月之居詩四卷餐楓館文集二卷。

吳永和字文璧江蘇武進人董玉蒼室著有苦牕拾稿。

陳嘉字子淑浙江仁和人知縣高望曾室殉難著有寫麋樓詩詞集
吳文媛字亞蘭江蘇元和人著有女紅餘緒以嫁非其人頗自怨懟詳自序中其書極珍祕吳縣志亦漏未
著錄

丁曉芬字靜蘭江蘇武進人趙承穀聘室著有靜蘭詩文稿
楊璐字潤玉江蘇無錫人

趙棻字儀姞號子逸又號次鴻自稱善約老人浙江烏程人汪延澤繼室著有瀝月軒詩四卷文二卷詩餘
一卷

關鏘字秋芙浙江錢塘人蔣坦室著有三十六芙蓉詩存夢影樓詞

余希嬰字筠雪號澹如江蘇崑山人夢星次女許字常熟朱子欽旋以家貧親老守貞不嫁著有味梅吟草

四卷

江淑則字闡仙江蘇昭文人俞鍾綸室著有獨清閣詩鈔四卷詞鈔賦鈔一卷

范薇字浣仙湖北武昌人四川梓潼縣知縣范陳鯉女增生黃孚敬室卒年四十八著有浣仙詩草

張慧字澹如江蘇上元人端木鄰香室著有冷香閣遺集二卷

吳茝字纓佩江蘇吳縣人汪鳳九室著有佩秋閣詩藁二卷詞藁一卷駢體文一卷

李掌珠字蘭如江蘇丹徒人項耕娛室著有怡秋軒初稿

石禮紈字季蘋江蘇吳縣人葉衆香室

翁端恩字璇華江蘇常熟人歸安錢振倫繼室著有簪花閣集一卷

屈蕙纓字逸珊浙江溫嶺人黃岩王詠霓繼室著有含青閣詩詞草四卷

冒俊字碧纓江蘇如皋人江西德化知縣溶女廣東知府陳坤室著有福祿鴛鴦閣遺藁刻有林下雅音集

鄭蘭孫字娛清浙江錢塘人仁和徐鴻謨室著有蓮因室詩詞集

薛紹徵字秀玉號男奴福建侯官人郵傳部主事陳壽彭室著有黛韻樓詩集四卷文集二卷詞集二卷

曾懿字朗秋一字伯淵四川華陽人太僕曾詠女袁幼安室著有古歡室全集

曾彥字季碩四川華陽人太僕曾詠女漢州張祥齡室著有桐鳳集二卷

鄧瑜字慧珏江蘇金匱人知縣錢塘諸可寶室

王麟書字昭如四川華陽人曾子健室著有昭如女子詩鈔

葉璧華字潤生別字婉仙廣東嘉應人葉曦初女李蓉舫室著有古香閣全集四卷

蕭道管字君佩一字道安福建侯官人學部主事陳衍室著有道安堂文蕭閒堂詩戴花平安室詞

裘凌隱字筱芸江蘇廣陵人歷知秀水永嘉等縣秦國均室著有明秋館詩詞集

民國

劉鑑字惠叔湖南長沙人曾□□室著有分綠窗集四卷曾氏女訓一卷集字避複一卷
姚倚雲字蘊素安徽桐城人通州范當世繼室著有蘊素軒詩集十一卷詞集一卷

宋貞字夢仙江蘇上海人雲間許鑠室善畫工文卒年二十六著有天籟閣四種
吳芝瑛字紫英安徽桐城人大令寶三女部郎廉泉室歿後惠泉女史編有吳芝瑛夫人遺著
徐自華字寄塵號饑慧浙江崇德人著有饑慧詞少與秋瑾友瑾死難與吳芝瑛收其骨而葬之辦競雄女
學

金婉勤字淑昭道堅女浙江錢塘人年十九卒著有金女士詩文遺集
溫倩華字佩萼江蘇無錫人過暢侯室著有黛吟樓詩文詞集

歷代名媛文苑簡編卷下目錄

山陰王秀琴編集
崑山胡文楷選輯

論

鄭厲公殺原繁論
李清照朱淑真論

女學總論

論爲繼母之義

序

織餘偶筆自序

雜流必讀自序

紅蕉集序

綠淨軒詩鈔序

綠淨軒詩鈔序

幽憤言自序

陳爾士

薛紹徽

曾懿

姚倚雲

金朝麟

程負

吳琪

林以寧

李淑儀

沈隱

春水舫殘稿自序

繡閒草序

團香吟自序

餘生集序

藉蘭閣草自序

拂珠樓偶鈔序

花角樓吟鈔序

晚晴樓詩稿序

閨吟集秀自序

韋樓吟稿序

簫譜敍

浣紗詞自序

停雲閣稿序

繡餘集序

心間館小草松風閣詩序

明三十家詩選序

尤 瑛

馮履瑩

馮履瑩

陸 蕙

孔麗貞

董雪暉

蔣季錫

蔣季錫

蘇婉蘭

沈 纓

尤澹僊

江 珠

曹貞秀

席佩蘭

明三十家詩選序

澹鞠軒初稿序

重刊法苑珠林序

小鷗波館文鈔序

重刊陳迦陵婦人集序

琴清閣生香館詞集序

聽松樓女訓序

閨秀正始集序

閨秀正始集序

閨秀正始續集序

閨秀正始續集序

獨清閣詩鈔序

獨清閣詩鈔序

焦尾閣遺稿序

鴻雪樓初集序

綠雲山房詩草序

歷代名媛文苑簡編

卷下 目錄

梁德繩

沈善寶

呂琴姜

龔玉晨

管筠

彭儼鴻

陳爾士

黃友琴

潘素心

翁瑛

翁端恩

張縉英

張綸英

丁佩

陳嘉

女紅餘緒自序

吳文媛

花萼聯珠集序

李掌珠

曇花集序

關鑄

憩石山房詩草序

余希嬰

古歡室詩詞集序

曾彥

彙集易安居士詩文詞敍

屈蕙纓

後序

蕭道管

問詩樓合刻後序

曹貞秀

閨秀正始集後序

石黛卿

重刊自然好學齋詩鈔後序

冒俊

跋

甘茶草自跋

顧氏

三婦評牡丹亭跋

馮嫻

三婦評牡丹亭跋

林以甯

和鳴集跋

跋右軍感懷帖真蹟

跋嘉興徐範集八婦人書真跡卷

聽松樓遺藁跋

池上草堂消寒圖跋

鞠隱山莊遺詩跋

引

柳如是尺牘小引

女世說引

書後

記燕文貴秋山蕭寺卷後

臨黃庭經書後

書虎口餘生錄後

讀史記刺客傳荆軻事書後

題辭

玉窗遺稿題辭

古今名媛百花詩餘題詞

沈 彩

王照圓

吳 蔭

吳芝瑛

沈 彩

林 雪

沈 石

沈 紩

沈 彩

沈 彩

王貞儀

金婉勤

李 因

孫蕙媛

江珠
歸懋儀

惲珠

蘭園寶錄弁言
書

與汪映輝夫人論詩書

沈彩
答方夫人第一書

王貞儀
再答方夫人書

王貞儀
答白夫人

孫蓀意
與雲壑柳湖兩兄書

孫蓀意
與雲壑兄書 二首

啟

餽女弟秋海棠啓

贈序

贈婁江朱公曉序

贈閻母左孺人序

吳紹
張紈英

陳汝凝

送別文靜芳女史歸南昌序

壽序

楊節母鄭孺人六十壽序

逸俊族叔姑胡太孺人七十壽序

許母林太宜人六十壽序

傳

蠹窗主人小傳

姚母張太夫人傳

惲日初先生家傳

史孝女傳

周母王太恭人傳

顧孺人傳

事略

先母事略

碑

擬黃叔度碑文

劉鑑

趙棻

汪鑒

薛紹徽

張令儀

王貞儀

惲珠

張紈英

趙棻

趙棻

徐葉昭

范薇

墓誌銘

江西吉安府知府曾君墓誌銘

墓碣

適董氏從母墓碣

曲阜縣王君配程孺人墓碣

墓表

莊母楊孺人墓表

記

東溪泛舟記

趙千里畫宮娥記

江上草堂圖記

西湖三女士墓記

黛吟樓記

箴

自箴四首

彤管箴

左錫嘉

張紈英

張紈英

沈彩

王貞儀

管筠

溫倩華

沈蕙玉

錢鳳綸

廚箴

讀劉蕺山先生集敬擬四箴

銘

題外紫雲研銘

端研銘

茶壺銘

璞齋銘

頌

皇太后萬壽頌

列女傳補頌

後漢列女頌

贊

恭題郡司馬像贊

方正學畫竹贊

蕊宮花史圖贊

小像自讚

計氏

沈雲裳

王貞儀

王貞儀

文靜玉

鄧瑜

許在璞

趙棻

趙棻

趙棻

吳紹

沈纓

管筠

屈秉筠

梅孝廉夫人像贊

達摩像贊

戲鴻堂帖贊

吳宗愛贊

江西吉安府知府曾君像贊

靜坐讀書圖贊

自題像贊

賦

梅花賦

蓮花賦

梨花白燕賦

七十二峯賦

秋雨賦

別燕賦

怨賦

愁賦

曹貞秀

曹貞秀

曹貞秀

曹貞秀

左錫嘉

楊璐

趙葵

曾懿

吳紹納

吳紹納

張學典

李馥玉

顧氏

熊璉

熊璉

熊璉

琴川賦

思親賦

苔窗賦

秦淮賦

落花無言賦

憤賦

擬班婕妤擣素賦

擬潘安仁秋興賦

祭文

甲辰中秋祭外文

祭先君子文

祭夫屈頌滿文

祭夫文

祭女烈士秋瑞文

祭秋女士文

祭江靈鵠師文

江淑則
丁曉芬

吳永和

薛紹徵

王麟書

裘凌仙

劉鑑

劉鑑

吳綃

李媞

季蘭韻

葉璧華

吳芝瑛

徐自華

宋貞

哀詞

弟婦包孟儀哀詞

計蕊仙哀辭

弔文

哭次女蘊珠文

哭姊文

生輓文

誄

計母沈孺人誄

一三

張執英
趙棻

許孟嫻
張慧
鄭蘭孫

趙棻

歷代名媛文苑簡編卷下

論

鄭厲公殺原繁論

陳爾士

凡人臣之道。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至於社稷傾危。則當與之共難。其在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古之制也。鄭自莊公卽世。公室不靖。兄弟相闖。以致分崩。臣下專權。而行大逆。二十二年之間。易四君矣。原繁世爲鄭臣。未有一言以圖國事。危而不持。顛而不扶。邦之興亡。慙置於耳。視君位若傳舍。惟己爵之長保。其自計亦以密矣。卒也傳瑕被殺。繁卽繼之。夫貳心者既已伏誅。坐視者豈能苟免。非天假厲公之手而殺之乎。惜乎。厲公未能明正其罪。以彰典刑。乃以一己之私殺之。猶令有斐然之辭。以惑後世。詩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繁之答厲公也。不旣顏厚矣乎。夫以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魏徵佐太宗。以安唐室。不朽之功。見於方策。義士猶曰非之。而况原繁。未有二人之勳。妄規中立之免。借使厲公不加顯戮。亦豈能逃良史之筆哉。是以東萊呂氏深斥其罪。著之博議。蓋此義不明。則譙周馮道之徒。幾接踵於後世矣。

聽松

李清照朱淑真論

薛紹儀

嗟夫息媯有同穴之稱乃謂桃花不語遼后著回心之什竟蒙片月奇冤謠諑興則蛾眉見嫉譖張幻而蠅璧易汚長舌厲階實文人之好事聖讒殄行致淑媛以厚誣黑白既淆貞淫莫辨竟使深閨扼腕抱讀遺編願教彤管揚輝昭爲信史趙宋詞女李朱名家漱玉則居臨柳絮斷腸則家在桃邨市古寺之殘碑品茶對酌賀東軒之移學舉案同心繫鉛逐逐隨宦青萊絲管紛紛勝遊吳楚迨及殘山半壁薄衾五更阿婆白髮已過大衍之年怨女歸寧莫寄傷心之淚奚至桑榆晚景更易初心花市元宵徘徊密約乎大抵玉壺頌金之案已肇妬才花枝連理之詩難言幽恨露華桂子招衆口以爍金細雨斜風憶前歡而入夢負盛名以致謗因清怨而生疑於是妄改綦崇禮之謝啓雜竄廬陵集之豔詞李心傳要錄病在疏訛楊升庵品詞失於稽攷西蜀去浙數千里傳聞不免異辭有明後宋三百年持論未曾檢點且也張汝舟歷官清要笑言俎餚下才王唐佐傳述始終誤作市井民婦當君臣播越之時安事文書催再醮彼夫婦乖離而後何心詞賦約幽期實際可徵疑團自破所惜者妄增數舉姓氏偶同爲主東君爵里俱逸胡元任叢話變俗諺爲丹青魏仲恭序言仗耳食爲口實好惡支離是非顛倒耳然原心定論據事探幽編集雖零落不完詩詞尙昭彰若揭贈韓胡二使者嬖婦猶稱宴謝魏兩夫人貴遊可數寒牕敗几已醒曉夢疏鐘鷗鷺鴛鴦似嘆小星奪月願過淮水猶存愛國之忱仰望白雲時起思親之念忠孝已根其天性綱常必熟於懷來安敢別抱琵琶偷貽芍藥花殊旌節樹異女貞哉推原其故或出有因衣冠王導斥將杭作汴之非早晚平津有稱夫爲人之

異姦點者轉羞成怒輕薄者飛短流長胡惠齊摘文之忌不知道高毀來生查子大曲所傳遂致移花接木
矯矯易缺哆哆能張毒生蠻尾影射蜮沙謗婦閨於身後語涉無根疑靜女於生前冤幾不白豈弗悖歟吁
可怪已

貸韻樓文集

女學總論

曾懿

今以我國幅員之廣包羅四萬萬人之衆而女多於男徒以不興女學使女子蟄處深閨無知無識悠悠忽
忽坐受淘汰於天地之間不亦大可惜哉夫國者家之積也家者個人之積也女子有學其功僅一家而止
擴而充之無家不學直一國之福也况女子之心其專靜純一且勝於男子果能教之得法宜可大勝於男
子者揚子云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女子不學智識何由開邪故男子可學者女子亦無
不可學歷觀古今女子具有過人之才學享淑名膺賢譽者何可勝數懿嘗謂陶融女子之性質必教以讀
書明理爲第一義讀書則明理理明則萬事發生之原也推之經史詞章圖畫體育諸學可以益人神智算
學針黹工藝烹飪諸學可以供人效用能秉此學以相夫則家政以理秉此學以訓子則教育以興大學所
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真篤論哉今之爲父母者每於女子多不知教以文學又不知擴以智識幼時在家
惟父母是依及其子歸惟夫是賴夫富亦富夫貧亦貧嘗見富貴之家娶無學無德之婦奢侈逸豫靡有厭
足廣蓄奴婢被服綺羅暴殄天物全不知稼穡之艱辛相夫則夫受其害教子則子受其害天下人才不興
必女教之失也國欲治安得乎其貧賤之家則歸之於命全不振作有爲自甘居於人下卽有自奮自強者

亦無非憑十指之針線爲人作嫁博取微利卽餬口尙不可得何云致富比者各省女學漸啓萌芽女學既興無論貧富均能入堂就學從此剗去錮習與男子以學相戰馴至男女智識相等強弱自能相等不求平權而自平權矣此非直爲女學界之轉機也且從此男女智識互相競爭各求進步黃種之強殆將駕環球而上矣懿願天下之爲母者教育子女經理家政務各盡其道使男子應盡之義務無不與女子共之男子應享之權利亦無不與女子共之分之則一家蒙其慶合之則一國受其福影響之捷速於置郵一國之中驟增有用之才至二萬萬人之多夫何貧弱之足患哉 古歡室全集女學篇

論爲繼母之義

姚倚雲

家庭中有天然之親亦有義合之親父母兄弟乃天然之親也繼母姑媳娣姒姑嫂皆義合之親也妾生子女又居天然義合之間者不可因義合之親致傷天然之恩顧人能處之均得其宜者自非深於詩書富於學力德行醇粹性有涵養加以嚴肅精幹之才力洞徹乎情理深明乎禮義不足感之使其誠服而致一家雍睦渾然相忘以召嘉祥也夫爲繼母者實居倫常中最艱難之境况苟非才德優美不能善處其家而執家政若其人德雖溫良性過懦弱仍不得家庭之安謐况失之強悍者乎蓋常人之情多畏惡而凌善故須教育之陶鎔而後或改爲繼室者須知己旣續其名位乃爲死者之代表其義不容不盡其職任然才德不稱之庸人又烏知己爲他人之代表卽應盡其義務者哉故生種種不平之現相而致一家無安樂之興味矣苟繼母奸惡不慈子女必受其荼毒或子女桀傲不馴繼母必受其忤逆此人情不平之常理顧不平之

原因由何而起蓋天然義合之理未明彼此各懷非親生之意見暗存心跡以致乖戾嗚呼舜遭極不慈之後母而能大孝後世有幾人耶嘗聞古今賢哲多出賢母之善教而繼母善教前子者罕蓋非繼母心術不公但知寶愛已出之子女不以平等真誠之慈愛待前室之子女卽子女性質不醇恃其內外祖父母之愛護而不聽從繼母之命令故作刁難存心違抗故耳然欲兩方之慈孝須恃當此境者仁術程度之高低以爲主而兼一家至親骨肉維持之熱心以爲輔而後始能責其教育之有成此間複雜原因不可概論大抵繼母入門時前室子女年齡幼稚智識未開繼母誠能以慈愛爲心視同己出則感情易入教導之功亦易顯苟其子女年已及壯或賢或不肖資格皆成爲之繼母者雖有賢能亦無所爲用不過徒負名分非盛德宏才不能令其悅服矣設遇兩賢相值乃其家之幸福故古語云中年喪妻爲大不幸此之謂歟嗟乎世之本身母賢子媳猶且不肖况繼母誠不賢者乎故鮮能寧其家苟得彼此均殲其非親生之意見凡事大公無私以恩義互相感化久之使其意合情投自然上慈而下孝然後始得其平焉鄙人髫齡失特性復不敏蒙先君之慈愛受趨庭之訓誨先君以世傳文德擇婿必重文行高范伯子之英才故不辭小嫌授以繼配之命自慚德薄才庸夙夜惶懼誠恐有忝所生而累祖德故于歸之後拜於前室吳孺人墓下不禁蒼涼身世之感而揮無窮熱淚祝之曰吾爲子續殆命也夫今爲子之代表子之父兄子女我之父兄子女也應盡之義務不得而辭焉子其有知乎其無知乎且弔之以詩曰他日黃泉會相見眼前人事歸吾營故廿餘年間兢兢操守未敢稍貪自逸每遇一家患難之秋未嘗少避不幸臨老而作未亡之人不能從死則有生一日卽有義務在焉非敢自伐誠以此中實有仰嘗之甘苦聊語諸生以示爲繼母之義理有所在焉婦女雜誌

序

織餘偶筆自序

金朝麟

余婦人也才非射鵠愧執矢之未工識鮮解牛漫操刀而欲割無乃不自量度貽笑方家耶然閨中筆墨不過抒寫性靈非欲樹幟文壇也憶余幼時承先君子家教日課書數行卽漸知讀書日課字數行又漸知寫字且朝夕講解略曉大義稍長復取詩賦古文詞耳提面命日積月累雖未能深入堂奧蓋亦頗窺藩籬云洎結缡後夫子爲浙台名士漫淫六籍淹貫百家一時皆如山斗以余稍知文墨時相與賞析每遇月夕花晨卽景唱和吟咏頗多時復散失所留者僅存什一於千百而已竊思婦人不學甯知闡範男子不學詎識修齊余不揣固陋因女紅餘間略著女箴二十則家訓八章聊爲啓後計耳夫斯干之章其頌女德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而握管操觚之事不與焉顧漢魏以來丸熊畫荻之教彪炳史策詩家載唐上官昭儀評駢詩品一時名流帖服抑又何也余才雖不逮心竊嚮往之若云聰能咏絮接跡芳閨慧可辨絃追蹤名媛以自附於古才女之林也則吾豈敢時康熙歲次乙亥仲冬之吉天台金朝麟序

台州經籍志

雜流必讀自序

程 貟

賈子有言考必點多所歷也博必慧多所擗也兒子慶詒生五歲其父旣授之以魯論余惟延祐以來經藝

士幸不老牖下亦疲神於疊床架屋之帖括卽能緣經以飾事推事以就經矣鮮復求衆多古人至精絕極之心不知視盈廿一史中或刀筆散吏或入資騎郎或虛聲待辟或武力應募者見識何若乃搜諸子集曾寓目者斷章取義分條合璧因而各附史事成一編以課之未獲覩河南先夫子之修身姑竊比西蜀兩蘇公之策事名曰雜流必讀意後之人或不能競經義從正途則蒙師必須且令讀此又欲仕由雜流者亦得竭才以事君搏民而上合非僅一切以就功名之謂也第閨中目力有限兒子如不工帖括他日當有暇博覽倘遇深造獨到之言不妨摘取英華增注各條之下若稍未精當者卽斷無溷入焉或爾宿生於經義有緣爲之卽得則一部論語施用無窮亦不須滿腹爛講章矣抑吾恐世間人以麤心淺心勝心矜慢心猶嫉心謂學之染人甚於丹青欲廢此書不使雜流得讀余亦實無如何惟與自古以來能著諸書之人長太息於夜臺之下耳矣康熙己亥穀雨日西青散記

紅蕉集序

吳琪

古今女子之傳豈必以詩哉文章節義俱屬不朽然歷選人代鬚眉丈夫罕或兼擅况吾儕閨閣笄紱乎女子之正無非無儀苟絲句繪詞與文士爭伎倆抑非閨職所宜矣然不可謂文辭遂妨於節行也由來黃鵠鳴哀青陵矢志節行且彌增其光烈焉然則女子又何必不以詩著乎粵稽女媧煉頑岩以成質飛五色彩麗雲霞羸女托寒條以矢音應六律韻諧鸞鶯自是文心旣闢逸響相繩若皇娥王母唐山夫人班婕妤卓文君蔡文姬甄后左妃道韞令暉輩指不勝屈乃或文僅一斑光維片羽爰及近日不乏名流幕門賢懿家

金玉而戶隋珠。金星嬪娟。身巾幘而行衿士。窗闌翡翠方竟新粧。粉印芙蓉隨摛佳句。梳蟬雲之薄鬢。彩奪江郎寫麝月之雙娥。丸分越女金屏題罷銀管裁來。靡不光映錦囊。香分綺袖。或潔似清霜。遙聽鶴唳。或雄如飛電。迅激馳騁。或急湍奔濤。瀟灑龍門之水。或危巒絕巘。丹青雁宕之霞。美不一家。豔非同族。豈非明珠之六寸。而靈草之一枝乎。流綺先生梁溪名宿。宏詞博學。轡鮑凌顏。卓識清才。超班逸馬。性耽經史。癖愛香奩。頃輯八家愧子。碱硯之謬溷。隨評續集。多君珠玉之滿懷。帙富百吟。笙簧藝苑。篇售一絹。膾炙詞壇。字字鍛揚。概去牛神蛇鬼。言言追琢。盡麗儻白。鬪青靜而正思。而不傷近齊梁之纖麗。復不失漢魏之高古。若斯編者。可以傳矣。然則古今女子之不朽。又何必不以詩哉。夫抱貞靜之姿者。儘不乏批風款月。具挑達之行者。或不解賦草題花。彼有大節。或渝而藉口。一字不踰閫外。其視集中諸夫人相去爲何如也。紅蕉集

綠淨軒詩鈔序

林以寧

孕玉胎珠。夙稱仙姥。含靈毓秀。挺出名閨。是以文衡入夢。稱量爲徵。鶴警遙臨。寧馨是誕。珠來掌上。卽生照乘之光。燕入懷中。便有過人之譽。垂髫屬句。恆驚七步之奇。學語牽衣。能辨四絃之絕。生共閨閣。素聞穎慧。居聯邸第。熟悉芳徵。旣生東海名門。作配高陽華胄。行及標梅。欣逢弋鴈。聘來妝閣。藍田之璧一雙。迎自邗江。魚嶺之車百兩。覩西湖之盛事。錦被山川。看鷺嶺之祥光。香凝雲霧。余也不揣固陋。用綴催妝之詞。君方謬許稱揚。遽有嗜痂之癖。遂成神契。歷有歲年。月夕花朝。翹首江天。雲樹吳頭楚尾。常懷秋水蒹葭。今幸同宦京師。從遊上國。常謀會晤。時許過從。月滿華軒。笑斟綠醑。春深綺閣。共擘蠻牋。爰示新詩。屬加弁首。光華

溢目多於鮫室之珠炫爛如霞直奪赤城之氣頓使貧兒之室懷璧爲愆宜知孤白之裘喪羔是誚細讀詠史諸篇可廢董狐之筆再繹迴文妙製定掩若蘭之機瞻望白雲時有懷親之作偶聆黃鳥卽生求友之心孝自性成才由天縱落筆動關乎禮義岸徒月露風雲摛詞一本乎清真盡洗鉛華脂粉燕山寒重玉研凝冰北地風多餅花凍藥昨過高齋恍登三島和風麗日頓忘凜冽之寒冬瑤草璠華迴異尋常之凡卉郇厨羞陸海之珍羅列秦彝漢鼎鄰架皆古今之祕紛披宋豔班香胡麻飽飫恐迷洞口之桃花采鳳和鳴已識秦臺之簫韻玉皇仙吏雙謫塵寰鳳閣舍人偕來瑤圃二姓成姻世羨秦徐梁孟五花判事人稱蘇賈常楊夫人文與福齊才兼德茂王氏諸郎崢嶸頭角左家嬌女綽約眉峰德星之聚會堪奇家學之淵源有自向聞東箭南金之美獨擅吳中行見陽春白雪之歌競傳日下劇憐同調恨無玄晏之才欲序斯編媿乏徐陵之句焚香盥手三復佳章仲紙操觚略陳梗槩云爾內戌夾鍾下浣清明後三日同里女弟林以寧拜撰綠

浮軒詩鈔

綠淨軒詩鈔序

李淑儀

潤名西子儼對明妝山接南屏靚如曉髻生其地者恆多林下清標今有人焉夙號閨中秀質是知兩間淑氣鍾彼蛾眉遂令當世才人遜茲巾幘若我淑則徐夫人者非其儔歟夫人家本瑤華姿同姑射府君建節貴極盛於中朝母氏橫經禮教聞從早歲浣薔薇之花露吮墨晨哦繙璫瑁之書籤焚膏夜讀魚軒隨官探奇日觀星源梓里卜居覽勝六橋三竺橫錢江之萬弩筆挾銀濤弔宋室之諸陵詩題金盞吹香作睡行間

悉繞奇芬。繪影爲花。卷裏都成絕艷。固已兼庾徐之綺麗。不特擅鍾郝之風徽矣。旣而曰嬪高陽于歸太岳。一禽旣委得鳳閣之舍人。百兩初來儻鸞臺之碩彥。京兆畫眉之暇。卽事聯吟。東方割肉而歸。時聞賡韻。襞將錦紙。蔚成五色。雲霞譜以瑞簫響。應和鳴鸞鳳。擷花間之餘綺。偶倚曼聲。具玉茗之清芬。旁及樂府。惜爲女子。難聯玉筍之班。若作詞臣。定賜金蓮之燭。嗟乎。昔文君之遇司馬。猶蒙恥於酒壚。蘇蕙之嫁連波。間傷心於織錦。茲則貴同秦主。早贅蕭郎。美過大喬。遂偕討虜。膺河山之象服。絕殊寒素。縞綦儻臺閣之名卿。豈復尋常兒女。將雛是鳳。皆對日之英姿。在掌爲珠。有猜弦之慧質。課佳兒以執卷。儼然絳帳名師。偕夫子以論文。允矣翠帷。都講聞者。詬爲盛事。見之目以神仙。斯又福澤兼隆。縞幕罕匹者也。淑儀自媿寒閨。久欽懿範。一方秋水。夢隨八月潮頭。千里清輝。人在二分月下。屢濡蘭紙。未傳白雁之書。忽捧瑤編。似遇青鸞之使。乍開緘而諷詠。快覩隋珠。聊載筆以揄揚。附趙璧。豈特因風柳絮。僅稱詠自謝家。若令給札蘭臺。定可續成漢史。乙酉九秋。吳門咒花閨人李淑儀拜篋。綠淨軒詩鈔。

幽賞言自序

沈隱

隱少貧賤。鄙身花柳間。厭苦不得蟬蛻。一生初志。幾付之煙水雲波。自以抱琵琶。仰人向人而已。怨且悒焉。及依母氏。遊西湖。遇夏郎於西冷。謂從此終矣。豈知薄命憔悴。爲郎寄身名山水間。郎也青燈鐵硯。妾也土銹寒煙。閒居無事。楮墨自娛。但以閨詞無補世風。闡論恐譏大雅。故累葺累焚。芟夷半盡。胡天不惠。喪亂頻加。儒素寒流。復遭鼎沸。肺酒傷人。病深杜陵之肺。奚囊易老。天摧長吉之年。浣花溪上。妾招魂。白玉樓中。郎

作賦。士旣蘭摧。妾獨無情同柳折乎。但令青史無私行。從紅絲永訣矣。擷芳集

春水舫殘稿自序

尤 瑛

心所欲快之境。值事無必格之理。則人世無恨矣。意所難名之鬱。幸手有可訴之筆。斯古今有言矣。嗟乎。恨矣。又何言。余生不造。如斷萍。如落葉。嘗自嘆。何不如香煙。始如縷。繼如篆。究結如閒雲。杳沒不可復見。不值人世恨。又何知古今言哉。而無如境愈幻。遇愈奇。於是嘗怪人恨而有言者。今轉自信言而不足以寫哉。嗟乎。不知人世之恨者。又何知古今之言乎。擷芳集

繡閒草序

馮履瑩

余輯姊氏繡閒草。計四千九百餘言。旣卒業。伏而泣。起而歎曰。嗚呼。我何以序我姊哉。花非花。霧非霧。不足比其輕盈也。絲桐練響。音容選和。不足並其閒靜也。秋菊有佳色。蘭草自然香。不足擬其幽雅也。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不足方其清和也。吾將何以序我姊哉。吾將揖班昭而與姊讀史。則班昭刮目。吾將招左嬪而與姊衡文。則左嬪隨肩。吾將起蔡琰而與姊調絲。則蔡琰偷父。吾將進謝道而與姊摩塵。則謝道衡官。吾將挈三劉而與姊摛藻。則三劉避舍。吾將攜五宋而與姊量才。則五宋執鞭。吾又將呼淑卿召希眞。而與姊聯句。則孟夫失色。吾又將驅紅橋。叱清照。而與姊填詞。則張李無顏。踢翻玉臺。打倒香奩。左塵才鬼。右使詩仙。草堂拜其後。花間侍其前。睡靜女形管爲拙筆。笑母儀內則爲迂篇。夫然而即使班昭抽祕。左

嬪驕妍足以賦其輕盈乎。蔡琰登壇謝道入座足以歌其閒靜乎。三劉草創五宋修飾足以寫其幽雅乎。孟朱捧硯張李鋪箋足以狀其清和乎。雖欲序之其孰能序之乎哉。於是驅我中書君逐我玉版師投諸定遠侯付諸姑皇帝敬昭告於蒙恬將軍蔡倫常侍且以謝我姊也。則吾今日之伏而泣起而歎也比於反袂等於廢書發丑九日同懷妹履瑩校淚拜識周浦二鴻詩草

園香吟自序

馮履瑩

嗚呼。濃^薰凝香之際。而吟壇寥寂。此時情事可勝感哉。余生以來憐香欲癡苦吟娛樂拈花釀蜜亦已久矣。奈緣家貧母老從事女工書卷就荒春秋幾易遺珠殘唾劫火秦坑回首少歲淒涼欲絕會蘭摧姊氏玉倚懷庭爰采葑菲用聯蘿薦於是重翻律譜更探花源從古偷聲摹芳攬秀坐臥衆香國中以消我少時之癡情癖性。豈知芳華易歇好景難留病鬼愁魔日焉相迫人生至此尙復何言然自念垂髫學詩中間斷續不獲揣摩成就乃爲愁病相牽俯首以待埋香此中悒悒有難以言語形容者香消玉殞其能已乎葉小鸞有云園香製就夫人字予殆有取乎爾也故以名斯甲寅花生日司香女子馮履瑩守璞氏扶病書周浦二鴻

詩草

餘生集序

陸蕙

餘生集者陳盈素哭母哭女而作也。余與盈素同歸曹門而盈素爲余姪山補婦故其生平所歷之艱苦余

知之特詳。盈素系出海昌爲實齋宗伯孫女。蘭侯太守之次女。母夫人汪氏久以博學聞。姆師之訓。涉及書史。有自來矣。年二十一歸山補甫四載。山補棄世。遺腹一子。亦未期而殤。所撫者惟髫齡一女耳。時或歸寧海昌。一博母夫人歎老。親弱女聚首一堂。月夕花晨。閒事吟咏。計其一生之樂境。無過於斯。嘻已足悲矣。歲戊午。一女猝以病死。未幾。母夫人相繼歿。仰無依俯。無育。煢煢隻影。有莫可控訴者。因一一托之於詩。以自寫其伶仃孤苦之况。深宵燈火。舉筆悽然。泣罷而吟。吟罷而泣。真字字皆淚痕也。今年夏。盈素出其詩一卷。題曰餘生集。屬余序之。余讀其詩黯然。夫余不能詩。竊聞詩之道。不貴綺靡。以能抒性情爲尚。今餘生集者。當勿第哭母哭女而作。蓋發之至情至性。直以吟哦當哀者。豈徒誇尙綺靡爭勝於閨門之秀哉。閱是集者。當勿第以聲律繩之。擗芳集

藉蘭閣草自序

孔麗貞

境有順逆。固不能強諸天。情有悲樂。亦不能必諸己。余幼居深閨中。蒙二親顧復。朝夕不離左右。每花晨月夕。吾父與伯兄共四方執友。流連詩酒。竟日方休。我母春則烹新茗。夏則設盆冰。秋則焚蘭香。冬則煮家釀。以待我父歸來。興若未闌。或評詩。或玩月。或理琴。敲棋。彼時余同長兄怡怡侍側。天倫之樂。至此爲極。故有雙親兩意同之句。以誌其喜。未幾。長兄謝世。余賦于歸結缡一載。夫君與幼弟相繼淪亡於一月之中。我父我母。復棄余長逝於八年之內。人世之苦。亦莫此爲極。形諸墨瀋者。亦遂易喜爲悲矣。情隨事遷。意緣境移。不信然乎哉。至若往來於歷水灤山。徘徊於繡戶紅窗。偶有吟咏。無不可於悲樂間分之。此小集之大概也。

癸卯春紅萼軒長兄憐余苦衷解囊付梓告成之日余始得知紅萼兄敍於前怡齋兄跋於後既感且愧竊恐世人見之譏予爲不揣固陋爾 摘芳集

拂珠樓偶鈔序

董雪暉

三泖如鏡九峯縹綠崑陰谷水之區多修竹怪石芳塘曲澗幽鳥奇花構數椽聚古今女史名媛詩刻及香閣錦箋畫片環植嘉卉護以疎籬思得一閨中良友晨夕共之則拂珠樓主人是主人天才濬發洗六朝之迷抉三唐之奧思入風雲言皆珠玉有目共賞茲不具論論其主饋南陽奉先卹族一賢人也隨宦常山決機贊務一才人也賜玦遄歸囊垂囊空而恢張舊業一智人也讀書偶暇描鸞刺鳳窮極工巧一慧人也隨吾弟歷江浙山阿水湄代多名勝而弔古拈毫徘徊弗去則又一韻人也香閨淑質得其片紙隻字嘖嘖歎爲詩人噫詩人特其一耳雪暉愚且拙時叩主人瓊瑤之贈如集中代書三十韻見寄是也兩人莫逆申浦間之隔一二歲主人時以扁舟見招歸石筍里相與坐玉壺室步心如堂啜佳茗評名花拈小詞論卷帙中逸事獲益於主人良多已如置身峯泖間而選勝移居之志究未得遂云今以是集置之案頭焚香展閱我師乎我師乎 摘芳集

花角樓吟鈔序

蔣季錫

詩三百篇首關雎所以美婦德著其幽閑貞靜被之筦絃奏之房中明化俗之原本於內次葛覃則后妃自

咏以昭儉勤。他如綠衣燕燕泉水竹竿諸篇。亦輶軒所必采。近代以來。風雅振起。芳闈不乏能文之彥。若祇歌咏雪月而體乖比賦。卽音韻纏綿。我無取焉耳。雲有陳君。本海昌望族。爲汝南查公子硯北德配。秉性柔順。夙嫋姆訓。旣歸於查。門以內肅肅雍雍。鄉黨之言婦道者。首推焉。憶昔相國文簡公。以愛女繼於余後。歸司農蔣姪。因得頻聚京華。每於暇日。道古論今。閒事酬唱。曾語雲有之才爲不可及。蓋慧質天成。復好經史。於風雅原流。探之有素。得其指歸。故所著實能登古作者堂。殆與徐賢妃謝道蘊有堪。後先輝映者也。余未識其面。而心乎愛之。今年春。寄示花角樓吟稿。并乞弁言。爰卒讀其詩。托興成章。咸本乎性情。以抒懷抱。全無纖刻之弊。亦無餽釘之習。斐居大雅。卽題鳥品花要。皆有深意於其間。非苟焉而作。溫柔敦厚。流連三復。不禁爲之歎絕。有德者必有言。於以徵雲有之德。直媲美於關雎葛覃。世勿以彤管芳徽等諸傳粉熏香之餘事耳。他日者。得相把晤。結吟壇於香閣。使余繼聲其中。以慰蒹葭之思。不大愉快哉。用綴數語。以塞其請。且爲誦詩者先導云爾。乾隆十九年甲戌仲春。虞山王蔣季錫拜手撰。花角樓吟鈔。

晚晴樓詩稿序

蔣季錫

晚晴樓稿。曹太史女所著詩也。太史爲兒子興吾同年友。以翰墨爲助績者數十年。六籍百家。獨闡精奧。世稱名儒。宜乎親承庭訓者。若左嬌徐惠。蔚然爲閨中之秀也。顧所作不輕示人。謬以余爲知詩。郵寄都門。欲一言弁其端。余聞王化始於閨門。故孔子刪詩。先列二南。關雎爲宮人所咏。至葛覃卷耳。則后妃親製焉。乃後世每以才思非閨閣之事。其亦未聞聖人之教歟。抑東萊氏所謂不以理視經。而以經視經者歟。余讀茲

集見其味腴寥芳，璫敷玉藻，則妙造自然也。繩句繪章，爛然有次第，則興古爲新也。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則遇之自天冷然善也。至其或念父母，或懷姊娣，孝悌之性溢於行間，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所以感發其中正和平者，又呂氏所謂胸有全經者歟。余幼承家訓，縫績之暇，時流覽墳籍，見古來女史所載，不乏取青媲白之流，而獨有取於扶風大家，以彼其才足以凌轢今古，而漢氏秉筆之臣於文藝之外，更以法度稱之人，倫之至，感動人主，迄今讀其詞，嚴正之氣令人肅然起敬。茲集其有遺風歟。風之正也，太史其採于家，俾天下驛其聲而吟之可矣。若夫咏絮頌椒，恐無關於宗經之意，卽推名媛，不敢與諸曹齒。擬

芳集

閨吟集秀自序

蘇婉蘭

三代之興，窈窕妃媛，有蓋世文才，搦管揮毫，馳騁於法度之中，爲世所傳。以興內教，近代以來，少習文章，六藝之奧，湮沒無聞。發華緘而思飛，嗟林下之風致，不及遠矣。茲者幸遇聖明，尙慕往哲，每獲一書，嗟其出羣，卽日勘校，悅目怡心，當分明記之耳。積有歲時，謬蒙深拾，於是咏萱草之喻，用寄幽懷。十年以上，具知委曲，獨念漢宮有水，情係無違，薦夢尙遙，思心成結。顧道家之祕言，察天下之珍祕，妙固可觸，憂釋疾目，玩意移縱，心所欲，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羣華競芳，筆如神助，亦謂生有餘幸矣。妾自省愚陋，弄文舞字，非婦人所便，每爲一字，若不由規矩，虛費精神，因吐其胸中割所珍以相助，纔記姓名，兼亦載吾姓名，相對展玩，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使知音者讀之，其間有稍異常流，當見其志。我勞如何，頗亦自適。吾反覆念之家，素貧儉，室

無雞黍之餐。無香薰之飾。每感篤念。隨時而作。誠知微細。何得動而輒俱。而面牆術學。神假微機。以達往意。獲我心焉。聞之前志。觀者勿以婦人玩弄筆墨爲誚焉。則足矣。

擗芳集

韋樓吟稿序

蘇曉蘭

吾杭自和知老人叛興壇坫。而閨閣之能詩者。更迭噪起。一時如蕉園七子。錢雲儀馮又令柴季嫻顧啓姬。諸秀皆負間氣。掇奇英。與鬚眉男子分樹旗幟。而其間尤以亞清林氏爲首出。蓋林處家庭清燕之會。鼓瑟酬倡。有飲茗鬪藝之樂。宜其寫景寄懷。暢發聲籟。無入而不自得也。客歲冬初。韋樓以葬兩大人來杭。過我問業。出官邸游覽諸作。請弁數語。余維序閨閣詩。世動引三百篇爲冠冕。吾儕弱質。何敢妄希風雅。第韋樓以清淑之姿。佐理簿書。暇卽拈弄筆翰。而纏綿悱惻。孝敬溫厚之意。尤奕奕流露。固非徒效繩草織句爲也。韋樓好學下問。余不能測其所至今將行矣。漁歌欸乃之時。必有感邂逅之蘭言。而以寫殷憂者。獨惜余抱疴焚研於韋樓復理故業。乃忽焉判袂。遂使蕉園七子之盛。獨有千古。韋樓行矣。方天子崇尚詩教。輦轂之下。首被化澤。將蕉園七子之盛。於今復見。不亦遐邇同風。後先濟美哉。

擗芳集

簫譜敍

沈纓

吾鄉中不專以詩名者夥矣。清溪鼓琴。碧岑舞劍。素琴擊磬。寄湘吹篴。蓉舫撫瑟。杜蘭摘阮。藝無不工。洵爲騷壇勝事。唯余不雅善興。到時作梅花曲。寄懷諸子。適尤進士在坐。令其以玉笛奏之。曲終而餘音繞梁。美

人不至。但覺夜寂香銷冷。對一片荒荒月色而已。戊申冬過抱璞齋。杜蘭出洞簫贈余。余重其誼。拜受之。花間月下。以之寄興寫情。未嘗不憶舊日紅橋夜冷秋風時也。第余攷古人樂書。獨簫未聞有專帙。林屋先生嘗言之。茲春三月。先生過敝廬。因請製譜。先生不之辭。閱月成一編。見示予。受而讀之。知其酌古準今。可與琴譜並傳也。將鋟梓。命序於余。念予素不嫻音律。幸得先生指示。可步趨清溪輩風。竟不贅一言。其何以塞責也。爰是爲敍。時乾隆己酉五月朔日。茂苑女弟沈纓謹譜 簫譜

浣紗詞自序

沈 纓

余初不喜填詞。相饋之餘。停鍼之暇。惟斤斤於五言七字中。蓉舫夫人輒笑之後。與清溪張姊交。觀其作詞。能移我情。歲戊申。始研心音律。自唐迄宋諸名家詞。靡不手自鈔錄。興之所之。恆徹夜忘寢。細雨篝燈。冷光如豆。弗知倦也。旣清溪歸江城。音信與余往來稍疎。然夜闌燭炬。每寄新詞。相商榷。未嘗不以風雅爲宗。夫向之見棄如彼。今之所好如此。愁花怨草。果何所見而云耶。密意深情。亦想當然而已矣。至於存正聲移宮羽。願清溪尙有以進我也。己酉春日。散花女史沈纓自敍。吳中十子詩鈔

停雲閣稿序

尤澹僊

論詩者。輒曰效法三唐。夫豈然哉。爲此說者。蓋不知詩之本也。凡人蘊其所有。而欲因言以宣之。大抵抗懷今古。俯察品類。而形諸歌咏。弗能自己。蓋根於心。發於辭。三百之經。具在果。何所效法耶。沈君持玉。吳中女

士也。性靜淑，好讀書。與余媯姪姊妹常得相聚，論詩頗有同見。或分題吟咏，或尙論古昔，卽有聞而笑之者。余二人卒莫之顧也。君事親至孝，定省視膳，婉容愉色，以承親之志。且素無兄弟，能令親顧之而忘膝下之無兒者。是非嬰兒子後之一人乎？余讀其詩，重其人，蓋自有足以不朽者在。豈特區區韻語而已？雖然，卽其舒寫情性，體物比類，彼規規焉效法前人者，亦孰能至於此？乾隆己酉孟夏，寄湘愚姊尤澹僊敍。吳中子詩鈔。

繡餘集序

江珠

世之女子以詩鳴者不乏，然好者多工者尠焉。蓋詩旨雖微，必多讀書，貫古今，苞羅旁魄，而後陶鈞詩思，語無不工。今之肄詩者，大抵略涉唐宋數家，能諳競病，卽以爲作詩之道，已盡於斯。以故玉臺標格大率卑靡，此胸鮮典實，溺習浮華之弊，蓋不獨女子然也。繡餘集者，沈媛蕙孫所製，近體已推高格，古風尤爲絕見。其豔也媚，不傷骨，其淡也簡，有餘味。其清也寒泉皓月，其壯也劍拔弩張，非讀書萬卷，精博古今，烏能若是耶？往余讀廣陵黃淨因、松陵任清溪二媛之作，驚其奇才博識，力掃鉛華，今始得媛，則女子之工詩者，不亦罕歟？是集行世，俾閨閣中慕其風，以反其失，余有厚望焉。同學愚姊碧岑氏江珠拜書。吳中子詩鈔。

心閒館小草松風閣詩序

席佩蘭

蘭言織錦，機中乏姊妹之花。絮詠團香，鏡裏缺雁紅之侶。巧星惟一，美璧難雙，所以戚哀競秀，單篇見賞於

魚家昭憲聯吟殊禮久崇於麟德何圖今日復見斯人屈子茝湘妹夢蟾竹田別駕之女也齊心友愛比萼聯趺竟體芬芳如蘭亞蕙紅窗對繡擘來同繡之絲翠黛雙蛾畫出交柯之柳方劉家之伯仲並擅風華擬趙氏之英皇偏饒才思每當茗潮破夢梨雨催詩釵縈沈水之煙髻妥輕雲之影往往清機天朗逸思風飛揮毫而寶釧齊鳴拂紙而翠鈿爭落嚴推敲於一字姊卽賢師賭競病於雙聲妹真勁敵可謂掃眉中之競爽不櫛士之二難者已兼以母原道韞兄是靈均四座神仙一家詞賦林花獻笑爭開鑿鑑之圖園果吹香便仿來禽之帖鏡檻之初蟾欲墮案尙橫琴畫屏之瘦燭將低棋猶覆子聰明太甚福慧難兼冰未泮夫春紅霜已雕夫夏綠於丙子歲二月得疾先後九日卒卷施之草心已先傷棣萼之華根旋見拔青鸞雙去難留娟嫫之裾紫玉同仙竟返姮娥之隊別駕追思叔姪痛憶金瓠拾繡帶之殘詩檢鍼箱之遺稿附於哲兄子謙所作之後以永其傳錦綴珠聯應入玉臺新詠蘭熏雪盥宜教金刹收藏竊附神交聊疏短引編成香茗已看與鮑昭同傳集號然脂終合付徐陵作序嘉慶己卯春三月道華居士席佩蘭序心閒館小草

明三十家詩選序

曹貞秀

選詩之家大要有二曰以人存詩以詩存人以人存詩則失之濫而無當別裁之旨以詩存人則失之嚴而罔具尙論之識求通兩家之驛去其失而兼其美者戛戛乎其難矣允莊夫人汪季懷先生愛女也幼稟庭誥溺苦於學所好尤在五七言其自漢魏六朝三唐兩宋諸家靡不博覽而窮涉之故所著自然好學齋詩沈雄古厚縵渺悱惻掃盡脂粉習氣每一篇出驚倒耆宿洎歸孟楷司馬則琴調瑟應益入詩國而游其所

論議與所倡和皆極命古今。盧牟衆有視古秦徐管趙者流蔑如也。歲庚辰取前明一代之詩甄綜決擇。自劉文成以迄夏節愍爲三十家詩選。釐爲初集二集。每卷於正選後附錄同時諸家以分主客。每家繫以事略。旁采各家評論。以備參考。大旨以詩爲斷。而或其人之勳業操行。有足以昌其詩而重其詩者。則仍列正選。以垂激勸。於別裁之中。寓尙論之意。精思慎擇。閱三年而始竣。以余亦嘗究心此事也。削藁相示。屬爲之序。余惟選明詩者兩家。竹垞之明詩綜。則重在人。歸愚之明詩別裁。則重在詩。均爲善本。而均不能無或嚴或濫之失。甚矣選政之難也。今觀茲選。論詩則務取清真。力刪俳僞。論人則務崇名節。堅斥邪僻。洵能兼兩家之美而去其失者。吾知茲選一出。實足以嘉惠藝林。裨補風化。而匪僅爲閨閣之傳書也。余茲衰晚。撝揭米鹽。不復能耽詞翰。而於茲選獨不辭而序之者。誠以夫人之詩爲當代僅見之才。而茲選又當代不可廢之作。有樂與之論。而幸覩其成者。是用弁以荒言。質之來學。知竹垞歸愚兩先生復起。亦將不易斯言也。是爲序。道光二年歲次壬午長至日。長洲墨琴女史曹貞秀序於里門之寫韻軒。明三十家詩選

明三十家詩選序

梁德繩

明三十家詩。余女甥汪允莊所選定。允莊爲女兒應銅季女。祖千波。早年成進士。觀政刑部。年二十四。乞假歸。不復出。藏書之富。甲於武林。父天潛。博學工詩。隱居不仕。諸子女皆能讀書。允莊尤慧。年七歲。賦春雪詩。居然成章。誦木玄虛海賦兩過。卽背誦不遺一字。觀書過目不忘。蓋異才也。適同里陳孟楷公子。孟楷爲雲伯大令子。大令以詩文名海內。孟楷承其家學。蚤歲有聲。先伯父學士山舟先生。夫子周生先生。皆激賞之。

論者有金童玉女之目茲集之選雖曰詩選實史論也蓋明三百年自高帝以馬上得天下草菅文士成祖以叔攘姪芟雍忠良中間奄人權相望塵接踵又以制義取士詞章古文無真知灼見雖有七子主壇坫者務以聲氣相高文章之途有市道焉虞山蒙叟列朝詩選富矣冗雜無次序小長蘆釣師明詩綜較有次序亦博而不精沈歸愚明詩別裁卽明詩綜約選之沿襲皆前人舊說無足觀覽今允莊所選以清蒼雅正爲宗一掃前後七子門逕於文成青邱清江孟載諸人表章尤力至於是非得失之故興衰治亂之源尤三致意焉讀是書者不特三百年詩學源流朗若列眉卽三百年之是非得失亦瞭如指掌選詩若此可以傳矣余讀此而悲女兒之早逝不得見女甥之學問成就如此也余又幸女兒雖逝而女甥之學問成就有如此也讀而歸之書其簡端卽以爲序道光二年壬午正月錢塘楚生內史梁德繩書於古春軒

明三十家詩選

潛蘿軒初稿序

沈善寶

蓋聞槎浮銀漢乞靈巧於天孫書讀瑯嬛探祕藏於仙史曲江巨製筆挾風霜燕國鴻章篇裁錦繡歷傳名宿於當時更見閨英於此日是知琪花瑤草呈奇於元圃丹邱和璧隋珠毓秀在名山大澤惟我孟緹賢姊清河華胄莒縣名門椿庭問字秉家學之淵源萱室傳經得國風之和雅幼嫋書禮穎悟無倫長習詩詞溫柔有教紅桃臘面具璇闕明豔之姿青李揮毫仿筆陳縱橫之體共羨頌椒佳叶澄景青陽遠傳拜月新吟蛾眉鸞鏡裁花作骨第金粉於六朝鏤雪爲神弋英華於兩漢三影擅詞客清真四愁寫美人贈答枕經薜史繡廁成翰墨之林摘豔薰香鏡檻卽縹緲之所則親承有伏女風徽績學亦曹姬流亞至如姊妹花前棣

棠枝下綠筠繪月紫笑含風烹雀舌於新磁清迴詩味爇龍涎於古鼎碧裯文心阿連刻燭扣霞水之舷織素分題結蘭台之社拈來紅豆曲譜雙聲界出烏闌詞裝七寶墳簾競奏兮換羽移宮花萼交輝兮珠圓玉潤則劉家羣從僉推不櫛書生宋氏連枝豔說掃眉學士迨夫結縕名族補袞深閨雲翹仙侶本異凡塵蕭史好逑詎譏天壤玉堂金馬比肩人氣吐長虹鐵畫銀鈎繞膝兒聲清雛鳳拔金釵而沽酒相敬如賓置紅袖以添香終溫且惠蘋蘩偶暇呼新婦以推敲花柳方妍偕藁砧而討論倡予和汝百幅鸞箋選韻聯吟一螺翠墨織成鴛錦五絲皆交頸之文按到鵝笙雙調卽同心之譜則篇章富麗雅勝秦徐琴瑟和鳴直追趙管若乃隨親歷下侍宦陶山訪漢主之粧臺覓蘇康之故壘濟河浩浩如倒詞源岱嶽蒼蒼另開詩境牽衣賦惜別之篇清猿咽雨陟屺多望雲之作畫角哀秋旣而金臺遠至覽煙樹於薊門玉棟頻過玩露葉於太液連雲雉堞鳳闕崔巍映水鼈峯龍樓縹渺借皇都之壯麗抒雅抱之宏深是以一編冰雪之詞又得千里江山之助則鹿車躬挽桓少君應愧無文鴻案相莊孟德耀何知作賦及其終天抱恨廢誦蓼莪遠道繁愁夢吟池草續杏殤之詠悽絕生平填梅落之詞香銷色相秋風蟋蟀易觸離懷春雨鵠原難申別悃品簾乍捲暮瘦影於花枝畫榻頻欹遣病魔於蘭帙值雁憔蛩悴之天興月落雲停之感則玉璫寄札倚清照之曼聲錦字緘愁述令暉之蘊結今則編成甲乙壽彼棗梨蒙索鄙言爲弁首欣瞻全集以輸心焚膏展讀盥露重繙詎意今人獨彈古調蓋以芬芳悱惻之懷寫離合悲歡之境性靈結構撰根孝弟以立言意匠經營茹古今而達意思深語雅胸有千秋格調雋高目無餘子庾清鮑俊垂秋露於海苔柳月秦雲播春風於瓊管此誠閨閣之仙才豈等筆琶之凡響善寶抱書癡於陋室負詩癖於寒窗午夜搜吟未甘畫虎庚晨涉獵辛苦

雕蟲鶯嶺輕離應被湖山笑我鳳城乍至何期萍水逢君辱環珮之先臨三生快覩證苔岑之夙契五載交深林鶯春喚每勞折柬以招遊稻蟹秋肥常約開尊而覓醉推衿送抱誼若雁行似漆投膠愛忘燕石詩敲粧閣清談欽道韞之詞鋒譜重金蘭卓識羨憲英之敏慧選來奩豔遠過攝芳細輯然脂接踪正始同爲官隱金門豈異夫鹿門藉慰羈棲春月迥殊乎秋月茲值佩萸令節適逢錫嘏良辰長庚與寶婺齊輝錦帨共珠槃共燦赤籬叢菊香舒晚節之花北沼芙蓉采奪芳春之色授長生之籙降王母於西池歌偕老之章見仙翁於南極身榮象服羨福慧之雙修天錫龍章備箕疇之五福同著文章而壽世日月升恆更看萊綵以承歡履綦咸泰善寶不慙蠡測用祝鴻釐紀此月杖家稱慶得聽九如都荔之歌待他年花甲開筵更敍一品和鳴之集道光辛卯九月杭州沈善寶澹蘋軒初稿

重刊法苑珠林序

呂琴姜

式仰駿迦首崇調御青蓮煥相之辰紫山寄莊之始髻湧百寶睫照四天吉祥之瓶廣納赤宙智慧之藥俯接黔毗莫不因妙以立覺藉寂以探機設教止乎一慈建謡俟其頓悟上行所屆微言已伸復以三界昏寢六賊攀緣鼠入角而焉通狼守齋而易毀於是轉意珠之朗揚慈水之瀾吐奧旨以拔迷根積雕談而揩險樹芬逾薈蓄夢發優曇雖四十九齡未拈般若之義而三十二士各示依趣之階無說無聞天花早墮非堅非久蠟印自傳白馬創刹羽林之使初歸神龜肇年洛陽之求益備乃使九乘大典西辭乎流沙八梵唄音東脣乎震旦自迦葉口授之文菩薩淨行之品覩驪龍而豎指逢飢虎以施身請雨有經移山著論至於辨

意長者成貝字之篇。善思童子效琅函之誥。成敷精業婉迪羣蒙。加以前皇黼辰喜闡勝因。儒生綺毫樂爲釋用。梁帝重雲之講既耀南區。姚氏草堂之集實隆北學。曇柯之所宣釋羅什之所發明。彥和燔髮編定林之經藏。小山潔願獲開善之香奩。由是綿袞繁臻金繩密約。莊情束影之詞啓謬開賢之制。足以躖靈飛之綠檢。抗聖藉之丹籤。列棟連甍浮煙散竹語。夫博涉從事斯難索。彼菁華懵徒莫憶。乃有沙門釋道世者。植蹤唐代應詔西明學通內外。誼合教宗擬彌天之道安。爲方袍之平叔。愍夫真如易陽法匠難遭。遂乃綜覽義林。穴穿奧蹟舉其綱紐。明其指歸。闢入藏之鍵。挈一裘之領。大乘小乘之別。幽顯俱詳。語業意業之關源流可溯。如酥就熟。億轉不窳。如水散泡。千沫共見。百篇之目既析。四禪之用皆純。若其敬攝旃檀聿宣慧炬。日精入口炫白淨之宮。月愛舒光孕青霄之座。鐵豬受矢玉象扶輪。獨守心王不離智食。富樓那之姓氏標若星躔。波頭摩之刼壽羅於紋掌。欲使維衛威神感而卽應。尼乾邪計見而輒摧。此則僧祇之本律亦讚述之願海也。因以湔濯塵冥解脫頑固。七珍勤表五濁泛陳。以蓮舌爲振鐸。以紺素爲長桴。汲汲苦言。恨恨淒韻。逆風爇熾懲導慾之心。行廁畫瓶泯惜身之念。四蛇引於鼻耳。二鼠逼於腎腸。凡諸怖畏足起信心。倘使鉢露能濡自無酸酷。幡雲獲蔭豈遇塘煨。敲骨剔髓之誠濟生非恠。掬土雇花之細得報靡窮巨障裂而長空明深痼蠲而凡劫盡。此猶禦寒之設諾拯渴之蘇陀福利之階斯爲最要。至若曲辨情靈富該圖史。縛英彬蔚麗篆紛綸。事多集夫佚文語每秀於天拔。鵠園異跡香散驚精馬苑餘輝華飛璫珞求黃練於安慧神漢浮來夢白服於疊延夜光照徹興公銘頤遜此芳塵休文碑狀媿其妍製多聞親授阿難爲之展輅總持強記摩詰於焉避席信可以翰航衆品看核橫書獵藻者珍比青箱饋貧者非徒黑學宜其千禪不刊三教

傳錄者也。世所行舊槧本，曾經明人竄改，妄析爲百二十卷，全與新書藝文志著錄百卷不符，以致簡葉違錯，章段崩離，字句之間亦多脫誤。邢子才之一適，非可例觀。賈慧遠之五論，難期闡合。披卷尋覽，能勿慨然。清信女士董申林，虞山蔣伯生大令之篷室也。生善女號天仙人子，珉膏飫齒，石黛修蛾，悅意馳稱，妙音作眷，懸金九十日，爭譽便娟，載車五百丸，皆名歡喜。琉璃硯匣，不犯綺詞，迷迭薰爐，潛持密教。因披藏本，用勘此書，始知萬曆之訛，曾非惲上之失。丹鉛既匝，緇論悉明，遄發宏心，謀資衆悅。同時名閨淑儀，大善知識，咸分華臺，襄助銕梨，共得百人。費凡千鎰，校讎審察，鏤造精嚴。以道光七年春月刊訂訖功，福不唐捐，美冠諸蘊。阿育建塔，受夙世之慈緣；瞿夷獻花，遘閻浮之良匹。寶髻尊宿之前，六門開示；優婆塞夷之侶，四諦顯揚。竟令佐樓半字，易旁行倒住之風脂；那全勝播辨物類名之訓，成一切種智爲三界導師。具此淨因，超於戒垢。天銀闕下，鶴女無遇辜之經；水香園中，鹿母迎善見之律。十重緹褶，偕慧日而齊暉；五色霞牋，垂法濤而愈永。興言褒讚，略敍毗尼；心塵未離，空懷影管。心田被潤，欲丐青苔；雖來旨之勉酬，慙覺緣之終蔽。謹補遺志列女傳

小鷗波館文鈔序

龔玉晨

在昔玉臺作序，中有麗人瓊笈曩編，尤多作者。宮女誦洞簫之賦，婕妤工團扇之詞，南嶽則雲玉書方，左嬪亦鬱金作頌。玉色與瑤情並，秀蘭心偕蕙質齊芳。側墨會於靈簫，惜華年於錦瑟。寶茲女範麗矣，仙才管姬湘玉，西冷妙選，南國芳姿。二八彈棋，十三織素，近湖山之佳麗，鳳嶺停車。問門第之清華，鷗波著錄，郭芍藥

金璫玉珮。望遠疑仙。虞櫻桃硯匣筆牀。神清似玉。詠牽牛之西北。飛孔雀以東南。儲藏寶鑑。蘊申林愈意之才。被服仙詩。慕羅郁觀香之事。其明鑑也如彼。其秀慧也如此。其歸我夫子頤道先生也。孟珠西曲宋玉東鄰。麝月掌書黛華捧硯。趙陽臺之顏色李絡秀之才情。庭前梔子自憐。謝女同心。莊畔蓮花人識仲姬小影。花爲環珮。恆有異香。雲想衣裳。最多仙氣。圓姿替月流光。則徘徊照人。綽態臨風吐氣。則芬芳勝我。於是團香作字。鏤玉成書。鏡奩朝啓。已聽微哦。簫局夜溫。猶聞永歎。雅度則流風迴雪。妙論則屑玉粲花。和劉令嫋穿鍼之詩。效江采蘋剪刀之賦。夏雲英三生夙慧。闡誦孝經。周玉簫一卷新詞。比諸形管。淪冰甕而選韻。漱玉詞工。當畫檻以臨池。簪花字好。抄紫微之朾敍。寫花蕊之宮詞。加以巧蘊穿珠。妙逾織錦。月華靜夜。露溼笙囊。花影閒庭。香移筭柱。六出豔菱花之鏡。四照明芳草之燈。林幼玉之書函。書中玉潤。莊暗香之琴曲。琴上香濃。春生畫閣。一雙之銀押低垂。人在碧城。十二之闌干獨倚。可謂靈心第一。仙貌無雙者矣。其從我夫子宦遊江表也。鵠舫頻移。魚軒屢駕。九峯黛色。畫入雙蛾。三泖圓波。照爲明鏡。畫青蘆之城郭。弔紅豆之村莊。虞山高會。蕊宮花史之圖。滄海曾經。蜃姥珠光之字。方之清娛玉貌。侍太史之俊遊。樊素嬌姿。伴香山之居士。茲從茂苑來賦蕪城。訪月觀之鶯花。弔雷塘之煙雨。凡玉鈎古陌。鐵樹故宮。愛敬新塘。蕃釐舊觀。東陵聖母之廟。南宋繡女之祠。莫不寫以烏絲。銘之雀硯。夫子愛逾碧玉寵甚瑤英。新開玉樹之堂。別起瓊花之館。華闢以珊瑚作障。重簾以翡翠爲鈎。奇服應圖。睡染石華之袖。文房啓篋。春融玉帶之袍。綠章赤牘。內記室之清才。碧水丹厓。女山人之隱操。宜其蘇公春夢祇重朝雲。羊侃名姬最憐靜婉者矣。近更拈花問道。指月盟心。篆來鸚鵡。妙解譚經。修到鴛鴦。都能識字。聽智瓊之仙梵。答靈照之禪機。額粉銷香。髻珠卻月。鳳

證配瑛之果，彩鸞書本行之經，豈非百歲姻緣。三生福慧者乎。玉晨堂前理瑟，愛聽雙聲，厨下調羹，憐同
喙。當日橫波南浦，曾迎桃葉之歌。他年歸櫂西溪，莫誤梅花之嶼。卿宜自愛。一卷珍藏，葉之書我見猶憐，百
幅護蘭英之集。道光三年歲在癸未仲春三日錢塘龔玉晨羽卿氏敍於邗江官閣之燕香堂。小鷗波館文紗

重刊陳迦陵婦人集序

管筠

在昔玉弩經天，金甌墜地，黑慘鶯花之劫，紅飛金粉之灰。才人則豔異成編，遺老亦夢華著錄。弔舊宮之紈
綺，苔華無以喻其貞，哀遺世之嬪娟。萍蓬無以宣其怨，感其遭際。則彤管以紀之，美其詞翰，則玉臺以識之。
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迦陵先生穎川公子，陽羨書生，舟行罨畫之溪，家近善卷之洞，抱湖
海之襟懷，感滄桑之遭際，搜羅墜粉，憑弔遺珠，跡其托始宮闈，旁搜戚畹，則秦臺玉女，齊閣香姜，白柰簪花，
青蓮咒鉢，有萬年公主之誅，無九華安妃之誣。斯則漢武內傳，遜其暇博，天寶遺事，無此悽惋矣。若其玉女
星明，美人虹起，荀崧之嬌女，突圍劉遐之健妻，卻敵竹監，起娘子之軍，玉壘建夫人之節，亦其次也。亦有蕙
質蘭心，玉情瑤怨，若蘭織錦之巷，夷光浣紗之溪，字繡笙囊，銘鑄簫局，鄒璿妙筆，媲美右軍，謝韞清談，傾心
劉柳，又其次也。若夫零香斷粉，冶葉倡條，碧玉新歌，綠珠舊寵，奪李願之真珠，辭薛嵩之紅線，王子敬之桃
葉，蘇和仲之榴花，蘭芝誰憐，新婦蘿蕪空憶故夫，則又繼蘇鵠杜陽之編續張泌粧樓之記者焉。嗟乎，江山
花月，易動閒愁，家國滄桑，尤多慷慨。續隋唐之嘉話，兒女情多，補陳蜀之餘聞，英雄氣短，青衫憔悴，誰識東
吳少保之孫，紅粉淒涼，宜增侍女小名之錄。小鷗波館文紗

琴清閣生香館詞集序

彭儼鴻

琴清閣生香館詞集者。梁溪女士楊蘂淵長洲女士李紈蘭之所作也。廊有響屨。本爲雅麗之區。徑可采香。舊是風流之地。以故紅豆度曲。白紵按歌。鬪草藏鉤之儔。莫不倚蕙作質。將蘭爲心。落煙雲於頃時。攬月露於尺素。裁剪花葉。咳唾珠玉。大江之南。閨閣多秀。由來久矣。若乃中朝世系名族。令媛翩如織錦之才。婉若飛鸞之貌。生小侍側。妙解琴聲二絃。長成問名。能賦玉臺一體。靈珠抱其徑寸。慧業具於三生者。尤可得而言焉。蓋蘂淵紈蘭者。楊蓉裳李虎觀二先生之淑女也。名人之子。雅愛吟詩。不櫛之士。更工按拍。世有姻舊。時相過從。每至金闌春明。荻塘秋曉。三五之月。流耀第二之泉。瀉聲結伴。淪甌聽雨。翦燭振佩。鳴釧刻羽。引商此如弄秦女之簫。彼則漁湘妃之邃。此如陳女媧之瑟。彼則奏雙成之璈。交唱疊和。設色選聲。譬入廣寒之宮。聆羽衣之曲。洋洋焉。盈盈焉。靡可得而軒輊也。顧蘂淵家似鮑姑。閥比班氏。老親幼弟。蔚爲哲匠。諸姑伯姊。亦稱宗工。柳絮之吟。無輟於佳日。花萼之集。有輝於閨中。滄海一洲。盡見麟角。丹山萬里。俱爲鳳聲。勝事愜心。高風悅志。故其爲詞也。若春雲之在空。似惠風之拂樹。絳絲微颺。鳥韻乍和。羣卉弄香。衆蘋揚馥。悠然怡人情也。而紈蘭則自爲新婦。遽賦遠征。從公子而侍親。指長天而寫怨。衛女思國。常感念於淇泉。班姬悲秋。益歎歎於紈扇。永夜還家之夢。何處望鄉之臺。銀缸在手。而鮮歡。金樓發音。而長歎。故其爲詞也。若木葉微效。哀蟬始鳴。孤雁叫雲。寒蟲咽砌。收衆響之瑟慄。并萬態之蕭索。不無愁歎之言。惟以蒼涼爲主。此則所謂調無伯仲。遇有差池者也。或者遂以爲歎娛難工。窮愁易好。準此而論。不無細優。予謂

不然鶯燕之遇陽春草木之逢素節飛語自得其落韻知佛土之國極樂人聞之不長恨要以異曲同工殊
涂其軌譜之笙簧而可詠被之金石而足歌斯堪尚耳夫赤壁大江曉風殘月作者異境賞者異好然經韓
女伴繡幕風光足以抒遺性情揮灑興會必使操鐵縛板除玉連環有擊筑拊缶之風無拂草依花之致又
重其面目無當體製者矣予昔居京師曾識紹蘭之母倪夫人尙未知橐淵與紹蘭爲同心友也適夫子自
錦城歸蓉裳先生以此二集屬夫子命予爲敍予雅非知音豈當顧誤念昔少日曾聽紅杏之詞迨今年
空坐青綾之障實有恧於壇坫莫能究其委原聊爲弁言道厥崖略庶覽者知娘子之軍可以獨當一隊美
人之賦真堪竝壽千秋云爾嘉慶甲戌孟秋月上澣碧雲女史彭氏儼鴻敍

小檀齋室彙刊閨秀詞

聽松樓女訓序

陳爾士

予自辛酉冬歸錢氏未逾四月先舅棄世不得稍盡婦職終身以爲憾吾姑屏當家事勞瘁日甚良人專意
儒學不問生產予暗弱多病未能佐中饋以釋姑憂細人翕訛每有煩言而吾姑慈愛不加譴責予唯式奉
吾母之訓將以和婉處以戒謹八年之間幸免譽尤戊辰良人入詞館己巳改官戶曹逮迎養京師予亦隨
侍辛未姑傳內政予賦性眷愚凡事口費而煩又不善積居姑衰病連年既不能先意承志又不能服勞奉
養使吾姑不得一日歡也今年二月姑已病劇猶謂予曰爾多病夜間無須陪侍蓋十數年來拳拳之愛莫
能盡述予方欲痛懲前失竭力奉事仰報萬一何圖天降鞠凶遽罹大故終不得以紓吾罪悲夫秋八月良
人奉櫬歸里以積逋之無以償也予率兒女留京師竟不克躬承窀穸清夜捫心罪莫大焉夫人之所以爲

人不可昧者性也。子之所以爲子不可失者時也。予以不學昧性失時以至今日悔笑可追觀諸女漸已長成當導之以理義爰於課兒之暇集錄諸經子史法言懿行分爲四門條列於左以爲榮辱之遭無定而喜怒之節實難苟輕忽以行之必將自貽伊戚故復爲此序冀爾曹以予爲鑒戒而益盡力於斯朝夕省覽知所兢惕庶幾寡過矣乎。聽松樓遺藁

閨秀正始集序

黃友琴

完顏惲太夫人選國朝閨秀詩竟既得校讀一過復承來命俾爲之序自惟生長不離閨闥讀書無多於風雅流別實鮮知識何能爲一詞之贊顧鑿帨之訓平日習聞因勉就臆見所及約略言之周南居國風之首而關雎葛覃卷耳樛木先列婦人諸作是知畫眉點頰者不廢言志申懷其從來遠矣世多謂女子有才非令德事夫含五常之性備五官之用女子亦人耳使或違踰禮法則雖才高柳絮顏若舜華猶當爲世所鄙棄若純靜專一而能職思其居聖人固將采而錄之矣况女子之於詩較男子爲尤近何也男子以四方爲志立德立功畢生莫殫吟咏一端宜其視爲餘藝女子則供衣服議酒食而外固多暇時又門內罕與外事離合悲喜之感發往往形諸篇什此如候蟲時鳥一任天機了無足異且敬姜不云乎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故嘗以爲女子之讀書屬文亦所以習之於勞而已今太夫人是編操選綦嚴實有以整壹人心扶持壺教興尋常月旦自命者不同自來詩家惟有唐稱極盛其見於唐詩品彙者宮闈並女冠外夷尚不滿四十人茲之所輯數幾廿倍固可見聖代文治之隆亦由風會旣開優柔漸漬千有餘年而後婦人嫋此者與織紝

組紩同其服習焉。夫女有四行。次卽婦言。言之不足。而長言咏歎。乃理之自然。苟言出於正。存其言。並存其人也。固非以矜張炫燿之意與其間也。道光十一年歲次辛卯夏五月旣望。宛平黃友琴謹序。閨秀正始集。

閨秀正始集序

潘素心

詩三百篇。大半皆婦人女子之作。而二南冠以關雎。蓋正始之道教化之基。所以風天下而端閨範者。在是矣。古名媛多通翰墨。班姬續史。伏女傳經。巾幘之才。直與鬚眉相抗。若夫徐淑寫紅牋而寄恨蘇蕙託錦字。以傳情。以及香蘭醉草之吟。釵鳳鏡鸞之句。言情之作。猶不失溫柔敦厚之遺。至若花裏送郎。柳梢待月。蔡文姬空傳笳拍。魚玄機漫咏蕙蘭。婦德有慚。其去正始之音已遠。然則學詩者必盡祛豔冶之詞。而得其性情之正。斯可繼二南之風化。卽選詩者亦必取其合乎興觀羣怨之旨。而不失幽閑貞靜之德。然後與詩首關雎之義相符。吾蓋讀珍浦太夫人正始集之選。而知其得於詩教者深也。太夫人博通經史。兼工六法。德言俱備。福慧兼全。其長於吟咏。不待言。而猶念閨門爲教化之原。欲有以風天下而端閨範。故內治克修。明章婦順。協蘋蘩之美。擅鍾郝之徵。雖古賢媛有過之無不及焉。曾刻李二曲先生全集。先生蓋敦孝行而明理學者。太夫人以閨閣之賢。而表章之。則其崇本樹德。相夫子爲循吏。訓令子爲名臣者。有自來矣。是編詩不下千七百首。計九百餘人。凡浮華靡麗之什。概置弗錄。且有不以詩存。而以人傳者。太夫人積數十年之力。蒐羅旣富。選擇必精。用以微顯闡幽。垂爲懿範。使婦人女子之學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盡刪夫風雲月露之詞。以合乎二南正始之道。將與班姬伏女媲美千秋。而豈徒斤斤於章句也乎。余未嫻咏絮。深愧塗鴉。

拙句亦蒙採取且屬弁言余與太夫人爲閨中友垂二十年其何敢以不文辭遠荷詢薦自慚琢玉貽誚方家知不免耳余老矣汴水燕山音塵遙隔不獲與太夫人揚搢文史重聯昔日之懽而兒子承慶薄宦中州日聆令嗣觀察公訓誨且得常侍絳帳紗幙之旁以竊聞緒論則亦余之厚幸也夫道光己丑仲夏若耶女史汪潘素心謹序閨秀正始集

閨秀正始續集序

潘素心

穀正始集之後四年癸巳夏完顏惲太夫人薨於汴梁官舍余爲詩哭之蓋悼絳紗之月冷傷形管之風微
哲人其萎大雅不作不止爲死生契闊也其明年秋女公孫妙蓮保郵一編至系之以詞曰此祖慈遺命踵
成正始續集也方祖慈疾亟牀前執手命之曰吾續編正始集未竟汝能繼成之則吾死無憾妙蓮保泣而
謹識之卒哭後四方女士未悉訃音錄詩就正如平時悉遵前例編次及祖慈昔常手定者分爲十卷附錄
一卷又輯補遺一卷共得詩一千二百二十九首其親知故舊以長歌當哭來者別爲一卷附之集後今當
付剞劂氏敢以序請余自惟與太夫人閨中文字交年最深感太夫人之維持閨訓宏獎名媛沒齒不衰而
女公孫之能似續祖慈妣也曷敢以老拙辭抑余重有感焉昔范喬泣研於髫齡元超接武於磐石士林稱
頌延爲美談不過子孫繼述事耳徒以膏粱弗克負荷忝厥居多翩翩者遂得令名非如伏女傳經班昭續
史身居巾幘能所難能者也今女公孫以蕙心純質習女紅嫋中饋更以餘工涉獵書史講求繪事奉重闈
之懿訓紹芳躅於謝庭握槧懷鉛袁茲大集以視服章縫而號繩祖武者難易何如邪藉非詩禮之詒謀深

漸有自曷能臻此抑由此而推之其諸孫羅立所謂瑜珥瓊環之秀猶龍比鳳之姿瑰奇穎異稱其佳兒者更當何如邪太夫人洵堪無憾矣至於是編蒐羅之富刪訂之精凡頌椒之麗句賦菊之妍詞與夫元霜絳雪之才玉潔冰清之體燦著集中覽者自得故無事鋪張焉獨是余與太夫人訂交二十餘年始而聯吟繼而贈別旣而哭輓一剎那頃恍如夢幻今復與女公孫把筆論詩曉懷手澤廣陵古散聞寂塵寰回首故人白雲縹緲余獨何情其能堪此耶道光十五年乙未伏日若耶女史汪潘素心謹序閨秀正始續集

閨秀正始續集序

翁瑛

初吾師惲珍浦太夫人選國朝閨秀詩名之曰正始集蓋以閨房賢淑性情爲正聖人刪詩關雎爲首故集中雅尙風格不重詞華爲女史之箴意微而顯積數十年搜羅幾及千家雖海疆外域有才必錄斯真推崇世之雅化不僅萃蘭闈之韻語也瑛江南寒族喜讀書嗜丹青然祇於古人卷軸中窺其藩籬而已長恨不得摩詰長康親爲指授終難問世比隨任豫中聞太夫人母儀淑德貫通經史於繪事深得家學惟分隔雲泥徒爲仰止丙戌秋太夫人以憐才下訪遂得執贊門牆荷示六法之要自謂受教以來筆墨較進於前然猶望請益於後嗚呼太夫人竟以癸巳夏薨頓失師資哀痛曷極當正始集刊成後仍多投詩及采訪郵寄者太夫人悉收奩中不忍遺棄暇則頻加刪定疾劇手授女公孫曰此四方女士聞風投贈及文人采訪見寄恐病不起有負來者之心汝其續編以成吾志嗚呼此痛心語也天下才女當爲太夫人一哭也瑛寫至此能不涔涔淚下沾衣邪女公孫極慧上承重闈之訓習禮敦詩女紅之暇作畫亦仿白雲外史筆意茲繼

承先志潛心編次。踵而成之。得詩十卷。附錄補遺。輓言各一卷。共計一千二百餘首。統名之曰正始續集。書來索序。瑛執經紗幘。鄙陋奚辭。第所敍只以采風而言。至侍奉重慈。克修婦職。相泰安公治大郡。教見亭制府成名臣。編輯蘭閨寶錄。以垂女誠。序刊李二曲先生集。以彰文教。製藥材。施衣食。拯窮乏。救疾厄。全活甚衆。瑛住中州。知中州人之感頌其前。此舟車所至。惠德頻施。更何能道其萬一耶。道光十六年丙申二月。平江女弟子金翁瑛謹序。閨秀正始續集。

獨清閣詩鈔序

翁端恩

嶧嶢臘尾。修蛇赴壑之時。侘傺離懷。班馬嘶風之日。不逢縞袂。苦憶梅花。牘有錦囊。懶拈筠管。忽辱珠璣之錫。快同冰雪之攜。浣薇蕙以開函。散葡萄而滿帙。紗屏夕諷。渾忘漏箭。音沈綵翰。晨披不覺。熏籠寒入。羨左芬之嗜學。媲鮑妹以摛辭。蓋吾閨儂賢姊。望重清華。幼而秀穎。護凡則才高道韞。詠絮吟傳。椿庭則譽著文通。生花筆妙。膝前蕙質。鍾愛偏多。掌上珠光。慧心獨運。巧裁藻錦。輒參微悟。於絲桐書學。蘭亭兼擅。寫真於墨竹。旣稱淹雅。尤善篇章。撫春序而銘蘭。曉秋風而倚桂。撥冬釭而吟燭。展夏簟而觀棋。積成滿篋清文。多在調脂餘暇。加以體工五字。古詩獨選。健仔律仿三唐。不櫛合稱進士。譜新詞於撲蝶。曲製紅牙。嗤未技於雕蟲。賦成繡口。熏香摘黠。盡屬名篇。選勝搜奇。益多傑構。洵足儻玉臺之新詠。掞彤管之鴻辭矣。抑在鄙人。請陳贅論。今夫蘭英綺密。不乏清裁。香茗幽閑。非無麗什。或賦新妝而開鏡。或吟殘月而論錢。尙皆脂粉爭妍。未免裙笄結習。至如伏氏傳經。大家續史。縱貽雅訓。罕播英辭。若乃人原窈窕仙姝。宅是清嘉勝地。何來

帝子眇眇以愁焉。有女嫋申申其詈。作者偏自據其鬱邑。讀者能毋致其然疑。豈知性類申椒。味含辛桂。魯漆室倚檻坐歎。由來女子善懷。賈長沙過汨投書。奚必大夫能賦。用是寄情蘭芷。託興滄浪。襲奇服之芬菲。列子閨中棣鄂已歎捶琴江上萍蹤又逢判袂錢門丞而餽歲苦乏餘間繡島佛以祭詩聊題儻句從此揚舲擊汰怕吟南浦之篇還看積雪飛雲擬誦北征之賦道光戊申小除夕常熟翁端恩獨清閣詩鈔序

孟緹年伯母許在弟

獨清閣詩鈔序

張縉英

蓋聞集有遺芳。幼慧早傳乎繡閣。編成香茗。高名久播於金闈。是以少女多才。縫雲鏤月。淑姬解語。屑玉霏金。稽之典籍。古來不乏聞人。觀彼篇章。近代亦多名媛。然皆學擅一長。未必藝兼三絕。若能精書畫於妙齡。工詩文於綺歲者。其唯我閨仙女姪乎。閨仙幼卽聰明。長尤敏慧。髻垂綠髮。競病能諳。面頃紅桃。風丁早識。椿庭問字。喜雛鳳之新聲。護室承歡。愛嬌鶯之初囀。以定省餘閒。作簡編自課。於是翫花韻于午晴。吟窗春暖。聽蛩鳴于子夜。鏡檻秋涼。墨沼生雲。細摹敘股。紅爐點雪。妙悟琴絃。寫到梅花。認前身以明月。描成鴻雁。聚落影於寒蘆。仿長慶之短歌。驅愁慢詠。續大家之小賦。借病閒吟。藉四時之佳景。爲衆體之傑裁。宜其芳思霞蒸。逸情雲上。文心穿九曲之珠。彩筆挹三危之露。神比蘭幽。品如菊澹。明璫翠羽。人誇不憚書生。佩玉瓊琚。我羨掃眉才子。僕雅嗜推敲。夙耽圖史。十年磨杵。詩中之甘苦。稍諳千里論文。卷裏之英華。可摘。時採

大作數章
入余詩選循竹林之舊事欣遇阮咸吟柳絮之新詞快稱謝蘊山川迢遞憑尺素以據懷筆硯荒蕪愧片言
之弁首道光二十八年歲次戊申三月陽湖張縉英獨清閣詩鈔

焦尾閣遺稿序

張綸英

焦尾詩一卷黃巖盧恭人之作也其人也餐赤城之霞攬瓊臺之月搴委羽之雲舞龍湫之雪千噦萬囀七
陶八冶挹彼靈芬成其詩境明月初上花光與之升降薄靄未收山痕若爲界畫蓋淵如也澹如也烽火不
情人間何世蒼茫駕鶴遂返瑤空縕繩之散誰收愁苦之音以作裁湘筠而作簡尙鬱酸青蘸藍汁以當鉛
半成慘碧身非壯士乃餘變徵之音生甫中年彌振哀絲之韻爲話滄桑之劫婉變生愁惜哉吳越之分跡
瞬未面佇茲彷彿服到心形同治丙子秋八月武進張婉絅敍

盧恭人名德儀王維齡妻台州經籍志

鴻雪樓初集序

丁佩

原夫絳幔傳經韋宣文輝增巾幘彤廷續史曹大家筆勝鬚眉然皆皤髮輩聲未必青年擅譽至若椒花製
頌柳絮聯吟數言播美歎全豹之難窺片羽流芳悵雕龍之罕觀是欲求風華於妝閣卜淹雅於沖齡誠戛
戛乎其難之而於是知我沈湘佩賢妹爲不可及也湘佩閱閱名家詩書世胄舊居雪水祥光靄於浮暉遷
吉錢唐淑秀占乎靈鷲垂髫隨宦秉訓鯉庭總角知書承歡燕寢霞舒雲捲掃眉誇七步之奇電掣風馳不
櫛擅八叉之敏旣而悲生陟岵啼鵠灑血以三年哀述望雲澤雁淒鳴於五夜竭丹青之綿力迓旅櫻於章

江籌菽水之豐腴。奉慈闈於珂里。點金乏術。耕以硯田。乞米有方。責諸鵝絹。煙霞點染。聚春色於豪端。風月平章。繪秋聲於腕底。方謂女兼子職。稍盡烏私。何期天降鞠凶。復驚謾折。衰麻如雪。偏逢箕釜之吟。勁草當風。更迫鵠原之困歎。弱息而獨承喪葬。佳城之馬鬣崇高。處箸鄉而廣植松楸。墓木之龍鱗斑駁。是蓋純孝篤於性成。而博學猶其餘事也。佩神交七載。訂金蘭於未面之前。把晤片時。攜玉腕於傷心之頃。豐肌膩理。豔質端莊。皓齒明眸。丰神韶秀。言霏玉屑。欽星宿之羅胸。帖悟金釵。覩龍蛇之滿紙。評罵人材於廿一史。冰鑑平懸。討論文體於三千年。驪珠獨握。闡五車之精蘊。猶遜志於爲山。搜二酉之新奇。尙虛心而師竹。祇以惄惄返棹。倉卒時未酬白雪之歌。更恨草草赴松咫尺間。又值秋霖之阻。四年契闊。五內懷思。茲幸遠惠一編。不啻榮瞻七寶。深慙淺學。何敢弁言。惟是忝居雁序。韋絃之助良多。快讀鴻篇。雷岸之書宜報。竊悲茹荼之賦命不辰。磨蝎之立宮特舛。鳳臺人去。鸞鏡形單。已傷伯道無兒。漫說中郎有女。久焚筆硯。早知識字爲引恨之媒。無意詩歌。益悔聰明乃種愁之果。覽君巨集。令吾開顏。福慧雙修。一洗儼白妃青之習。德言兼備。迥殊裁紅刻翠之詞。爰綴瓦礫以據忱。堪笑蠹量翰海。尙冀瓊瑤之續輯。爭聆樂譜鈞天。謹序道光十有六年丙申春日愚姊歸潁川郡雲間步珊丁佩拜撰。鴻雪樓初集。

綠雲山房詩草序

陳嘉

浣紗谿畔。桃泛春融。落帽峯頭。萸香秋冷。桐君已去。遊迹常留。梅尉不來。隱栖宛在。山水之秀。間鍾諸房幃。風月之謠。遂播於篇什。此綠雲詩稿所由著也。想其幼嫋姆訓。長讀父書。鬪草餘閒。託絲竹以寫興繡花得

暇借楮墨以道情。雲霞無以喻其華。冰雪足以方其潔。得鼎鼐之真味。氣清而體腴。瑩笙琶之繁音。曲高者和寡。斯則嬌女之稱。名傳里巷。大家之號。光奪門楣矣。旣而乘龍得婿。駕鵠離鄉。唐昌路遙。越嶠夢隔。舉孟光之桉。齊眉與偕。織若蘭之機。同心永矢。琴思詩思。昕宵唱酬。書杼聲風。雨和答思。兄遠道寄之楊柳之詞。懷姊故閭。寫以蘅蘭之體。此又極閨中之樂事。擅林下之高風也。而乃瓦鶯夢妖。弓蛇幻影。鸞鏡弢月。貌香化煙。繡閣鵠曬。綠雲闊彩。鍼樓鵠散。紅雨罷妝。讀鮑照之書。黯然出涕。顧安仁之挂潛焉。愴懷手稿一編。徒付梨棗。腸輪九折。空弔蘿蕪。吁其甚焉。良可悲矣。嘉也。畫眉餘課。閒事效蠶。弄舌初諳。有慚依樣。捧瑤篇而三復。未免胡蝶欺人。譜麗句以雙聲。竊恐鴛鴦笑我。徵諸近集。同欽翠閣之詞。贅以弁言。殊愧玉臺之序。咸豐五年中秋節。仁和女史子淑陳嘉頓首譏。綠雲山房詩鈔

女紅餘緒自序

吳文媛

幹壬枝午。惟予誕生。水火相尅。衷心不平。地不凝而厚。天適浮而輕。絮果未深。同偕乎濁。蘭因忝足。獨抱乎清。年甫七歲。祖有先知。祖性愛蘭。手植心披。嘗指媛而謂蘭曰。此女亞蘭品。合蘭姿。蘭心雅素。蘭質清奇。蘭言吐氣。蘭緒凝思。恐伊父不能擇。他日爲草伍。則誰操猗蘭而悲之。乃以方字三千。教以聲韻。內則一篇訓以箴規。旣而復誠曰。女子之識字也。不過數千。不必墨舞而筆歌焉。用執經而難字。宜勤工於繡作。莫懶惰於饋事。閑居小閣。務針線以長持。或入中庖。和鹽梅而小試。衣憎蝶撲。洗鉛粉於妝奩。書怕蟬侵。藏芸香於篋笥。旋見兔走鳥飛。春更秋遞。仙籙能添。鶴籌不繼。心銘千萬。王父遺言。年僅十三。祖公棄世。若父母之珍。

惜比掌擎而心繫。飼之者肥甘充適。水陸時新。衣之者裘葛頻裁。綺羅連綴。媛竊有所告焉。夫珍羞之飫口也。何益。錦繡之被身也。何爲。媛之所好者。史文詞賦。書畫詩棋。乞刺繡之餘暇。假製衣之分貲。貨求市買。古異新奇。親亦無有不從者。日漸構而得之。于是寓目上口。得心應手。見人物之品題。知識方新。讀河山之圖記。覽游已久。偶攜數種名花繪入小窗。或對幾竿修竹。吟成疎牖。雖曰聲名有限。人焉能知。須教韻事無窮。我還生受。丙午歲適湘湖氏之守家子。良人之謂也。何良信業之謂哉。益信。自古薰蕕各別。氣味難通。由之冰炭相投。心源不印。每思比目。未克夫剛。欲舉齊眉。難承婦順。維其宵添蘭炷。淚滴星眸。是以晨啓菱花。愁橫雲鬢。倘使春風簾底。明月窗前。思悠悠兮。繁繫情脈脈兮。沈綿腸百結而九迴。揉之不散。眉雙鎖于一寸。剪卻還連。漸次藥茗有舊。寢食無緣。臉黃似菊。心苦如蓮。短吟則挑燈四句。常思尋夢。長詠則倣古一篇。忽歎偶然。父母聞之也。頓足而嗟。撫膺而歎。念弱質兮心驚。憶乳名而口喚。恨下着之難移。悔當時之失算。父曰嫁女婚男。特以招災。今吾三兒不與之娶也。母曰女若弗瘳。我當先縊。我不忍睹乎。花飄而香散。媛竊聞之曰。噫。我敢以一己之私。而禍及父母。痛切兄弟乎。履高低而宜辨。權輕重之當分。未可使孤芳以自潔。豈徒云執拗之人。聞終不若一聲慷慨。兩頰歡欣。念我親之縗絰。對夫婿以殷勤。然豈真頽頏而和鳴哉。蓋所遇者旋好而旋惡。或喜而或怒。喜則浪花狂絮。怒則疾風暴雨。媛之承受也好而不見情惡。而不生怨枉錯之相循。直迎而不困。惟我苟生。別有素願。雖力不勝任千斤。而智略存乎方寸也。嗚呼。天之不祿。人之奚違。命之蹇也。孰與之爭乎。壬子首春。嚴君馳訃。甲寅仲秋。弱弟物故。堪嘆女生無益。門戶蕭條。可憐母剩單身。形容孤苦。風吹檠董。感悟雞豚。日上桑榆。徒增惶怖。窮愁萬斛。悲數月之遷延。浩歎千聲。得半年之強度。卯

年卯月母乃永訣順親已矣思親徒切心隨蝴蝶而成灰淚滴杜鵑而凝血欲效皋魚之憤悲捐軀未必爲良猶覺曾子之謹慎保體還宜守拙若把髮屑毀傷而棄不如身心修正而立故立身不敗不生短見之心存心有待且留常辱之身試看巾幘剛強偏多奇女子漫道衣冠文繡未許秀閨人况乎作事須隨本分爲人亦了前因侵二豎於膏肓未隨白骨返九原之魂魄再戀紅塵有弱女焉須教剪裁針線有幼子焉當作鞋襪衣巾未幾而忽值庚申之變小醜揮戈吳都騁馬茂苑徒薪閨門飛瓦乍避跡於江湖旋潛踪於山野囊篋空虛憂不徹於春秋婢奴散去勞不勝於冬夏復因王師奮振賊竄縱橫捨尺土以何歸宛比風中弱絮借扁舟以暫住猶如水面浮萍依蘆岸兮涕揮而淚灑蕩湖心兮膽戰而心驚遠望兮惟見煙迷霧鎖深潛兮不聞犬吠雞鳴旋乾而轉坤兮得逢再生之父母雲開而見日兮擬當共慶乎昇平其奈居珠蘭之室香不覺而風飄處鮑魚之肆臭不聞而蠅撲夫人之淺狹易流於俗自數寓乎互鄉愈一朝而斯辱偕乎濁者莫對人言抱乎清者還當自哭不速死以定評將何爲而了局因續二語於後曰予之生也實愚是記也謂之愚愚錄并作心證一首心達已知緣有果性愚又是記平生總饒孽海無邊苦證入菩提四大明同治六年歲次丁卯荷月下浣愚愚氏自序女工餘緝

花萼聯珠集序

李掌珠

才人吐屬眉山頌軾轍之文名士風流宋氏擅郊祁之譽記一時之軼事作千載之美談弟才思縱橫胸襟磊落有聲庠序每奮志乎鵬飛暫阻雲程豈甘心於豹隱栽花種竹聊寄閒情善畫嗜醫尤其末技今值浩

然遊京之歲。吳猛畫水之年。懶設壺觴。奴情翰墨。但賦述懷之作。不同自壽之詞。當夫風月閒。評壠箋競奏。驪珠共奪。喜昆季之多才。麟閣爭題。洵天倫之樂事。欲追踪夫竇氏。集號聯珠。敢媲美於唐宗。樓名花萼。昔日芸窗共硯。風雨聯牀。此時班管同揮。煙雲滿紙。或依人王粲。生計蕭條。或避世嵇康。襟懷澹蕩。或折腰五斗。愧奔走於風塵。或銳志一氈。耐辛勤於雪案。不獨女褒秀句。翦翠裁紅。更兼姻亞同門。敲金戛玉。洗盡訛詞之祝。各抒抱負之懷。更喜小阮弱齡。已能學步諸郎。秀質自可齊芳。五彩繽紛。恍天花之亂墜。陸離光怪。似異錦之騰輝。若余則才非詠絮。筆類塗鴉。愁緒千端。俗塵百斛。忝列雁行之首。勉爲蛙鼓之鳴。鴛繡難工。愧素日管窺之學。霓裳再譜。待他年桃熟之辰。怡秋軒初稿。

曇花集序

關鑄

憶往歲。藹卿主人與金君韻仙交。余得讀其泡影詞。肖菊能瘦。狀梅獨清。淵岳貢其菁華。霞水輔以姿媚。神冷於玉。含山斂華。憂來若風。盪花生燄。惟其寄志夐絕。故能造境幽腴。斯可謂夙世詞仙。三生慧業者矣。旣而雞局頻設。蝸廬肯來。每斜陽之已趨。尙停屐而不去。間從酒坐。略述閨情。始知松雪有妻。能寫花竹。徐淑之詠。不止鐘釵。固已心契林風。夢觸梁月。而榆火屢改。葭霜已飛。尙余目之未成。何爾思之太遠。豈非緣歟。今年春。養疴西谿。藹卿以韻仙玉卿評花仙館合詞索序於余。乃知井花謠夢。錦瑟隕絃。榜柂冷迴波之章。茵幘觸大暮之痛。嗚呼。麝墨猶溼。燕華已非。管花萎紅。鏡月謝影。鰥魚之淚膠目。女鸞之巢隻聲。魂驚風而竹鳴。愁疊紙而苔卷。錦機之字餘碧。腸與俱迴。洞房之燭不紅。淚爲交下。何造物獨憚我輩。豈女子不宜有。

才乎。今夫貴賤隨人。蛾眉最苦。閨闥非偶。鴉性難猜。常觀逃月之緣。每致終風之怨。或者石闕口中。糞砧山上。條條楊柳。封侯塞外之心。歲歲椎花落魄。樓中之賦。甚至棟篋悽夢。蘭胎隕花。孤壘斂塵。一棺聽雨。黃羅扇子。全拋舊日箱中。紫玉釵聲移聽。新人頭上。兒女之蘆花太冷。短被冬深。郊原之麥飯誰親。清明鬼哭。若夫人則花名稱意。鳥是雙頭。拓掌同撲。芟眉有匠。醉子合歡之酒。簪郎及第之花。雖磨蝎身宮。飛龍病劫。而冷可無煩自取。痛且亦有人分。緬想點拍風晨。酬倡星夕。龍劑研碧。魚釭凍紅。刻爲燕花之牌。鈔上蠢衣之句。偶書喜字。黃上眉梢。讀到諧聲。紅生眼笑。潤足補玉臺之佳話。播金屋之新聞矣。至於修到名花。原無長命。凋如落葉。終必歸根。論修短之不齊。亦古今所同慨。所幸潘安重續。尙念冬寒。韋縠編詩能傳婦稿。地下難尋。故劍人間搜到零縑。白雪得與同傳。紅顏可以不死。集如花萼。依然璧玉一雙。詞數篇章。卻合離騷廿五。嗟嗟才能誤我往事。休云性不宜秋。吾儕同病。若鎔者癡情類蝶。造命同蠶。雖綺語之能除。尙纏絲之自縛。每當酒闌燈灺。命筆抽箋。未免生悲。黯然相對。牛衣身世。早知薄命如斯。雞肋文章。畢竟收場奚似。此所以讀夫人詞而不自覺悲從中來也。咸豐三年歲在癸丑四月錢唐秋芙女士關鎔拜譏。曇花集。

憨石山房詩草序

余希嬰

憨者何。愚而直也。古之愚也。直。孔子奚取焉。取其若童稚然。有莫得窺其際者。今則反是。故有一如是者。當於世無不駭。且笑且罵。卻走也。然而爲詩不憨不工。王龍門飲墨擁被。李供奉醉眠市上。賈長江跨驢衝道。惟其人之憨也。所爲詩亦憨。如踢倒黃鶴。憨而慙也。喝月倒行。憨而韻也。他亦大率類是。子弟訥齋集詩商

之予欲得所爲贈予舉慙石應之何以故弟爲人不屑屑邊幅處衆無疾聲厲色而意之所否必抗詞爭辯貨物不知直有欺之者輒頷不校其性慚恣談高話壯思橫飛時或拗花插帽邀月醉酒枕藉石草玉山傾頽其態憨懶酬應常鍵戶睡偶有所事不謀徑出終無所就而歸其行止尤慚本是以爲詩而寂坐神想昂首高吟猛獸前躍盲若無覩奔雷疾馳袞若不聞不有無之而非慚者耶或曰慚則不避斧鑕遇事敢爲故其字從敢心惟石碑硜然易以介石之貞爲吉慚繫以石俾知堅確自守庶不至放誕任行而無所底止然則予之以是應弟願其詩所以勵其人也弟笑曰是我心矣我有所爲室當以此名之盍弁一言示不忘乎遂爲識之卷端姊氏嬰書玉山聯珠集

古歡室詩詞集序

曾彥

嵋山聳秀代產人文璇閣鍾英世傳名淑莫不辭標黃絹曲譜烏絲書之硯北盡金屋之奇才選入江東卽玉臺之新詠從未有綺情超雋旣播早歲之芳聲逸思清芬復極才人之韻事如吾姊伯淵者殆其尤焉吾姊幼擅清華長尤聰慧慰萱枝之孤影笑語晨昏榮荆樹之五株時聆吟詠頌椒花於元日彩筆頻揮詠柳絮於風前蠻箋初寫形摹蝴蝶濫觴禮器之碑色染丹青追步輞川之畫迨袁姊丈幼安之贅於蜀也本范鄭之舊姐聯鮑盍之佳耦劉嫻旣獨矜善秀徐悱亦早譽清新鑪薰夕而共香鏡照塵而同影浣花堂畔互賡消夏之詞芳草洲前共賦采蓮之曲斯則畫眉京兆讓此多能鼓瑟楊郎羨茲嘉耦者矣洎乎鴛鴦左顧孔雀南飛神馳閨水之遊目斷渝關之路鷗邊之月如畫塞外之天易秋墮涼句於檜前吹淚痕於笛裏茫

茫南浦我本多愁黯黯秋江人能無恨嗣後風雲錯互魚雁久疎魯酒薄不能消離迷之悲秦聲揚不能激沈鬱之氣心路咫尺事阻山河古今所同慨也丙戌歲彥有姑蘇之遊道出皖江忽復相覩離懷重慰盈觴勸酬欣羅狂談樂說舊事亟取吾姊所作而讀之雖零珪斷璧而已秀絕寰區矣離筵初開別景如促執手一去填膺百憂忽忽數年間復於郵獲覩吾姊手訂諸卷或倡和平重閨或惆悵乎遠道或挹峨峯之聳峭試譜新詞或覽巫峽之孤高出陳官轍騷牢金石接宏響於杜陵藻繪風雲溯淵源於樂府散瓊瑤之筆大半緣情留贈答之章無非懷舊惟其至性真摯結想高超故能本纏綿悱惻之胸發睿渺幽微之論洵可謂洪鍾一響萬籟無聲也已彥春蠶絲盡寒蟹腸空偶爲側鬪之詞間效西崑之體驚才絕艷方矜長吉俊身振翼傳音竊謂文通肖我他日泛蜻蛉之舫欣鮑姊兮重逢聯桐鳳之吟喜劉家之競爽間出斯卷攢笛歌之當令衆山皆響也庚寅二月下浣同懷妹季碩彥作於蘇州滄浪亭虔恭室古歡室全集

古歡室詩詞集序

屈蕙纓

詩家至杜工部而稱聖然其詩以入蜀後乃益工蜀中山水之靈蓬鬱以助其氣也工部生逢亂世閒關奔走崎嶇戎幕繫懷君國慨念時艱故卽景物流連而悲壯蒼涼寄其忠愛之志至於親朋骨肉患難分離故國鄉關傷心觸目每一下筆則纏綿悱惻讀者爲之神往此其過人之性自然流露固有不求工而工者所以推爲千古絕唱也伯淵夫人蜀之名媛家在草堂之旁世篤忠貞門有通德姊妹昆季皆以詩鳴於時蓋生於工部寄跡之鄉而又得山水之秀靈氣萃於一門故其爲詩能灑落凡近情深語摯真浣花之嗣音乎

當其家園團聚。羣季聯吟賦物寫懷。則清微澹遠。既而于歸袁幼安大令筮仕皖江。而諸妹分据各隨宦轍。伯仲亦京華謁選。雁行遠道。振翮分飛。離合不常。歡憂異候。則凡唱隨之作。離索之思。音書之間。靡不本其肫摯。發於歌辭。婉轉綢繆。性真畢露。杜家衣鉢。獨得真傳。境遇雖殊。何神氣之絕似耶。蕙纕於此事。粗解問津。曩讀君妹季碩桐鳳集。已傾慕夫人之名。舊歲外子權鳳陽府篆。而袁公方攝令全椒。相去僅數程。乃得讀夫人古歡室詩。朗誦焚香。曷拜不置。以拙集万之直小巫之見。大巫相形而益拙耳。辱承不棄。索弁數言。其敢以醜陋違雅命。謹述其大致如此。世有讀夫人之詩者。不啻讀工部之詩。月白風清。恍若神游草堂間。聆一曲仙璈。不復憶箏琶凡響矣。光緒癸卯九月臨海女士屈蕙纕序。古歡室全集。

彙集易安居士詩文詞敍

蕭道管

昔人有云。自遜抗機雲之死。天地清靈之氣。不鍾於男而鍾於女。此讐言也。其實自牝雞無晨之謠起。雄飛雌伏。本有偏重之勢。故卽文章一事。婦女者流寥寥天壤。一有其人。譽之者遂爲過情之言。詬之者反爲負俗之累。譽與詬皆由於少所見而多所詫而已。易安再適之說。根於恃才凌物。忌者造言爲之辨者。若盧雅雨之金石錄敍。俞理初之癸巳類稿。吳子律之蓮子居詞話。亦詳且盡矣。然實有不煩言解者。世傳再適事。據所竄上綦崇禮啓耳。而中有內翰承旨之稱。按沈該翰苑題名壁記。建炎四年。崇禮除徽猷閣直學士。且出知漳州。而金石錄後敍。乃作於紹興二年。又明年上胡韓二公詩。猶稱嫠婦。則其他尙何足辨。夫易安五十三歲以前所作詩文。俱有年月事蹟可考。忌之者何不卽其後之無可考者。而誣之耶。殆所謂天奪之魄。

耶易安所作非尋常婦人女子批風抹月者所能歸來堂之鬪茶建康城上之披蓑戴笠亦酸寒之樂事也不幸而寡又值天下大亂奔遁靡有甯居殆爲造物所忌使然耶抑悲與樂之相尋固消長之理有必然者耶余向者嘗謂人生子嗣一身憂樂不係乎是而豎世之愚婦人有子則不問賢愚美惡愛惜有逾身命無則終身大恨凡百如意不足以解憂直若空生一世者今觀易安之被誣且詩文詞零落殆盡論者以爲皆無子嗣之故然則向之所謂愚婦人者固不愚耶抑子嗣之不肖者亦雖有不必可恃耶易安文字雖零落而散見者猶復有此故都爲一集敍而存之癸未七月道管書道安室文集

後序

問詩樓合刻後序

曹貞秀

貞秀失學少無保姆之訓初不知詩亦不敢與當世諸名媛一通珮環之好伏聞睿太福晉淑問嘉儀夙親風雅年來復承垂訪之殷拜瞻玉度屢誦新篇性靈所發終溫且惠又未嘗不因其言而服其德容功之咸備爲弗可及也太福晉藏藁甚富而謙不自是不欲刊行今第選取若干篇而其後則附以習幽雪樓梅軒三女史之遺詩以見示而屬貞秀序諸其後此三女史者或以授經或嘗同硯濡先朝露沒沒無聞得太福晉刻而傳之俾單門寒女咸得附青雲而偕之不朽此其忠厚悱惻曉焉懷舊曰篤不忘之誼真古詩人之遺也葛覃之三章曰言告師氏泉水之二章曰問我諸姑以今方古竊謂過之此書出天下閨房之秀必有

聞風雪涕者而詩之可稱乃其餘事矣乾隆壬子三月寫讀軒小稿

閨秀正始集後序

石黛卿

或謂三百篇所遺多蘇士大夫之作假借蘭閨發舒藻思悅龍偶託桑濮非真然后淑善心女尸齋祀山奚取乎鬻殷水奚取乎漢廣矧自漢晉洎乎元明令陣道蘊各擅清才博士校書爭推女史終莫若我朝之林林摹摹炳炳麟麟焉獨是閨幃之什祕若珠璣蒐輯之功難於製作伊昔輜軒所採僅綴香奩而今湖海有傳併遺繡闌是豈粉黛幽情不敵鬚眉豪氣抑豈房幃雅韻無關朝野芳徽其間壽母令妻貞娥孝女以及禪參紺宇轍改青樓亦莫不殫精竭思嘔心咳血發其鬱結播諸詠歌乃未幾而帙散糊窗又未幾而藁殘覆甕字餘蠹蝕卷賸鼠傷澌滅之速感慨所同此完顏惲太夫人所以有正始集之選也且夫詩之爲教正己以正人者也而周南以關雎始召南以鵲巢始論推暨則化始宮掖論嫋習則德始窈窕太夫人豫藩事翁甌郡相內長君陳臬喜動平反季嗣分曹憂增薄遺猶憶甌香舊業結習難忘並念閨秀多才流傳無自遠者缺有閒近者豈無徵溯開國以逮同時由中華以推外域搜羅殆遍甄別維嚴詞黜雙文品崇寡鵠憐茲接瑣言備知盛舉絮吟喜有成編椒頌幸無遺稿凡居巾幘其荷陶甄旣許標題敢辭謾陋率呈駢語謹附尾端唯是分隔雲泥空勞蝶夢費遲棗栗未問魚軒實戀戀於文字因緣彌拳拳於正始風教云爾金

重刊自然好學齋詩鈔後序

冒俊

論詩於閨閣中才綦難矣。無良師益友之收資。無名山大川之涉歷。見聞所限。才氣易孱。加以沉潛高明性。不能無偏倚。豐亨否塞。境不能無窮通。菁華不舒。巾幘通病。若夫吟工柳絮。秀擢蘭英。扇芬揚百和之香。展采織七襄之錦。若汪宜人端者。其山川所鍾毓。韓闢之英奇也歟。余與宜人雖附葭莩之末。未親蕙茝之儀。顧今得其詩而盡讀之。其渾脫灑亮。則光風霁月也。其沈醞馥郁。則時花美女也。且也論世知人。則眼高於頂。述懷象物。則心細於髮。平生佳耦。無慙徐淑之儔。不櫛論文。豈在大家之後。古人所謂拓開萬古心胸。推倒一時豪傑者。其殆庶幾焉。爰蠲簪珥。重付棗梨。欲以廣流傳。亦卽以誌景仰也。虛負驥尾千秋之願。我恨生遲。試數蛾眉一代之才。誰能居上。謹書末簡。用告將來。如皋冒俊序。自然好學齋集冒氏刊本。

跋

甘荼草自跋

顧氏

余幼承庭訓。長配朱門。納采已前。浪傳季倫步障。結褵而後。惟攜趙壹空囊。兼之芸室。長依但知素守。護庭早逝。久歷沉疴。於時藥餌躬調。茶湯頻進。慇懃半載。舊疾全除。奉侍踰年。新肌漸長。本擬辭父母而遄返鵠

巢豈稟翁姑而難推烏屋。因茲暫留東坦。權伴西牕。折桂無緣。難遂青雲之志。拔釵相助。聊爲苜蓿之謀。花落花開。屢換廿四番花信。春來春去。倏更一十二度春光。不幸覆巢無主。贅婿難依。歸空室以啓朱門。進畫堂而同白屋。詢田園似鏡。花空影經費殊難。閱倉廩如水月虛光。擰支不易。堂上有太姑之奉。室中多兒女之憐。然猶謂桂馥蘭芳。晚歲之榮華有待。豈知珠沉玉碎。中年之坎坷尤深。嚴君訃報於楚中。慈母疴深於喪次。返魂無術。空啼血淚。涙千行。顧影自憐。徒有迴腸百結。思劬勞之未報。抱恨終天。想鞠育之無成。含愁竟日。家遭蕩析。空結那移。更驚宦海風波。深駭仕林荆棘。豪門勢佔。故產爲墟。顯宦婪欺。沈冤莫雪。吳綾越錦。藏蓄者誰。楚地湘江。馳驅者屢。況囊橐已空於疇昔。家園復盡於今茲。嗟伯道之無兒。代覓小星。典完簪珥。念曾元之有父。操持中饋。貨盡斂環。方期百歲承歡。何意兩期厭世。臨喪拮据。誰憐無米之炊。卜葬艱難。未見連舟之助。往者練裳竹笥。聊畢諸女之婚姻。蓬矢桑弧。還冀遺孤之成立。親生之女。門楣亦可相依。庶出之兒。箕裘還堪再紹。詎料昊天不弔。又奪新雛。薄命如斯。重垂老淚。嗟乎。一世苦衷。聊書片楮。百年永恨。惟寄纖毫。念誰聞嘵嘆之聲。但自述始終之概云爾。

擗芳集

三婦評牡丹亭跋

顧 姣

牡丹亭一書。經諸家改竄。以就聲律。遂致元文剥落。一不幸也。又經陋人批點。全失作者情致。二不幸也。百餘年來誦此書者。如俞娘小青閨閣中多有解人。又有賦害殺妻東俞二娘者。惜其評論皆不傳於世。今得吳氏三夫人合評。使書中文情畢出。無纖毫遺憾。引而伸之。轉在行墨之外。豈非是書之大幸耶。文章有神。

其足以傳後者。自有後人與之神會。設或陳夫人評本殘缺。無談夫人續之續矣。而祕之篋笥。無錢夫人參評。又廢首飾以梓行之。則世之人能誦而不能解。雖再閱百餘年。此書猶在塵霧中也。今觀刻成。而麗娘見形於夢。我故疑是作者化身矣。同里女弟顧姐題。香齋叢書三婦評牡丹亭。

三婦評牡丹亭跋

馮 媚

或謂水墨人物。昉自李伯時非也。晉衛協爲列女圖。吳道子嘗摹之以勒石。則已是白描法矣。龍眠墨筆仕女。仿也。非昉也。予與吳氏三夫人爲表妯娌。嘗見其藏有韓冬郎偶見圖四幅。不設丹青。而自然逸麗。比世所傳宋畫院陳居中摹崔麗人圖。殆於過之。惜其不署姓名。或云是吳中尤求所臨。今觀錢夫人爲杜麗娘寫照。其姿神得之夢遇。而側身斂態。運筆同居中法。手搓梅子。則取之偶見圖第一幅也。昔人論管仲姬墨竹梅蘭。無一筆無所本。蓋如此。乙亥春日馮媚跋。香齋叢書三婦評牡丹亭。

和鳴集跋

林以甯

余少也讀書苦無所資。獨與伯嫂顧重楣稱筆硯友。不知海內名媛。詩學稱最者幾人。人幾集。集幾卷。而其人之遠近里閭之比鄰。更不遑計也。每與嫂氏言及嫂思徧識時媛。余則以述古未遑詞壇載書。且以俟之。異日耳。歲甲寅。嫂得疾以卒。兄寅三思成其志。始命余爲小啓。請海內同人爲哀挽以弔焉。遂以余名達於閨媛大家。其耳余名而謬稱許最先者。則又令馮夫人也。一日兄持夫人挽章來示。余觀其姓氏。善其文辭。

因備考其世譜。蓋余夫子同宗嬪也。夫人第宅去余不數里。又忝戚誼之末。而詩文翰墨嚮余不一觀焉。四海之大才人之衆。又安望一一能耳目之耶。遂因詩啓以得見於夫人。夫人忘其卑幼。而引與交。月必數會。會必拈韻分題吟詠至夕。且又各推其姻姪。若柴季嫋李端明錢雲儀顧啓姬人訂金蘭家饒雪絮聯吟卷帙。日益月增。所恨吾嫂仙游不獲躬逢其盛。可爲永歎。丁巳之夏。夫人彙其全稿。題曰和鳴集。將以授梓。問序於余。余不文。何能序。且何敢序夫人。獨是同心之雅私切嚮慕。而不擬之於何人。必之於何日。乃一旦達之於戚里間。載酒問奇。又得諸同志以爲之助。不甚愉快矣哉。夫以先嫂畢生願見之誠。且又才足相當。而卒不得伸其志。默默以死。而余以樗櫟之才。夫人不棄而貺之。故述其幸覩之難。書以貽讀之人。若夫詩學之華茂。才致之淵宏。海內諸大家。固已拭目久之。定評具在。非游夏之所能贊也。

擗芳集

跋右軍感懷帖真蹟

沈 彩

此帖前有徽宗標題并御押。後有奎章閣學士虞集題贊。監書博士柯九思審定真蹟。前後皆入宋元內府。不知幾經兵燹擾攘。革命改物。乃流傳落余山樓。遐想此帖曾在瓊樓玉宇。祕閣深宮。披覽者爲君王。旁觀者爲妃嬪。鑒賞者爲名相。收藏者爲翰苑。裏以異錦瑤簾薰以都梁龍腦。何其盛也。顧今日寂寂。獨余一女子一茗一爐一屏。一几一花一竹。欣賞終日。曷勝盛衰今昔之感耶。雖然縹緲帙畔。吟成霏雪之詞。金玉行間。綴以簪花之格。粉奩豆蔻染字皆香。露井芭蕉映書成碧。右軍有知。甘昔之榮華乎。甘今之蕭寂乎。其手澤斯在其神靈當亦不遠。安得起九京而問之也。

跋嘉興徐範集八婦人書真跡卷

沈 彩

才藻非婦人職也。然孔子嘗以臧文仲妾織蒲爲不仁，則士大夫家閨閣佳麗苟勤於紡織與茅簷窮嫠爭利是亦非宜。而身心又不可使逸，則舍筆札文史其何所事哉。卷中自晉衛夫人而下，若唐長孫后吳采鸞宋胡惠齋張妙淨朱淑真元管道昇皆具有俊才出其柔翰俱各精妍。惜吾家清友并曹妙清之跡已亡，而薛濤妖姬亦濫廁其間。書法亦冶葉倡條不入雅格。是爲不類耳。若徐範悉心勤訪勞於夢寐乃獲萃成此卷。又豈尋常搓脂抹粉者所知哉。春雨樓集

聽松樓遺藁跋

王照圓

陳恭人聽松樓遺藁讀之終卷喟然而歎蓋自報也。照圓少不嗜學先慈林太安人恆督課之。讀至夜分不中程不得息。蓋廿餘年如一日比少長留心故訓又不能覃思窮其要眇中更慈幃棄養學遂荒落以迄於今。伏念恭人乃自髫簪未嘗離卷軸心竊恧焉自謂弗如一矣。恭人生長華胄日嬪鼎貴而無驕倨習學焉日有孳孳不異寒門余所弗如二矣。夫顯揚先祖所以崇孝故曰無美而稱是誣也有善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恭人述訓述略諸篇揚先德之餘烈媲徽音於周詩蓋自班惠姬以來乃今復覩雅裁焉余以幼孤追感先慈苦節勤劬亦嘗有所撰述每恨詞不稱意則弗如者三也。女訓婦職諸篇實閑有家之盛節考亭嘗論大家女誠未盡作者之意恭人本風人之敦厚攝禮經之華腴宏通淹雅皆可以垂閨範樹典型。

余媿弗如四也。顏黃門云。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余於子女有慈無威。不能勤加誘導。俾以有成。今讀授經偶筆及尺素各篇。意思勤懃。時時以課讀溫。經形於楮墨。雖古伏生女之授書。宋文宣之傳禮。不是過焉。余所弗如五矣。謝媛吟絮。劉婦銘椒。代有新詞。流芳繡幘。余遇春秋佳日。未嘗不流連風景。舒寫性情。靡堪甄錄。旋亦零落無存。伏讀古今諸體及詩餘各首。清英令淑。篇詠之外。令人如見其人。余所弗如六矣。至於表成詩落。椒殿蘭閨。駢羅篇帙。古今大文。當與曹仁叔妻後先媲美。余尤無能爲役。非直自慙弗如而已。自惟黔淺。未能問字紗幘。執經書幌。僅獲賸粉零香。徘徊吟玩。深可盡傷。竇臞有言。君子哀名之不立。不哀年之不登。恭人文富才嫋。蘭蕙夙彫。此才此筆。自當壽以登年。短祚非不幸也。余抱恙廢書。積塵凝席。獲覩希珍。意有慕焉。雖自知此事無如。猶復綴詞簡末。欲附青蠅云爾。之罘王照圓跋。閨中文存。

池上草堂消寒圖跋

吳 茲

草堂面鄧尉之麓。枕西崦之濱。吾師尊人鳧舟先生所築也。先生接丁卯之風流。尊漫莊之箸述。移情林壑。餐秀煙霞。嘗構別業於池上。雲山萬狀。煙波一碧。長林羅戶。斂太湖之暝。疎峯抗館。延西山之爽。當夫命儔嘯侶。嬰春討秋。陶冶性靈。雕績風月。巡檐而笑。則范村比其僻載酒而游。則陶徑擗其英。曩什俱在。息壤斯傳。吾師家學。夙稟名壇。久噪五經。擅無雙之譽。一瓢繼高隱之風。比者蓮幕抽身。蓴羹牽興。每思話舊之鄉。遂作閒居之賦。大隱小隱。避世局之滄桑。今雨舊雨。聯踪跡於萍梗。爰依先隴。重輯吟壇。牽藤蘿以補屋。招鷗鷺而尋盟。因名士之集。結消寒之社。花豬燒凍。碧蠻浮春。埽雪三三之徑。炙硯九九之圖。朔風振林。集霰

繁檻松火乍然蓬門未啓。塞虛幌以積素持寸鐵而戰白掀篷圖裏對粉本之湖山擊鉢酒邊吟瓊海之香雪醉歌相屬逸興遄飛斷竹續竹團雪散雪莫不寄託出塵蒼涼懷古舒長嘯之逸響呼山靈其欲出蒞集蓼餘生桔桐半死愧乏道韞之詠習聞茂先之箴曬白頭之鳥形影相弔化青城之鶴人民已非念家山其入破感城闕兮黍離豈若草堂僻處人外歸然靈光以鬯繼善而文選之樓存聯皮與陸而松陵之侶集得以懷古懽鬯今情乎惟時翠羽乍曬明月欲墮幽賞未已清景恐失乃作斯圖以記其勝煙墨受召山水方滋西園之集斯傳北隴之笑堪免閉劉伶之關且學幽人息影入遠公之社何嫌高士攢眉謹綴小言用陳

簡末佩秋閣集

鞠隱山莊遺詩跋

吳芝瑛

傷心哉吾父以五日山莊主人棄我已三十易寒暑矣此鞠隱山莊遺詩一卷前清光緒壬辰間謀梓之而未果祕之枕函時出而讀之輒淚涔涔然下芝瑛積弱多病近二十年來煩憂顚願一年之中起牀者無四月時恐一朝奄謝而吾父僅此十不及三之所稱鞠隱遺詩一卷者芝瑛并不及手校而觀厥成此芝瑛日夕攬腸之隱卽膝前小兒女亦未嘗及知之者頃者外子南湖東游草用仿宋聚珍版印行逸趣古致幾陵宋槧而上之謹將吾父遺詩一卷亦以此體印之末附鞠隱小學呈稿等件傷心哉吾父有書而兒不能讀吾父有志而兒不能繼此芝瑛校讀遺詩竟一字一淚一淚一血手顫心割覺天下無父之人從未若有芝瑛終天之者傷心哉吾父安在耶疇昔之夜有鄉人來告龍眠浮渡間萬壑風息天高月白時有一峨冠博

帶者簪菊滿頭。尾一童子。囊琴載酒。往來於清澗絕壁之下。間聞一歎。則松篁震應。迹而近之。又如聞悠然苦吟聲。傷心哉。抑何彷彿吾父耶。抑芝瑛夢耶。哀已。女兒芝瑛。

鞠隱山莊遺詩

引

柳如是尺牘小引

林 雪

余昔寄跡西湖。每見然明拾翠芳堤。偎紅畫舫。徉徜山水間。儼然黃衫豪客。時唱和有女史纖郎。人多豔之。再十年。余歸三山。然明寄眎畫卷。知西冷結伴。有畫中人楊雲友。人多妬之。今復出懷中一瓣香。以柳如是尺牘。寄余索序。琅琅數千言。豔過六朝。情深班蔡。人多奇之。然明神情不倦。處禪室以致散花行江皋而逢解珮。再十年。繼三詩畫史而出者。又不知爲何人。總添入西湖一段佳話。余且幸附名千載云。三山林雪天。素書於翠雨閣。柳如是尺牘。

女世說引

石禮紈

絳紗啓宣文之講。青綾騁道韞之談。徒使遐爾玉音。難得慰予瑤想。嗚呼。但茂詞條。未黔竹素耳。昨讀仁和嚴端卿夫人所輯女世說。旣慰而復喟然。卷中林下高風。不櫛雅範。咳唾珠玉。如聞其語。牽蘿倚竹。如見其人矣。夫人當日脂徽粉蓋之旁。不離硯匣筆牀之具。偶爾晨書暝寫。便能藻古鑒今。紅燭詞人。惟知雙照比。

肩眉餐夫秀色不問三多負腹皮孕乎陽秋一旦鏡裏鸞飛琴邊鵠別迺鉏牀兮塵拂旋蓋兮冥搜一卷名言獲叢殘之遺墨千秋雋味記著述於名山詞人旣喜旣痛必永其傳屬外子衆香居士攜示云待刊付手民令役任讎校藉得薇盥迴環願請香薰什襲宣城低首敢誇敬禮定文謝女展眉遠勝微之營奠同治乙丑穀雨節前三日媯娣吳趨季蘋葉石禮紈校竟并引女世說

書後

記燕文貴秋山蕭寺卷後

沈彩

乾隆丁酉九月廿三日時花南水北亭新加塗壁木葉淒然欲落海上青山微着霜色如眉新掃亭外一帶芙蓉如畫亭邊老瓦列佳種菊英二十餘品亭中對設長几一置周施章父敦祕色柴窯供佛手柑花木瓜各數箇靈壁石峭峯一座一陳法書名畫共主君及夫人展觀及此卷適鳴鶯送新橙蒸梨至乃相與徘徊嘆賞幾疑身不在人世主君因謂吾輩野人本宜耕織好樂不可荒遂出視人疾苦夫人爲兒輩補衣余歸房將疊絮禦寒雖然貧而樂主君有焉儉而勤夫人以之載筆記言維吾之責聊記於此以附永春兩樓集

臨黃庭經書後

沈彩

尤其從欲不踰極妍盡態者也。余暇日戲縮爲小本。所謂如屋漏痕。如折釵股者。余何能企。若晉人所呵千字一律。如布算子者。則庶幾免耳。時乾隆壬辰五月廿三日。閨蘭已作花。郁李子紅如櫻桃。黃梅不雨頗甚清爽。坐花南水北亭。用末央宮東閣瓦硯研小龍珪墨。書此特愧隔鄰縹草聲軋軋。餚餉女髮蓬鬆。顧余乃拋女紅。作此無益事。爲可笑也。春雨樓集。

書虎口餘生錄後

王貞儀

明季鬪賊之亂。猖獗毒慘。淫戮無盡。生民遭其塗炭。每一兵過。肆行擄殺。掘墓抛尸。殘虐已極。人人思得而誅之。雖髮數不能盡其罪矣。然當其時。亦唯無可若何。聞聲而遯斷。無敢擣其逆者。而竟獨有一邊長白公。出身患難。際巨賊燄赫之時。卒以奇策掘賊祖若父之家。誅已餒之殘魂。戮九原之肝腦。使前明二百餘年之憤。消於一旦。此非大快人心之舉也哉。雖然。覆巢之下。詎有完卵。乃既被賊執。卽百邊公能無作犧祭之物乎。而公則歷履彌堅。守身彌固。外迫於無援。內受夫饑饉。復能脫出重險。以歸故鄉。不特不死其身。而并未嘗累及其家。是旣成其忠。而復克全其孝矣。嗚呼。彼賊之罪。雖夷其族。不足惜也。使其祖若父竟獲安於土室。是王法所未及誅也。乃王法無及誅者。鬼神能誅之。而鬼神又不及誅。而必俟邊公誅之。邊公且以筆誅之。蓋誅於邊公之手之筆。較誅於王法鬼神爲尤甚。何也。誅於王法者。一時之誅。誅於鬼神者。人不及見之誅。而誅於邊公之手之筆。則合王法與鬼神而成千萬世之誅也。語云。事不處乎至變。不足以勵天下之至。常法不明於至公。不足以訓天下之至。嗚呼。邊公之行至變也。而實至公。讀是錄者。可以爲天下之凡爲。

忠臣義士者稱快矣。時乾隆六十年七月四日德卿女史王貞儀識。德風亭文集。

讀史記刺客傳荆軻事書後

金婉勤

嗚呼。世之論人者。皆狃於成敗之迹。不考其本末之由。吾竊爲義烈之士三太息也。如荆軻之刺秦王。咸咎其劍術不精。以致速禍於燕。噫。何不察之甚耶。夫以軻爲人深沈好書。其游行諸侯。盡與賢豪長者相結。固非市井匹夫之流也。觀於蓋聶魯勾踐兩事。犯而弗校。嘿而逃去。實能忍小忿以就大謀。其器識有遠過乎人者。豈劍術非其所長。冒然以應刺秦之事歟。其終於不成者。蓋所爲甚難。而所與之非其人也。方軻日飲燕市。太子丹因田光薦舉。遼深交之。食以太牢。尊以上卿。而託以刺秦之事。以軻之智。詎不知刺秦之難。十倍於刺秦耶。然刺秦則燕之亡愈以亟。劫秦則燕之患或可紓。斯固丹日夜禱祀以求者也。旣不獲已。乃徇其意。欲得契約以報太子。雖明知事難克濟。特冀其僥倖於萬一耳。士爲知己者死。是以毅然決然直受之。而不辭嚮。使軻不效曹沫之爲。而法聶政之舉。如與樊於期所言之素計。則於圖窮之際。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安知秦王不斃於七首之下。誠如是。卽能成功。何以見委曲全燕之苦心乎。且軻方赴秦時。欲待其客與俱。太子疑其不行。遂與往而不返。之舞陽。徑入不測之強秦。吾意其客必狗屠高漸離輩果與俱行。亦一助也。又豈若色變振恐之豎子。碌碌無能。竟至敗乃公事哉。噫。天不祚燕。故丹所謀之計疏。世專以劍術不精咎之。甚矣其不知軻也。金婉勤女士詩文集

題辭

玉窗遺稿題辭

李因

吾家南有名亞左芬才同道韞。八齡成誦蚤通黃絹之辭。十五能文雅擅蘭臺之札。春椒獻頌秋菊留銘。固足扇林下之清風。踵庭前之麗則者矣。况乃秦嘉徐淑之綢繆。伯鸞孟光之燕好。花窺鏡裏本是同心。魚托書中果然比目。旣而東西南北。夫子之蹤跡長遙。風雨雞鳴深閨之歲時偏永。溯錦江之眇眇。織並迴文。望秦樹之盤盤。情周四角。殘月如初月。玉關之雁孤飛。新秋似舊秋。金城之楊半落。是以玉女窗開。頻移柔翰。秦樓鳳引。逕入清歌。花管將翡翠爲牀。香函倚珊瑚作軸。倍多贈答。彌切留連。余也浦柳前衰。渚蒲蚤落。稱詩說禮。殊媿班姑。聽曲知心。頗憐白嫗。方期歸軒。蘅薄春風拾翠。山頭返櫂。蘭汀秋月采菱。溪畔爾乃遽辭華表。忽去玉臺。撫雄劍而孤鳴。對悲鸞之獨影。迹餘翰墨。安仁所以悲妻。流覽篇章。太冲因而愛女。方斯爲近痛如之何。茲以瓊瑤在御。梨棗載陳。嬌女惠芳。手訂魯魚之誤。羣兒玉樹。親承柳絮之吟。望珠玉之後輝。忝秕穀之前導。倘異日者魂歸月下。墨香拂夜火以如迎鶴。返松間筆彩散行雲而弗去。時康熙辛亥中和月花朝是菴李因題於竹笑軒。海昌麗則玉窗遺稿。

古今名媛百花詩餘題詞

孫蕙媛

間披瀟園諸史殊有幽情逸韻然而金闈之媛尙未著聞惟花間草堂僅載一二恆拘格調混列騷人又往往感懷別思摹寫閨情何異顧芍藥而題章指蘿蕪而製曲哉構李歸素英高夫人巾幘潛夫綺窗才子夙擅少君之高雅咸推馬媛之清華用是筆開翡翠硯貯琉璃纂輯花史續以詩餘四時分列百花備舉選句則錦字珠霏擷藻則玉臺瓊積且香且豔可咏可歌洵紗幔之芳編繡帷之瑤史也遴斯編者佐以武水長谿兩夫人皆淑德麗才媲美前哲克爲女範之宗寧僅稍弄柔翰者比乎予竊慨紅樓之媛綺純珠翠其於縹緲弗嫋也綠窗之女纖素流黃其於泓穎未習也卽沉香亭畔堪豔千古而傾國玉環曾不能流連情景垂傳片語僅僅召青蓮一爲捧硯設遇班姬梅媛湘管頻濡雪兒曼詠自添一段佳話必不寂寂乃爾是知置集案頭閒評窗外展卷香飛風姨不妬開籤豔發雨橫仍鮮上林春色不假剪綵長榮金谷柔條豈待東皇始吐斯眞花史而女史詞韻而人韻者也今是編已公諸梨棗凡在知己自宜剪鴛鴦於機上盥薔薇於掌中寧碎錯刀無汙懷袖庶不負高夫人編次雅意予也才愧樓東風慚林下聊附執鞭之役獲叨驥尾之塵顏之恧矣幸何厚焉時康熙乙丑嘉平月桐川天水內史樂安氏題古今名媛百花詩餘

清溪詩藁題詞

江珠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作詩者言其志之所向而已余嘗與心齋先生論詩言今之作者必曰學李杜效王孟拘牽心力刻画古人反不能自道性情此未知詩耳惟清溪深悟詩旨故言之溫厚有風有雅出入三唐而不名一家蓋其清超之致能以無爲爲工得詩之三昧矣集成屬題卽書此以應歲在己酉孟春旣望碧岑

世女弟江珠拜題 吳中十子詩鈔

題虞山文學屈君子謙遺集

歸懋儀

虞山季都轉之女孫曰蘭韻字湘娟雅嫋吟詠命不副才二十而寡戊寅冬余歸寧琴水聞湘娟之名卽欲往訪而湘娟已先至矣相見握手歡若平生殆有前緣且請爲詩弟子余辭不敢當感其意喜其風雅悲其境遇翊日往答寫韻樓始得讀湘娟著述感慨沈鬱至哭姑一章不禁淚下如雨又出一冊示余曰此夫婿詩也壻青年好學以孝行聞至性純篤不幸早夭詩雖不工願夫人題之庶不沒其篝燈呵凍之勞感且不朽語次哽咽不成聲予作而歎曰有是哉古來女子之詩多藉其夫以傳近世爲甚若夫身爲男子或執三寸管抒一尺紙躡雲霞捧日月名滿天下流及後世卽或懷抱道德抑鬱而逝而一二門人故友收拾楮墨重若兼金愛之傳之亦足以不朽又或子孫振起發祖先之潛德傳其詩文此人生雖不遇死而有名其祿生有遭際一也今屈君不獲位公卿使天下士嚮風而稱說其身又天傳其作者非子孫非師友乃在閨門弱質婉娩未亡之人藏之弃之抱之悼之謀所以傳之嗚呼事雖細微古近之所無也彌足悲已卒讀之深沈而清遠不爲顰悅之言是孝子之詩非僅才子之詩又以見屈君可傳者自在而非徒其婦之欲傳之也仁和龔公子定葢爲今代人倫之鑒嘗舉此語質之則曰其然且曰予讀盡古書未見有以婦人而題男子之詩夫人允湘娟之請剏未曾有兩可以傳矣因附述之嘉慶己卯早春日同里女士歸懋儀謹跋墨花仙館

弁言

蘭閨寶錄弁言

惲珠

負矣乎杳杳冥冥太極未形天高地博乾健坤貞兩儀並峙何重何輕或曰坤道無成女子維則予竊繹之曠觀宇宙流覽萬生何坤儀之有形有色乾化之無臭無聲蓋撰德則乾顯坤藏賦形則乾藏坤顯顯其不可見而藏其可見此大易聖學樞機也古之志女有得於易盡坤之順體乾之剛若瓜投江水若鯉躍階泉其殆曾閔之孝乎若鹿車同挽若閒田獨讓其殆夷惠之賢乎若趙宋宣仁若朱明孝定其殆堯舜之慈乎若皇甫禮宗若夏侯義行其殆逢比之烈乎若城築襄陽若幕開譙國其殆孫吳之智乎若東觀續史若紗幔傳經其殆班馬之才乎略類六端蘭閨載寶精金良玉美性淑情豈曰黛翠珠圓是美哉或又曰子以乾訓坤善矣而不言六子何也予曰言體而用在其中或問用予曰難言也洗心藏密成性存存全茲太極永葆本真至文無文何餘子紛紛之足訓或人唯唯而退吾因以弁吾錄焉時道光十有一年歲次辛卯仲夏上澣毘陵女史完顏惲珠書於大梁臬署之再至堂

蘭閨寶錄

書

與汪映輝夫人論詩書

沈彩

彩斂衽再拜致書汪老夫人粧次彩以凡資下質謬學聲韻比於鶯簧蛤鼓自鳴其春秋已耳乃辱蒙過獎謂閨閣僅見且謂不惟雋永抑且博洽令彩愧汗無地而彩更頰動目軒欲伸一說於夫人之前者則來札謂再得蒼老高古一洗綺羅香澤之習則竿頭更進矣竊以爲此語猶有可商也夫詩者道性情也性情者依乎所居之位也身旣爲綺羅香澤之人乃欲脫綺羅香澤之習是其辭皆不根乎性情不根乎性情又安能以作詩哉故如關雎之淑女和悅不能爲終風綠衣之怨也谷風之思婦愁苦不能爲桃夭草蟲之樂也故君子居廊廟則有鹿鳴振鶩之音居山林則有考槃伐檀之音居兵戎則有車鄰駟鐵之音是皆所謂蒼老高古者也如使其出於采蘋之夫人抱衾之衆妾之口則爲怪與誕孰甚聖人必無取爾也必取夫若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濱疇彼小星三五在東者也且如手如柔荑膚如凝脂副笄六珈鬟髮如雲衣錦裯裳錦裯裳角枕粲兮錦衾爛兮是莫非綺羅香澤之言也惟其言之稱聖人且有取而又惡可盡洗也夫詩至三百篇足矣乃欲求多於聖人之經不亦過乎彩聞之矣禪學貴脫而不貴粘貴空花而不貴素位故自唐以來儘有名公巨卿可以賡雅歌頌者乃逃於鬢絲禪榻所言皆綺羅香澤此如飾鬚眉以巾幘傅脂粉之優伶是則可盡洗其醜者也乃於文人學士則以爲有口無心於婦人女子反欲其改頭換面是亦陰陽易位之一端也顧今之評婦人詩者不曰是分少陵一席則曰是絕無脂粉氣洵如是以偎紅曳翠之姝而唱鐵板大江東此與翰音登天牝雞司晨何異其爲誕且怪孰甚尙安得謂之詩哉詩哉三春桃杏紅豔爲妍乃責桃杏曰爾胡不爲松柏之青蒼是不能也言爲心聲猶自寫照乃自寫照而顧揣摹他人之面目不可笑矣乎故彩竊以爲詩者惟本乎性情必思無邪素其時位求聲成文有興觀羣怨之風而不失乎溫

柔敦厚之旨斯可矣。他則非彩所知也。恃其恩私。盡言無隱。惟夫人優容而更有以教誨之不宣。看雨樓集

答方夫人第一書

王貞儀

比承辱命作心經序。始固欣然下筆。既而思之。有不可輕於立言者。蓋文章一道。斷不可無故而作。必借一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胸中之所寄託。必有道以寓乎其中。爲文也。或忠烈。或節義。出吾生平學問見識以附之。使讀之可歌可泣。起敬起畏。雖歷久而不可磨滅。昭然在人口耳。於是其所爲之文章。亦遂附事而不朽。此所謂文以載道也。若夫佛經者。叛道離理者也。其經始原於漢流於晉。瀰漫於宋魏齊梁隋唐。宋元以下。其言語荒唐。其詞義空晦。以爲添設須教方廣真詮。甚至一窺偶三復幽宗。奉爲不二之門。大千之法。或又互相倡言。演緣法於摩謁陀國。肇寂滅於普光法堂。而幽靈幻變之迹。遂足以撼王公而怖士庶。於是兒女子之妮妮香火。野姑村嫗之口口梵誦。彼慈悲膜拜禱祝。豈有他哉。懼禍之念深。危孽之憊多耳。嗟乎。大明三藏之內。典前寫後。譯私增暗減。其刊定諸經。未必不僞之又僞。而况僞者。又供行於世矣。今一旦必欲拈出此部裝潢精錄序而藏之。以取重於後世。儀則以爲所作非其文。所書非其事。則雖上下騁馳。盡乎空虛詭異之詞。亦決不及傳。傳亦決不及於久遠。而徒勞心費思於無益之筆墨。爲無益之文章。是無病而呻吟也。其於載道之義何哉。匆匆上達語。直且狂無易由言。當與夫人共慎之也。

德風亭文集

再答方夫人書

王貞儀

一別五月比來起居日佳。壺社安勝爲慰。前命作心經序。已修柬奉覆。乃猶諄諄委諭。復動以報應之說。罪過之徵。其然乎。其不然乎。而儀之一序。誠非固辭。亦非不能實不爲也。儀以素日所徵信誠奉者之不在是耳。夫以己所不欲。而亦思易人所欲。固不近情。然不能再切實質。言以匡知己之失。是或不失爲古交誼箴規之遺意焉。卽如佛老之教。今世盛矣。其害惑人心。毀滅倫理者。老氏少次之。而釋氏爲尤熾。天下之陷溺於佛氏之教者。上自名公巨卿。下及愚夫愚婦庸蚩之輩。推而至於深山窮谷中。人皆敬信。若狂真有淪肌浹髓。牢不可破者。吾鄉惑其端者已旣夥。而婦人女子之祀奉。并加倍之。然其邪異之術。第可欺不明理。不讀書之男子。無德不肖之婦人。故卽使其勢日張。而於聖賢之大道。終不能少損。是佛老二教。本不足爲正道之害。而儀以女子必負怒而鬪之。固有所不必。然實不忍夫人亦沉溺其術中。是則斷不容不進一詞。以解此惑。試論之。今天下福善禍淫。神鬼報應之說。雖不徒見。道於佛老之徒。其初意與利濟倣俗之心。迪吉逆凶之道。尙不甚相遠。而人必溺之。則弊生而害遂。無所底止。况今二氏之徒。豈真所謂佛老之化身後行乎哉。其初或公卿大夫下逮農賈。及乎種種不法之民。或罹罪惡。或役衣食。或入利害困厄之塗。勢無可拯。而一旦敗壞。迷昧其本心。遂相率舍去父母兄弟夫婦子女。祝髮披縉。而從乎二氏。若夫推之遠君臣棄朋友之倫。又無論已。於是爲佛之徒者。必主其說。於空寂爲老之徒者。必立論於玄妙。或言死生禍福。或矜性命道德。或指天堂地獄。或談鍊炁修丹。總一持平虛滅解脫。使人若真有足徵足信者。而佛氏又立其輪迴變相。超昇墮落諸法。又現其慈心以救世。有愚夫愚婦專心其教。惑志其術者。不免思避禍邀福。使陷其身。蠱其心。又有學士大夫等。或不端不法。恐死後竟受諸地獄苦。此念既生。乃特爲倡。率以神其教。而後比

黨盡屬庸愚羽翼多在卿上而且護法施主之名起矣又或捨其本身或捐祖父所傳之田畝或以子孫寄名於彼以爲銷患折難或做功德因果焚冥財紙錢之類不惜數百萬錢盡於一瞬或預恐佛老泥木之體無栖息之所特募鑿庀工以百姓勤辛勞苦之資財以爲二氏謀居處或施貨帛以邀二氏餘佑求死者生者免罪過於地下又或絕葷飲斷米粒以求渡於佛求化於仙而坐涅戶蛻之法尊矣甚之父母在堂并不能盡孝而且吝其資養缺其衣食鄙其費用一旦既死又不暇言必誠必敬盡哀盡戚之道先必請僧延道設醮昇天焚資寄冥衆樂華筵演劇會友名曰爲親祈福於冥中又或飾之曰喜喪喜喪云者言老者之死爲宜故子孫各喜以相慰親友各喜以相賀也至於送殯葬也則以亭綵百戲相尚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不見於目不聞於耳唯極奢窮欲於棺槨旛蓋之華牛鬼蛇神之巧祭事備御之盛笙歌之音接道紅紫之服載塗巫尼僧道之列於後者以什百計一葬而可費一中人之產者蓋不如是之靡且麗雖弔者亦不悅於心其惑失之害始皆原於敬信二氏而沿流遂至於如此不深可歎可哀也哉昔聖人之言曰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其固未嘗不論報應然以其理而定之也故唯微之在一心戒之在言行非若二氏之教同流合污悖義亂德背親滅倫盡產傾室使人奉乎懺悔趨乎清淨持齋茹素甘爲下愚其在婦女則輕出其清白之身日游散寺院與僧尼道流相周旋又或公然使此輩出入庭幃以相悅而不知恥以爲祈福於祖宗父母有如是其孝乎以爲祈佑於夫婦子孫有如是其愛乎以爲祈己之免禍致福有如是其徼倖乎而鬚眉巾幘乃盲僂狂蕩媚禱詔祭頂香放踵裸肉焚修不又大可痛惡而切悼也哉况以夫人出此尤有所不可令夫子三辰觀察讀聖賢書守先王法受朝廷爵

出己身以治百姓方冀其崇正學黜異端滅淫祀化民成俗而卒不能刑於家室固失其道而在夫人又幼曾讀聖賢之經籍而能識乎大體者今竟年才五十以象服四品之恭人而下較衆之頂香焚修持其齋供守其粗糲無日無夕非鐘版魚磬之聲相間答於閨房又常親往寺觀布施之費歲無虛日數無紀算而今歲正值凶年人困於饑饉富厚之室靡不出資公賑乃令夫子疎以七千白蠶專修城北之地藏菴而夫人又自捐五百緡爲廣教寺助香火之費平日遇親戚之貧乏者反視之蔑如甘涉心枯槁寂滅以無益是務在令夫子與夫人方且以爲必致佛老之呵護福祐儀正恐獲譴者之卽在是矣嗚呼夫人之行實如人之失足墮井唯急望援者乃又有佞乎二氏者於此且同聲附和以貢諛加之以慫恿順之是旣不援而更下之石矣此無他正直者以夫人不足與言仁義而鄙之諂媚者又以夫人之勢與顯宦而畏以承之耳而儀與夫人之好非尋常泛然者比故進衆之諛畏者而箴之以辯其惑且進所輕者而言之以救其失夫人果知以前之事爲無益則猶可進於德禮之正若止之規之而且不自悔自戒則直以入井爲安宅也吾已矣夫心經原本并繳此覆德風亭文集

答白夫人

王貞儀

昨擾郇厨謝甚酒間所談某事且轉委作詩集序儀承教多矣然不能無說也大抵今人之弊最患急於求名唯恐人不及知而未定之稿出以示人求片言於大老名公以爲榮在彼固不自知而一經有識者啞然置之夫所以啞然置之者以物之不足當一贊歎且并不遽因其人之乞求遂柔聲媚態以貢諛也儀智淺

學疏雖喜耽翰墨而從不輕易出以示人不敢謂勤慎內修也亦非自以爲是也其所以甘於隱祕者唯守
內言不出之訓以存女子之道耳故凡自閨中知己而外講學就正者無復有他今某某何如人名列庠序
乃公然外聖賢之正道而從事釋氏又公然不自知悔一務乎空寂之詰而樂爲名教中之罪人嗚呼是尙
得爲聖賢之徒而尊之齒之哉一旦以其詩集求序於儀豈以真爲名宿乎抑或姑試之而以儀之文章果
無足輕重乎論其人品不足以序之論其所學不足以序之自忖人何如集何如乃欲儀序之乎哉世亦嘗
有爲大言者自命千古之人爲之集者乃千古不朽之作夫人非君子之人文非載道之文果亦可不朽乎
吾以爲直蟬蟠朝菌焉耳自思生平無足重於後人垂於弗替者從故紙堆中急謀所以延名譽於身後亦
誰可以欺今使無病而強呻無憂而強嘆無足爲解顏動笑而強歡欣陶舞者皆非正也學咭嚦之未幾而
集袞然成幾爲風尙僉曰法漢魏法唐宋噫此所謂帝之享也豕之白也徒自忘其陋者也故儀平日或亦
偶有所作而斷不欲卽求序於人蓋有深意存矣今某某之集才誠富詩誠足上追乎三百篇而謬贊昧賞
之違心之語則必有不能強之他人者此夫人終不輕書片言於簡端則誠是也世有優孟子弟塗朱粉服
女衣靡音嬾態以貢諛爲心以媚人爲舌而人皆不之恥者以其行與業之所託在是耳苟欲易略知正道
之語本不欲陳以夫人實與儀有同心故揭所隱以告未知高見以爲何如德風亭文集

與雲壑柳湖兩兄書

孫蓀意

初九日握別渡江。枚兒船已在西興等候。抵家才下晝耳。布帆無恙。家下亦叨庇安善。惟妹咳嗽刻尙未愈。十七日越城之行。因出水偏門遊大禹陵。在香爐峯下。其峯高數十丈。殿極宏敞。閭然無人。梅梁上蝙蝠數千。其聲呦呦然爲之毛髮森聳。登窓石亭。石已中斷。下望平田如畝。出廟至陵上。墓已平蕪。惟二亭而已。憩少頃。復由南門從青田河而歸。回望城中蕺山、府山、大善塔、應天塔、望海亭。歷歷如繪。青田河較西小江龍腹三倍。大白水微茫。扁舟如葉。至梅墅。日已晡矣。深林中見燐火。初只一點。須臾至千萬點。光同匹練。長可半里。亦奇觀也。此游惜不與兩兄同之。亦一恨事。同游者枚兒季媳蘭女。在杭嬉游半月。不及此游之奇耳。青田河晚歸得詩一律。呈兩兄正之。請安不盡。貽硯齋尺牘。

與雲壑兄書

孫蓀意

雲壑二兄大人足下。兩接來書。具悉起居康泰。家下平安。忻慰之至。日來天氣涼爽。想閉戶著書。較往歲更高尺許也。妹處亦皆明荳平善。勿煩錦注。所借畫錄四本奉上。子母銜蟬圖。一時尋覓不得。如何前兄所種更生齋各花。惟石榴尚活。其餘皆蕪沒。而夾竹桃一番未了。又一番。每次數十箭。嬌豔之至。惜兄不來同賞也。妹近種花數十盆。以紅架羅列於庭上。張布棚下。設一榻。暇則焚香默坐。一小婢名芝兒。或搥背或揮扇。菱芡蓮藕之屬。隨時以進。兒女輩皆新學吹笛。時作數弄。覺清風徐來。不知人間之有溽暑也。勞兄問近狀。故少述之。奉上越城香酥餅百枚。此最著名者。供兄消閒。希納之。請安不盡。貽硯齋尺牘。

與雲壑兄書

孫蓀意

九月初有札一函蒼芋一簍寄上想已檢入一月未有賜諭心殊懸懸邇來父親嗽已止否飲食復原否不委頓否乞示知以慰遠懷妹廿二日游蘭亭在田畝之間破屋數椽所謂流觴曲水則惟亂石幾堆墨池則荒草穢積惟亭雖破而甚鉅碑亭更爲宏敞形如六和塔半截碑高二丈餘橫闊丈餘厚尺許越中碑石之大無逾於此不知從何處取來臺基已圯危然欲倒倘倒時當作霹靂響可怕也名流勝地荒蕪至此不幾時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右軍有知當亦同爲浩歎也廿六日爲外孫週歲衣裳鞋帽之屬此間最爲煩費故經營多時始克送去然而累已少畢矣枚兒於廿三過杭隨其岳丈在雲棲建水陸道場倘進城當來請外祖安也兄日來作何消遣秋色甚佳能渡江來舍偕妹往浮峯一看紅葉否肅候不宣貽硯齋尺牘

啟

魏女弟秋海棠啓

陳汝凝

玉露濡庭金風肅砌砧杵動授衣之念梧桐驚一葉之凋時有海棠嫣處牆陰芳姿可擷甘居牖北幽質獨妍伴淮南之叢桂暫倩香魂候彭澤之黃花先舒逸態漢宮秋冷猶然春睡嬌癡隋苑喬粧曾似天生姽婳見茲尤物諒必同憐聊移數本以助澹妝亟置香閨何勞夜燭西冷園詠引玉塵集

贈序

贈妻江朱公曉序

吳 紹

吳中往喆多善繪事。沈石田隱君一代高人。筆墨點染。三百年無對。於南北諸家靡所不學。山水人物。花木鳥獸。靡所不精。真所謂上配昔賢。近來新畫漫爛六法不具。古人蹤跡於今掃地矣。婁江一派。實出以元人爲法。盡祛吳儂客氣。觀者目境一新。然所見惟山水。朱君公曉。婁之名士也。甲辰春。橐筆遊姑蘇。余寓止百花巷。留寓居者旬日。其人愔愔君子溫雅自好。略無適時習態。所學皆別開門戶。仙仙風韻。另成一家。雖徐王之花鳥。顧陸之人物。荆關之山水。兼通博識。其間靈氣自化。下筆欲飛。更上古人一乘也。妙在阿睹中。若逢迎宛轉。流動生波。奪江郎之夢筆。駕僧繇之點龍腕。內有神。豈可以塵世名家較量哉。余何幸而遇之。不以蠹鄙。辱點絪素。昔顧長康畫幼輿於丘壑間。又與殷中軍寫真。蓋非名士不足發名家興致。揮灑神妙也。宇內名公騷客。或歌或賦。贈言盈篋。五岳起於方寸。雲夢吞吐於胷中。一丘一壑。直寓之以寫其所韞耳。畫非高人韻士。不知也。沈石田先生家傳畫學論者。謂有所本。公曉尊人六如。有大名遠振四方。公曉繼之。宜其超絕矣。東澗先生作序以贈公曉。唯稱其善山水。東澗之識公曉。由於王奉常。吳司成兩公皆山水名家。故爾以此稱之。實未盡其所長也。恨無才如杜拾遺。作長歌快賞謹序微詞。聊補東澗之所未旣云。蠅雪菴二

贈閻母左孺人序

張紈英

余弟仲遠宰武昌。余依以居。每聞清節純孝。嘉言懿行。輒以語余。一日行部久不歸。手書告余以左孺人孝行。且曰。孺人諸生閻少白之配。少白見余所爲吳氏二節母傳善之。盍亦一言記其事。余之文安足言。然樂道人善。以自勵。勵人顧性然也。因序以贈之。孺人事姑鄒太孺人至孝。鄒太孺人清節數十年。少白補博士弟子。賓客方集。賀而鄒太孺人遘危疾。醫不可療。孺人夜禱於竈神。割臂肉爲羹以進。疾旋起。家人異之。乃知孺人割臂諸狀。初少白之祖嘗刲股療親。孺人習聞之。論者皆稱閻氏累世孝行。爲不可及。鄒太孺人孝於其姑。天殆以孺人之孝報之。今孺人之孝若此。則天之所以報孺人者。又可知也。累世孝行。傳之無窮。夫豈一家一邑之休禎哉。嗚呼。人子之事親。何所不至。至不得已。而爲割臂之事。蓋亦迫切於中。不復知徘徊審顧者也。割臂之事。雖於古無聞。然古仁人孝子之迫切於中。不復知徘徊審顧者。往往類此。若孺人者。其亦古之人歟。孺人之孝行如此。則其他懿美。必更有加於此者。惜吾弟未能詳言。他日當親訪孺人而式女師之範也。

餐楓館文集

送別文靜芳女史歸南昌序

劉鑑

吾友靜芳文君。宋信國公之嫡派。今萍鄉榜眼道希公之胞姊。出自名門。歸於令族。婦德母儀。馳譽邦里。其經義史學。尤推當世大家。道希與從子重伯爲忘形交。素耳令姊之才。以道阻莫遘爲憾。迨光緒甲辰秋。經

從女伯璋聘主淑慎女校講席始遂瞻韓之願余性拘迂近復多疾舊姻新特殊少周旋獨於文君一見傾倒聆其緒論如飲醍醐諷其高文若咳珠玉其岸然道貌春風之和秋月之朗令人親炙不已不遊南溟未覺榆枋之隘既登泰岱方知羣峯之小毋乃近似歟昔晉太守劉柳稱謝道韞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今則茗話時攀詠歌相答能不私淑逾常乎而乃綠波春草易黯離魂西雁東勞莫徵定趾眄車徒之已戒益愴惻以難禁於是首唱蕪吟用申景仰並推其意而序之分綠窗集

壽序

楊節母鄭孺人六十壽序

趙棻

余嘗讀三百篇詩求爲節婦所作者唯共姜柏舟之詩而已豈當時夫婦俱偕老無少寡者耶抑有其人無歌詠以記之故無得而稱耶夫共姜以世子之妻父母且欲奪其志則盛年守節疑爲古所僅有者矣故余謂後世之所爲多不如古獨婦女貞節之風代降而益盛蓋自前明以逮我聖清閨門之化之漸摩於民者積久彌深而朝廷所以旌異之者又永爲不刊之制故凡士庶之家莫不以守節撫孤爲固然雖其間容有難易之別其立志皎然一也旌表楊節母鄭孺人故秀水諸生楊君錫圭之配也震澤王君研農與余子曰楨交嘗述孺人操行之美余故得聞其略一日王君寓書於曰楨曰孺人今年六十矣某月某日爲設帨之辰其嗣孫象濟象泰欲求足下母夫人爲文以壽之不知可不可也余旣欽孺人之爲人則祝嘏之詞正余

所樂爲又何不可之有乎。孺人以名家子來相楊君爲佳耦。其寡也。年才二十有二。遺孤又不育。乃以夫兄子爲後。上事舅姑。下撫嗣子。拮据持茶。代楊君盡承前裕後之職。以保有室家。而晚年嗣子又不克侍養。而逝。其所處可謂艱矣。而孺人意氣不衰。教養兩孫。俾學業有成。故象濟年未冠。卽著名學官弟子籍。文譽駿。日。起今孺人又得抱曾孫矣。內外姻戚及楊之宗族。莫不以是頌孺人之福。將未有艾。而不知其自少年以迄今日。所以甘荼苦而勵貞操者。四十年如一日。故得於風霜歷盡之餘。完此松柏之質。使古賢女處此。其操行之可歌可詠。諒亦如是焉爾。然則孺人之福。實孺人之德。有以致之。而非倖獲也。易恆之九五。恆其德。貞婦人吉。洪範之五福。曰壽。曰攸好德。孺人久於其德。則其壽考康彊。豈有限量也哉。余聞孺人性恬靜。人有侵陵之者。置不與校。嘗謂我豈畏人强悍。要之論是非。爭曲直。非婦女事也。此則含宏廣大。得坤順之德。吾知其得於天者必厚。而期頤之壽。自可操券而致也。瀘月軒文集

逸俊族叔姑胡太孺人七十壽序

汪 勳

昔劉中壘作列女傳。曾氏子固敍之。推原治國齊家之效。實在于此。此其陰教所成。不必求驚世駭俗。卽處常守順。循節蹈矩。而自合中和準則。若我族逸俊公。元配叔姑太孺人是已。叔姑姓胡氏。歙西望族。貞慎恭儉。夙備媯德。旣賦于歸。逮事舅姑。左右就養。咸得歡心。逸俊公爲淮南商人。余某治鹾務。兼理典業。盤錯煩劇。才力克勝。任余姓倚重。顧不屑屑家事。惟叔實總持之。妯娌衆多。所處境至艱。能以克己厚人。推誠渾化。家無怨言。接戚黨。嫋姪情和。誼摯。撫臧獲嚴而有恩意。于家之用。制節謹度。屏奢靡。務樸實。諄諄然以是訓。

其子女家中事無纖鉅夙興夜寐悉躬親之不自佚也逸俊公往矣而光樵千之兩叔能奉聖善之範守純固之基籍甚士大夫之口弗問其里閭宗族之言者豈非叔姑盛德宏才昔能相夫子而今有以啓迪令子邪叔姑之教子也勉爲實學不汲汲于科名欲使孝悌倫紀自修于一鄉而至行上媲乎往哲以謂士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時光樵叔寄籍試真州品詣純粹自童試至優舉每考取冠儕輩名公卿許爲翰苑之雋特立之士所爲文不苟爲炳炳烺烺求悅于世而聞風嚮往者老輩有識以晉接爲榮儒林後進爭師焉得其緒餘皆成名孝廉名太史望重一世因得盡交海內賢豪上下其議論琢磨其醇修故雖屢困場屋而行益高道益懋文益峻所謂廣其學而堅其守未可以世俗得失衡也世俗之心得不知其倖失則畢有司惡足與有道之士同年語邪余與葆兒論及同爲叔扼腕而叔姑每值秋闈揭曉神色自若語叔曰士人當求有益于世正不必官爲宰相富享萬鍾也叔性至孝以是體母志遂以培植後學爲己任懼奸宄不除互鄉之風首爲童子患因與正明楚峰諸叔省南衡雨諸姪雲奩疋扶諸姪孫復設文會而叔綜其成遇事直斷冤抑盡信排難解紛人心悅服郡邑太守明府案牘如山無愧塘一人姓氏雜其中鄰村聞而慕效之凡叔之言坊行表化導鄉愚成就後學皆得母教力也叔姑以千之叔質弱不任讀書之瘁命習鹹務以繼父業同邑鮑寄琴部郎商人中賢者也聞兩叔才名皆厚禮延聘而以光樵叔爲賓師店務喫緊處與千之叔謀焉光樵叔母賢而才通經籍爲叔內助千之叔母亦勤儉克持家皆爲叔姑所喜今年秋爲叔姑七旬設帨之辰兩叔開筵稱觴文孫林立後嗣之興未有艾叔姑之壽亦正未有艾也時葆兒在京將屆誕期寄祝之文未至余知叔姑深謹援筆而爲之序道光癸巳秋九月穀旦

許母林太宜人六十壽序代

薛紹徽

闕宮頌魯壽母傳燕喜佳言樂府到秦壽人本房中法曲歌南山黃鵠同歡壽寓之春招西母青鸞合飲壽泉之水蓋閩德有昭于彤管而大年自匹于貞珉如許母太宜人是已太宜人乃吾閩林公維禎長女念茲封翁德配也季蘭婉婉姆教曾嫋尹姞儀容女師有則窈本善心之訓繩素能歌配爲佳偶之稱蹇修可託小占鳳卜知敬仲必昌共挽鹿車全鮑宣盛德然而長卿四壁顏子一瓢憂情苦饑何能割肉梁鴻賀廡却有齊眉赤米白鹽咸羨持門之婦男錢女布半由內助之賢無如文章千古偕老難期遂令伉儷十年未亡抱痛太宜人柏舟矢志井水盟心對梁間之孤燕弔影自憐聽簾外之啼鵠有聲皆血波瀾恨海莫填精衛之魂缺憾情天特鍊望夫之石寂寞單鳧寡鵠苦調獨彈伶仃雛鳳嬌鸞劬勞待撫用是折蓼存惠畫荻教書義則兼師嚴還代父秋燈黯澹杼機課咷嘵之聲角枕棲涼魂夢數汎瀾之淚而且牽蘿勉強恤緯支離卷施之草抽心更榮款冬之花凌寒始曜婚嫁乃向平之願何期累乃孀閨嗣宗慰伯氏之靈奚敢愛於少子凡此數十年太宜人之心力瘁矣所幸崔家三載尙多一人荀氏八龍卻成半數伯霜仲雪分途各守專經姐婦嬰姑隔院時聞棋語珂珊大令其三子也善讀楹書旁通梵字捧來紫誥送喜慈烏迎養板輿忘憂萱草葡萄瓜果隆報答於三春綵服金花待起居於八座否以泰占兌將坤應謂非天憐苦節不爽報施世卜甘臨有徵禔祉哉夫桓嫠行義無非貞順五更皇甫禮宗不外綱常二字夫如柳下惠謚之足爲泉壤幽光子有雋不疑訓之可作朝廷循吏所以敬姜晝哭特著令儀孟母斷機惟虞廢學盤錯則艱難備矣地道

終底於成。心肝以冰雪鍊之。女宗自然可式。故甘泉圖像金母。以法度爲尊。懷清築臺巴婦。則貞徽自顯。有足多焉。是可述也。今年三月爲太宜人六十壽辰。應戴勝降桑之候。正黃姑浸種之期。連櫳倚裳。拜堂前之玉樹。含飴繞膝。長階下之桐枝。寶婺輝光。朗照春申舊浦。松筠節操。喜生花甲週盤。某等忝同桑梓。微有葭莩素耳。家箴常欽壺範。仰壽謾之不老。相與躋堂。願壽域之長春。欲拚奏瓦愧乏靈璈仙樂。豔寫蟠桃敬陳。松柏高標。瑞徵福草。讌北海金樽之酒。慈雲長駐於百年。續南唐女憲之書。史筆尙煩於來者。黛韻樓文集

傳

蠹窗主人小傳

張令儀

蠹窗主人者。生於華胄。早事梁鴻。頗厭紛華。能甘淡薄。當其鐘鳴鼎食之際。歌珠舞翠之場。主人視之蔑如也。唯愛焚香靜坐。獨處一室。左琴右書。湘簾棐几。古玉尊彝之屬。貧不能致。然雅愛圖史。有未見之書。雖鬻簪珥。必購得之。或見其室中牙籤插架。縹帶盈牀。遂日爲蠹窗主人云。間爲吟咏。祇自道其離愁積抱。祕不示人。而性又酷嗜花木。居室前地。不盈丈。嘉木參差。雜花掩映。幾無置足處。主人顧而笑之。不以爲隘也。與世無求。寄情草木。亦灌園氏之儔歟。擷芳集

姚母張太夫人傳

王貞儀

太夫人姓張氏。桐城太傅文端公之女公子。其同里湘門姚先生德配也。七歲能通孝經。九歲熟列女傳諸書。幼卽莊重習禮。知爲詩。舉動合儀。則閨門之內。不苟言笑。少長隨父太傅公官京城。就傅宗宮。與諸弟昆共讀。於是又能文章。兼識經術大體。巾幘而有鬚眉志。太傅異而愛之。幼而有式有才也。如此。年二十有一歸。湘門先生張固望族中台兩世。閨閣薦紳魚軒翟茀。焜耀閭里。當太夫人之嫁也。裝送爲盛。而太夫人市月卽易服荆布。事舅姑怡色下氣。羹湯滌濯。就養左右。終十二年無少虧職。其事上之孝也能謹也。如此。湘門先生清望舊族。儒家者流也。束脩不足以具甘旨。而好賓客。朝夕過從。皆君子人盤壺所給。咸出於太夫人壺中積件。每樽俎雜陳。餽餧臚炙。裁穀之屬。左顧而歎。應手立辦。務極精潔。雖至七箸。必手滌而几席振拂。日率視奴婢。必使淨無纖塵。自奉則不有兼味。身親井臼。雖老不聞訶病之語。人咸難其中饋修嚴。故爲合郡邑之家。人所不及。其內事之勤而有制也。如此。性好讀書。愛玩器。遇古籍舊物。雖典裘脫珥質之無所。客以故。湘門先生卽處貧境。凡昭陵遺蹟。宋唐祕本。莫不縹緲玉軸。摹寫裝潢。至其器玩。則雖夏后氏之璜商。癸父之尊。周孟姜之敦。魯侯之雙琥。亦能搜置。又莫不溫潤清越。斑駁丹黃焉。暇日與湘門先生摩挲題品。誦讀不輟。人有求沾於太夫人者。未能以僞製贗。本相昧也。其學之篤識之博也。如此。湘門先生累困瑣院。太夫人勸慰箴規。具至於是。先生壯懷落拓。作四方游。太夫人代理家務。井然不紊。教二嗣。譚經講義。攻辯審問。有老學宿儒所不可及者。迨湘門先生旣沒。家祚中微。太夫人持業教子。於述蒙艱。跪中從容擘畫。維育時殷。伯則擔簷記室。季則捧檄郡曹。交友天下之賢士長者。以名節道義相尚。家雖食指日繁。而略無武斷之弊。強弁之風。無蒼頭綠轄衣絲履繡之習。無後房炫服鉢車寶馬之奢。其教而合禮治而有等也。如

此會太夫人登七十之年。次嗣及中外親友議張屏宴爲壽。太夫人聞之曰。禮云婦人無夫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事不與。不爲主名。此所謂婦人無外事以遠別也。余含辛茹穀以來。閨戶辟績以禮自守。今幸女輩成立。足慰餘年。一旦欲親串以爲吾壽。此雖女等私心。其禮有所乖。何於是聞太夫人之言者。咸以敬姜比之。其守禮之正也。如此。太夫人平居尤樂善好施。予恆斥衣食之餘。出囊橐之物。以卹姻族。收親舊之窮嫠。撫道旁之饑兒。使臧獲皆恩紀。於里巷之疾病者。殮歿者。則施藥劑。給棺槥。五十年無少間。其立心之慈仁也。如此。暮年經營小築。節嗇閑囊。益庀內政。篝燈宿火。以訓課諸孫。衣布食粟。以儉示諸子婦。祭祀以虔。婚嫁以禮。絲枲紩紩。家老長妾。虔奉教令。不戒而肅。少間起坐一室。讀書無寒暑。爲詩文皆近於古。無香奩之派。內外諸孫林立。含飴授經。自用娛老。又自號曰蠹窗人之稱者。咸尊之以爲蠹窗先生。其蓋年進德也。如此。按太夫人生康熙某年月日。終於乾隆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九。丈夫子二長。某次某女三。皆適宦族。孫某某皆業儒。昔儀大先伯父從湘門先生游。以是知太夫人事甚悉。今於太夫人之歿也。乃條節其生平梗概而爲之傳。

女史氏曰。教行於家。而名信於士大夫。此丈夫之姱修。而載諸史牒。其至榮也。故吾恆思古今來稱述內德者。莫詳於范氏之書。其間所紀載諸名媛。雖或有奇行奇事。初不越烹筭。盛湘縫紩。滌澣之節。而教能垂於後昆。其見聞不越諸姑伯姊妹。保氏之間。而名能信於士大夫。則當其身後。而申明其才德。歎美於歌詠。較之丈夫之姱修。不更難之乎哉。今太夫人抱閨閣中。僅見之才。有兼人之德。相夫教子。治家守身。各宗乎禮。始以貴家女。而爲貧士婦。毫不敢挾財勢以驕侈。至柏舟旣賦。家道中落。極身心之困乏。而茹苦不貳。及

其老也乃見子若孫成名世士雖不越婦女之本志而亦云難矣豈非德副乎才而能乎宜乎其後備集壺福而食報於身歿未艾也

德風亭文集

惲日初先生家傳

惲珠

先生諱日初字仲升號遜庵祖諱紹芳明福建布政司左參議珠之八世祖也父諱應侯明國子監生先生由武進縣學生入國子監中崇禎六年副榜貢生遂久留京師十六年應詔上備邊五策不報先生知時事不可爲乃歸攜書三千卷隱天台山中三年而明亡唐王聿鍵入福州自立而魯王以海亦稱監國於紹興姜垓薦先生知兵魯王遣使聘先生先生意以監國爲不然固辭不起大清兵下浙避走福州福州破走廣州廣州復破復至建寧之建陽是時大清兵席卷浙閩粵三省唐王與弟聿鑄被執死魯王亦敗走海外湖廣何騰蛟江西楊廷麟等皆前破滅而明遺臣民擁殘旅倔彊走拒遙奉永明王由鄉金壇人王祈聚衆入建寧屬縣多響應於是建陽士民數百人噪於先生之門固請先生不得已至建寧見王祈非初志也喻之而退大清總督陳錦張存仁侍郎李率泰統兵六萬來圍建寧永明王使揭重熙赴援至邵武不能進建寧遂破王祈力戰死先生走廣信尋入封禁山中數月喟然曰天下事壞散已數十年如何救正然莊烈帝殉社稷普天率土齷齒撫膺愚妄謂卽此可延天命今迺至於此徒毒百姓何益遂歸常州久之張煌言與鄭成功入江寧敗走訛傳煌言弟鴻翼先生門人從師匿縣官將收捕先生色如常曰吾當死久矣旣而事解卒年七十八康熙十七年戊午也先生少時與楊廷樞錢禧交爲文章縱麗於百氏無所不窺尤喜宋儒書

時商業於同里張璋。璋於崇禎末副劉念臺先生宗周掌憲垣。因介先生師宗周學由是益進。先生旣歸常州學者多宗之。無錫高世泰忠憲公攀龍從子也。重葺東林書院先生與同志習禮其間知常州府駱鍾麟屢求見不納去官後與一見言中庸要領喜而去曰不圖今日得聞大儒緒論也。先生長子楨次子桓幼子格避兵時常從建寧破楨死之桓被略不知所終。格自有傳。惲遜庵先生遺集道光戊子雲陸堂刊本。

史孝女傳

張紈英

孝女姓史氏。名真仙。字瑞珠。陽湖人。父亨衢。母吳氏。孝女幼嫻禮教。恭謹勤儉。得父母歡心。家貧有兄恆客遊。弟妹皆幼稚。孝女事父母撫弟妹。凡家之事皆倚之。父母疾。禱於神。請以身代。剗臂肉以進。母卒。目不瞑。孝女祝曰。母所不能忘者。弟妹耳。女誓不適人。以終撫弟妹。目乃瞑。於是撫弟妹七人皆成立。既授室。又撫其子女。婚之嫁之。凡處艱難勞苦之境。數十年無厭倦。孝女爲人貞靜。有才而毅。家人憚之如嚴君。其所以教其家人者。正而有法。余昔里居。與孝女居相近。習聞孝女之賢。孝女之兄紀堂。弟良良。泳伯。申。又與吾弟仲遠相善。仲遠官武昌。良良以狀介弟。請爲傳。因次而論之。詞曰。世之爲人子者。或宦遊數千里外。或奔走於四方。於是事親教子之事。惟婦人是賴。是故家有賢婦。家之禎也。使孝女諉其事於兄嫂。孰從而非之。乃能引爲己任。堅貞不字。卒成其志。豈非至孝之出於天性。然邪。今孝女年六十餘。勤苦如昔。天之所以報之者。殆別有在。余獨怪夫世之爲人婦者。往往以小姑爲嫌。遣嫁之。惟恐不速。而孝女之嫂。乃舉室聽命。至老無間言。固孝女之誠。足以感之。其嫂之賢。亦有足多者。傳孝女并附著之。嫂同縣瞿氏。紀堂之配也。餐楓館文

周母王太恭人傳

趙 素

太恭人姓王氏。諱淑。字曉蘭。仁和候選員外郎蓉裳周君諱光緯之德配。吳江乾隆丁未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蘭江公女也。降芬瑤臺。毓秀瓊闕。性稟淳懿。度表莊姝。女師德象之篇。誦如夙習。織紅組紈之事。教已先嫻。時蘭江公以翰林改官主事。供職京邸。公餘授以經史。銀釭夜剔。督課偏劬。鏡檻晨開。吾伊蚤作。稍長。命學詩裁花骨。豔詠絮詞工香煙含毫。珠圓落唾有合正始之義。無參柔靡之音。員外君尊甫望山公時亦服官虞部。妙選德門。亟求賢媛。嘉耦曰妃。遂委禽焉。既而反馬禮成。弋鳧詩作華鎗。悉屏自高布素之風。警枕時聞。惟防晏安之耽。闢儀足式。嬪則無讐。執棗升階。采蘭佐膳。夙興夜寢。聲柔色怡。謹儒門之事。親法先賢之養。志椒花獻頌。取悅乎眉梨。護草肄詩。忍忘乎背樹。故能使慈烏止屋。孝筭生庭。愛日彌長。壽祺益永。比綜內政。尤勵精思。若網在綱。如繭抽緒。員外君旣抱蓼莪之痛。常與藥餌爲緣。庶事就咨。美疢加劇。太恭人恐其勞勸也。凡夫賓筵客饌。女布男錢。凶嘉之儀。葬祭之禮。罔不咄嗟而辦。洪纖畢宜。洎乎黃鵠吟風。白蜺降室。斜衾必整。益顯黔婁之賢。遺硯分頌。善承范喬之志。徽音克嗣。大節靡慙。已子憲曾兆勳。秉折蘡之教。探納楹之書。文坊鷹揚。才彥膺至。太恭人喜功資錯。玉識交深。引磁益勉。以取友必端。與人無忤。是以善士之目。見重於居鄉神君之稱。羣推於筮仕。力行所得。慈訓爲多。晚習優閒。頗耽禪悅。不靳施與。遑計有無。嘗謂憲曾等曰。汝父志所未逮者。義莊耳。汝曹當成之。爰割膏腴之區。以贍寒微之族。翟光鄰之高誼。豐裔

與俱范文正之遺規精粗悉備遂迺根露蠶庇實詠椒蕃火舉同功田呼續命有司爲上其事於朝員外君寵邀璽書之褒榮分綽楔之典光被泉壤惟太恭人實致之焉至於儉以持躬寬以御下婢媼樂其春及戚鄙匱其波餘陰德比之耳嗚福田由於心闢稽其善行不可殫書性嗜吟詠著有竹韻樓詩詞藁深自韜匿不事流傳在都中日與李紹蘭楊蕊淵諸女士酬唱互作篇什遂多今所刊者率皆爾時之作云素耐繁劇致損餐衛而自員外君捐館舍單鳧調苦獨繭絲長髮髦之詩既成卷施之心彌悴年五十二遘疾遽終兆勳辟踊纏哀呼捨莫贖毀滅尤甚形神遂離謂非至性過人以死殉孝者歟今憲曾持狀踵門乞余爲傳余曩侍先大夫於京師知太恭人馨逸夙成光采自曜有慕蘭蓀之質儼同山斗之瞻嗣歸吳興高門接壤惠問流川旣無忝於女宗實可垂爲坤範述德標行敢辭不文嗚呼白雲在天已渺矣宣文之幔彤管有煒亦庶幾有道之碑濁月軒文續集

顧孺人傳

趙棻

吳縣毛君慶善述其繼配顧孺人之行乞余爲傳余聞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禮曰內言不出於相婦人者謹內則而已立德立功立言非其職也顧詩三百篇婦人女子之辭居其半抑又何歟經不云乎婦德婦言婦功婦人德功或不必同男子言則無以異也古婦人以立言著者魯之敬姜漢之班昭尚已班氏女誠不越閨門敬姜訓子通乎天子諸侯大夫士庶均有切於先王治化之原立言如此雖聖人無以易焉是安得以無非無儀內言不出概之歟夫徒尚文采無益理道雖公卿達官之言無足取也苟有補於世道

人心雖田夫牧豎之言不可廢也。而況婦女之賢者乎。若孺人者可謂能立言矣。故不辭而爲之傳。孺人諱蕙。字曉芳。長洲人。父純熙。以繪事名吳中。孺人幼承父學。工畫善詩詞。繼室於毛君。君舅以其能畫也。出所藏名人手蹟。俾臨摹之。藝益進。君舅故善鑒賞。評其畫以爲可與文端容惲清於相頡頏。孺人歸時。姑程已前卒。自傷不逮事姑。檢閱所遺物。輒惻然撫前室子文珪。恩誼備至。毛君廣交游。每舉文讌。孺人必躬親酒食。俾得盡禮於賓朋。毛君屢應鄉試。不得解心抑鬱。孺人慰之曰。士以砥行立名爲貴。科第奚足重人。居易以俟命可耳。孺人旣擅詩畫名。縑素流傳。人無不珍重。然不屑以此著稱。嘗謂人。當力敦善行。而善行以孝爲首。故其在室。及爲婦。惟兢兢於孝。閱世俗有不能盡事親之道。撰勸孝編一書。皆前人論孝之說。梓以行世。又集前言之有關於名教者。爲格言類纂。以教於家。其著書之切於倫常日用者如此。夫述往訓。示來學。儒者之事也。孺人以一婦人爲之。可不謂賢乎。方之敬姜之訓。班氏之誠。何多讓焉。世於孺人徒稱其才藝。而不知其善於立言。余故著之。其他善行。雖夥。非孺人所重。故不著。嗟乎。以孺人之志。使得爲丈夫立德立功。立言。奚難。兼有其業。余又深惜孺人之爲女子也。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卒。年五十有一。所著釀花盦小草。及畫冊。藏於家。子文珪出嗣。早卒。嗣子文炳。濬月軒文集。

事略

先母事略

徐葉昭

吾母生於康熙丁卯十二月七日午時卒於乾隆甲戌八月十二日之辰刻享年六十有八不孝輩以奉遺命之故皆不敢有所誌也於茲十有六年矣將泯滅而無聞焉悲夫吾母之爲人縱未能純乎天理其不可謂之庶幾云乎品類之高下雖不敢目之以大賢未得爲君子矣乎蓋恭儉端重此其貌也至誠惻怛乃其心也夫如是者非女中之君子而何哉然不孝歷觀史冊凡位卑之士要以庸言之善庸行之宜非一德可稱而名於後世者鮮矣至於女子而以庸言庸行知名者更鮮矣然不知一德之成苟非涵養而致者不能繼也縱可繼矣不能易地皆然也至若涵養之學則不然蓋未有熟乎此矣而不能成仁取義以至造次顛沛之或違者也况均天下之道齊家爲始齊家之要利乎女貞然則閨門之教其可忽乎若吾母者不可不誌也而吾所以欲誌之意一以吾母之賢不當泯滅一以或傳後世亦可佐化理之萬一也姑誌之若其無傳則命也亦無憾矣吾母諱培姓錢氏桐鄉人系出吳越王後南宋至元代有顯人明治間父子相繼爲卿又祿仕者數世曾祖諱某縣庠生祖諱枋字爾載歲貢生妣王氏方伯邁人先生女父諱琰字又持號畊亭歲貢生有畊亭詩稿行於世妣朱氏檢討竹垞先生女吾母稟性柔而明理慧而勤學不務虛浮之習好爲切己之功故雖博覽文章史傳而所熟玩者惟六經及理學書爾所以雖能文墨而未嘗有所吟詠也先外祖以其異乎尋常必欲覓佳士爲配媒至必大燕之輒乘舟親訪或數旬而返或旬餘而返東鄰陳氏云嫁資之豐儉未可知而擇婿之費殆千金矣後值吾父喪偶乃招爲贅婿焉當吾父之爲贅婿也吾母亟請於父母曰女旣無翁氏而姑又老矣雖有妯娌諸人其如我新婦禮乎况前妻有子忍以累我姑也不得已而許歸成廟見之禮焉蓋結褵已五年矣居年餘吾祖母諭曰新婦之賢孝昔聞其名今見其實爾尊人愛

女擇婿之惓惓良有以也。我有兒女九人。爾雖有兩兄而女則惟汝。吾豈不欲以賢婦自奉。然不忍奪人之愛。將來可多居母家以慰高年。於是吾母承命厥後雖往來於其間而仍以依父母爲恆也。又五年外祖母歿。又五年外祖亦謝世。既終喪吾母曰慈姑格外垂恩於斯至矣。吾廢職之罪更何如耶。遂與姑朝夕相依。或遇有疾必親調藥餌侍寢於側衣不解帶。雖數月無怠色少愈則勉力扶持尋常間不少離左右。有不悅必柔聲和色以溫之。或有憂慮則委曲開喻以寬之。必情舒而後已。否則己亦食不下咽而寢不安寐也。如是者又五年而祖母亦卒。迹其生前奉養之篤。歿後哭泣之哀。祭祀之誠。聞見之者。賢者並勸而不肖者爲化。蓋雖古之純孝名於一世者亦未必能出其右也。其於夫與子也。吾父剛直人也。持論偶偏吾母或不以爲然。以故嘗多所牴牾。旣而吾父翻然深悔。遂相得如初。當其未相得時。吾母事君子之誠。愛庶子之切。而及其生母無絲毫或介於懷也。吾前母周孺人遺二子長之觀繼伯氏某爲後。次之濟。尙幼。吾母待之如己出。後忽染瘵疾數載而卒。吾母百方調治心力殫焉。亡兄有云。以母之勞雖出重賄徧求一人以少代。不得也。以母之恩雖盡翦吾軀莫能報也。斯言也。人聞之皆爲之感泣。云兄旣歿。所聘妻沈氏烈女也。訃至以死自誓。旋來吾家守志有年。吾母與之相愛之情。有深於母女者焉。是時吾父在京師逾年。補柘城縣令。眷屬將之任。吾母曰止一子一女。不太孤乎。必娶妾乃可。或沮之曰非計也。概不聽。卒娶之。偕行後。生子曰爾駿。吾母待其母子誠意盎然。蓋吾母之處於母子姑媳妻妾之間。其慈惠之情。眷戀之意。自始至沒。世無一日異也。嗚呼。吾母之孝。固爲至德。然猶可及也。至於妻道母道。以及逮下之賢。歷歷如此者。雖於千古求之。不可多得也。然所以然者。固稟賦之厚。實涵養之功。有以助之。不孝女不遵遺命。違母素志。罪固深矣。而區

區之心。則將俟賢人君子之或採取云爾。吾母生子一人。仲兄斐然也。女一人。卽不孝葉昭云。職思齊學文稿。

碑

擬黃叔度碑文

范 薇

布衣而光青史。綺歲而屈老成。是皆有以提名教之綱。延斯道之脈。故其生也歎其不可無。一其逝也悲其不能有。二東漢之季。世衰道微。或以詞章自詡。或以氣節相凌。故崖岸不羣之士。則有之。若夫咀嚼道味。砥礪闔修。浮躁者見而斂之爲沈潛。驕矜者見而導之爲謙抑。雖以郭林宗袁闊諸公之賢。猶有可議。而獨以是推公。則公之爲人。豈非關名教。係斯道。不磨滅者乎。公諱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其父事岐黃。多隱德。嘗不欲人知。故人亦莫能道。公稟嶽瀆之精英。含圭璋之溫潤。仁孝性成。聰明天授。故時有顏子之稱。公初舉孝廉。繼辟公府。嘗有友人勸公就仕。公亦不拒。後至京師。不合而歸。先是。公年十四。潁川荀淑見而異之。奉爲師表。而且度量宏深。規模廣大。同郡戴良才稱公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郭林宗謂爲澄之不清濁之不濁。謂非襟懷與秋月齊明。氣宇共春雲並茂者歟。先公在汝南陳蕃嘗語周舉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鄙吝復萌。及蕃後至三公。嘗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何令人欽慕。一至如此。延平之季。奄宦竊柄。一時與遊之士。多擢於黨錮。惟公超然高舉。獨幾於先。早鴻冥以遠翥。其來鄆也。蓋因訪友人王逸。故有是役焉。吾獨怪公懷才抱奇。使其軒轅乘時。噓其太和。翔洽宇宙。當有溢於政績者。卽不然。公而天假之年。炳垂著。

述以示來茲使千秋萬世後讀其書想見其爲人而因以興起豈不懿哉公享年四十有八以延平二年抱疾而終道阻且長留葬卒所嗟乎長江東去感逝水之難回白日西沉哀清暉之莫挽用是泐於貞珉聊抒私淑之忱特樹溫恭之範其辭曰於戲徵君維德之純深沈淵穆蹈義懷仁學尊孔孟譽噪髫齡延平以降大道就湮賴公卓立光被簡筠胡天不弔喪我斯文芳徽遺烈照耀漢濱鄙夫以寬薄夫以敦先生之風山虛水深焚餘草存

墓誌銘

江西吉安府知府曾君墓誌銘

左錫嘉

嗚呼此我夫子之墓也君歿後家室轉徙十有八年今始得一畝地葬故鄉欲爲狀乞當代大人先生彰君行事而握筆追思零淚如雨狀久不克成嘉今年益衰病恐遂奄忽使君堅志苦心不垂於家乘嘉之罪也竊附私謚康惠之義就所能言者而表之君諱詠字永言號吟村成都華陽人也武城之裔遷於西江有元中葉轉徙長樂國朝康熙間始居華陽遂爲縣人焉祖諱惠超父諱秀英以君官封中議大夫祖母氏黃繼祖母氏張母氏劉封淑人君生而聰明長而孝友家世業農十餘歲猶隨父母耕作田間年十四始發憤爲學日仍代父秉耒耜夜乃讀書孜孜不倦稍壯能文道光乙未春補弟子員秋舉於鄉益潛心經史以己意條繫之著讀史隨筆若干卷復治毛詩論語孝經於漢宋諸儒解說皆洞達其得失凡所攷訂譏述日數千

言每言爲學之要訓詁明義理顯爲人之要律己嚴責人寬庶近道乎甲辰成進士官戶部主事歷轉郎中時有權貴轄戶部嘗遣人風示欲君出其門君徐曰詠起家畎畝未聞枉道求富貴言者遂巡去居戶部不受外餧不徇人私十四年如一日咸豐八年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九年奉旨驗漕津門事竣授江西吉安府知府臨行辭長官權貴復示意欲通內外消息君若不喻近君者履君足君色不變他顧終不置一辭時人駭怪君夷然也旣至吉安郡城四遭淪陷瓦礫塞通衢存者惟敗堞數堵而已君至築城完廩見白骨徧野淒然流涕出資命四廳收葬之大府札君設釐局君上書言百姓流離瘠苦商賈至若復剝之民將何堪郡人讀其書皆泣下局不果設君乃撫民教士俾營耕桑爲保聚計民以有賴十一年春粵寇復犯郡君登陴固守寇再攻莫破圍益急數馳檄告大府命將來援爲將者李金暘號衝天炮與吉安陸參將得勝皆降賊隸營伍者也陰與寇通至郡索金帛君以創痍之民不堪朶削乃出俸金予之李僞出陣還言寇張甚徒守不能遏請府縣督團兵出城設伏合擊之寇必遁君出督團兵陸遂開城迎寇入李從之君聞變拔刀自刎軍民泣阻不得死復投水衆出之泣曰公死吾輩將安歸死無益不如戰也戰而勝公之心白矣不勝吾輩將隨公死不敢辭君乃強起選練勇五百人遺健者闖入城夜焚火藥局寇驚譁君乘亂撓之寇遁君收城而陸李反飛書報捷得懋賞君被議落職懷慚無愠旣而陸李事洩皆伏誅時節相曾文正公督兩江軍知君賢馳檄調君而吉郡士民上書乞留大府亦以善後事相委文正復手書敦迫君始往隨霆軍勦賊奏功復原官尋歿於太平軍次照軍營病故例優卹贈太僕寺卿銜廢一子知縣君長身玉立須彙鬚然眉目間秀氣鬱發而有風稜天性純篤直廉勤樸毀譽無加損生平嗜書手鈔書積數篋惜並所著書皆焚於

兵君生於嘉慶十八年九月初三日卒於同治元年閏八月初二日享年五十原聘鍾氏未娶卒繼娶張氏淡氏均無出撫君弟之子光禧爲長嘉最後適君生三子光禧俟選府經歷以知縣升用次子光煦廕知縣三光岷縣學生四光文女六人長適新都劉必帥早寡次適陽湖袁學昌次適南充林尙辰次適銅梁吳鍾瀛次適漢州馮祥齡次適新都魏光瀛方君之抱疾嘉聞信奔赴鄱陽阻風迨過湖而君凶耗至遺囑云父母在堂願卿歸侍返柩非敢望可殯吉郡俟兒輩成立再扶柩歸葬嗚呼痛哉君骨不歸嘉無挈兒女獨歸理顧此嗷嗷者旅食異鄉親戚隔絕門戶孤子會以窮困死否則以憂傷死且如舅姑何也越明年扶柩溯江西上間關險阻僅乃得達灑涕作孤舟入蜀圖函告四方親友以君之櫬歸仗君之靈事舅姑先後卽世葬祭如禮四子長大以婚以宦女六人各適其家有男女孫六人嗚呼嘉之責其稍寬乎茲於光緒六年三月初八日以禮葬君於成都城北石湃缺之陽悲夫重泉永闕同穴何年繙懿行於生平懼弗彰於後世敢鑄貞石用誌不朽銘曰

矯矯忠貞時惟我君崇道茂學懿孝篤親農曹守職剛正不阿爰及臨民政以惠和狂寇憑陵客將詭變義氣所激孤城再奠從師南征復奮其功王事憂勤卒瘁厥躬我皇寵終遺贈優隆廕及後嗣光被無窮靈谷千秋寒松十圍勒銘幽宮永懷蕙徵冷吟仙館集

墓碣

適董氏從母墓碣

張紈英

從母適董氏。外祖父湯環庵先生長女。先孺人姊氏也。從母之夫曰董蔭柏。常客遊佐州縣治。不得以時歸鄉里。從母年三十餘始歸。生子不育。遂無子。環庵先生卒後。外祖母萬太君無所依。依從母居數年。而從母寡。先孺人乃迎萬太君歸。及萬太君卒。從母亦無所依。僦屋與劉氏從母同居。劉氏從母者。外從祖父枕亭先生之女。與從母爲同堂姊妹。最後依從舅氏韻清先生。凡十七年。舅氏家中落。適仲遠弟自山東返里。乃迎歸養之。三年無疾而卒。從母性嚴靜孤介。幼時不輕言笑。環庵先生愛之。通書史。精女工。與先孺人相友愛。食貧居苦。恬然安之。於族戚姻黨。不輕爲通假。夫有逋債。節縮衣食償之。絲粟無所負。先孺人在山東時。以衣服銀帛贈遺。從母輒受之。然未嘗有一言求索。平居喜寂坐。終身不見有煩懣抑鬱之色。見人落落不能作款曲語。所喜者乃言笑。有加。余姊妹幼爲萬太君所愛。從母亦愛之。而尤愛仲遠弟。仲遠弟之迎從母歸也。從舅氏留之。曰。甥家貧。宜稍待也。而弟傷太孺人之棄養。思以事從母者。稍寄哀慕之忱。固請於舅氏。且曰。從母春秋高。倘甥成立稍遲。從母不及待悔。將何及。從母乃來。余與叔姊方與弟同居。皆以事母之禮事之。從母甚樂。嘗謂余姊妹曰。吾不意猶得與甥輩相歡聚也。因話余姊妹幼時及先人遺事。常至夜分不倦。余悲先孺人不及見。黯然以傷。嗚呼。孰意甫及三載。遽爾徂謝。今日之悲較昔者尤有甚邪。從母貌似先孺人。而丰骨較峻冷。從母死。先孺人之音容益渺不可追。已哀哉。從母生於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卒於道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年七十九卒之日。仲遠弟在京師。弟婦包氏方歸寧。余與叔姊理殯殮事。合葬於董氏之塋。歲時祭。外祖父母祔食焉。懼其久而墓淹。乃爲表。他日伐石而碣之。道光十八年秋九月。太學生太倉王曦妻女甥張純英表。鑾楓館文集。

曲阜縣王君配程孺人墓碣

代伯姊孟綱作

張紈英

曲阜縣令王君大淮先館陶君同官友也。妻程孺人道光十九年卒於官舍。越□年歸於蘇州。子鴻以狀乞表墓之文。余昔隨館陶府君官山東六年。備聞孺人賢孝狀。後子鴻又與余弟仲遠交善。益知孺人之賢。仲遠述鴻之言曰。先妣閨門潛行。非班左之筆。不足以傳之。故不乞文於公卿大夫。而獨以請於賢姊。是亦古彤管之義也。余謝不敢當。而辭之三年不獲。因按狀而系之曰。孺人姓程氏。新安處士古源女。僑居吳門。幼失恃。仲姊撫之稍長。依舅氏。年二十一歸曲阜君。時曲阜君未達。家貧。孺人躬勤儉。事舅姑婉順。備至。封公好施。與孺人踰勉典質。承之。曲阜君生母薛太安人。好讀書。工畫竹。然性嚴肅。稍違失。輒呵斥。不少假詞色。孺人益誠敬。獨能得歡心。家人有過。當譴責。孺人每爲曲解。不獲請。則長跪引咎。必免乃已。館陶府君嘗述之以誠。余姊妹婢媼之往來者。多稱孺人之德。不置。曲阜君以己卯舉人應嘉慶辛未□□召試充教習官。嘗爲大學士松筠幕客。出雁門駐吉林有年。道光五年以知縣官山東。歷□□□諸縣。最後爲曲阜縣知縣。凡奉親教子持家祭祠賓客皆孺人任之。三執親喪。悉如禮。薛太安人之喪。孺人方病瘍。醫者戒勿哭哭。則不可療。孺人勿聽。哭盡哀。卒亦無恙。榮城官舍火及於寢門。衆莫敢前。孺人奮身入掖陳。太安人薛太安人出於火。身亦無損。曲阜君有叔父老而無子。孺人脫簪珥爲買妾。及生子大壻。而父母旋歿。孺人撫之比長。與子鴻同學。孺人教子嚴正。常以詩書大義相督責。故鴻循謹修飭。與大壻并以詩文名於時。孺人卒後。□年。曲阜君以吏議去官。又□年卒。鴻入資爲縣丞。余覽載籍所紀。古列女孝烈之行。往往轢水火。嬰白刃。

出入萬死之地。類非柔女子所能勝。而卒能濟艱危而毋隕。有以知至性激發。通於神明。非偶然也。若孺人者。庶幾子夏所云能竭其力者歟。因書而碣之。以勸爲婦而患力有不足者。

餐楓館文集

墓表

莊母楊孺人墓表

張紈英

孺人姓楊氏。諱含輝。字曉霞。武進人。同邑莊新渠配也。父某負盛名。世所稱雲珊先生者。母呂太孺人生孺人數歲而卒。孺人事繼母孝謹。及歸新渠君。益修婦職。新渠君幼爲伯父後撫。於伯父母。孺人恆往來定省。甘旨無闕乏。孺人兄公某早卒。家日落。會姻婦李氏旋歿。遺兩女。未幾皆夭。舅姑痛之。時新渠君客遊未歸。孺人質衣飾。營殯葬。所以慰舅姑之悲者。無不至。孺人善主中饋。潔祭祀。豐賓客。米鹽瑣屑處之。井井然。性高朗。耽文史。幼承父訓。通毛詩文選。遂工詩。晚喜白樂天集。暇輒攜一編。挑燈默坐。或爲子婦。諸孫諷誦。解說以自娛。著冷香閣詩草若干卷。子煜廷字晴谷。縣學生。績學淳行。七應鄉舉。不售。益自刻厲。孺人命之曰。得失命也。時文俗學。奚足攻之。盍進求有用之學以待時。又嘗命之學詩。曰。詩以治性情。和心志。不可少也。子婦汪慕筠。女佩華。皆讀書嫻禮。則孫士端。士敏。士亮。士禎。循循儒雅。孺人之教也。孺人生於乾隆□□□年某月某日。卒於道光二十八年某月某日。年□□歲。先世父皋文。編修。與雲珊先生友善。嘗序所爲覽輝閣詩草。晴谷與余弟暨先夫子交。弟官武昌。聘爲子師。余子亦從問業。故久知孺人之賢。承命爲表墓之文。

辭之不獲。因述鄉黨所共知者如此。嗚呼。觀孺人訓子數語。其得於詩教者益深矣。古之賢母何以加諸道光二十九年冬十月太倉王曦妻陽湖張紈英撰表。餐楓館文集。

記

東溪泛舟記

沈 彩

壬辰七月吾家新置書畫舫成製雖樸小而有窗檻櫺格仍設漁釣之具是夜月明如晝主君謂余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遊不必名山大川也惟取適興而已只此東溪可沿可泛可吟可眺盍往游乎余曰諾乃命農叟棹舟屬鴉鬟備茶茗膏燭遂登舟於時已立秋天氣清肅白露下瀼瀼壽星若環若璧已宿鶴首之次兩岸荻花蕭然棲鳥不驚微波不動白雲鱗鱗皆貼水底主君曰蘇子赤壁之游客有吹洞簫者言未已笛聲隱隱遙出林端時見人家燈火從籬隙射出熠熠有光或有起者見余舟洞窗燃燭皆錯謌審顧乃命插篙中流烹茗進果盡數器夜已深乃返顧余足履六尺地從未嘗遊遊止此然而已飫清興苟不得清興雖足跡遍天下以爲未始遊可也遂記之春雨樓集

趙千里畫宮娥記

沈 彩

淒涼夜色落月在樹朱欄碧櫨與芙蓉相映帶在約略有無之間爲宮娥十六人其一倚檻獨坐皓腕着几

纖掌掩半面。眼矇矓作欲睡態。二人相攜。玩池中蟾影。風吹羅帶。彷彿聞環珮細響。一人撫琴不彈。頭微軒。若目送飛鴻而不得者。一人燃燭攤書。朱櫻微嚙。如聞咿唔。適一鬟送茗至。息心捧立。若不敢驚觸意。一人界尺紙。握管吟詩。傍一人竊觀。含哂簾外。又一人若褰簾欲入。竊觀者引手招之。曲身而羅袖輕颺。而吟詩者似微覺。迴顧含毫。邈然各盡態度。又二人對奕。猩奴臥其旁。架上鸚哥縮頸睡。又草花數叢。莎雞棲鳴。一人若厭聞其聲。俯躬持團扇欲撲。一人若喜聞其聲。牽衣止之。二人倚肩行游。一人趺坐片石。一人獨倚修竹。皆各有悽愴怨慕蕭寂無聊望幸之色。此卷爲飛鳧人求售。因得披覽。須價百千度不可有。乃援筆記之。

時時省玩焉。春雨樓集

江上草堂圖記

王貞儀

甲寅之初冬。儀偕夫子歸自金陵。抵宣城北郭外。澄江亭下。迤邐六七里。竹樹陰翳。風景清幽。而市居則傍水而起。江流澄淨。有如匹練。屋瓦鱗次。其左則敬亭山。橫亘於外。信乎江城如畫之句。爲不虛也。舟次夫子於篷窗間。遙指岸際而示儀曰。去岸之數十家。彼丹楓黃鞠相映帶。有枕乎山出乎水中之五架三間青扇白板者。則余族叔粹英先生江上草堂也。儀望而異之。且羨其卜居之地。偏蓋雖處塵市。想見其四時風景。有不殊於山林之樂者。夫子因爲余言。先生行三字粹英。少齡卽負異人之才。稟質瓊瑾。某歲食餼。凡詩若文。立筆可數千言。才思旣捷。而議論輒復驚人。以是匪特族黨重之。凡知先生者。皆以大器識之。性復孝友。事老母承順備至。待昆弟必盡友恭之誠。而家庭妻孥雍然也。夙負高志。恆欲挾策爲四方游。又母老故。終

不果行中年屢應闈科而不獲雋既乃舉明經然猶潛心學業時以勿墜先人之志自厲且復修葺其江上草堂讀書養志日共諸昆弟奉母優游其中以爲樂其爲人也如此儀聞而誌之今年春值先生五十初度諸親友謀製錦歌詩爲其老母介觴先生悉辭獨索畫江上草堂圖於儀之舅翁且致命儀爲之記噫儀何敢記之哉儀竊惟世之稱壽者或侈家聲或贊甲第或頌之以福祿或祝之以期頤而未嘗以書爲壽者卽有之不過以松以柏以竹以芝以雲鳥以仙佛以三山五岳瑤池蓬瀛等等蓋取其有壽徵也亦從未嘗有以草堂圖記爲祝者余因是以見先生之爲人其深符乎我夫子文木之語我者也夫當世之士以親爲念者稍於功名未之遂則傷貧賤者有之當世之自壽者或處貧賤之境則熱中於富貴之拜禱炫頤者有之而先生皆不出此殆不自卑小其志也故唯取乎敝廬可蔽風雨負郭之田足給饘粥堂開三徑以斑衣之戲奉色承歡周旋誦讀不出戶庭亦誰復可及雖在耳目之前豈無高牙華屋其志不存焉乃昧昧者汨沒乎性情才智者馳騁乎靡綺名利之場且未幾牙屋零落徒成墟莽以視江上草堂之數椽無恙者固何如哉况先生正及知非之年設能好學不倦則進德之日靡涯將來功名固不足言卽其詩若文皆足以壽而草堂又其末焉者耳儀也晚列不敢表揚以微詞而卽以草堂之圖之志爲先生壽昔張老於晉獻文子之成室也語之曰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頤儀之與江上草堂亦以是頤進焉而肯堂肯構之興也亦於是爲先生卜之德風亭文集

西湖三女士墓記

管筠

西湖三女士墓。頤道主人爲宋女士菊香。明女士馮小青。楊雲友立也。菊香小青墓在孤山。雲友墓在葛嶺。智果寺西。主人旣爲重修立石。並建蘭因館於巢居閣西。小樓三楹。中爲夕陽花影樓。右爲秋芳閣。以祀菊。香雲友祔焉。左爲綠陰西閣。以祀小青。三女士遺事詳於前人記載。及主人所撰墓誌。筠以乙酉之初來謁墓下。徘徊祠壁。竊有感於嬋媛之遭際也。蓋自大家續史。名重漢京。宣文授經。禮隆唐室。班姬團扇之辭。左嬪鬱金之頌。若蘭錦字妙織迴文。花蕊新詞最嫋宮體。歷觀往紀。女子何嘗不以才重哉。菊香蹤跡諸九鼎墓誌云。葬林處士墓側。聞諸故老傳。自宋時生前吟詠。慕和靖之爲人。歿後英靈結梅花之伴侶。雖著錄無存。當亦清照漱玉之儔。淑真斷腸之亞也。楊雲友則蘇小鄉親容華舊姓。然明結翰墨之緣。天素作閨房之友。殆黃皆令卜篆生之流歟。至於小青心孤似月。命薄於花。以藕絲蓮性之纏綿。遭狺語哮聲之摧折。燒鐙讀曲。照影憐春。朝淚夕痕。新雲舊雲之感。愛之者以爲千古第一情人。憐之者以爲千古第一傷心人矣。筠嘗讀其貽楊夫人書。及焚餘草。遠邃孤燈。境何慘也。零膏冷翠。語何悲也。玉烟花蝶。觀何達也。絮果蘭因。志何決也。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慷慨成仁者易。從容就義者難。卒之超輪消劫。禮佛以終。靚服明妝。留照而去。平心論之。殆千古之第一貞姬烈女歟。筠之來歸潁川也。太宜人愛若所生。女公子視如同氣。大婦魏成君解序銘椒之集。名家謝道韞共聯詠絮之吟。主人氣誼雲霞。肝腸冰雪。玉臺有麗人之目。金釵列弟子之行。以筠之抱詩癖也。爲示風雅之淵源。以筠之耽禪悅也。爲講華嚴之音義。玉女雙鬟之石供。作硯山蕊宮花史之圖。列諸屏幛。祝菊香雲友。未知何如。視小青則遭際較勝矣。西湖者。武林之名勝也。菊夫人瓊花倚玉。楊妹子宮柳垂金。金麗卿驛壁題詩。韓玉父烟江聽雨。綺羅之盛。此地爲多。閨閣之才。亦於

茲最勝矣。主人弔古情深，憐才念切。琴河訪蘿蕪之墓，青溪營麗華之祠。瞻此舊山，復營新隴。留三生之贊跡，紅粉齊迴。合兩代之芳魂，青陵相望。白石築瓊姬之館，夢斷藁砧。黃絹題幼婦之碑，讖含齋臼。草香蝶蝶，湖泛鴛鴦。洵花月之間情，亦湖山之韻事矣。筠流覽烟雲，感懷身世。隨清娛環佩天涯，僅有芳名託登善王。子霞風霜海角，終教玉骨葬蠻荒。姬侍之悲吁，其慨已。主人久歷名場，重遊宦海。江頭畫舫，泝桃葉之舊遊。湖上青山，築梅花之生壙。筠返心初地，結願來生。蟻聚南柯，終踐先驅之約。蓮生西土，勿忘同穴之盟。庶幾珠淚玉烟，永消錦瑟華年之感。蘭芳菊秀，共作靈簫墨會之遊。覽洵美之湖山，弔空羣之佳麗。映波橋畔君請營比玉之樓，天竺山前我更訪荷桃之墓。小鷗波館文鈔

黛吟樓記

溫倩華

丙辰之歲，予歸過氏遠城而鄉。心恆惴惴，於時兵禍未弭，宵小橫行。鄉居蓋尤甚焉。旣屆冬令，風鶴之驚，日必數至，不得安於衽席。思遷地以避者久矣。今歲家大人於城西宅畔拓地三弓，築小樓兩楹。招予以居。窗疎四闢，羣山環青，鏡屏返照，則嵐光塔影收貯一巒。距市塵遠，故無塵囂。與予伴者惟花香鳥語而已。於是安排筆硯，位置琴書。吟嘯其中，天機流暢。較之鄉居無異。出危巢而登樂土矣。屋後有河，俯瞰如鏡，粼粼碧漪，東流不知所盡。時有菱舟畫舸往來其間，雨奇晴好，變幻不一。予嘗倚樓憑眺，自疑此身在圖畫中也。樓窗向山，飽吸濃黛。吟咏所得，實賴山水之力爲多。因以黛吟名其樓。女友過從，輒羨予之得所。然予之幸，猶不止此。蓋北堂密邇，晨夕三省弟妹。追陪時聚一室，嘻嘻咄咄，曾不改其兒時故態。天倫之樂，實尤勝於山。

水之樂也。夫予以女子之身，既賦于歸理，當修婦職，侍尊嫜。今乃得侍父母以居，殆亦天時人事所授，初非可以希冀而得也。予之幸得此居，又豈在山水間哉。自茲以往，吟稿殆將日增，而黛色撲樓碧波搖檻，亦將無有窮時。故予樂爲之記。時丁巳十二月也。黛吟樓文集

箴

自箴四首

沈蕙玉

天生蒸民，有覺其性。陰陽肇判，含元達順。琴瑟載詠，蘋蘩攸司。夙夜用敬，猶懼或虧。無曰深閨，莫予云覲。淑慝在躬，指視暗室。惟椒與蘭，植於中田。我思君子，淑慎塞淵。此以慎獨自箴先民有言，言不出闢。牝雞之晨，厥家用損。節以應佩，琴以和神。詞苟或費，寧默而存。勿尙爾舌，寸心是弛。既悔而追，不脛千里。嗟嗟愚盲，慎其德音。鸚鵡多言，祇名文禽。此以勤勞自箴紵縑在笥，煥乎有爛。淒其以風，滋我永歎。維織與紝，爲坊厥心。舍業而嬉，淫慝相尋。野有絡緯，振迅其翼。爾安用媿，微羽所疾。雖有孔翠，不如春蠶之子。纂組不如布縑。此以勤勞自箴冀妻如賓，孟光舉案。夫豈矯情，媿惰斯遠。啼眉折腰，邦國之妖。彼昏罔知，反以用驕。幽閒貞靜，曰配君子。載色載笑，若佐之史。敬而能和，穆如清風。修身準此，維以令終。此以和謹閨秀正始集

彤管箴

并序

錢鳳綸

古者后宮女史二人朝夕簪彤隨王左右掌后妃宮室之事將以懲淫慝儆宮邪也揚雄作二十五官箴而不及女史向疑其必有闕焉余幼習姆訓長淹經傳竊知婦道一二遂欲仰宣聖化內淑閨門女紅之暇綴辭補之若謂與子雲茂先齊驅先後則吾豈敢其箴云

煌煌憲章昭茲來服崇勳攸載眚惡咸錄昔在周王動言斯謹左右史臣既疏既引肅離令德王假有家嬪御維賢女史無譁亦詳而法亦正而葩始於宮闈浸及江漢惇俗媿行聖時幽贊迨其後嗣淫荒以逞皦皦爲汙而昏昏爲醒主志既移女德乃衰人之齊聖已或昵之碩人放廢顛倒以嬉人之僉王已或比之揄狄再加婦功用隳善善無寧遲疾惡不可長疾惡之甚是爲妬媒取默以容乃婦之期二儀旣建動靜朞分礲礲者訕猶猶者尊獨不見夫思媚之姒思齊之任藝事用諫隸在尚書史臣司鑒敢告屬車攝芳集

廚箴

計氏

織紝之餘庖厨有淑酒漿籩豆膳飲饁粥烹飪必親勤率婢僕衣食之原艱難用勗澹泊安分所以養福名

媛編錄

讀劉蕺山先生集敬擬四箴

沈雲裳

酒箴

天生蒸民渴飲飢食伊酒胡爲成禮觀德旣曰孔皆又言溫克爾色油油其儀抑抑三爵告退百壺亦式嗟彼荒湛罔知修飭枕麯藉糟縱狂作慝商戒酣歌風同巫覡禹惜寸陰人疎儀狄瓿布戒糜彝舟警溺名以聖賢毋忘翼翼

色箴

飢餐虎奪渴飲鳩斟踰閑蕩檢乃獸乃禽豈待踰蕩始忘厥心畏途衽席性斧禡衾曰蠱易惑曰戎易深愛河拯溺苦海援沈粉黛黃土轉瞬駒陰禮嚴有別詩美不淫曰誠曰慎亦保亦臨無瑕守玉足色鍊金防微杜漸何有邪侵

財箴

禮尙往來道嚴取予呼蹴誰堪嗟來必拒胡彼悠悠惟利是所握算持籌賈儕僧侶志士守貧安吾故處憲衣不完曾火不舉齧粥長甘餽袍奚沮毋輕一介於義甚鉅毋重萬鍾於我何與昏夜四知天地子汝寶在不貪請事斯語

氣箴

坤順而陰乾健而陽人配天地氣有弛張蹶趨動暴爲矜爲狂怒目有蟄奮臂有螳拔劍擊柱指髮裂眶月流彗影日貫虹芒悲哉任俠終自貽殃君子懲忿世界清涼蠻屈能伸舌柔能剛全授全歸孝道以彰直養無害克己爲良兩浙輜軒續錄

銘

題外紫雲研銘

王貞儀

剖取紫雲琢成研石名尙其端德友其直爲澤爲霖涵星鑒日德風亭文集

端研銘

爲武進程德媛女士作

王貞儀

知白守黑表質含章鱗紋鳳羽闔然彌光德風亭文集

茶壺銘

王貞儀

晨粧甫竟午夢初回湘簾風轉水榭花開畫理有得詩情忽來分明仙霞還宜玉杯小停雲館詩鈔

璞齋銘

王貞儀

孟肅說齊和抱朝楚鄭以爲玉周則謂鼠夫不完而苟完矣亦曰吾將安吾之素也諸可寶璫齋集

頌

皇太后萬壽頌

許在璞

恭惟聖母應釐之祥誕值仲冬景煥青陽星輝寶婺德迴太姜統三千之世界盈萬億之倉箱大邦惟清龍位永康長庚嵩祝王母捧觴奏鈞天之樂進霓裳之舞劈蟠桃獻麟脯玉英紫芝釀醇瓊漿如松柏之茂如恆昇之光若四海之長流似五嶽之高昂十千鶴算籌添未央碩德懿行維綱維常邈矣燦祖坤道其莊恩沃下民上頤無疆小丁卯集

列女傳補頌 井序

趙棻

劉子政列女傳分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辨通孽嬖七篇每篇系以頌義小序一章皆四言十句惟孽嬖篇僅六句蓋有意略之以示區別非有佚脫也每傳頌義皆四言八句本自爲一篇故或云劉歆所撰不知何時散入各傳之後賢明以下每篇皆十五人惟母儀篇僅十四人頌義亦祇十四首幼時誦習此書每竊疑之後讀孔氏詩正義見齊風雞鳴篇引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纏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其文爲今本所無乃知舊本母儀篇有魯師氏母傳今本亡失頌旣散附傳後故傳亡而頌亦隨之以亡也其周郊婦人以下續傳二十篇則後人附益故綴於末卷並有傳無頌余近以久病淹臥不復能爲深湛之思偶扶掖小坐無以自遣因取向時肄習之本重加披繹病其闕失未備爰爲補撰頌義凡二十一首皆質直不加藻采者仿子政筆意也

師氏之母戒女以勤夙興敬恪儼飾朝君俄空古簡勸觀殘文卓哉良訓惜矣無聞。魯師氏母補母儀尹固助逆反覆無斷周郊婦人尤其怙亂不過三年必盈其貫東王大克天道斯見。周郊婦人續仁智適野採桑陳國之女夫也不良曰解居甫微言戲之拒而弗許有守有辭君子所取。陳國辨女續辯通刺客聶政披面屠腸其姊哭之殞于戶傍不愛其軀以顯弟名唯仁且勇女中之英聶政之姊續節義王孫氏母望子倚閭王今見弑汝何歸乎乃率市人袒右一呼義而能教淖齒遂誅。王孫氏母續節義陳嬰之母教子義方毋爲禍首恐其不祥乃屬項氏卒歸漢王能知天命流祚孔長陳嬰之母續賢明王陵之母觥斛女士知天祚漢伏劍而死棄身立義以成其子封侯傳爵五世而已。王陵之母續節義張湯構怨爰以罪死戒勿厚葬母能克己天子哀之誅三長史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張湯之母續仁智不疑之母仁而善教子尹京兆慮囚詰盜有所平反母乃喜笑雖嚴不殘可則可倣。雋不疑母續母儀勸夫以義楊敞之妻廢昏立明公爾忘私國家大事豈可依違去禍就福能知事機漢楊夫人續賢明霍光妻顯驕奢淫酷實弑許后使醫進毒益爲反謀卒以發覺忧惡不悛乃覆其族漢霍光夫人續孽嬖延年報囚流血數里母止都亭責數其子殺人致威禍必及已仁智信道斯亦賢已。嚴延年母續仁智馮奉世女孝元昭儀熊犯御座以身當之同儕慙恧天子嗟咨名施後葉見義勇爲漢馮昭儀續節義王章剛直上書下獄其妻止之謂當知足聞呼囚聲小女夜哭禍機未宣先事已燭王章妻女續仁智班女婕妤賢才通辯持正不阿力辭同輩退處東宮禮法自勉作賦寫憂大雅之選班女婕妤續辯通飛燕姊姊孝成寵姬姊爲皇后姊爲昭儀嬌媚嫉妒蔑棄四維行同褒姒漢祚凌夷漢趙飛燕續孽嬖

王莽之女孝平之后厥考纂漢悲傷懷舊自投火中以塞謭詬存亡不易行無虧繆孝平王后續貞順更始夫人厥維韓氏佞諂邪媚沈湎違禮奏事不省墮頽綱紀卒致滅亡諸侯解體更始夫人續孽嬖孟氏德曜梁鴻之妻貢春遁世椎髻麤衣事夫以敬舉案齊眉安貧樂道是爲女師梁鴻之妻續賢明明德馬后母儀女範練服縑裙斥奢崇儉遏抑私家母踰防檢上配思齊遐哉無忝明德馬后續母儀梁女樊妻節行無忒上書悟主哀辭懇惻榮父之魂母還絕域集慶家門祚開三國梁夫人慤續辯通濾月軒文續集

後漢列女頌

并序

趙棻

史記漢書不傳列女范蔚宗後漢書始立列女傳蓋以續劉子政之書也子政書每人各爲頌義而蔚宗僅有總贊四句此則編入正史體裁宜爾自不能悉依子政之例也余旣補列女傳頌義因取范書所載十七人亦各系以頌云

鮑宣之妻桓氏少君悉屏資送安于賤貧挽車提甕敬事良人修行婦道鄉鄰稱賢鮑宣妻太原王霸高尙自適一朝內慙厥志幾易其妻勉之母爲物役隱遯終身邱園介石王霸妻姜妻龐女克相其夫責遣無怨恩養尊姑泉涌鯉出天心鑒諸大孝之稱被于詔書姜詩妻沛郡趙阿嬪于周郁夫性驕淫翁以見督阿遂自殺遇人不淑吁嗟身世進退維谷周郁妻繫曹大家班氏惠班東觀續史賦頌並嫋立言不朽女誠七篇女妹子婦克紹其賢曹世叔妻

樂羊子妻不貪遺金勸夫勤學斷其織紝遇盜不辱刎頸明心號曰貞義名垂迄今樂羊子妻

陳文矩妻李法之姊棄嫌隆愛前妻四子四子悔悟並爲良士遺令薄葬高識誰比陳文矩妻

孝女曹娥父沈于水晝夜號哭投江而死縣長改葬立碑江涘黃絹幼婦傳流千祀孝女曹娥

吳郡呂榮許升之配善規其夫改行自勵夫遭盜害手刃以祭卒亦遇寇守身殉義許升妻

馬季長女實袁隗妻賦性才辯善爲說辭家門貴盛有名當時申請作賦厥妹名芝袁隗妻

龐清之母能報父讐都亭刺刀詣縣自投不肯苟生以枉公法州郡表聞豔稱來葉龐清母

劉長卿妻父曰桓鸞夫歿子殤截耳自殘慮忝厥祖不忘所天名被縣邑有祀必膳劉長卿妻

皇甫規妻清才婉容夫亡矢志強暴不從董卓見迫鞭箠告終後人圖畫號曰禮宗皇甫規妻

荀氏女荀爲陰瑜妻寡居自誓慮患先幾迫嫁縫經視死如飴還尸于陰遺筆書屏陰瑜妻

盛道之妻曰趙媛姜全家罪累奉榻銀鑰釋夫與子身罹咎殃夫感其義終身不忘盛道妻

父墮湍水求尸不得女亦自沈已逾六日浮尸江上其父同出叔先孝女光于載筆孝女叔先雄

蔡中郎女才高學淵遭逢喪辱于左賢操不足稱乃以文傳麗名惇史君子憫焉董祀妻濬月軒文續集

贊

恭題郡司馬像贊

吳 紹

一代人龍九臯鳴鶴。吐曜星辰誕神靈。嶽霜肅長松芳凝蒞若。濯濯丰儀稜稜眉目。此日丹青他年麟閣豈爲虎頭。唯畫幼輿于丘壑。嘯雪菴二集。

方正學畫竹贊

沈纓

方先生性正直靖國難躬戮力族不辭死何惜剖吾心刮吾舌身可烹心難折炳今古耀史冊展畫竹淚痕濕兩三竿五六尺挺貞姿效貞節竦喬枝翻密葉歲寒松同春柏起英風凌霜雪顧此君人悲切

翡翠樓集

蕊宮花史圖贊

并序

管筠

蕊宮花史圖琴川屈宛仙夫人作蕊宮花史圖記亦夫人作也別有花史小影屏幅寫靈飛裙襫於蓬萊瑤池間若所傳真靈位業圖者夫人之文紀其實也此卷寫花作影殆所云花是美人小影美人是花後身耶今爲考之梅花謝翠霞也蘭花屈宛仙也梨花言彩鳳也牡丹吳素芬也榴花屈宛清蓮花葉若芳秋海棠李餐英桂花言澹玉也菊花趙若冰也芙蓉蔣蜀馨山茶陶菱卿也水仙席韻芬也諸花史生於琴河之上會於虞山之下虞山卽蓬萊琴河卽瑤池耶然則諸花史其變成飛瓊安香成君婉凌華萼綠華諸人之後身耶抑花之神卽月之姊雲之君仙之人耶筠於諸花史皆未申衿佩之好而宛仙韻芬兩夫人之詩則旣讀之讀其詩想見其人若湘靈鼓瑟於楚畹洛神稅駕於楊林也抑筠嘗見歸夫人佩珮矣生於琴河玉貌

長如三十許人。詩亦兩夫人伯仲也。又嘗見李夫人晨蘭矣。夫人生於吳門。歸於錢塘。其太夫人近移家琴河。夫人亦嘗歸寧於琴河。其詩詞筠嘗手錄之。詩不多作。詞則出入南北宋。漱玉斷腸不足多也。雲容窈窕。則生平所見第一矣。他日得見諸花史。再得約諸花史與佩璫晨蘭兩夫人作虞山雅集。雖執青鸞尾爲仙人掃落花。所甚願矣。并系以贊。

冰雪之精。珍珠之英。東閣月上。西溪水橫。蟬額粧豔。雅雛髮輕。翛然林下。心跡雙清。

梅花謝翠霞

幽蘭在隱。其馨自芳。畹青秋服。瀟碧夜涼。有美一人。援琴清商。騷人之裔。王者之香。

蘭花屈宛仙

玉雨洗春。璧月豔夜。曉夢闌干。晚雲臺榭。縞衣仙歸。霓裳舞罷。分明靜女。臨風嫣姹。

梨花言彩鳳

傾國色豔。拂天香來。東風鄭重。西子徘徊。錦堆綺麗。雲衣剪裁。采鸞寫韻。百寶粧臺。

牡丹吳素芬

燦爛絳雲飛翔。紫鳳火齊花明。燕支色重。丹若仙詩。天漿露甕。一卷離騷。不繙橘頌。

榴花屈宛清

娟娟涼露。亭亭秋水。凌波獨立。淵然不滓。態靜彌芳。香清逾旨。人中美人。花中君子。

蓮花葉茗芳

思婦埋愁。怨女滴淚。化爲此花。嫣然獨媚。珊瑚來遲。亭亭遺世。是耶非耶。潛英多麗。

秋海棠李鑒英

漢樂宵寐。淮隱岩阿。天香馥鬱。嘉蔭婆娑。粧成紫鳳。屏倚金鵝。月中憮影。即是姮娥。

桂花言澹玉

曉滴塵色。夕餐落英。白昭玉質。黃表金精。冷香駐豔。玉筍敷榮。秋容晚節。天水延清。

菊花趙若冰

寶串羅珠。茗香琢玉。雪襯深紅。粉清淡綠。清恰多情。豔還絕俗。歲寒與共。微吟可讀。

山茶陶菱卿

瀟耶湘耶。英耶皇耶。渺然遺世。娟娟此花。凌波微步。秋水一涯。人旣仙品。詩亦大家。

水仙席佩蘭

小鷗波館文集

小像自贊

屈秉筠

子神胡腥。集於枯也。子顏胡愁。氣在秋也。子爲誰耶。蘭之衰耶。菊之萎耶。噫。其我祖離騷之遺耶。碧玉樓集

梅孝廉夫人像贊

并序

曹貞秀

夫人姓張氏。諱心淵。以正月八日生。故字曰穀。生梅小庚孝廉春之配也。少而敦敏。長而湛靜。能讀女誠諸書。在家順於父母。以及其大父母。旣嫁。宜於舅姑。以及其姑姊妹。生平喜蔬食。工女紅。勤於內事。婦德甚備。歸孝廉十有二年。凡舉一女二男。最後以產卒。年三十七。孝廉哀之。恤恤乎久而彌摯也。於是肖貌寄余。乞一言焉。爲之贊曰。

懿惟夫人。孝友之閥。歸于君子。饋薦孔潔。爲女爲婦。不愆其節。鍼紝辛勤。米鹽瑣屑。井臼之餘。縹緲是悅。覆翼三雛。悲傷一玦。黽勉始終。嗚呼存沒。爰寫遺容。玲瓏儼接。怊悵人天。去來飄忽。鸞影鶴儀。鏡華水月。是耶非耶。以示貽厥。彤史書之。流芳未歇。寫韻軒小識。

達摩像贊

曹貞秀

一花五葉。是曰初祖。於彼法中。最爲近古。以佛心印。播茲東土。萬卷重繙。分門別戶。教外別傳。孰能繼武。善

財非童觀音非姥菩薩眉低金剛目努寫韻軒小藁

戲鴻堂帖贊 幷序

曹貞秀

趙約亭廣文之女許字石琢堂修撰之子趙以戲鴻堂帖贈其婿求予夫婦題識以爲異日子孫誦述之資因爲作讚書其後

徂徠有子天水有媛戲鴻一帖引鳳雙騫寶茲石墨懋爾蘋蘩文字之祥以貽後昆古懽是識嘉話斯存瑞芝縣瓞傳子傳孫寫韻軒小藁

吳宗愛贊

并序

楊璐

吳貞烈事諸女史論之詳矣璐幽閨未學才淺識疎色絲齋曰未覩鴻文金馬碧雞未諳史例因讀其傳景其人而爲之讚曰

繫維貞孝爲世作則仁智內含英華外飾古來忠孝皆由性生以經達權求仁得仁不有明哲孰爲表徵無悵華落彤管有輝風教攸關敢告所司徐烈婦詩集

江西吉安府知府曾君像贊

左錫嘉

蠶叢井絡江源出焉禮殿石室代有名賢維我夫子挺然崛起川嶽降英揚馬之里幼而岐嶷早識之無承

歡繞膝。克慰勤劬。長益孝謹。至性是秉。親有疾病。寢不安枕。君有二昆。友誼夙敦。孔梨有讓。姜被同溫。君先兩娶。雞鳴戒旦。惜不永年。琴絃屢斷。家世業農。菽水以供耕不廢。讀學足三冬。早歲遊庠。文譽以起。精勤不懈。激揚文史。乙未之歲。爰舉於鄉。亦越十年。貢升明堂。試於殿廷。觀政民部。興利剔弊。用饒天府。從公所夕。郎曹荐登。三載殿最。上考特膺。簡任吉州。一麾出守。下車伊始。民安物阜。恪守清白。禁絕苞苴。門可羅雀。庭有懸魚。爲政一年。頌聲翕作。召父杜母。民今有託。詎謂粵軍突犯我疆。隍池屢陷。其勢方張。兵匱餉乏。空券莫擊。一死匪難。要求卻敵。親赴鄉曲。召募民兵。一呼四應。旋復郡城。往返爲期。不出三日。公論在人。功可償失。大吏不察。遽被糾參。仕本畏途。引退自甘。西望峨眉。二老猶健。欲賦遂初。捧卮以獻。道路未靖。行有戒心。僚友促駕。報國及今。曾公督師。委以參佐。偏師建旆。敵鋒屢挫。牘陳大帥。錄及微功。中或尼之。難達天聰。感受風露。忽遭二豎。醫禱無靈。傷哉千古。憶妾歸君。十有二年。三男五女。稱弱堪憐。聞君寢疾。摧傷肺腑。聞君去世。血淚如雨。奉君之靈。遠涉大江。君前守吉。暫厝此邦。二親聞之。何如於邑。子女熒熒。何以成立。宗族賴君。推食解衣。戚黨賴君。賙寒恤饑。下逮臧獲。感恩流涕。星焉四散。何以爲計。君今往矣。妾復何生。顧念後事。肩任匪輕。烽煙稍息。還君故土。爲君營葬。以封以樹。魂兮有知。俟我九泉。空撫遺像。如何昊天。冷吟仙館文存。

靜坐讀書圖贊

趙 菜

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昔賢之訓。後學之模。靜坐以攝其心思。故其讀書也。能研精而貫粗。讀書以擴其識力。故其靜坐也。非陰釋而陽儒。不然吾恐其或流於泛濫。而或墮於虛無。得氣之清。味道之腴。君子之進德而

修業也。其在斯乎。濬月軒文集

自題像贊 井序

曾懿

彼何人斯。持躬若玉。西窮雪山。北涉燕山。游將周兮五嶽。南浮闐海。東遵勃海。迹幾遍于四瀆。坤道湮蕪。伊誰匡扶。崇我文德。詩書自娛。肅我壺範。教養與俱。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中流失船。千金一壺。人書並壽。鑄影爲圖。爲問今吾何似。故吾乃系以贊曰。

秋月鑑吾心。秋水澄吾神。如日之方曠。如華之當春。皎皎而清。肫肫其仁。熙熙乎翼翼乎。長保我渾金璞玉。烟漫之天真。古歡室全集。

賦

梅花賦

吳綃

季冬之月。浮雲曇曇。日慘淡兮。難分于遠近。風淒戚兮。莫辨其雌雄。俄而春回天外。陽生地中。嶺梅先覺。未上椒紅。熹微早光。輕含曉霜。盈盈兮綻玉。拂拂兮生香。青陵之貞婦。衣飄蝴蝶。卓家之寡女。裘裁鸕鷀。皎皎離邊點。知遠認于烟村。對流風而欲舞。望彩月而將奔。絕勝春蘭芬芳不絕。何如穠李愍默無言。乃有壽陽

貴主妖妍自許。矜紅粧之冉冉。笑逐花生映明鏡之團圓。人來月裏麝醫鱗圓。蛾眉翠嫵厭香鉢之拂額。採瓊花于瑤圃。乃爲早梅之歌曰。春禽已驚曉。春信未全開。高處雲猶冷。陰根雪尙埋。明晨應更好。結伴試重來。又爲落梅之曲曰。寄來憑越使。辛苦犯紅塵。不分簫中落。空看鬢裏新。共愛梅花得春早。先期飄警更愁入。

嘯雪菴新集

蓮花賦

并序

吳
綃

余從宦廣武。再閱春秋。雲軒月檻。衙署蕭然。度日琴書而已。遶城數里。環列荷花。灼爍爛開。署中有燕寢凝香閣。高接烟霄。登臨一望。清芬襲人。可愛。遂命採擷高亞。數十嶧碧房。茜萼盈盈。滿室坐臥其間。時見朵朵含愁帶笑。如訕如譏。紛相錯聚。可謂奇觀。因而乘興丹青。肖之冰綃之上。以記其勝。蓋予所得於平干者。此紅香幾種也。賦曰。

拾翠羽兮洛水之神。佩明月兮漢濱之女。遠舉兮雲中。下臨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人。魂茫茫兮無處。香纏蔓艸。粉散餘霞。亭亭脉脉。化爲蓮花。紛披翠蓋。狎獵丹葩。露泣而玉盤珠濺。風來而錫扇雲遮。亂荇連錢。纖莖蹙粟。鬚綴輕金。根沈脆玉。平湖兮十里。橫塘兮一曲。芳生兮白鷺齊飛。葉密兮鴛鴦對浴。繁英錦列。縟綵星羅。嬌房全拆。似西施既醉。駛駛而欲舞。菡萏含姿。如韓娥微笑。掩斂而將歌。萍泛日而詎擬蒲緣。水而空多木蘭舟兮。日已暮。淥水曲兮怨如何。千葉分敷。並頭婀娜。青絲繫處。偏看水底雙紅。桂楫迴時。更得洲邊一朵。客有家居茂苑。僑跡平干。琴調唳鶴。扇拂鳴鸞。羨茲花之麗絕。插冰壺而玉寒。懷鄉井以遙思。寄丹青于

弱翰重爲歌曰。吾家本在江南住。季月迎秋江上涼。女伴相隨採蓮去。江水芙蓉映日光。未須持作鏡。自可集爲裳。木末應難得。褰衣祗自傷。試看波中紅澈底。何如鏡裏見穠粧。嘯雪菴新集

梨花白燕賦

吳紹

有靈禽兮變玄質而被素衣。愛庭花之皎皎。穿粉蕊之霏霏。纖鈎欲墜。輕雲乍歸。風裏斜回。拂湘簾而影疾。宵來遙認。映瓊砌而光微。散玉錫之千點。逞纖腰之一圍。漢主幃中照夜光於趙后。蜀王帳裏玩積雪于甘妃。李成蹊而詎比鶴舞市而還非。一枝麋鹿臺邊夷光獨立。並住鳳凰樓上弄玉雙飛。漢珠燦爛洛袖依稀。乃有瓊樹後庭桂梁蘭室乍裂霜綃初呈皓質霓裳剪剪疑從釵上飛來。麝月娟娟直是眉心捧出。臨旭影而不消。隱香叢而如失。簷畔身輕枝頭香密青禽欲到東方朔自許多知柳絮虛吟謝道韞應慙思拙安仁大谷蘭成小園年芳地勝日暖春暄曉雕甍而擘掠賀廣夏而翩翾豈比啖黃花而報德栖梓樹而含冤涅而不淄白非日浴值孫和水晶如意獮髓難求倚滿奮琉璃北窗蟾光空促脈脈盈盈森森簌簌惟皚皚之相依似余心之無欲。嘯雪菴新集

七十一峯賦

張學典

覽震澤之滂沛兮融靈秀乎諸山。蔭星紀于牛宿浴日月于塵寰。涌素濤於數千萬頃之內染翠色於七十二峰之間曠覽乎羣峰之環異惟洞庭以爲最並馬蹟山東曰莫釐峯以爭雄隔東西西曰縹渺峯而遙峙問其俗以淳

和遍桑麻而稠蔽。存角里之遺風。訪仙壇之故址。攬縹渺之浮雲。探林屋之奇祕。若其所產。則珍果離離。朱櫻素梨。枇杷金實。楊梅火齊。春暖則花英爛錦。霜高則橘柚垂朱。波躍銀鱗。夜月映任公之釣。香飄蓴菜。秋風起張翰之思。實靈仙之福地。匪是物之足奇。若乃東望則龍鼈_{二山}。禹期于此。故以爲名。南望則夫椒_{夫差故}。越處_{亦山}。津里名懷敷_{土之神績}。感吳越之故趾。北望則橫陰衝漫_{四山}。西望則武余厥澤_{亦四山}。名渺渺兮煙鎖謝姑之黛_{若有雨謝姑山}。若二女相對。茫茫兮雲掩思夫之石_{秦時有人採藥不返其妻思之至死故以名山}。其餘則若遠若近。若浮若沒。堆者如錢山_{堆山}。浮者如窮山_{橫者如琴山}。橫者如琴山_{竦者如格格山}。中高旁下。鬪落霞兮兩烏_{南烏}。北烏湖蒼波兮雙鴈_{東鴈}。西鴈_{東鴈}。大雷小雷兩山相望而不見_{見即有風雷之異}。肖厥形于貓鼠_{貓山}。歎二獄于夫差_{東獄西獄吳王置男女之有罪者各一山}。憶杜坼于范蠡_{杜坼山少伯常止于此}。餘諸浮之不一。有青浮白浮長浮亭浮茆浮箭浮幢_{凡十一名}。諒難悉於枚舉。乍杳冥兮霧鎖遙岑。若有無兮。煙拖遠渚。賴洪波之涵濬。包小大而容與。玩湖山之勝槩。乃有感夫至理。慨人生之靡常。惟道德之可企戒。一簣於爲山湖原泉於觀水。願托足於賢聖之門。庶無違乎川上之旨。_{吳都文粹}

秋雨賦

李馥玉

景逢秋夜。靜稱閒居。蘭闌閨寂。蓮漏紓徐。於是四香居士。方爇龍涎之繚繞。品鳳餅之清虛。縹緲千帙。涉獵三餘。忽焉雲翻墨浪。風駛靈車。飄落葉於露井。聽折莖於芙蕖。雨瀟瀟而驟至。溜點點而非疎。黯兮淒涼。動歐陽之嘆息。悲哉蕭瑟。添宋玉之欷歔。爾其色暗幽房。涼侵高廡。和檐鳥以齊鳴。撼流蘇以亂舞。燈曖昧而不明兮。綺寮集夫萬弩。爐煙沒而不香兮。瑤琴張而疇鼓。竹鑑鑑以搖蕩兮。松濤吼而如怒。雁哀哀以羣過。

兮蛩聲咽而難吐。冰簾冷而不安兮。攢秋氣於肺腑。思往事之歡娛兮。倏駒騁以如古。得護草兮無以舒其懷。結丁香兮未足喻其苦。夫焉能不蒿目於淒風。焦思於零雨。是蓋遇緣境改念逐時殊。大家隨征仰朔風而心喟。長門望幸溯皓月而形枯響徹檐牙。莫禁湘妃之淚。寒生翠幄還生息女之吁。聽淋淋兮腸欲斷。流娟娟兮心與俱。草木忽其歷亂兮。憶遼西而願徂。衾枕覺其孤單兮。夢岱北而驚呼。彼淒其之所觸兮。何間玉杯與金壺。視前世而皆然兮。豈余今之獨向隅。念離別兮。馳百里。望家鄉兮隔三吳。神悅悅兮。拋綵線。意遲遲兮。據槁梧。若乃露凋巫峽。客況無聊。楓落吳江。旅懷如愁。絃摧窈窕之筆。曲弄關山之笛。高峰迢遞。嵐滾滾以搖杉。遠水蒼茫。霧漫漫以翻荻。雲迷秦嶺兮。馬首不前。波渺洞庭兮。扁舟奚適。守篝火兮。無眠。叩篷窗兮。長寂。感勞生兮。何休。傾淚珠兮。如滴。嗟濃陰之接地。仍密注以亘空。聲淙潺以競瀉。勢曠漭以交証。丹桂飄殘。譜出淋鈴之曲。秋蟲吟苦。停來絡緯之工。嫋嫋竹竿。堪鼓白頭于膝上。蕭蕭蘆岸。宛聆轉軸於舟中。警羅袂之新涼兮。何滂涼之無窮。鬱予懷之莫開兮。蟋局處乎簾櫳。將超世以離俗兮。邈闊風與板桐。寄幽情於斑管兮。附寸箋于長風。庶天公之愍此下人兮。勑蓐收而破冥濛。擷芳集

別燕賦

顧氏

惟聊翩之鳶鳥。垂雲軒以來茲。舞輕軀之俊翮。媚春日之遲遲。啞落紅之香瓣。穿芳徑而差池。應栖文杏之梁。誤墮茅簷之署。喜幽齋之可居。憎華屋而不處。伴主人之寂寞。藉時時而軟語。倏流光之易逝。欲辭巢而遠翥。動秋思于鄉關。將高飛而猶豫。若乃鬱金堂畔。玳瑁楹間。議漾莫愁之明鏡。竊窺趙后之雲鬟。並呢喃

於藻井。又何羨乎綿蠻。至若紅杏林中。綠蘋池上。拂快羽以臨風。掠香泥于柔壤。翹翔於碧沼芳園。搖颺于珠簾翠幌。將千仞兮非遙。豈一枝之堪仿。迺有孔雀羽翰之華。鸚鵡能言之慧。鴻雁啞蘆之機。翡翠服御之貴。終畢羅於虞人。難全乎隱逸之計。孰若茲鳥之忘機。乃傍門牆而無繫爾。迺棲止於衡門陋室。渾忘乎王謝雕臺。想戀此草青苔綠。抑慕乎琴韻經聲。旣承眷顧於朝夕。還惜徘徊于陰晴。乍鉤簾以相送。復捲幔以將迎。愁衝烟之弱羽。憂拂雨之身輕。何金風之淳至。竟如客以長征。返烏衣之故國。慨聚散之如萍。興羈人之感歎。憶張翰之蓴羹。念黯然之別恨。又焉得而無情。乃作歌曰。玉露降兮挈侶。儔頑飛兮意難留。彼微禽兮得自由。嗟人生兮何遠遊。又歌曰。羨燕燕兮返故邱。悲我身兮拙于鳩。聆秋聲兮心愈愁。悵王粲兮賦登樓。擷芳集。

怨賦

熊璉

業以慧生。恨由情種。斯有感而必應。諒無機而不動。隨緣自適。羨夢夢之無知。爍骨難銷。悲惺惺之誤用。於是追思往轍。歷慨前賢。迹無今古。怨有萬千。煉石兮情天莫補。衡山兮苦海難填。拔劍長歌。項羽纔驚楚調。聞琴下淚。文姬早辨哀絃。蓋人有不齊。同悲薄命。回文錦幅。空傳蘇氏緘愁。彩色花毫。祇供江郎寫恨。而且沈約帶寬。多緣吟瘦。相如病渴。半爲情癡。落盡梅花。樓東寂寞。揮殘紈扇。長信淒其。夜雨珍珠。曾聞獨歎。春風紅豆。空種相思。更有因頓風塵。驅馳雨雪。才足千秋。命逢百折。悲歌燕市。灰烈士之壯心。痛飲高陽。澆英雄之熱血。庾開府故國迢遙。阮步兵窮途哽咽。十年謫宦。潯陽江上秋風。一片吟魂。采石磯邊夜月。能不憑。

弔風流唏噓欲絕。况夫杜宇千年聲聲叫血。賓鴻萬里嚦嚦悲霜。春色可憐桃萼何曾消恨。秋心原澹海棠偏爾斷腸。物能鍾以精靈。尙關情緒。人不同於木石。應解淒涼已焉哉。天蒼蒼海茫茫。不過百年之短夢。能逃萬古之愁鄉。澹仙賦鈔

愁賦

熊璉

異哉愁之爲物也。推之不去。探之無蹤。猛繁心曲。慣鎖眉峰。隨夢魂而輾轉。逐形影而西東。遂使吟風泣雨。慘綠催紅。騷客無端之寄托。詩人不盡其形容。默默無癡。非絲桐之可解。懨懨若疾。豈藥石所能攻。於是白晝嫌譁。黃昏厭靜。倚柱方歌。褰帷乍醒。聰明自誤。情何事而多寤寐。無常夜因之而永。花落鵠啼。霜高月冷。任玉案其欹斜。卻醇醪之酩酊。恆搔首而問天。時臨風而顧影。爰有孤臣海表。羈客天涯。萬里關山。河梁泣別。孤舟風雪。晚歲離家。寂寂高樓。望遠則天連芳草。溶溶深院。懷人則月上梨花。秋到離宮。班女詩題紈扇。雲垂大漠。明妃淚濕黃沙。樊通德燈前擁髻。蔡文姬帳內聞笳。其愁若此。至矣無加。况夫落魄餘生。途窮弱息。抱漆室之悽惶。同靈均之冤抑。幾燼骨而消魂。爲憂讒而畏逼。牽蘿空谷。夜雨燈昏。逝水流年。高堂日昃。戶掩蓬茅。堵生荆棘。落葉蕭蕭。寒蛩唧唧。枕上鐘聲。窗前月色。藏愁有窟。卻愁無方。蓬山浩渺。瀛海蒼茫。登彼岸其無航兮。望天漢其無梁。安得從赤松而逍遙兮。乘白雲而翹翔。製芰荷以爲衣兮。飲王母之瓊漿。招鸞鶴以爲驂兮。聽廣寒之霓裳。化莊生之蝴蝶兮。採閬苑之芬芳。苟神仙之可學兮。又何必留滯乎愁鄉。澹

琴川賦 以七條絃水皆通海爲韻

江淑則

客有訪古蹟於名邦。搜遺聞於舊帙。惟川道之灤洄。比琴絃之縝密。利舟楫而可濟往來。通江湖而無虞泛濫。遙納山塘演演。春遊曾記橋三。近周城市縣延。古觀剛瞻檜七。原夫川以琴名也。前鄰泮水。後挾江潮。桐園伊邇。墨井非遙。路繞絃歌之里。波通言子之橋。果然澗接桃源。水面紅添一色。况復巷連槐柳。溪頭翠拂千條。嘉名是錫。軼事猶傳。異鑑湖之屈曲。宛練水之淪漣。豈因石號仙人。攜琴而來尋舊跡。想是巖名拂水。彈琴而韻寫流泉。溯文學之淵源。競欲窺其涯涘。媲武城之教化。允宜被諸管絃。綠映湘簾。青涵棐几。峯匝匝兮如環陌。縱橫兮似綺。每值影澄鏡面。渾疑海水移情。倘教響澈波心。或誤絲桐競理。峯攢一角。賞音而人對高山。湖漲三篙。鼓曲而志存流水。若乃波光晝瑩。天氣晴佳。清淑旣無殊茗。嘗繁華亦迥異秦淮。聳兩岸之樓臺。魚鱗細簇。跨一溪之略彴。雁齒齊排。言從焦尾。溪邊清流足樂。不遇知音。客至素侶難。皆又若暮散散綺。斜日浴紅。靜聽飛泉之韻。如聆雅奏之工。夾岸綠陰。眠自宜於夜月。數聲寒雁。曲疑度夫秋風。非同泣硯池荒。唐代之清泉已涸。差比破龍洞古。梁時之曲徑猶通。迄今勝地爭誇。流風可采。俯清渠而源委塘。對青山而容顏不改。人疑訪友。囊負相將。客豈迷津。絃揮如在。夫豈類碑史之荒唐。羽流之欺給。謂黃河九曲。象形而上應夫天。丹井一泓。鑿竅而旁通於海也哉。獨清閣詩鈔。

思親賦

丁曉芬

歲次庚申孟夏聞亡家之慘仲冬遭慈母之喪寸心如割萬念俱灰幾番夢入於故園烽烟迷路兩次尋覓於黃壤津渡靡涯時近元宵佳節百感俱生迺爲賦曰

歎此生之蓬飄兮泛斷梗之如萍望鄉雲之縹渺兮感舊事而傷神覽羣鳥之飛鳴兮似亂語之摧心觀雁行而興羨兮影孤怯而伶仃聽孤鴻之嘹唳兮愁獨處而誰言聞砧杵之繞城兮思故鄉而淚淋聽哀猿之聲斷兮覺血淚之霑襟聞悲笳之四起兮念故人而心驚獨徘徊於空庭兮覽時物而遣情望枝頭之殘雪兮似碎玉之零星嗅紅萼之清芬兮想故園之風聲望慈親之靈壙兮神恍惚而外淫悲桑梓之淪沒兮抱情憇而填膺時元宵之佳節兮聽簫鼓之盈城正皓月之當窗兮思往日而銷魂怕重入於官廨兮愁聞敲朴之囂塵願隱跡於山林兮身無羽而難騰昨見親於夢寐兮卻形單而影隻聽雞鳴而忽寤兮欲追蹤之何日願省親於泉壤兮卽投繯而自得心馮噫而不舒兮遂握管而寫臆丁女靜蘭貞孝錄

苔牕賦

吳永和

敝廬之北鄰圃之前縱橫半畝欹側數椽蒙翳於蔓草迷漫於荒烟乃葺小齋營狹室逍遙兮容與偃仰兮棲息任平行之礙眉審易安於容膝爾乃左排葵牀中列棐几琴拂嶧陽之桐詩裁浣花之紙書裝玳瑁之籤硯浴薔薇之水則復面以素垣帶以紅欄花疎疎兮三五樹竹嫋嫋兮數十竿簾非水晶而不下屏非琉璃而不寒當其新葉並抽繁英齊吐杏蕊紅兮覆屋棗花白兮罨戶紫燕壘於風檐黃蝶翩於蔬圃飛絮撲人遊絲橫路及夫高樹蔽日清風送涼扇襞素紈團來山月衫裁白紵翦落輕霜拂逕則籜竹盈砌拂簾則

花瓣半牀。又如涼風欲來。祫衣換早。哀斷鴈之宵。征驚疎砧之夜。擣響敗葉於空階。泣亂蟲於衰草。至若歲聿云暮。天寒白屋。朔風吼樹。凍雪折竹。戶掩雙環。窗局六幅。擁竹爐之初紅。試隣缸之新綠。若乃朝日晃耀。晴烟霏微。苔痕上堦。草色侵衣。鳥送歌來。風抱花飛。時而雨濛濛兮如絲雲黯黯兮撥墨。樹溼新痕花蔫故色。倚薰篝以生潤。對紙楞而易黑。至於疎鍾初動。仄徑無塵。疎星在天。纖月窺人。豈持燭而書誤。亦聚螢而生貧。於是撫流光以怡顏。感造物之無盡。或摘畦上之蔬。或剗林間之筍。或撲皺玉之棗。或採連珠之菌。愛藉萱草能忘。年有昌陽可引。况乎志先淡泊。心非崇侈。檢書課蓬頭之子。潑茶訓赤脚之婢。地僻則喜其面城。景幽則忘其背市。優哉遊哉。完矣美矣。笑介蟻之浮沈。嘆風燭其奚俟。常州藝文志

秦淮賦

薛紹徽

甲辰臘月。余率兒女訪繹如夫子于秣陵。寄居東關。老屋數椽。寒梅兩樹。積雪凝砌。溪水當門。圍爐煮茗。旣乏詠絮之才。隔院燒燈。那有獻椒之頌。春日弄暖花光微薰。六朝山色青映疏簾。十里歌聲時聞殘月。仲秋旣望。泛舟秦淮。見夫衰柳條粗。蒼葭葉短。漁舟嘔啞。畫舫喧騰。名士擔簦。不翅過江之鯽。胡姬壓酒。猶歌玉樹之花。風俗移人。誰悲往古。山河宛在我。幸來茲爰。而爲之賦曰。

大江東去。秋色西來。人間何世。江南可哀。山蒼蒼兮木葉下。波黯黯兮芙渠開。暈樓臺兮斜照送。今古兮秦淮。粵自吳戰長岸。楚獲餘皇。蘆漪寢馳。菜色逋亡。解脫劍佩。求掩盜漿。江上之漁父已渺。瀨水有女子遺芳。究屬何地。語焉不詳。秦始并天下。至丹陽鑿橫瀆。斷連岡。壓王氣。號龍藏。句容之流南匯。溧水之源北張。繞

方山而綿亘。出長江以汪洋。役千夫之杵畚。擬萬世爲帝王。八千之子弟忽起。百二之關河莫當。笑失鹿之無策。慨逝駟之可傷。漢屬荆國復隸江都。建業是宅。起於孫吳。龍蟠虎踞。鼎峙一隅。柵塘繚繞。城闕盤紆。乃開運瀆。以挽飛芻。立烽堠于白馬。飾宮寢于太初。神龍赤鳥之殿。仙靈雲氣之圖。萃連檣與巨艦。通水道與陸衢。經始之作。迺在具區石頭之降幡。旣豎橫江之鐵鎖。遂虛花草冷故宮之色。塵沙埋折戟之龐。迨元帝之東遷。特建康爲機樞。馬柵夾築。河橋前趨淮口。屯戍南塘。列居溫嶠。布其營壘。王導籌夫轉輸。白石破蘇峻之膽。南桁梟王敦之顱。宋齊梁陳風景不殊。倏興倏廢。曾不須臾。維時惠風弄春。璧月映水。瓊花吐芬。金山凝紫。避地萃乎衣冠。涉江采其蘭芷。馬嘶舟子洲邊。燕入烏衣巷裏。莫愁駕鬱金爲堂。桃葉隔長干之里。歡吟樂府之辭。儂展澄心之紙。復有黑頭狎客。無愁天子。大捨小憐。臨春結綺。華林園有列肆之陳。芳樂苑成屠沽之市。柏梁灾而建章營。褚淵生而袁粲死。荷荷則索蜜可憐。咄咄之書空無恥。帝王之家可不生文武之道斯已矣。遂令金粉飄零。豪華中止。桓伊之笛步無聲。孫楚之酒樓自圮。柳思張緒。當年樹對桓溫。如此新亭之淚。未乾西州之哭。無已二十四浮渡。竟散風烟五十六離門。難尋基址。舊夢一痕。迷離烟沚。隋唐以後。蔣州揚州。瘡痍旣復。天地皆秋。望牙檣之不再。有宮錦而來遊。野草生朱雀之桁。青天落白鷺之洲。楊花飛而李花發。宮城闕而子城週。留牕子以洩水。睡臥榻之可憂。雖復霓裳羽衣之曲。豈免提鞋剗襪之羞。闌珊春事。花謝水流亡。何泥馬沉浮。小作勾留。通鶴觜之故道。戰龍灣之上游。金山寺紅袍玉帶。黃天蕩鐵綆大鉤。奈湖山之燈火。老韓岳之貔貅。明祖脫袈裟。綴冕旒。用陶安救民之策。立南都應天之休。湖填燕雀。星列牛女。十四樓花光綺麗。九十六里雉堞環周。貫淮流于中道。鬧畫舫與蘭舟。念否秦之必復。豈盛衰

之有由。旣而同室操戈。稱兵靖難。補鍋之匠沉淪。火燒之頭送斷。方正學十族駢誅。黃尙賓一門魚爛。不回榆木之車。又冷綠楊之岸。比及天荒地老之時。誰發水剩山殘之嘆。旣將監國迎來。莫揭留都防亂。捕復社四公子。起先朝三大案。燕子朝飛春燈夜燦。美人之額紙糊塗。馬家之口金璀璨。左甯南忽興江上之帥。史道鄰竟葬梅花之畔。孝陵之松柏已枯。南部之鶯花頓散。從茲板橋寂寥。淮水彌漫。張魁官摩笛傷心。卞玉京彈琴悲惋。徐青君居賣石園林。寇白門冷叢殘池館。滄海田成紅羊劫換。嗟嗟霸圖易歟。勝地休誇。剩垂楊以繫馬。弔流水于棲鴉。丁字簾前廢渡。辛夷花裏誰家。罷盒子之雅會。放瓢兒之菜花。蓬蒿埋其客路。蘆葦掛夫漁叉。金陵之春釀竟渺。女牆之月影偏斜。惟有寒潮急浪。猶如鐵板銅琶。忽有歌聲隱于蒹葭。歌曰。沙棠之楫枯木槎。劫餘老樹紛盤拏。欲向小姑祠宇去。青溪九曲暮烟遮。又歌曰。閩上誰憐張麗華。兩行禿柳散烟霞。留得千秋嗚咽水。更與何人作浣紗。移舟呼之茫茫水涯。所謂伊人是耶非耶。黛韻樓文集

落花無言賦

王麟書

典雅詩裁芳菲影削。有懷誰白宋公主妝傾。抱恨不言息夫人態。作吹去頻飄。問來不諾鶯啼燕舞綠楊隱。隱低垂粉墮香飄。紅雨紛紛亂落。方其枝枝搖動。片片橫斜。減春消韻。籠煙卸華。稍無蝶鬧葉少蜂譁。花之彫零。不亦甚耶。况乃舌結沈沈似可人之頑石。情含脈脈本解語之名花。當斯時也。香銷金谷。春買玉壺。王孫則傷春寫怨。游子則緘口若愚。嫣然一笑能傾國乎。萍蹤不定。心事虛無。於是風雨收妬。鳥雀歇喧。工部詠飄點經眸之句。青蓮號飛花粲齒之論。散滿大千世界。靜參不二法門。夕陽入夢。流水銷魂。其人已如淡

菊此花所以忘言所由影既蕭疎語偏吞吐已將豔麗頻催不許塵凡久住頓增客愁懶繫鈴護錄清韻於詩牌吟新詞於律賦昭如女子詩紗

憤賦

裴凌仙

側身四顧撫膺太息搔首問天嗟嗟世事憤氣中填何堪忍垢含憂牢愁無已追憶古人齋憤至死昔者屈原被放心念郢門懷沙之賦意激辭溫茫茫湘水誰弔忠魂武侯伐魏祁山六出旣結孫吳以扼曹復置屯田爲軍實星隕秋風籌謀未畢至若李陵被虜有憤莫伸聞笳動魄觸目傷神曾以五千之衆敵十萬之人子卿歸矣舉目誰親登臺置酒悲豈無因若夫聞雞起舞擊楫中流澄清有志襄濟無儔威懾魏然心懷晉憂權臣當國傾播堪愁中原荆棘陵廟松楸至於綠珠墮樓花容掩泣石尉豪強孫秀購執貪戾趙王利財何急金谷園空風流誰襲慘玉碎兮花殘化啼鵠兮忿悒乃如武穆精忠遼金畏懼舊京幾復士民響附直擣黃龍凱歌可賦金牌召歸大錯斯鑄奸相和戎甘將國誤及夫信國忠蓋嶺海募師大廈將傾一木獨支成仁取義衣帶歌辭秉浩然之正氣自卓絕於一時苦哉孤臣去國孽子思親遠流煙瘴遙隔關津淒風撲面淚雨酸辛能不飲泣含悲感慨風塵至於見才必忌論功不拜道濟見收長城自壞誰復唱籌量沙立於不敗己矣乎臣心苦兮君不知君見疑兮當明時功垂成兮身先死名欲立兮遭謗詞英雄偏數奇莫不懷憤而咨嗟

明秋館集

擬班婕妤擣素賦

用原韻

劉鑑

繩斗杓之西指適寒氣之將臨鶴冲霄而引吭鴻遼渚而傳音步玉階兮悄悄掩羅幕兮沉沉撫韶華其欲老寧舒慘之去心於時椒房夜靜桂茝香清漏長漏短煙輕霧輕遠上宮之歌管違昭華之玉音銖衣薄而慵試零露泥而下庭旣縗瑩而素潔亦璧耀而珠明爾乃薄倦容儀微吟意致秋水同清朝霞並麗膚凝積雪以皚皚目燦明星而晰晰瓠綻犀以方其齒櫻吐絳以喻其唇柳侵眉而點黛桃暈頰以生春穠纖合度倩盼流光腰如素約氣勝蘭芳低鬟螺膩薄鬢蟬張笑言婉娩動定溫良羌乃展冰縠鳴玉砧颺釵聲搖珮音初將連而復斷繼欲浮而轉沉終含商而調激又觸徵而哀深離鸞別鵠裂石震金幽淒高筑靜越鍾琴乘天籟之沉寥屏塵氛之複雜匪笙阮而雍和匪埙箏而翕合或高下以抑揚或往還而還沓五聲相和六律有本愴紈扇之辭秋陋歸風之送遠願賜問而涕垂申禮防而容斂翳掩袖之見讒匪承恩之恨晚時旣夕矣霜鋪縞練月冷青琴孔雀脅翼么鳳遺音湘瑟迢遙以相應綠笙縹渺而和吟况乃怨慕切而傷神拂鬱深而損性貞慤勉爲歡幽憂曷相病賡葛覃之詩諷絲絰之咏鉛砌滑而舉裳瑣窗寒而輟鏡解旣妙於色絲機已成乎丈匹冷增城之淒風溫長信之愛日嗟流光之若駛悵回天之無術鳳伍鴟兮滋疑蘭雜艾兮生媿銜金釭以照影展長祛而搵淚念墜歡之莫續恆修正以清襟出纖纖之素手感寸寸之靈心握象管而欲揮懼鸚言之慣泄空張明月之輝莫解修蛾之結聽鑾輶之轔轔息清響而嗚咽

分綠窗集

擬潘安仁秋興賦 王子

劉鑑

自瞻漢臘倏感窮秋。一稔內止于村。止于城。不遑啓處。風有聲。鶴有唳。皆足驚魂。僕本愁人。況膺痼疾。指囷已竭。卻病無方。徒喚奈何而已。邇者。惄安燕幕。載別江鄉。東壁之圖書。無恙。西山之暮日。重延。展卷風簷。以詠以歎。於時秋也。因秋擬賦。仍以秋興名其篇。其辭曰。

陰陽運其鼓鑄兮。萬物遞其消長。愴蕭殺之遭逢兮。極飄零之景象。遵西園以遊目兮。循空階而悵往。集悅悴於微生兮。曷嗣音於清響。信乎宋玉之九辯曰。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乃白露凝而爲霜兮。匪梧楸茂而能戰。況肌骨之非金石兮。安隨草木以枯菀。顧四愁之莫盡所思兮。何七啓之能如願。噫。世何年而不秋兮。秋何人而無怨。目送飛鴻情傷去。燕紈扇初捐。衿衣待換。斗杓兮西指。日馭兮同轍。仰觀兮列星。俯步兮明月。淒復淒兮歲序。馳悲莫悲兮。關河別。曾芳靄之幾何兮。倏玄鬢之如雪。感素娥之清冷兮。憐青女之幽潔。乃薄寒之耿夜兮。更勁氣之侵衰。雨敲窗而破夢兮。風捲地而飛埃。蟬蛻衣於樹杪兮。雀化羽於林隈。撤補籬之枯槿兮。除匝地之荒苔。池泥涸而芟耦兮。瑣窗寒而種梅。紀清和於夏首兮。溯豔陽於春臺。盼黃綿之共暖兮。聽白鐘之頻催。彼生繁而實茂兮。亦雨釀而暘培。豊稔與歉薄兮。悉造化之主裁。紛吾旣生此濁世兮。亦隨波以逐。訪霓羽於明蟾兮。摹古調於黃鵠。仙掌怯而露盤傾兮。道心生而塵網束。寄蜉蝣於天地兮。視利名如桎梏。與沉淵以覓珠兮。甯抱璞而韞玉。慨世情於雲薄兮。歎霜根於蓬轉。感入洛之機雲兮。羨竹林之二阮。顧楚材而晉用兮。亦何戀乎軒冕。夜參半而不寐兮。願得思而

把卷珍惜乎分寸之陰，慎攝乎桑榆之晚。容與逍遙，樂此清散。分綠窗集

祭文

甲辰中秋祭外文

吳 紹

維年月日未亡人綈敬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先夫蘭陵公之靈曰嗚呼哀哉福善無徵昊天降酷溫溫君子不究百祿煢煢未亡罹茲冤毒嗚呼哀哉讓王遺胄高陽鼎族二姓判合琴瑟孔睦囁囁具禮鏘鏘協卜華如桃李芬猶蘭菊鹿車共貧牛衣相勗鵬運垂天鶯遷幽谷載擁隼旛策推華轂三已無愠遠人止足爰賦歸田抽簪返服歷歷高門崇崇潤屋方期難老受天之穀火燎紫芝霜摧喬木百年始半鬼伯相促吁我詰人幽靈永伏一去無還百身何贖禮無從死哀唯晝哭嗚呼哀哉盛極而衰福兮禍伏妖狐號穴黃裳掩綠如何深源一旦爲陸念切毀巢悲深舐犢同穴有期我生何蹙酌酒靈前崩心血目嗚呼尚饗嘯雪卷二集

祭先君子文

李 媞

維年除夕不孝女媿謹以盃茗瓣香遙祭於吾先君之靈曰嗚呼痛哉從今無父父竟長眠媿難復覩飛來訃報頓喪神魄盼得家書反剗肺腑疾難侍藥從天之恨何堪歿未憑棺罔極之恩奚補思吾先君心秉孤忠性成純孝研經究史肯留疑義於書中吐氣揚眉曾展奇才於年少一枝桂子早爲月府之探萬里雲程

卽作長安之笑紅塵似夢。且算生涯白眼觀人。無多同調。農部官清盡誠於國。慈幃蒼茂竭力於親奉詔金門。身被九重之澤。衡文玉尺手裁兩粵之春。彩服承歡不殊萊子板輿娛老。豈異安仁如論兩字功名原非顯者。試問平生經濟亦無憾焉。不幸高堂白頭棄養。遂辭聖主。黔首歸田。冢土乾時。固可重游宦海。朝衫卸後。底須再上吟肩。故徘徊於邱壑。而著述於林泉。江上雲深。虛舟好繫。山中雪滿。高枕堪眠。偕隱霸陵。梁伯鸞鼓琴有侶。棄官彭澤。陶元亮對鞠無錢。醉論生風。聆座上三盃之際。仕途如弈。看局中一着之先。凜然正氣之言。格乎天地。暢極秋風之思。飽以蘊鱸。暗悟空空。自稱清醒。明知鹿鹿。其奈飢驅難辭。寒暑之游。累因兒女。未盡家庭之樂。衰在江湖。旅客神勞。鬢毛漸白。晨昏食減。心血將枯。今春樹繁絳裙。弱息與杏花同嫁。閨夏飄懸黃浦。微軀並柳絮難留。諄諄閨壺之儀言。猶在耳。脈脈英雄之嘵淚。忽盈眸。曾云天不憐才所慮。能詩能賦。藥无益壽。那禁多病多愁。玉雖是倚。珠悔輕投。輾轉休傷。但加餐於異地。睽違非久。可買櫂於來秋。平安海國之劬勞。毋庸遠念。詳稟皖山之景況。以慰私憂。嗚呼。當此依依錯認生離之日。如斯戀戀。已爲死別之時。若知繞膝無期。燕歸何早。實是誅心有罪。鴻去偏遲。千里之遙。尚卜鐙花之喜。十旬之隔。遽成風木之悲。茲淚眞堪洗面。那得衣乾。其行易似從軍。莫能身代。豫防舊恙。特寄原方。細味良言。殊深慈愛。慘煞拳拳片札。手澤如新。痛哉渺渺重泉。音容何在。想見寂寞亭臺。已矣看花之意。淒涼竹樹。就荒讀易之園。三徑無痕。祇贋頻年懷屐。衆芳失主。誰懸明歲新幡。片紙錢空階舞蝶。飄飄總帳清夜啼猿。靜几明窗。紛紛塵積。遺編殘稿。颯颯風翻。歎深閨難續父書。徒蒙庭授。願羣季善承家學。勿負淵源。至於塵緣縛繭。地府知平。心跡成灰。夜臺曉否。霜鬢雪鬢。垂莫之姑。白骨青燐。未埋之舅。誓將薄命癡兒。博個虛名詰婦。儉在釵裙。

勤於井臼。惟祈終其老母之生前。更望了彼雙親之生後。拋家歸佛。固爲巾幘之收場。拂袖還山也。學鬚眉之解綬。庶幾無忝家門。恪遵親訓。莫可如何事業。拊告耶。聞烏鳥哀鳴。私衷瑣瑣。父靈類鑒。今夕云云。可憐繡閣披殘。泣染數行之血。務乞玉樓閣筆。緩修片刻之文。斷腸於除臘之天。曷勝孺慕。拭目於殘燈之夢。謹俟嚴君。嗚呼痛哉。女子世界第一期散花集。

祭夫屈頌滿文

季蘭韻

維嘉慶二十二年正月七日。未亡人蘭韻泣祭於夫子之靈曰。嗚呼痛哉。今日何日。吾夫子臨世之辰也。黃泉渺渺。玉樹長埋。碧落沈沈。金棺久降。空聞海上香。可返魂。不信宮中絲堪續命。蓋自委化以迄今茲。越三百有五十日矣。蘭肝腸斷絕。血淚乾枯。悲鳳靡以鸞叱。痛蘭摧兮蕙折。花開花謝。四序如馳。月缺月圓。百年如夢。旣音容之永隔。更夢寐之難通。不能身化山禽。雙棲並命。猶冀魂歸冢樹。連理成枝。爰申悱惻之情。藉達幽冥之聽。此如紅蠶未死。絲乙乙其常抽。絳蠟將殘。淚盈盈而直瀉。非敢謂含哀作誄。追柳下之賢妻。灑泣爲文學。劉家之淑媛也。維君腰橫紫痣。目有青睛。秉植鰐之雅容。抱吐鳳之奇質。文章未顯。玉蘊深山。德行自馨。蘭榮空谷。溯生平之純懿。尤至孝之彰聞。當夫從宦粵東。侍疾海角。荒江斷岸。何處呼醫。落月寒星。惟餘禱佛。欲請孱軀之代。乃爲右臂之剗。片肉乍投。沈疴倏起。信天靈之不爽。而神佑之有靈。洎乎西窟桃凋。北堂譏萎。口不入水漿者七日。身不解衰衽者五旬。漬衣血殷。枕苦骨立。古之人雖王祥抱樹。顧歡廢義。何以過焉。若夫連袂掎裳。徵梨數栗。依依女弟。戀戀庭闈。待修大雷之書。將續東觀之史。延陵淹雅。縞紝爭

投雕武風華。門牆最重宗。族稱其令器。僮僕愛其清才。可謂穆氏之醍醐。張家之鸞鷟已。蘭以金閨弱質侍玉塵。清標漫說傾城。配來名士直教新婦嫁得參軍。射雀而堂上屏開乘鸞而房中樂奏。記斯時也。妝樓月滿鏡檻風柔茗浮鮑氏之香。絮散謝庭之雪。流連光景陶寫風情。或嚼徵調商共作雙聲之譜。或鈎心鬪角互爲一字之師。揮毫則滿紙雲生。剪燭而並頭花粲。鼓宮宮應喝月。月行自謂雙眠不死之牀。永臥同功之繭矣。胡乃相如善病。平子工愁。詩詠白頭已爲別鳳離鸞之兆。絃摧綠綺卽是零風斷雨之徵。二月霜飛三霽鶴控迄今覩山花水鳥粉本零星雀錄雞碑青箱雜沓圖披湘竹悲夜月之蕭條扇握齊紝怨秋風之捐棄。鮫綃尙溼凝雙淚以成冰鴛錦空裁對一燈其如豆曾敲玉子竟爲隔世之留杯姑酌金罍便訣今生之舉案愛河易竭怨海難堪石苟能言天將何補雖曩時韻事已足千秋而此日迴腸能無九轉嗟乎一棺常閉幻影都空三載猶慳他生未卜清才本妨夫濃福薄命難結夫良緣慨我生之不辰死誠無恨慘君年之早逝生竟有涯茲者旨酒臚陳椒蘭用獻鏗鐘明燭可應招到精魂落月屋梁隱約照來顏色仰神宇之落落瞻靈衣之披披黯澹遺真認儀形其宛爾淒涼故紙聆笑語以何從嗚呼一代風流人間頓盡三生判合地下堪聯死而有知神其來格哀哉尙饗墨花仙館遺稿

祭夫文

葉璧華

壬辰予就館羊城是夏吉日至橫枝崗展蓉舫夫子墳竊於千里攜兒拜墓事非偶然乃製祭文告於墳前其言曰

噫吁痛哉。蓉舫夫子一別音容于茲十二年矣。殯宮幽邃沉鬱如何。憶自鸞分半鏡。鳳擘雙釵。搖鞭絲於落日。奮劍影於寒山。浪跡中原。羈身海嶠。雲沉北雁。波杳南鱗。掩金闌而花瘦。對璧月而漏長。卜罷金龜。占餘喜鵠。期佳音之早到。竟惡耗之傳來。悲玉樓之赴召。盼瑤島之難歸。腸一日而九折。魂五夜而數逝。合捐生而從君。痛諸難之缺恃。悉推甘而茹苦。效畫荻而才靡。纏顏色於梁月。披手澤於書筭。將登山而煙霾思渡水。而波阻。擬春祠而秋嘗。悵關山之迢遞。適東館之招賢。作西賓之授藝。歷風塵於千里。雖跋涉而何辭。覽五羊之景物。妬蒲澗與花埭。攜孤兒而拜墓。奉一束之生芻。和啼鵑而灑血。胥殘蝶而飛紙。痛稽首而默祝。願神靈之不昧。魂冥冥而來享。鑒竭誠之微。素佑蕞躬之暫康。匡室家之不逮。承宗祧于先人。厥孫謀而燕貽。畢婚姻而成禮。卜窀穸而迎汝。閱富貴如浮雲。又田園之不我繫。卸仔肩而修沐。扶鳴鸞而長逝。潔瑤宮而待我。將雙歸兮海嶼。負千鈞之愿了。再卜乎生生世世。古香閣集

祭女烈士秋瑾文

吳芝瑛

於戲！璿卿，南國之秀，志度淵英，貞不天祐。蘭薰而摧鎧，剛則折物，忌堅芳其信然耶？自古皆然，我又何嗟？惟君之懿，早歲蜚囊。爰自笄年，學綜兩京，摛藻下筆，鼠卻狐驚。海飛龍嘯，氣橫太空。震發聾瞞，不雌無雄。儒文俠武，道莫能兩。怪哉！惟君靡不畢張。拔劍砍地，肝膽芬芳。曰仁者勇，雖柔必強。迨年十九，作嬪於王。喻喻警轡，駭君之爲。君曰：郎無吾告郎知。自謂吾虎郎，何鼠期郎不吾與。吾不郎雌，吾唱無和。逝將去郎，一朝奮發。伏劍乘桴，勁翮獨翔。孤風絕侶，止於扶桑。尺箋郎語，郎無婦予。吾不汝郎，汝他鳳占。無復吾望吾夫赤縣規。

古英皇堅貞自矢。允迪國光。禮失求野。言戾此方。倏聞駕羅寥廓高翔。乃眷西顧。反我舊疆。國之不競。民之無康。矯首祇天。抗論決策。義窮機象。載鼎載革。革者伊誰。繫惟我與。義文迪我。垂象二女。兌以說亨。離以重明。文明以說。惟女克貞。西方美人。曰有羅蘭。實始剪君。我則是瞻。越有一麟。景行武湯。相胥下民。衍胄偃王。夙與君知。殲狐鱗傷。君此已矣。吾道何窮。反袂掩面。欲叩上穹。如何靈祇。不殄妖凶。封豕負塗。積疑張弧。得君嬰牙。殞其玉軀。薰風罷暖。輶曉允吾。彼蒼者天。矜君無辜。七字成獄。哀感行途。彼何人斯。鸞鳳肆屢。嗚呼哀哉。時屯必享。運蒙則貞。天降喪亂。靡國不平。後天而應。蚩蚩者氓。已日乃孚。君志今成。君身夙死。於君何悲。惟我與君好合連枝。願言勿獲。永懷令儀。摛辭千言。以寫我思。侑此一樽。神鑒予私。嗚呼哀哉。尙饗。吳芝

瑛夫人集

祭秋女士文

并序

徐自華

秋女士瑾。字璿卿。一字競雄。別號鑑湖女俠。浙之山陰人也。祖父皆名宦。君幼長於閩。復隨父宦游湘中。後居京師。舊學既深。新知益擴。因以振興女學。恢復平權爲己任。游學東瀛。有名於時。余初未之識也。丙午仲春。晤於茗上。同事半載。雅相憐愛。自後君赴滬創辦中國女報。余父喪奔歸。從此行蹤幾同。水萍風絮。矣今夏。諸姊妹約余作西湖游。方欲作書招之。共爲消夏計。書未發而惡耗來。謂以皖中徐錫麟案。疑女士爲同黨。誅之矣。於虛。女士何罪。而遭此奇冤慘獄耶。彼蒼者天。又何施于女士。有如是之暴虐酷毒耶。今其生平事蹟。旣得吳紫英女士以爲之傳。余因勸成疾。近始小瘥。嗟夫。余疾能瘳。芳魂難返。悲不能已。作文祭之。並

哭以詩聊鳴余哀。

於虛璿卿子獨何辜。罹此冤獄死蒙惡名。身遭慘戮。疆臣郡守。橫施殘酷。斯人斯報。莫不痛哭。所恃清議爭訟曲直。不懼權要。不畏羅織。發言著論。秉持直筆。覆盆之下。希冀昭雪。於虛璿卿好名太甚。禍及厥躬。慕子固多。嫉子亦衆。讒人謗語。遂遭閔凶。明達者憤頑固者訾。誰家有女。復肯爲師。於子爲戒。恐遭禍罹。閨闥現象黑闇若斯。女學發達前途可知。言念及此。則爲女界慟且不遑。又何暇爲子一人哭其私。於虛璿卿去歲仲春。余始識君。辯談鋒出。英爽撲人。任俠負義。傲氣凌雲。悲歌仗劍。使酒工文。檢君行篋。得窺全集。憤世諸篇。雄豪激烈。感懷等作。纏綿悱惻。君才君望。女中之傑。於虛璿卿如何。道韞不配參軍。天涯飄泊。同調無人。度君身世。見諸咏吟。所遭非偶。釀此惡因。同居兩月。余性好戲。執君詩稿。詰君歷史。君曰勿問。余已隔世。言次長吁。淚珠忽墜。余心不忍。有傷君意。乃命酌酒。共論他事。君歌余和。相拚一醉。醉後痛談。所持宗旨。嗟夫巾幘放棄。權利不圖。自立甘受專制。提倡女學。開其識智。男女平權。請從余始。願爲同胞犧牲。一己生名流於天下。死傳聞於後世。苟達目的。奚惜一死。熱血不知灑向何地。曾幾何時。言猶在耳。身死名傳。目可瞑矣。於虛璿卿別子未久。聲音笑貌在余目中。不可復見。能勿號慟。誰收玉骨。誰營芳塚。誰賦招魂。誰爲冤控。人生處世。蘧蘧大夢。惡夢如斯。余心更痛。於虛璿卿循環往復。盛衰廢興。若欲不死。莫如無生。子固先逝。我豈長存。何敢不達涕淚縱橫。惟其文字之契。相知之深。感念平昔。何可忘情。子生明敏。死必英靈。魂兮歸來。以慰余心。女子雜誌第一期悲秋集。

祭江靈鵠師文

宋 貞

嗚呼我師元都講虛公超市曠哲人云亡斯文其喪三吳雲愁三湘雨愴跡師行誼晶白清方大儒東漢名公盛唐觥觥司空言表行坊簪笏壺闈英蕩江湘允稱象賢克迪前光爰在弱齡孤根卓立內旣無怙外鮮朋執下學上達鑽幽洞密唾落珠璣節鏗鍾律撫翼沖漠早歲飛聲登玉堂署修石渠經殿前作賦才冠蓬瀛麗詞泉湧壯思雲奔超前軼後天馬橫行帝曰嘉哉龍門爾列執簡是司教胄兼責校士春官網瑚可必衡文湘水針度精悉剖璞披沙心細毫末三湘萬里青衫載歡甄拔沈黝鑑礪庸頑經師人師湘北湘南攬勝芙蓉感弔汨水青艸桃溪輶軒所止樸育人文雍雍濟濟使星三秋鄉月萬里如何一旦緬邈幽泉微容已矣警歎闌然梁顛木頽戚戚何言靈衣襲几奠酒盈杯埃榻屑涕縞幔肇悲殲我明懿昊天胡爲生芻據哀靈其顧而嗚呼尚饗香豔雜誌

哀詞

弟婦包孟儀哀詞

張紈英

孟儀名令媿初名淑姊涇包先生慎伯女甥也幼孤育於外家包先生撫爲女許字遣嫁皆主之因從包氏姓包先生與先館陶君交善吾弟幼慧包先生愛之因繙姻年二十一歸吾弟歸十六年卒年三十七孟儀事舅姑婉順勤飭與吾弟相敬愛余姊妹四人仲姊早卒余與伯姊叔姊皆依母家後伯姊從官京師弟遭

大故歸里。又與叔姊及余同居。孟儀視如同產。緩急相恤。疾病相扶持。與余尤善。以長女字余子。余自幼至今。未嘗一日離母家。弟固友愛。亦孟儀之賢。有以成之。古者女嫁父母。沒輒不歸寧。亦以兄弟類疎闊。兄弟之妻未必皆能相善。與其近之。毋寧遠之。茲泉之詩。所以思歸而不得也。余每讀詩。未嘗不喟然嘆竊。幸余之所遭。爲勝於古。乃歡聚方殷。而孟儀遽歿。傷哉。弟方謁選都下。余與叔姊視其疾。理其喪。撫其子女。相與憑棺而哭之。不足抒吾悲也。復爲辭以哀之。其詞曰。

天毓淑嫩。以儻吉人。云何不弔。遽殯其身。繫此令儀。維家之禎。祚之不延。乃闕其馨。英英吾弟。實難爲耦。天作之合。庶幾不負。吾弟克孝。子佐晨昏。歡迎溫柔。以妥二親。吾弟克友。子執禮文。敬事伯姒。俗謂罕聞。及余姊妹。恩誼尤篤。暱如影形。心通涼燠。兒嬉女娛。以煦以喚。分少絕甘。必均必渥。吾弟宏抱。康濟在懷。子遇貧乏。卸珥脫釵。吾弟正逸。翰墨是耽。子好臨池。分隸相參。室曰儀光。軒名遠儀。筆牀琴案。雖離熙熙。嗚呼孟儀。古有賢女。遇人不淑。抱戚誰語。輝山之寶。非和不知。流水之操。非曠不怡。得意一人。罄無不宜。胡爲不樂。儻與世離。嗚呼孟儀。子有老母。煢煢孤影。賴子相守。痛絕忘生。九京知否。嗚呼孟儀。誰憐吾弟。艱苦備嘗。遠客千里。志士情專。勞人心瘁。戚戚寡歡。曷其有旣。嗚呼孟儀。弟將余迎。見弟思婦。若爲余情。嗚呼孟儀。女爲吾婦。見婦思母。我心孔疚。悠悠身世。迢迢歲華。爲欣爲戚。所思靡涯。餐楓館文集

計蕊仙哀辭

趙棻

蕊仙名珠儀。秀水計君光忻之女也。能詩善書。適同里陶震元。結褵甫逾三載。於道光二十七年之七月。產

後遘疾至十一月十九日乙未而歿年僅二十有六生子女各一子名寶良余哀之而爲之辭曰

緬易理之消息兮信天道之盈虧孰知夫吉人之遘凶兮詢覩茅而可疑嗟耄耋之羅預兮感烏鳩之奔馳方少壯而奄忽兮竟朝露之先危溯斯人之淑慎兮體蘭蕙之柔姿嫋姆訓於穉齒兮羌賁道而修詩侍重闈而能得其歡心兮更兄弟之怡怡嫓薛針之神巧兮善織紅於紈緝近文房之毫素兮卻蠹具之鉛脂工畫苑之寫生兮擅詞壇之色終迨刈萋而秣馬兮筮歸妹之良時歌天灼而嫋嫋兮美室家之允宜奉高堂之旨甘兮湘蘋藻於釜鑄吟題章於燭前兮勉懿德於槃匜唯勤經之敦勸兮必敬戒而無違喜驪珠之穎秀兮樂符彩之嫋嫋謂令族之賢媛兮當迓集乎繁釐何琴瑟之迭奏兮條柱折而絃移俄二豎之爲患兮居膏肓而難治求兌說之神巫兮問折肱之上醫悵鼎藥之無靈兮返清廓於瑤池彼松陵之謫降兮且一紀以爲期是何殊寫韻之仙侶兮乃逾百旬而遽奪之仰昊蒼之旭卉兮果殃壽其誰司咨八瓊之妙訣兮久松子之吾欺拾詩篇之殘牘兮檢畫卷之留遺繄一時之麟角兮卽千秋之豹皮悟蘭膏之焚爇兮詎伊感之自詒慨哀音之遙送兮雪涕泗之漣渢憶惠贈於疇昔兮握團扇而風披宛明月之入懷兮翦生綃而中規愛丹青之妍雅兮寫澹蕪與疏枝倚慢曲於蘆函兮思晤言於淑姬嚴霜兮摧嘉卉之華麗苦雨兮凋繁英之歲蹉乍鸞鎗而鶴怨兮撫遺筆而生悲什襲而局諸篋中兮恐傷情於偶窺爰意內而言外兮用寫哀而抒詞庶煥管之或采兮歷永久而無忘璇闕之芳儀

瀟月軒文續集

弔文

哭次女蘊珠文

許孟嫻

嘉慶十五年六月初十日次女蘊珠以產難亡越兩月女夫建三以小影屬題余自女亡後觸目神傷寢食俱廢爰略陳節概冀異日遺孤長成稍知顛末以塞建三之請并以告汝之靈焉初汝父之就婚於婁東也兩女一男皆生於甥館汝生六月始回虞時汝姑母適延陵者久無子欲女汝余重違汝祖母命因命汝隨乳媼往汝生而穎異總角時舉止如成人故甚得寄父母歡汝亦依依膝下不知姑母之爲母焉後二三年或以余所生告汝汝若有甚戚者然事寄父母不少衰年十歲寄母始生男汝能體寄母心愛弟倍至寄母有疾則禱於神願以身代女工鍼黹皆不勞指授精巧絕倫雖嚴寒酷暑未嘗少休時來城東省余夫婦惟以寄母愛汝處白余余亦不言而喻汝意焉汝于歸兩月而汝舅歿汝姑呼號擗踊絕而復蘇汝與婿亦暈而後甦者再汝姑憐汝甚轉爲節哀強理家政汝又克勤婦道米鹽凌雜條理秩如能得堂上歡汝壻哀毀之餘未嘗輟學漏三下汝煮茗佐讀率以爲常宗族姻戚稱賢孝無閒言汝自去夏至今肝疾時時作劇余方謂余年尙少無足慮豈意臨蓐後竟不能支耶誠知其如此何忍汝幼離膝下使汝抱不言之痛而余有無涯之戚乎汝歿後目未瞑撫摩再四如故豈不見父母無片言訣別爲恨耶抑汝姑之慈愛未報其恩而於心有歉耶抑汝壻之待汝以禮而不能忘耶抑以呱呱之在側而不忍捨耶嗚呼安得起九原而問之哉

哭姊文 幷序

張慧

姓趙名嫻。乃余姑母之長女也。幼字梅氏。遭家中落。吾姊藜藿自甘。操持家政。遇事敢言。善斷扶危濟急。有俠女風。因避亂。家江左。今秋六合失守。姊全家遇難。問信駭然。爰作數言以弔。非敢言詩。信手拈來。無非血淚耳。

悲哉吾姊。爾竟云亡。傳來凶信。慘斷肝腸。音容何在。魂魄何方。追思往事。涕淚沾裳。憶昔髫年。閨中共處。燈下棋。敲花前茗。煮握手論心。停針細語。不料于歸。銀河各渡。從茲作婦。會日維艱。憐君運蹇。遭際堪悲。親操井臼。盡瘁維持。惡姑頑舅。朝夕嘻嘻。身雖粉黛。洗盡鉛華。胸懷瀟灑。不類閨娃。扶危濟困。義俠堪誇。主持家政。守禮無差。十載睽違。雲軒忽降。倩余卜宅。衡宇相望。得近吾廬。兩情歡暢。方謂殘年。于焉相傍。豈期樂土。忽作疆場。干戈擾攘。小醜披猖。一朝變起。如鳥飛翔。姊逃江左。我避吳邦。嗚呼。從茲一別。遂隔陰陽。闔門遭慘。聞者皆傷。鎗礮洶洶。賊勢迫矣。舉室惶惶。命將絕矣。少若遲延。爲賊辱矣。奮袂一呼。姊先決矣。或抱影自沈。或斬頭結果。或效介子之焚。或作首陽之餓。一墮潛歸。二子被擄。悲夫。全家十口。傾刻消亡。魂棲異域。骨化窮荒。孤孫弱媳。涕淚彷徨。幸逢援引。狼狽還鄉。惡夢一場。吾姊先覺。駒隙年華。誰非過客。顧我衰軀。別無多日期。在重泉離悰。再剖冷香閣詩集。

生輓文

鄭蘭孫

古人以蓍蔡決疑。近日神祠中用籤語以卜。其用異。其靈同也。乙卯春日。塵勞所積。疾病時作。祈得二籤。一

云晝長一枕黑甜餘夢入南柯上使車富貴榮華何足羨覺來萬事總空虛其一籤亦有世事盡隨流水去功名富貴等浮雲之句觀此二籤來日無幾可知且余自遭兵亂已覺萬緣灰盡故神明亦欲成余之志以籤語指迷因憶袁簡齋太史緣卜筮歲星不吉作生輓詩自輓內有句云輓詩最好是生存讀罷猶能酒一樽莫學當年癡宋玉九天九地亂招魂青髮無常黃泉路渺每見生前聰慧有餘之人逝後尙寂無靈警况在余輩哉閨中末學何敢仿前輩所爲特物不平則鳴聊踐後塵之步耳爰於上已生朝花明晝靜之時敬禮大悲寶懺一壇一則懺已往之業因一則祈將來之淨果仗佛力普渡迷津外另設瓣香佳果清茗時花影形相弔自致辭於錢塘娛清女史蓮因室主人座前曰

竊念汝有生以來天資敏悟怙恃早失風木興悲外氏恩深提攜逾格三齡識字學辨之無十歲能文已諳平仄西湖水秀慧解今生南海雲慈皈依夙昔吟紅刻翠爭誇詠絮之才鏡影眉痕敢說比花之貌筆床硯匣瀟灑深閨湘帙雲箋零星滿案惜花春起早每怯朝寒愛月夜眠遲翻嫌秋冷外祖有擎珠之愛每嗟不作男兒弱質似斷梗之飄自歎偏爲女子宜家賦罷遠嫁堪憐隨宦身羈歸期難卜閱艱辛之始計米鹽之初草草詩懷青眼感終知遇勞勞客况白駒催盡華年紅顏無福已教領略窮愁綠鬢難銷又歷倉皇烽火迨至再履塵寰避居異地望故鄉之路迴舊雨凋零悵邗水之烟迷晨星隕失罷翦窗西之燭怕斟花底之檜韶華迅速滄桑之感誰知世態更遷冷暖之情孰識比肩夫婿作宦天涯白髮姑嫜承歡旦夕女癡兒幼豈解愁煩婢拙奴急焉明事緒空齋顧影生憐病骨之沈綿朝鏡顰眉不盡中懷之憂憤空負文思似錦難登塔以題名休言丰度超凡未脫身而出世嗟乎女史惟我與爾形質非殊憂喜咸共春波照影我亦憐君

秋水明妝君應戀我欲知前世祇須省識今生懺悔今生莫使沈淪再世烟雲過眼須知四大皆空憂戀迷真應使六根胥淨流光容易浪死虛生一旦骨化重泉形銷黃土生前之朱顏玉貌盡屬虛無生後之桂酒椒漿都成幻設即使賢孫孝子難代疾苦之纏便有金穴銅山不換春華之質是故達人知命作自輓之文楚客工愁寫招魂之賦與其憑弔於無知莫若徵歌於有識彷彿神光乍合依稀幻相當前絮果蘭因現身而說法鏡花水月留影兮觀空此日受瓣香之供先教解悟清涼他年侍蓮座之前莫使再臨塵世云爾

因室詩詞集

誄

計母沈孺人誄

趙棻

孺人姓沈氏秀水王江涇人先世自歸安之竹墩來徙父嗣昌母楊氏孺人幼失怙事母以孝聞歸同里計君慕雲慕雲先卒孺人撫孤光忻成立教以義方鄉人稱賢母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五日乙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六嗚呼哀哉嘗聞之皇天無私惟德是親彼蒼何忍殯此淑人吾欽懿行嚮往心殷不揆擣昧誄之以文其辭曰

猗歟孺人吳興世胄間葉門高誦芬澤厚靈淑所鍾閨房之秀純孝秉禮居貞協絲雍穆家庭熙怡長幼言不出樞動必依姆味悅詩書飾捐文繡內則罔愆女功咸懋作配君子家政克襄必敬必戒以和以莊韻諧

琴瑟佩結珩璜悉心藥餌曲體暄涼古歡斯樂夙疾乃康歲時祭祀潔治馨香獻饋如在誠肅以將寬柔逮下徽音孔臧疇星蒙惠徵蘭衍慶側生不妬撫愛逾常屯虞忽遘少微揜光從亡弗獲靈焉心傷匪戀餘生藐孤是恤剗薦留賓和丸戒逸令器聿成先猷善述手植松楸躬調薑橘葬祭如禮綜理無失智足持盈清靜專壹仁能及物睦端任卹苦節旣貞甘臨用吉子舍歡臚孫枝秀苗懿哲垂型遐齡開帙云何不弔而有斯疾瀆波東逝稷暑西匿嗚呼哀哉翠岫騫姥珠躔隕嫵昭陽命禪奇劫儀天星潢案戶神矩司權鶴將露警鸞遽雲騫杖桐骨立笄棟髮卷恩符履地淚溢飛泉中外悲咽婢媼哀纏儀範足法里鄙攸傳行義襄桓修名踵孟訓著大家書編子政千載而遙後先輝映用告璇闔允昭金鏡受福之五曰考終命不朽之三惟名實稱住世有窮流芳靡竟煥管爰陳緹油其聽嗚呼哀哉濾月軒文集

後序

昔亡室山陰王秀琴。讀閨墨萃珍。至宋謝枋得妻李氏託孤母氏書。明張銓妻霍氏守竇莊諭將士血書。未嘗不服其同仇敵愾。臨難不苟。而正史列女傳不載其文。致忠貞節烈湮沒不彰。爲可慨也。其後讀商景蘭未焚草序。李愫霜猿集序。祁中丞史相國之殉難。大義凜然。其家族懼不免於禍。託文墨以見志。宜其辭之慘愴忉怛。致有餘痛。由是知閨閣之文。有裨風教。而存史氏之佚。未可概以吟弄風月而忽之。秀琴因囑余蒐輯勒成一書。余深韙其言。文苑之編實始於此。顧閨閣有作。詩詞多而文少。而文集之存於世者。尤爲難得。其有纂選閨文者。顏竣殷淳之書。世已不傳。宋真宗命陳文僖公集婦人文章十五卷。又未刊行。晚明以來。閨文總集。有鄺琥彤管遺編。張之象彤管新編。田子藝詩女史。方維儀宮閨文史。王玉映名媛文緯。趙問奇古今女史。江邦申玉臺文苑。江邦玉續玉臺文苑。流傳蓋寡。清初新城王西樵有燃脂集二百三十餘卷。網羅宏富。蔚然巨帙。未經鏤版。旋即散佚。道光間長沙周荇農輯宮閨文選。於趙江之書。且猶未見疎漏。可知有清一代。閨秀著述。遠邁前古。蕉園啓其先。林屋蹤其後。隨園碧城之門。裙釵受業。絳帷詣唱。綠窗題詠。風流雅韻。文采暉映。他若京江之鮑。昆陵之張。華陽之曾。閩川之梁。母女傳授。姊妹聯吟。而德風春雨。寫韻聽松。職思瀟月。雅安明秋。諸集蕙心純質。自成一家。三百年間。鮮有纂輯其文者。周氏雖有國朝女士文選之徵。未見成書。侯官薛紹徽編有女文苑之稿。厥功未竟。遽赴玉樓之召。閨文之厄。竟至於斯。余旣重秀琴之囑。蒐求採訪。假借蓬錄。搏心壹志。靡間寒暑。每得一書。相與共賞。輯爲名媛文苑。甲戌之夏。秀琴謝世。又

三年而倭虜入寇蘇常淪陷屋燬書焚文苑稿本別弃篋衍挾以自隨每讀易安居士金石錄序輒爲愀然於時舊家藏書陸續散出掇拾叢殘以賡前志而常熟瞿氏吳縣潘氏番禺葉氏南陵徐氏所庋善本先後借得葉揆初葉遐庵蔣孟萍張菊生李拔可陳叔通諸公之藏書捐贈於合衆圖書館者適館長顧君起潛召余艸目遂得從容摘鈔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貯有江氏玉臺文苑賴孫君子書之助託友錄副歷代彤管經二十年之採集名篇宏著粗具於是惜秀琴不及見矣當國難之作震天吸地舉國驚惶中原文物焚掠殆盡文楷流離滻濱疾病凍餒極人世之慘生死置之度外而於是書獨眷眷焉雖空襲轟炸一夕屢驚然猶孤燈熒然深夜兀坐挾冊握管編鈔不輟冀孤本祕帙流布人間歷時八年卒覩倭寇投降河山重光而文苑藉賢達之力先以簡編印行秀琴亦得託附以傳不可謂非厚幸也感念逝者竊自痛悼序是編也沈思於邑不能畢其辭焉中華民國三十有五年臘月崑山胡文楷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

(87221.1)

歷代名媛文苑簡編一冊

定價國幣伍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編集者 王秀文
選訂者 胡經楷

* * * * *
版權印翻
有究必
* * * * *

發行人
印 刷 所
商務各
印 書 地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農
編集者 王秀文
選訂者 胡經楷
上 沪 河 南 中 路
歷代名媛文苑簡編一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2819B

